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毒眼龙

(中)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毒龙眼

第二十一章 步步杀机

神算子的锦囊妙计，我们暂时按下不提。

且说那未了和尚挟起保坤、潘贞二人，以“凌云虚渡”的身法，无声无息地越过“冥谷”许多明卡暗桩，片刻间便已出了“冥谷”。

他发开脚程，一直向前飞奔！

群峰深涧，在他脚下倒逝，约莫一个时辰，他便在一座插天高峰停了下来，放下保坤、潘贞二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保坤虽然在天邪宫吸了“奇淫勾魂”体内欲火冲动难以控制，但他理智并未完全丧失，他看见未了和尚与天邪教主在天邪宫中打斗的一幕，不禁对未了和尚起着万分崇敬与佩服之感。

保坤挺身站了起来抱拳拱手一礼道：“多蒙大师救命之恩，在下异日必感恩图报！”

未了和尚微微笑道：“救人危难是出家人份内的事，不敢望施主报答，不过贫僧已与天邪教结下梁子，今后必被他们缠纠不休。”

保坤笑道：“晚辈虽然只懂一点武功，但愿随时为大师出力，天邪教与在下有师仇，今日技不如他们，日后终必要报

未了和尚明眸与保坤一接触，心中不觉微微一怔，心忖：“此人为何如此俊美，直是集天下灵秀于一身，古今第一美男子……”

保坤在这同时，突然也发觉对方在月光照耀之下，面貌娇美如花，胜过许多美人，保坤心中一动，想道：“眼前这和尚，面貌为何如此娇美妩媚，而且在哪里见过似的……”

心忖间，便低声问道：“大师如此面善，似曾在哪里见过，不知大师以前住何宝刹？”

未了和尚淡淡一笑道：“老衲没有固定的所在地，终年云游四方，我们从前或许在哪里见过，人生何处不相逢，现在不又见到了吗？”

保坤微笑道：“在下与大师素昧平生，大师为何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虎口救我？这一点颇使在下不解……”

未了和尚浅浅一笑道：“救人乃出家人的宗旨，我佛慈悲，普渡众生，施主一身系武林安危，贫僧岂可袖手旁观？现在你坐下服下贫僧疗伤丹丸，其他不必问了。”未了和尚从怀中取出丹丸递给保坤，保坤依言坐下服下那颗白色丹丸。

未了和尚把另外一颗绿色药丸，纳入潘贞口中，然后对保坤道：“你们服了药丸，再自行疗伤一两天，便可痊愈，贫僧还要去赶办一件要事，后会期了！”

说着，转身便往峰下走去。

保坤突然大声问道：“大师救我二人之命，不知我们还有相见的机会么？请大师约定一个地点吧！”

未了和尚答道：“无底谷中，或许可以碰到我……”

我字还未说完，只见未了和尚脚不沾尘，身形宛如闪电，人已到数里之遥了。

保坤听到“无底谷”三个字，心中不觉一动，忖道：“未了和尚莫非是喀嘛教公主乔装的，他的面貌酷似公主。

但立即另外一个意念把他这种想法否定了，公主与自己素无交情，她为

何冒着生命危险去“冥谷”？凭什么？……

而且，自己以前曾经打过她一记耳光，她不恨我吗？……

可是，除了公主还有谁？也许真有个未了和尚，但是，他到底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个谜，保坤决心非要去无底谷揭穿不可！

他自服了未了和尚那颗丹丸以后，体内欲火的冲动，已渐渐平复下来，他想，等伤愈后，一二日内便可以赶到无底谷，揭开这个谜。

潘贞的伤势，本来较保坤重，但经服了丹药以后，人已清醒过来，二人便在峰上调息行功，疗治伤创。

说也奇怪，保坤自服了丹药，开始调息，便觉心中舒泰，脑中一片明净，四肢百骸，从未有过的舒畅……片刻后，他便进入浑然忘我之境，当他功行一周天，调息完毕时，不知不觉，已过了一天一夜，这时已经是第二个晚上子时左右了。

一轮皓月，中天如洗，他看看潘贞，只见潘贞此刻正面对他在微笑。

保坤问道：“贞妹几时调息完毕的？”

潘贞笑道：“我也是不久才醒来的，怎么我们坐在这里，已经是一天一夜了，如果有人来偷袭，只须用一个指头，便足够制我们于死命了。”

保坤哈哈大笑道：“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

保坤的话尚未说完，突见潘贞手指着峰下高声叫道：“坤哥哥，快看那地方怎么发出来一线毫光……”

保坤循着潘贞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两峰之间的中央，地上冒出一线毫光，一直向上升腾，顷刻之间，便冲入云霄，宛如一株银树，光华四射，照耀四周的山峰，如同白昼。

潘贞忙道：“那地方必有宝物出现，坤哥我们快去！”

保坤大笑道：“莫非是个妖怪出现，哈……哈哈……”

潘贞拉着保坤便往峰下毫光的地方奔去。以二人的轻功，眨眼之间，便已奔到那毫光闪闪的地方。

二人凝目一看，眼前景象，不禁使他们一呆！

原来那毫光闪闪的地方，正是四周山峰汇成的一口大潭，潭并无积水，里面干燥，深不见底。

那闪闪毫光，便是从潭中一株银树发出来的。

那株银树，随着时间，越长越高，……

渐渐地，那株毫光的银树，枝叶上，竟开放着银花，银花开放不久，便结成一枚银色的果子。

那银果之上，放射出一股奇异的香气……

这时，银树之上，显出来一行大字：“长生果，一千年开花结果一次，有缘者得之！”

保坤见了那行大字，惊叫道：“长生果！”他转面对潘贞道：“贞妹，你去搞下来吃了吧！”

潘贞摇头道：“只有坤哥哥才配获此福缘，快去服下，慢了恐怕……”保坤还在犹豫，潘贞身形一纵，伸手一探，便把那银光闪闪的果子摘了下来，纳入保坤口中。

保坤急想吐出送给潘贞，但银果顿时化成液体，流入丹田。

保坤微微一叹道：“贞妹，你未免太……”

潘贞不答，又纵身而上，双手一探，把银树上开的银花，摘了几朵下来，纳入口中。

当潘贞摘下银花和银果之后，那株毫光闪闪的银树便渐渐枯萎消失……

保坤奇道：“此潭必是‘血潭’，我们进去取另外两件奇宝吧！”

潘贞摇首道：“你已服了长生果，必须调息一番，才能运功，此刻我们应该赶快找一所僻静的地方调息行功。”

二人越过一座山峰，觅了一座山洞，便开始调息行功。

保坤最初感觉腹中一股奇热，窜入四肢百骸，使人难以忍受，但他咬紧牙关，承受那种痛苦，半夜过去，那种痛苦，渐渐减弱，但是紧接着，便是冷，奇寒得使他无法支持下去。

蓦然，他耳边响起蚊蚋般细微而又清晰异常的声音：“少年人，你一定要忍受，你服了长生果，已脱胎换骨，打通任督二脉，功力增加百年以上，你的福缘不浅，饮水思源，应该要感谢那个未了和尚……”

保坤听了自己功力要增加百年以上，不禁兴奋起来，一个人在兴奋时容易忘记痛苦，保坤竟咬紧牙关，煎熬了一天一夜的痛苦。

潘贞吃了长生树上的花，自然只有几个小时的痛苦煎熬便过去了，她小心翼翼地守护保坤。

一天一夜过去了，保坤身上的痛苦渐渐消失，他这时感觉心如明镜，身体飘然，耳目异常灵活，百骸无比的舒畅……

此刻，是保坤来到这峰上第三天黎明了，保坤同潘贞正要下峰之际，突然听到阵阵怪啸之声……

保坤这时耳目特别灵活，他立刻已辨出怪啸发出来的地方。

他略为沉哦道：“大概有人进‘血潭’去了。”

潘贞道：“据我推断，那‘血潭’之中，必是机关重重，步步凶危，江湖上的高手虽然能进去，也不见得可以出来。”

保坤点头道：“贞妹说得有道理，血潭中如果不是机关重重，它为什么要一张血潭图，才能找到潭中的三大奇宝？”

潘贞笑道：“那些进入‘血潭’的高手，可能是因为看见那株冲入云霄的银树，而引来他们的，可是，长生果却给我的小冤家吃了，他们徒劳心机，哈……哈……”

保坤急道：“那潭中还有两件奇宝，我们快去，也许还可以找得到……”

说着拉了潘贞的衣袖，二人急向峰下奔去。

二人展开身形，不禁吓然，原来，他们身轻似燕，恍如腾云驾雾般……

保坤笑道：“武功上有一种‘凌空虚渡’最上乘的轻功，大概就是这样吧？”

潘贞接口道：“我们现在哪里是虚渡，而是在飞了！”

眨眼间，二人便来到那座潭的旁边，这时东方已发白，潭边的四周，印了许多脚迹，显然，已有许多高手进入潭中去了。

保坤凝目向潭里望去，只见潭中一片漆黑，深不见底，潘贞走进保坤身旁，柔声道：“潭中可能一定恐怖凶危，说不定还是别人预设一种陷阱，我看还是不去为妙。”

保坤笑着反问道：“你可以判断潭中恐怖凶危？是别人预设一个陷阱？”

潘贞略为思索道：“潭中如果没有各种机关，常人容易进去的话，里面的奇宝，早已被人取走，也不等你我今天来取了，如果奇宝还在潭中，那里

面一定是机关甚多，艰险重重，进潭之人凶多吉少……”

保坤面色突然庄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贞妹请在潭外为愚兄守候，如果愚兄七日不出潭，必死在潭中，将来遇见我的师父时，请转告一声就是。”说着，身形一纵，便跃入潭中。

保坤身形腾空，跃入潭中，这时，他只觉得身体像腾云驾雾般地，一直向下沉，沉……

眼前景物全失，一片漆黑，保坤虽然技高胆大，临危不乱，可是，他双足沉了许久，仍然悬空，还在急剧地下降，他心忖：“这座潭如此深沉，自己取宝之后，如何出潭？”这是他早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就是最上乘的轻功，也难飞越出去。

保坤心忖至此，豪气消了一半，他忙一摆双臂，稳住下坠之势，扑向一侧跃去。

触手光滑如镜，竟无攀拿着力之处，心头一凛，手掌一推石壁，半空中一个转身，向右一面壁间抓去，那知手指触处，仍然是无法用力，不觉气馁，暗道：“完啦！”原来四面俱都是光滑的石板砌成。念动心灰，提聚在丹田的一口真气忽散，下落之势也立刻增快。忽感全身一震，脚落实地。定神看时，已无法望见潭口，潘贞人影不见，再向四周打量，只见自己正停身在一座一间很小的石室中。石室四周都是光滑如镜的青石砌成，顶上隐隐泛起青光，和四壁的颜色相同。他呆了一阵，开始思索眼下的处境，怎样迅速找到潭中藏的奇宝，设法早点出去……忽然觉得室中空气，有着轻微的波动，不禁心中大奇，这些轻微的空气波动，平常人本不易感觉出来，但保坤已具上乘内功，耳目感触，都比常人灵敏。运足目力，四处瞧去，但见石壁仍然毫无异样，心中暗自忖道：“难道我被这一摔，摔昏了不成？”闭目运气，只觉经脉畅然毫无受伤的感觉。抬头望去，登时心头一跳，原来头上石顶，正自缓缓下降！保坤虽然武功超人，胆大艺高，却还未遇到此等情势，不觉心中大吃一惊，忙运足功力，一掌向石壁推去！

只听“轰隆”一声响，石壁上冒出火花，已被击了一个大洞，但石顶还是继续下降着。石顶愈降愈低，顷刻之间，已快碰到头上。保坤见状大惊失色，他忙想冲出去，可是四壁均无门可通，心想，这块石顶不知有多厚，如果压下来，非压得粉身碎骨不可。

他忙运功于双臂之上，举手托住那块下降的石头。

经保坤运起神功，双手往上一托，说也奇怪，那下降的石顶，竟停止了，可是保坤双臂如负千斤，短时间内尚可支持，时间一久，便渐渐感觉承受不了。

一盏热茶时间过去，他额上汗如泉涌，口中气喘吁吁，双臂渐感麻痛……

他心知今日无法逃得劫难，不禁黯然一叹，自言自语道：“悔不听贞妹之言，这潭中果然步步凶险，想我保坤自出道江湖，几番恶战，未死于战阵之上，却埋骨在这血潭之中……”

他虽已自知难逃此劫，但一种求生本能，却使他不愿坐以待毙，他开始运足目力搜索室中每个地方，也许可以找到操纵机关的枢纽所在。

可是，他失望了，四壁均极光滑，竟没有一点可以找到操纵机关的蛛丝马迹。

蓦然，保坤眼前红光一闪，下降的石顶上，突然现出几个红字：“进血潭者死！”

保坤看完那五个红字之后，不禁勃然大怒，暴喝道：“小爷就不见得会死在血潭之中，血潭既然有人，小爷非要找到这个人，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说着用一手托住下降的石顶，抽出右手，向四壁连发几掌。

石室之中，连连响起闷雷之声，石室四周石墙，触及保坤的掌风，开始一块块卷起，然后变成石粉般落下来。

保坤见状，不禁一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掌力，竟突然增加到这样大的威力。

原来，保坤连番际遇，传他的功力在不断增加，自服了长生果之后，功力更突然猛进，不过他自己不觉得罢了。

保坤一阵暴喝与掌风狂扫之后，石室外竟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变化。

忽闻石壁内，发出喝问之声道：“什么人，乱喝乱打……”

这声音来得怪异已极，保坤心中一动，忖道：“这血潭之中，想必进了不少的人来，可能启开这石室的机关枢纽，就在石室外面，我何不利用他把石室关闭的机关打开……”

心忖至此，乃提高嗓子暴喝道：“你老爷喊喝之声，管你屁事！”

石壁之内又传来声音道：“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否则，我过去非打脱你的牙不可！”

保坤又用言词激道：“量你小子也过不来，你老爷在这室中静修了五十年，进来之人，就没有活着出去的，小子如果不相信，进来试试，哼！”

石壁之内传来冷笑之声道：“小子真聪明，你已陷身石室之中，无法出来，还伪装在石室静修，既然在石室静修，为何要发出喝打之声？”

保坤暗暗叫苦，心想：“这家伙真够聪明奸诈，他居然已猜出我的心意。”

过了片刻，突然又听到石壁内传来笑声道：“阁下那边看见些什么？兄弟这边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明珠古玉，宝光灿烂，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罕闻罕见。”

保坤听到怔了一怔，道：“什么？”

石壁间又透过来微细的声音道：“兄台那边到底有些什么，看见长生果没有？”这回保坤听清楚了，他忙笑道：“有一颗长生果，可惜……”

“可惜什么？”

“问这么多干吗？太噜嗦了！”保坤暴喝地回答。

石壁突然发出轧轧之声，渐渐地，石室一壁裂开一道口来，这时，耳际渐闻水声淙淙，从分裂石壁缝中，流入石室之中。

这陡然的变化，很难预料是好是坏，保坤一弹身，便欺近那一条裂开的石缝，双臂左右开弓，身形一窜，便从石缝中窜出石室。

举目一望，看清室中那人以后，不觉呆了一呆，道：“哼！我道是谁，原来是你？”

那人一身道袍，中等身材，仔细一瞧保坤，不禁微微一怔，问道：“你是谁？怎么认识贫道？你几时进入血潭的？”

保坤冷笑道：“进入血潭，为了找长生果，奉呈给主子——天邪教主韩娟娟！”

那中年道人眉头一皱，冷冷道：“小子说些什么？贫道一点也听不懂！”

保坤怒道：“装什么蒜？武当山的台上，你表演得不错，无底谷中，你装得更像，可是，你却瞒不住小爷……”

那中年道人面色略变，喝道：“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从实说来，否则，哼！”

保坤冷嘿几声道：“我是什么人你不配问，我倒要问你，你是奉韩娟娟之命而来不是？……”

那中年道人吃了一惊，但立刻镇定下来，缓缓道：“天邪教与贫道素无关系，贫道乃是点苍派奇……”

保坤打断对方的话逼问道：“我认识你是奇云真人，在点苍卧底多年，现在小爷要问你，你是随着智尘上人来的，还是奉主子差使来的？”

奇云真人的内幕被保坤揭穿，心中不禁骇然，不过他到底不愧为一个奸诈狡骗聪明绝顶之徒，惊奇之色，在他面上晃眼即逝，随即便是冷森森的奸笑，道：“阁下小小年纪，能知道这许多事，难得！难得！不知师承何派？”

他一面说，一面向保坤缓缓欺进。

保坤早存戒心，目光向室内一扫，只见那间房子，空间太小，动起手来，很难施展得开，退后了两步，答道：“师承‘毒眼龙’，你要怎样？”

奇云真人哈哈大笑道：“名师出高徒，令师裴云海曾与贫道有很厚的交情……”

“情”字未落，奇云突然伸出右手五指，猝然地向保坤抓去！

他这抓去之势，奇快无比，又兼距离极近，保坤闪避已经来不及，他右手忙向上一抬，登时便有一股劲风反撞过来。

奇云真人久经大敌，一见保坤右手抬起来的劲力，威猛绝伦，心知只要硬接他这一招，非要重创当场不可。

他忙一吸丹田真气，向后跃去，双掌同时平胸推出，以免被对方强劲的道力击中前胸，震伤内腑。

他应变虽然速快，但只觉护胸双掌，被一股疾来的潜力一撞，本来向后跃退的身子，速度大增，有如离弦之箭，砰然一声，撞在石壁之上，只震得气血翻腾，眼前乱冒金星。

耳闻衣袂之声，一条人影疾快无比的欺进，只觉双手一麻，便被人扣住双手穴道！

奇云定神一看，只见保坤对他怒目而视，厉声问道：“奇云道人，小爷要问你三个问题，你如果不从实说出，立刻便杀了你！”

奇云真人微微一叹道：“问吧！”

保坤厉声道：“第一件事，西域喀嘛教公主现在何处？”

奇云真人回答道：“她现居无底谷。”奇云真人反问道：“你问西域喀嘛教公主干什么？你认识她吗？”

保坤怒道：“我的问题没有问完，谁要你问这些的？”

奇云真人无可奈何地道：“快说吧！还有什么问题？”

保坤道：“智尘上人是否来血潭，同来的人还有些什么人？”

奇云真人摇首道：“智尘上人没有来血潭，目前进入血潭者，已有许多高手，不过……”

“不过什么？快说！”奇云真人顿了一顿，又道：“目前能出血潭者，恐怕……”他微微一笑，便倏然住口。

保坤怒道：“牛鼻子，你再吞吞吐吐，故弄虚玄，小心我宰了你！”

奇云真人淡淡一笑道：“也许我打不过你，但是，眼前你杀了我，别想出血潭……”

保坤暴喝道：“我就不相信一座区的血潭，能困住小爷！”

奇云摇首一叹道：“阁下不要口出大言，这血潭之中，机关之多，构造之巧，设计之精，天下无双……”

奇云真人歇了一歇又道：“贫道共有十二人进入血潭，到现在已有两天两夜，贫道凭着一张血潭图，才算没有丧身血潭机关里，可是还摸不出去，其余十一人，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保坤讶道：“你已经拿到血潭图么？”

奇云真人啾啾地笑了几声道：“小子不要高兴，血潭图在我身上谁也拿不去，如果小子硬抢，我只有先把它毁了。”

保坤怒道：“牛鼻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爷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抢夺别人之物，不过你一定是用最卑劣的手段，才拿到那张血潭图。”

奇云真人冷笑道：“笑话，从喀嘛教公主手中借来的，智坐上人挑选我等十二人进潭取长生果，怎么是卑劣手段？”

保坤沉哦一会，道：“既然那十一人随你入潭取宝，为什么都被陷身机关之中，你是有意要杀十一人灭口，然后取了长生果去捧给天邪教主，对不对？”

奇云真人心中秘密，一时被保坤点破，面色不觉一红，呐呐地道：“他们确不是……”

“什么不是？我要为那十一个人报仇！”保坤怒吼着，双手把奇云真人穴道一松，登时右手一抡，掌风立即扫去！奇云真人双手想硬封，但立刻感觉不对，对方的掌风，宛如海啸般地卷来，石壁摇动，地面颤抖，威不可当……

奇云真人大骇，忙叫道：“阁下收掌，贫道还有话对你说明！”

保坤忙把拍出的掌风，硬生生地收了回来，怒目望着奇云真人道：“有什么话，快说！”

奇云真人微微一叹道：“阁下的掌力是贫道生平所仅见，贫道佩服！不过勇者通常缺少智谋，暴虎冯河之勇，无足取也！”

保坤冷笑道：“牛鼻子指出我哪一点是有勇无谋，我已说出你的阴谋，叫你死后心服口服！”

奇云真人笑道：“这血潭之中，机关重重，步步凶危，试问你就是杀了我，我在死前必须毁了那张血潭图，你没有图，如何出得血潭，如何救出那十一人？又如何取得血潭奇宝？”

保坤听了，心忖：“他这些活，确有道理……”

奇云真人又道：“阁下武功高出贫道许多，紧紧跟着贫道后面，你还怕我跑掉吗？”

保坤庄容道：“暂时饶了你，你如果存心叵测，小心随时取你首级！”

奇云真人道：“贫道只负责带阁下出血潭，如果发现潭中奇宝，阁下不能出手硬抢！”

保坤笑道：“天地奇宝，有缘者得之，谁先发现，便属于谁，这样公平吗？”

奇云真人哈哈大笑道：“血潭之内，危机四伏，我们生机已经渺茫，还谈什么奇宝，阁下有兴致，完全送给你就是。”

言讫，首先跨门而出。

保坤紧跟在后，二人刚跨出石室，忽觉脚上一凉，保坤低头瞧去，不知何时，石室内外，已经积水盈寸，不禁心头一惊。

奇云真人突然惊叫道：“大水冲来了，咱们快走……”喊叫未完，忽闻涛声盈耳，一股急流，汹涌而至。

保坤暗运功力，大喝一声，一掌直劈过去。

他此时的功力，已经深厚得惊人了，劈出的掌风，但闻“哗啦”一声，水花四溅，那股急涌而来的洪流，竟被掌风逼了回去。

可是急流接着重卷而来，放眼甬道，滚滚滔滔一片水光波影。

奇云真人慌忙将袖中血潭图取出，打开一看，他想找出控制水的机关。可是那图上尽是一些密密麻麻的红线，一时无法找到控制水的机关枢纽。

冲来的水势极急，片刻之间，已到腰际，保坤猛提一口真气，身形跃起，双脚便脱离水面，一直向前奔去。

奇云真人见状，心中一动，忖道：“这小子武功高深莫测，决留他不得，潭中机关极多，等一会俟机下手，迅速把他除掉，以绝大患。”

心忖间，展开萍水登波之法，追随在保坤身后。

这时，甬道之上，水势陡张，但水流的速度，却是减低不少，似是血潭中所有的空处，都已为洪水浸没了，流速反而减低下来。

保坤以“凌空虚渡”身法，飞奔了一程，心中暗暗想道：“这甬道之中，都是坚硬的青石砌成，不但颜色相同，而且牢不可破，这滔滔洪流，决非地下泉水积成，必然是引用外来之水，如果能追根寻源，找到那洪流入口之处，或能脱离此困……”心念一动，立时说道：“牛鼻子道人，你在图上找到控制水的机关没有？”奇云真人摇首道：“不容易找到！”保坤道：“这洪流越淹越深，我们如果不把这水势退下去，纵有绝世武功，也难出这座血潭，不淹死也要饿毙。”

奇云真人叹道：“眼前情况如此，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保坤怒道：“懦夫才是听天由命，咱们倒不如逆流而上，寻找洪流入口，或可脱此围困。”

奇云真人道：“好吧！我们走走看！”二人向逆流的方向飞奔，也不知转了几个弯，走过几条甬道，只感那水势冲力逐渐加大，翻翻滚滚而来。

二人心中不禁骇然，抬头望去，只见一道石壁，横在三四丈外，原来已经走到甬道尽头。

保坤道：“前面那横拦石壁，就是洪水来源之处，牛鼻子道人，走过去看看吧！”

奇云真人苦笑道：“贫道素不习水性，还是请阁下去瞧瞧好吧！”保坤身形一晃，便向那一道石壁欺近，飞起一脚，踢在石壁之上。当踢出的劲风撞击到那道石壁之上时，突然听到一阵轧轧之声，响了起来。

保坤迅速落下身形，朝着轧轧响声之处一掌劈去，掌风接触到那轧轧响声之处，只听到“咋喳”一声，水势忽然急剧下降。

顷刻之间，已现出控制水位的机关枢纽，竟已被保坤的掌风扫断了，所以水势一时竟急剧地下降。

这甬道洪水，流来之势，如狂飚骤至，一瞬间洪水滔滔，但下降之势，亦迅速绝伦，不到片刻，甬道之中，已经没有积水了。

这时，蓦然听到那一道石壁之内，传来喊喝打斗之声。

奇云真人听了不禁一愕，道：“难道除我们外，还有别的人进入血潭不成？”

保坤冷笑道：“你能找到血潭，别人就找不到吗？”

奇云真人倾听片刻面色凝重道：“听传来的声音，进入血潭的人还不少，他们怎么知道血潭在此地？这些人又是谁？”

保坤不屑地笑道：“在两夜前，血潭口冒出一株银色的长生树，那株树升入云霄，牛鼻子看到没有？”

奇云真人道：“一株长生树？我们在三天前，已经进入血潭。”

保坤继续道：“我想，除了你们十二人之外，进入血潭的高手，大概都是看见那株银色的长生树而赶来的……”

奇云真人更加惊异道：“阁下也看见那株银色的长生树？……”

保坤突然哈哈大笑道：“你费尽心机，骗取公主的血潭图，又陷害同行的高手，可是长生果早已经被小爷吃下肚了，哈……哈哈……”

奇云真人大吃一惊道：“你吃了长生果？”

保坤一收笑容，冷冷道：“谁骗你这个狗腿子奸细！”

奇云真人听到长生果被保坤吃了，一时不禁呆愣了，他原以为自己取得长生果之后，呈给天邪教上，助成她练成一种“玄虚阴阳掌”，等这套掌法练成之后，教主便可以消灭武林，君临天下，而自己也会居于首功，现在一切计划都告落空了……

这时，石壁之内，打斗之声，愈来愈疾，保坤清晰可闻。

只见他清啸一声，忽然腾身而起，五指如钩，向石壁抓去！

保坤五指过处，便见石壁一阵颤动，立即现出五个手指头大的洞来。这种穿石为洞的神功，连保坤自己看得也呆了。

石壁穿了五个小孔，壁内打斗之声，便愈加清晰，保坤朝着五个小孔向内凝目望去，眼前所见，不禁使他看得一呆！

原来那里面是一间大厅，大厅四壁均都是石壁，没有门窗，也没有通路。这时，大厅之中，背向保坤，站了许多劲装高手，保坤看不清他们的面貌。

在大厅中央，有一条大恐龙，约有三四围粗，它正昂首双目射出闪闪绿光，欲扑向厅内那些劲装高手。

保坤从未见过这样巨大的恐龙，心中也不禁泛起一股寒意！

蓦然，听到那条恐龙昂首怪吟一声，声音震得石厅动摇起来，恐龙怪吟一声之后，前脚向地上一点，便扑了过来，突然血盆似的大口，竟咬了一个高手，眨眼间，便吞没了。

这时厅内其余的高手，有的发招，有的用剑，一时之间，掌风如涛，剑光闪闪，可是，那条恐龙并未受伤，它把尾巴一卷，登时，如巨涛袭来，石厅晃动，地面震颤，群豪纷纷暴退跌坐地上……保坤目观这一幕，心中不禁大骇，忖道：“那恐龙之力可以撼动石厅，看来在厅内之人，必悉数被恐龙吞噬！……”忖想至此，运足功力，一掌向石壁击去。奇云真人突大喝：“你想干什么？”保坤听到喝声，立即收掌问道：“牛鼻子，你乱叫乱喝为什么？”奇云真人冷哼一声道：“你把那条恐龙放出来，大概是不想活了吧！”保坤是个生性好强之人，他剑眉一竖，道：“我偏要把那条恐龙放出来，牛鼻子你是个出家人，不思救人，还阻止别人去救人，不觉羞愧么？”

奇云真人面上一红，呐呐地道：“贫道是一片好意，想不到小子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过我要警告你，只要那条恐龙走出石厅，你我就休想出血潭了。”

保坤不理奇云的话，功贯双臂，突然猛力向石壁击去！

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甬道颤动，石厅震摇，保坤定伸一看，只见石壁

上被击破一个大洞来。

保坤身形一闪，便跃进那间石厅之中，这时，石厅里的人和恐龙，经保坤在石墙上一击，他们俱都大吃一惊，目光一齐投射到跃入的保坤身上。

保坤看清室中的人之后，不禁愕了一下。

原来那些人，正是智坐上人所率的高手，已有两人被恐龙吞噬，还剩九人。

保坤看清是智坐上人等九人之后，忙拱手一礼道：“上人受惊了！”

智坐上人看到保坤用掌力竟能击破数尺厚的石墙，不禁惊喜交集，忙问道：“少侠是不是姓保？何时进入血潭？……”

保坤点头道：“在下保坤，在武当山曾拜见过上人，今日黎明进潭来的。”

智坐上人含笑道：“保少侠似在无底谷也现过身，曾用一招‘玄门屠龙’，击败那红衣少女，对吗？”

保坤笑道：“上人记忆不错，无底谷台上，在下曾献过丑……”

智坐上人手捋胸前白髯微微笑道：“贫道如果眼力不拙，潭中的长生果，少侠可能已经服下了，是么？……”

保坤暗吃了一惊，忖道：“他怎么知道我服下长生果？

……”

保坤心念一动，便道：“上人怎能知道在下服了长生果，大概在潭外听潘贞说的吧？”

智坐上人深深一叹，不断点头道：“天地奇宝，归有福缘者得之，少侠生具异相，集灵秀于一身，贫道早在武当山台上，便曾注意到你，今日少侠能服下长生果，乃武林之幸，少侠掌力穿破数尺石墙，而且红光满面，贫道便已判断你已服下长生果。”

保坤微笑道：“上人过奖了，在下……”

保坤话未说完，智坐上人突大叫道：“保少侠，小心你的身后，那条恐龙……”

保坤立即闻后面飘然风声，他慌忙转身，只见那条恐龙，昂首怪啸一声，张牙舞爪，便向保坤抓来！

恐龙抓来之势，劲力奇猛，石厅四周墙壁震动，在场高手，被劲风袭得连连暴退，均跌坐地上，就是功力深厚的智坐上人，也向后暴退了三四步，才稳住身形。

保坤却如一尊石像，立在石厅中央，没有移动半步。

劲风过后，恐龙的利爪已快伸到保坤面前，保坤突然长啸一声，双掌同时推出……

一股狂飚，宛如惊涛拍岸，袭向那条恐龙！

那条恐龙，在狂飚中，头向左右晃了几晃，口中不断发出几声惊人的怪啸。

劲风袭过，恐龙并没有受伤，仍然昂首，两只绿光闪闪的眼睛，狠狠地盯住保坤，作势又欲扑来。

保坤见用了九成真力，劈出两掌，竟没有击伤它，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蓦在此刻，恐龙怪啸一声，又向保坤扑了过来。

恐龙这一次扑来之势，姿势怪异，头未至而尾先至，恐龙巨尾一卷，如同扫帚似的，一扫即至。

保坤应变灵活，忙向上跃退，腾身至石厅顶上，闪避恐龙巨尾卷来的一招，可是石厅中竟有三人，被恐龙的巨尾卷了过去，立即就被吞噬了。

恐龙似非常饥饿，当它吃了几人之后，便可以停止片刻。

智坐上人低沉地叹道：“各位大侠可迅速从石墙缺口逃生，恐龙由贫道一人来对付，此孽障不除，如果从潭中逃出去，必给黎民带来无穷灾害，贫道务必把它除掉，虽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保坤心中不由暗暗佩服智坐上人牺牲自己救人救世的精神，不觉精神一振，朗声道：“上人乃武林德高望重之人，岂可随便牺牲，请你速退出石室，恐龙由在下一人来对付……”

喝声未落，双掌同时向恐龙身上一推！

他居高临下，又是猝然下手，而且是指向恐龙要害之处，所以两掌打得恐龙的头摇了几摇，口中流出血来。

显然，恐龙已被创在保坤这两掌之下。

恐龙受伤之后，更加大发威风，口中连发怪啸之声，张牙舞爪，向室中诸人抓去！立即便听到惨叫之声，又有二人被恐龙吞没了。

此刻，石厅里连智坐上人还有四人，四人中以保坤、智坐上人功力较高，其余几人俱为武当、少林弟子。

他们惊得面色如土，自知难逃劫运，本想逃生，可是见智坐上人没有退出石厅，谁也不便逃走，保坤纵下室中，对智坐上人道：“你们四人应速退出室外，只须借用你们身上的长剑，在下便可以与恐龙一搏了。”

智坐上人回头一看身后的三人，俱吓得面色惨白，浑身发抖，早已失去斗志，他忖道：“我如果不走，他们必会惨死恐龙口中，不如先把他们人带出厅外之后，再作决定……”

心念忖至，便率了众人退出石厅。

保坤将借来的长剑，插入腰际，忙提起一口真气，身形拔起，紧贴屋顶之上，反手拔出一柄长剑，运足臂力，对准恐龙的左眼，迅雷闪电般地，脱手飞出，带着呼啸之声，威力的确惊人。

只见银虹一闪，紧接着，便是恐龙的怪啸之声……

长剑已插入恐龙左眼，陷入三寸多深，恐龙负伤，头摇尾卷，满屋劲风呼啸，恍似天崩地裂，石屋摇晃不停。

保坤第二柄长剑，带起风雷之声，又脱手发出，射中恐龙的右眼。

迅即拣起遗置地上的长剑，接着第三、四柄长剑……

顷刻间八柄利剑，均刺入恐龙全身各大要穴之上！

恐龙怪啸不停，身上发出的劲力，撞击石墙，格格作响，保坤一直展开“凌空虚渡”身法，闪避恐龙身上发出来的劲风。

莫约一盏茶工夫之久，恐龙并没有死，可是威力已经锐减了。

保坤聪明绝顶，他此刻特别看到恐龙有个怪异的动作，那就是恐龙的腹部始终没有离开石厅的中央，他心中疑窦大生，忖道：“恐龙腹部之下，莫非有坚硬的东西把它锁扣住，或者有机在操纵恐龙不成？”

心念至此，他忙运起“玄门屠龙”掌，向恐龙头上击去！

他的掌刚递出一半，便见全屋晃动起来，宛如万丈巨涛向恐龙汹涌击去！

恐龙闷啸了几声，便倒地死去。

保坤心中骇然，他自己没有想到“玄门屠龙”有这么大的威力，一招便击毙了恐龙。

正在他呆愕之间，智尘上人在石厅外的甬道上，见状叹道：“少侠的绝技‘玄门屠龙’，即有如引巨大的威力，为什么早不施为？”

保坤纵下身形，笑道：“‘玄门屠龙’，在下只有三成的火候，刚才为何能发挥这样大的威力，连自己也弄不清楚。”

智尘上人微笑道：“你服了长生果要增加百年以上的功力，尤其‘玄门屠龙’，又是恐龙的克星，所以威力更具强大。”

保坤缓缓走近死的恐龙身边，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他这一脚，踢出去的威力何等强大，可是，死去的恐龙，仅头尾摆了一下，腹部并未见移动。

保坤怔了一怔，忙走过去，伸出右手向恐龙腹部抓去，突然听到“咔嚓”一声，恐龙腹部下面一尺方圆的地方，便传出轧轧之声来……

保坤见状，忙向一侧跃开，暗暗点头道：“果然不出所料，恐龙身腹之下，竟有机操纵……”

他心念未毕，那轧轧之声已经停止，地上竟裂开一个黑黝黝的洞来。

保坤灵机一动，忖道，“洞上既有如此顽强的恐龙守护，洞中必有奇人或奇宝……”

心忖意动，便毫不犹豫地，纵身跃下去。

这时，他身子一直往下沉，脚已悬空，他忙提起一口真气，使身子下沉的速度缓慢下来。

没有好久，他脚已触地，保坤已经坠入一条阴暗的甬道之内。

保坤昂首顺着甬道而入，毫无恐惧之情。

约走了二十余丈左右时，转过一个急弯，忽觉眼前宝光闪动，一块通体似墨，横阻去路的黑壁上，用珠宝嵌成八个大字：“擅入半步，体无完肤！”

保坤仔细瞧那黑壁之上嵌成的八个大字，颗颗珠宝，都如龙眼一般大小，不禁低头叹道：“这些珠宝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之物，平常之人，有了一颗两颗，就一辈子用不尽，这八个大字嵌用的宝珠，只怕要在百颗之上……”

他正在感叹之际，突见身旁人影一晃，便有一人擦身而过，一闪而钻入前面石室之中。

保坤吃了一惊，忙抬头一看，便听到咔嚓一声，紧接着惨叫之声，一条人影，便从门里倒栽而出。

保坤慌忙双手一抱，便接住那条人影。

仔细向那条人影一看，不禁又怒又惊。

原来那人，正是奇云真人，他右臂已经折断，鲜血染红了衣衫。

保坤见是奇云真人，忙把他放下，怒道：“你这个牛鼻子，怎么闯到这里来了？”

奇云真人闭住穴道止血，同时幽幽一叹道：“贫道见你已入石厅与恐龙拼斗，同时又看清石厅中是智尘上人，所以迅速转身避走，后来几经研究图上路线，判断血潭奇室，可能藏在这间石室中，所以……”

保坤冷笑道：“我对你已经说过了，天地奇宝，唯有缘者得之，看你这副德行，能有奇宝落在你的手中吗？”

奇云真人被抢白得低头不语。

保坤歇了一歇，又道：“你刚才闯进石室，为何一下就折臂而出，看见什么东西？”

奇云真人呻吟道：“贫道刚闯进石室，便见一位高大的黑人，手握长剑，

向右臂砍来，我连忙闪避，但已经来不及了。”

保坤沉哦一会问道：“石室之中，除了高大的黑人之外，你还看见什么东西？”

奇云真人接道：“石室之内，一片漆黑，瞧不见什么东西，不过那高大黑人，站在门的右边，贫道刚进去，便见他扑来……”

保坤正欲举步向石室走去时，突闻甬道衣袂之声，由远而近……

他忙转身一看，只见甬道之内，已奔来四条人影，仔细一瞧，原来是智尘上人及慧云、因果等四人。

慧云突见奇云真人，不禁怒喝一声，闪电似的欺身过去，扣住奇云真人的左腕脉门，厉声道：“你害得我们好苦，如果不是保施主救我们，恐已丧身恐龙腹中了！”

奇云真人面带着愧之色，低头不语。

智尘上人瞧了奇云真人一眼，缓缓对慧云道：“放了他吧！他已经受伤了。”

因果大师插口道：“我们如果放了这恶徒，血潭机关重重，如何出去？”

智尘上人微笑道：“儒教讲求一个‘恕’字，你们佛家以慈悲为怀，奇云真人虽然欺诈，可是他现在已身负重伤，我们就该饶恕他……”

慧云摇首道：“上人对他慈悲，可是他对我们却是残酷，七人死于恐龙口中，间接等于是他杀害的，现在我们饶了他，后来他不会饶过我们！”

保坤站在一旁也不禁微微一叹道：“上次武当山三元观广场的血战，无底谷中挑起与喀嘛教的拼斗，都是这个牛鼻子的杰作！”

智尘上人惊愕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保坤笑道：“他是天邪教派到点苍派卧底奸细。”

保坤此语一出，在场众人，均为之惊讶。

奇云真人怒喝道：“小子不要血口喷人，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说我是卧底奸细，以何为证？”

保坤冷笑道：“牛鼻子你还想赖么？你在无底谷挑起中原武林高手与喀嘛教拼斗，坐收渔人之利，入血潭之后，将同来的十一人陷入机关之中，企图自己夺取潭中奇宝，捧给主子天邪教主，这些证明还不够吗？”

智尘上人听得白眉一动，深深一叹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邪教中的奸细，竟连贫道都瞒过了，……”

慧云怒喝一声，左手一掌向奇云真人头上顶门击去！

蓦在此刻，甬道上风声飒然，衣袂飘动，慧云击出去的一掌，被一股奇劲托起，慧云惨叫一声，便跌到五尺之外！

这个突然的变化，看得在场之人，俱为之一呆！

保坤仔细一瞧，只见甬道之中，突然多了四个面形奇丑的黑人！

在阴森的甬道上，突然出现这四个非人非鬼的怪人，使众人不约而同地身上打了一个寒颤！

保坤见四个奇丑黑人，站在甬道之上，如泥雕木塑似的，既不说话，也不动手，不禁大怒，叱喝道：“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如果再不说话，小爷要动手了！”

保坤喝声未毕，突闻甬道尽头，传来木鱼之声，和阴恻恻的长笑……

第二十二章 巧夺天工

那阴森森长笑之声，愈来愈近。保坤抬头一看，只见甬道里的那一端，缓缓的走来一个中年儒士，一个灰袍背插双剑的中年道人，道人的后面，还跟着一位黑衣劲装大汉。这三人来到奇云真人面前，奇云真人突然站起，探手入怀，取了一个黑色包裹，迅速绝伦地交给那个中年儒士。

那中年儒士接过黑色包裹，一语不发，转身就走，保坤想出手拦截，但已晚了一步，中年儒士身形晃了一下，人影便已消失！

紧接着，那个灰袍背插双剑的中年道人和黑衣劲装大汉，都随着中年儒士之后，闪电奔去。

保坤见情形有异，展开轻功，向后追去，蓦地，四股狂飙，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向保坤击至！

四股狂飙，不但凌厉霸道，而且诡异绝伦！刹时甬道都震动起来。

猝然下手，而且距离又近，打得保坤身子横飞而起，撞击到甬道的石顶之上，“砰”地一声，便从上面摔了下来。

保坤跌坐甬道之上，闷哼一声，眼睛冒出火花，心中血气浮动。

突见那四个奇丑黑人，便有三个举掌向跌坐在甬道上的保坤头上击来！三股狂涛般的掌风，刚递到距保坤头顶上五寸时，智坐上人急想出手抢救，蓦闻木鱼敲了三下，接着便传来一阵声音：“掌下留情！”

三个奇丑黑人，面色陡变，身子一阵急剧地颤抖，退了七八步才稳住身形。

甬道上众人惊奇地转头凝目一望，刹时之间，只见众人面前，多了一个老和尚。

四个奇丑的黑人中，有一个突然惊叫道：“未了和尚！”

未了和尚微笑道：“不错，正是贫僧！”

那奇丑黑人怒道：“你不要恃技欺人，放明白一点，我们并不怕你！”

未了和尚淡淡一笑道：“贫僧一点微末之技，怎敢在你们面前献丑，不过，贫僧以慈悲救人为怀，刚才如果晚来一步，这位保施主，便遭了你们的毒手……”

那奇丑黑人喝道：“劝你以一个出家人的超然身份，不要来蹚这混水！”

未了和尚似不悦地道：“贫僧刚才已经说过了，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救人为宗旨，施主要杀人，应该睁开眼睛杀恶人，不应该……”

那奇丑黑人向其他三个奇丑黑人丢了一个眼色，四人便把未了和尚围在甬道中央。

未了和尚见状淡淡一笑道：“你们想拦阻贫僧吗？莫说你们四人不是对手，就是天邪教所有的高手都赶来，我还是不在乎。”

那个奇丑黑人怒叱道：“和尚！你既敢与本教为敌，便自取杀身之祸！”

说着，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登时银虹在手上暴涨，大喝一声，一剑向未了和尚胸前要穴刺去！

那剑光恍如迅雷奔电，带起呼啸之声，四周五尺方圆，均为剑气笼罩，众人被剑气慑得向后暴退几步。

未了和尚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未动，也没有闪避。

那奇丑黑人，手中长剑仅刺出一半，便觉手上虎口麻木，长剑上发出铮铮之声，竟折为数段……

奇丑黑人，面色大变，惊叫一声，突然向后暴退……

智坐上人微笑道：“好一招‘无影神功’！”

未了和尚微微一愣，笑道：“老道士眼力不错，贫僧佩服！佩服！”

智坐上人哈哈大笑，答道：“大师能谈笑之间，击敌于无形，此份超凡入圣的真功夫，贫道自愧望尘莫及……”

未了和尚哈哈大笑道：“阿弥陀佛，老道士过奖了！”

智坐上人与未了和尚正在谈笑之间，四个奇丑黑人，眨眼便不见了。蓦然，甬道尽头，传来轧轧之声，愈响愈大……

未了和尚肃容道：“那些恶徒，已经把机关发动，企图把我们困在这潭中，我们快走！”

保坤原先坐在地上调息，此刻感觉体内逆腾的血气已经平复下来，他忙挺身而起，向未了和尚道：“多谢大师两度救命之恩，在下感谢不尽！”

未了微微笑道：“不用谢了，我们快走，等一会儿恐怕就走不出了。”

突闻石壁之内，传来阴森森的冷笑道：“启开甬道的机关，俱被老夫破坏，你们今生今世休想出去了，哈……哈哈……”

保坤忽然想起奇云真人身上带有血潭图，忙回头一看，那里还见奇云人影，原来，奇云真人乘未了和尚与奇丑黑人交手之际，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保坤不见奇云真人，心中大急，这时，他已走到刚才进入甬道那个穴口地方，只见那穴口已经紧闭，轧轧之声仍然在不断响着。

未了和尚道：“我们转身回到原来地方，通过那间石室，或许觅得出口之处。”

说着，转身向石室走去。

当他走到石室门前，抬头看看那发出毫光的八个大字，不禁微微一愣，便缓身停步下来。

保坤笑道：“请大师让在下先行，反正咱们已被困潭中，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放胆瞧瞧，这血潭之中，还有些什么厉害埋伏机关。”

说着，右手一抬，疾向石壁之上那八个大字推去。

“轰隆”一声，那八个大字应手而陷，露出一个洞来。

紧接着，便闻一阵轧轧连响，起自两侧石壁之中，片刻工夫，石室靠在甬道这面石墙，突然缓缓下降，石室中突然出现一个高大黑影，疾如石火地向保坤扑来。

保坤疾速跃退，突感一股劲风，向他身旁掠过，一声巨响，黑影便被碰得粉身碎骨。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保坤看得呆了。他回头一看，只见未了和尚立在他的身后，面带微笑道：“保施主，你受惊了？”

声音虽极细微，但入耳心悸，保坤摇头道：“还好！”他走过一看，原来是一个石头人，那石头人是被机关操纵，可以自动前后进退。

石头人已被击得粉碎，倒在石室之中。

保坤走到石室门口，凝目向室中一望，目光触处，不禁心头一跳，呆在门口。

未了和尚忙走过来，探首望去，只见一座宽大的石室中，并列着许多漆黑棺材，蛛网盘绕，积尘盈寸，瞧上一眼，就使人生出惊怖之感！

未了和尚沉哦片刻，缓步向石室中走去。

保坤及其余诸人，均跟在未了和尚后面，走进石室。

他们刚走了七八步远，突闻一声大震，积尘蛛网，纷纷下落。

保坤惊觉地回头一看，那下降的石壁，突又迅速上升，已经把石室关闭起来。

未了和尚哈哈大笑道：“就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老衲，我们静观下去，看他们还能玩什么把戏！”

保坤从背上拔出长剑，纵声长笑道：“既然把我们关起来，先把这些鬼棺材毁了再说！”这时保坤身陷绝地，反而激起他的豪迈之气。

保坤长剑一抖，幻起一道银虹，向靠近他的一口棺材击去！

未了和尚阻止道：“保施主不可鲁莽，快些撒手！”

未了发话之间，蓦然，一阵连连巨响，室中的棺材，顶盖都自动掀起，紧接着一阵怪异之声，从棺材中发出。

众人不禁大吃一惊，倏然，棺材之中，跃出一些赤裸身子，手如鸟爪，指甲盈尺的黑面獠牙的僵尸来！

那些僵尸，疾如闪电似地扑向室中众人！

未了和尚沉喝一声，僧袍拂动，室中登时掀起一阵劲风，有如巨浪骇涛般，卷向那些僵尸。

保坤暴喝一声，手中长剑向扑来的僵尸，拦腰斩去！僵尸应手而倒。

那些僵尸经未了和尚发出的劲风撞击，一齐倒了下去。

智坐上人微微一叹道：“若非大师神力，众人均会栽在这些僵尸手中。”

未了和尚庄容道：“棺材之中，可能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出现……”

言犹未了，棺材之中一阵咔嚓之声，冒出一蓬一蓬的银光，疾如闪电，向众人头上罩来。

眨眼之间，满室银光闪闪，纷纷把众人罩住。

未了和尚袈裟挥动，沉喝一声，道：“回去！”

一阵劲风，卷起那些银光，反射到石室四面墙壁之上，登时没入墙壁之中，犹发出噗哧响声。

未了和尚仰面哈哈大笑道：“血潭之中，布置果然巧夺天工，不知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东西出现，贫僧还想见识一二！”

笑声音波，撞击到石墙之上，发出锵锵之声。

智坐上人笑道：“这石室放置的棺材，俱是按照五行奇数之式布成，不知大师察觉否？”

未了和尚淡淡一笑道：“不错，如果走错一步，必陷入他们的圈套，各位随贫僧来！”

说罢，僧袍一撩，当先向棺材之中走去。众人随后跟了上去。那石室之中，非常宽敞，未了和尚深入三丈多远，突然，眼前一亮，室内烛火辉煌，照耀如同白昼。

这种突然的变化，未了和尚不禁微微一怔，停步举目望去，只见室中棺材，具具向下沉没，片刻之间，数十口棺材，便隐没不见。

石壁之中，突然传来一阵蚊呐似的微声道：“你们已陷身绝境，任凭通天本领，也难出血潭一步！”话声阴森，使人听了身上汗毛竖起，连打寒颤！

未了和尚心中微愠，举掌向发声的石壁上，击了过去！

掌风起处，石壁上发出电光，一声巨响，石壁被击了一个大洞。

未了和尚涌身一跃，便从洞口穿了出去，众人先后跃出，眼前景物，使众人又是一阵惊愕！

原来，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大草坪，满地绿草如茵，修竹矮松，奇花怪草，有一座美妙绝伦的宫宇，横亘在他们的面前。

保坤凝目向那宫宇望去，只见那座宫宇门窗之内，冒出一层一层的白雾……

未了和尚仰面望了许久，微喟道：“潭中奇宝，可能俱藏这座宫宇之中，可是……”

保坤问道：“我们可以进去瞧瞧吗？”

未了和尚摇首道：“那宫宇之中，可能住了一位高人，武功高深莫测，你我俱非他的对手……”

保坤是一个生性好强之人，他剑眉一竖，不以为然道：“就是大罗真仙，在下也想去斗他一斗！”

未了和尚肃容道：“以那门窗中冒出来的白雾推断，那位高手，不但武功绝伦，而且擅用各种剧毒，白雾含有剧毒，如果触及，就会立即死去……”

保坤奇道：“大师何以知道？”

未了和尚微微一叹道：“三十年前，我们便有许多子弟，丧身在这股白雾之中，所以我们的师祖一再告诫，中原血潭中的白雾，万万接近不得……”他突然感觉说错了话，便干咳一声，悠然住口。

保坤聪明绝伦，他突然觉得未了和尚所说的话，有些使他怀疑，于是，他忙问道：“大师莫非不是中原之人么？”

未了和尚面色微微一变，反问道：“保施主以为老衲是何许人？”

保坤笑道：“大师刚才不是说‘中原血潭’等语，以此推想，大师便不是中原之人。”

未了和尚面色一整道：“老衲是何方人氏，你不必追问，我劝你不要进那座宫宇，却是番好意。”

智坐上人插口道：“这位大师说得不错，贫道已经嗅到那股白雾气味有异，必然是毒气。”

智坐上人嗅觉特别灵敏，他已经嗅到那散出的白雾中确含有剧毒。

保坤叹道：“难道我们就此中途折返不成？”

未了点头道：“我们不能作无谓的牺牲，血潭之迷，总有一天要揭穿的，我们还是走吧！”说着，转身缓缓向来路走去。

保坤忙道：“血潭之中，机关四伏，步步凶危，恐怕我们不易出去。”

未了和尚笑道：“我们能来得，便能去得，大家放心随我来。”

保坤仍傻愣愣地望着那座美丽的宫宇，就在他转身望着宫宇之际，突然听到那宫宇楼上发出一阵阴森的怪笑道：“小子，你有种敢上来吗？”

保坤是个心性好强宁折不弯的个性，他哪里受得人家的冷讽，忽然豪情勃发，等未了诸人走远时，便清啸一声，反身纵上楼去。

保坤跃上高楼之后，那楼上门窗突然完全关闭起来，里面一片漆黑，伸手难见五指……

保坤微微一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运足目力，向里面望去，只见那间楼房之中，尽是一些粗大如臂的石柱，纵横林立，白雾便由石柱中发出……

此外空无一人，保坤看见白雾缭绕，越来越浓，他已嗅到那白雾气味有些异样，于是忙闭住穴道，探手入怀，摸了几颗药丸，纳入口中。

保坤缓缓向石柱中走去，一近石柱，他眼前一花，突见有千万根石柱一根根竖在他眼前，楼房辽阔，一望无际……

保坤摸着石柱，用力一推，竟然没有移动分毫。

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掌向石柱上击去，只听到“轰隆”巨响，石柱动摇起来。

保坤连续发了三掌，那根石柱，只是格格作响，并未折断。

他心中奇道：“以自己掌力，就是铁柱，也经不起三掌，难道……”

保坤心忖未毕，突然眼前一变，那些石柱密密麻麻，他站的前后左右，愈来愈多，渐渐使他寸步难行……

保坤心中大吃一惊，忙凝目细看那些石柱的变化，良久，才恍然大悟，自责道：“保坤呀！你好粗心，这是一种阵法的变幻，你在‘血洞’三个月中，师父不是教过你许多奇门易数么？怎么一时竟糊涂起来了？”

保坤一阵自责后，忖道：“这楼宇之中，石柱阵法，演变奇妙，变化莫测，倘不懂得阵法变幻之人，若妄想以内力推倒这许多石柱，非活活累死不可，自己用了九成真力，击了三掌，仍未把石柱击断，怪不得未了和尚说，这楼宇之上，进去的人，没有一个出去的，看来，那未了和尚之言，并非夸大其词。”

他缓缓坐了下来，闭上眼睛，略一思忖，然后伸出手指，在楼板上划了起来。

纵横错杂，弦路杂行的一幅图，刹时便划了出来，他拍拍手站了起来。

冷哼一声，忖道：“这乃是龙虎风云之阵，中间杂以八卦生象，造成一百零一条明路，七条暗路，诱人坠入迷宫之中……”

保坤付思至此，不禁眉头一皱，想道：“到底是走明路，是走暗路？可惜师父没有详细说明！”

他犹豫一阵，竟步向七条暗路中最中央那条走去。

只见他很快地越过十几根石柱，保坤望望前面，忖道：“现在差不多已走了十分之一，我看你这座楼上，还玩些什么把戏？”

他心念未毕，蓦然一阵格格巨响，楼台动摇，瓦砾横飞，一阵天旋地转地震荡起来。

保坤忙双手抱住一根大石柱，身子竟随着那根石柱，往下沉！这时双脚悬空，一直往下沉……过了片刻，保坤感觉双脚已经着地，震荡也停止了，他抬头一看，只见自己跌落在一座宫殿的门外。

那座宫殿外貌壮观宏伟，宫殿朱红大门，紧紧关闭，朱红大门之上，横挂了一块匾额，上面写了几个斗大的金字：“万毒宫！”

保坤看了“万毒宫”三个字，不禁失声笑道：“这座宫中，哪来这么多毒物，竟有万种以上么？”

保坤正想举手敲门时，突然见两扇朱红大门，一声“咿呀”，便向两边洞开。里面一个身高九尺、铁塔似的大汉，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保坤愕了一下，见到那大汉满头乱发，面如锅底，双目铜铃般发出炯炯绿光，瞪住保坤，一瞬也不瞬。

保坤双目与那大汉目光一接触，便知道那大汉有一身深厚的武功，忙收敛心神，运功以待。

那大汉瞪了保坤良久，面色由凝重，渐渐惊惶起来！

保坤对那大汉面色变化的原因，已猜中了七八分，他冷笑一声道：“你以为我没有死在那楼上乱石柱白雾之中，感到奇怪是吗？”

那大汉点点头。

保坤不屑地一笑道：“白雾之毒，固然其毒无比，可是你懂得以毒攻毒之法么？”

那大汉摇头，意思是不懂。

保坤手指大门上那块匾额道：“你们这宫名之曰万毒之宫，大概是集天下所有毒物之大成，所以名之，对么？”

那大汉又点点头。

保坤见他一副傲慢之色，不愿同他说一句活，不觉心中好气，怒道：“你大概是这座宫里的主人？”

那大汉眼向上看，又摇摇头，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保坤厉喝一声道：“你既不是宫中主人，大概是仆人了，你速去通知宫中主人，就说我要进万毒宫，……”

保坤话声未落，突见那大汉虎吼一声，双掌一合，便向保坤撞来。

保坤见那大汉出手极其怪异，带起一阵风声，他忙叫道：“喂！你慢一点，我还有话问你！”

那大汉没有理会他，双掌倏然一绷，十指箕张，挟着千钧之势，带起呼呼啸声，劈了过来。

保坤忙提起一口真气，身形飘起，掠过那大汉的头上，直飘入“万毒宫”内。

那大汉怪啸一声，转身便追了过来。

保坤身形落在宫中，放目一看，只见那宫殿之中，满地白骨，毛发堆积似山，阵阵腥味，扑入保坤鼻孔……

保坤忖道：“这宫殿中，尽是一些白骨，并没有看见什么毒物，‘万毒宫’真是虚有其名……”

那大汉这时已追了进来，保坤一指地上的白骨问道：“那些人骨都是你吃的？”

大汉啾啾几声怪笑道：“小白脸，我要吃你！”吼声中，又扑了过来。

保坤心中大怒，他知道这大汉一定是看守“万毒宫”吃人的魔鬼，像这等凶狠残暴，泯灭人性的怪人，不该留于人间。

这意念掠过他的脑际，顿使他萌生杀机！

那大汉冲来之势，极为凶狠，保坤不闪不避，右手一扬，硬迎了上去！

“轰隆”一声，宫殿动摇，瓦砾飞起，那大汉怪吼一声，一直向后暴退，喷出一口鲜血！

保坤望望自己深陷于地的脚印，他双眉一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双掌缓缓推出……

那大汉立住身形，又大吼一声，双掌急速地劈出！

这一次没有发出巨响，只听到“扑哧——”几声轻微的响声，那大汉双眼睁得大大的，闷哼一声，仰天缓缓地栽了下去。

他的口中，鲜血汨汨涌出……

保坤缓步向宫殿里走去，没有走几步，突地，飒然风声，大殿后面人影一闪，便射来一条人影。

保坤定睛一看，只见闪入大殿的那条人影，也是头发散乱，满面污垢，鹑衣百结的怪人。

那怪人龇牙咧嘴，露出血红的牙肉，朝着保坤紧盯住一双血丝满布的大眼。

保坤略一停步，心忖道：“这‘万毒宫’并没有看见什么毒物，仅有一些疯人，难道他们是被毒物咬了以后便成了疯人，还没有死去么？……”

他继续在想下去时，突闻那怪人嘿嘿怪笑，身如车轮疾转，带着排山倒海的劲力，扑了上来。

保坤忙提聚劲气，身子急旋，双手登时推出……

“嘭——”的一声，那怪人身形一阵晃动，一直向后暴退……

保坤清啸一声，欺身而上，扣住那怪人的右腕，厉声道：“万毒宫主人是谁？血潭中藏的奇宝，是不是在万毒宫？”

那怪人右手腕被扣，似觉全身一麻，劲力顿失，他摇头，满面茫然之色，望着保坤不语。

保坤突然感觉扣住那怪人的手腕，是凉凉的，他忙低头仔细一看，那怪人通臂都是黑色。

保坤暗暗一怔，心想：“这怪人通臂都有毒，难道他是毒人？……”

保坤忙放了那怪人手腕，怪人又嘿嘿怪笑，向他抓来。

保坤大怒，一掌挥出，把那怪人击倒在五尺开外，怪人哇哇乱叫，半天爬不起来，显然受伤不轻。

保坤一直往里面走去，经过一条甬道，便进入另外一座大厅。

他推门而入，举目一看，厅里景物，使他一呆！

原来那座大厅之中，陈设非常华丽，大厅上方，有一座美女人像，斜斜而卧，那美女身着白色晚服，倒身躺在枕衾之中，一副美人睡态，栩栩如生……

保坤看了那副睡美人图，不禁暗暗赞赏这绘制之人，才华洋溢，巧夺天工！

那副睡美人图下面，蹲了几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者，他们有的用嘴在舐美人的脚指，有的在抚摸美人的胸脯，口中不断发出嘿嘿怪笑之声，对保坤进来，恍如不见不闻！

保坤奇道：“难道这些老头都疯了吗？”

保坤再仔细看那副睡美人，的确长得很美，没有哪一部分不是美好的，越看越美，愈看愈迷人……

保坤走过去问道：“请问各位老丈，这图上的美人就是‘万毒宫’的宫主吗？”

其中有位老者突然站了起来，怒吼一声道：“谁叫你小子闯进来打扰老夫的？”说着，双掌同时推出。

保坤没有防备，他猝然起身下手施袭，闪避已经来不及了，身子一挺，硬接了对方两掌。

保坤突高声叫道：“老丈请慢动手……”

那老者两眼射出狰狞的目光，呆凝地望着保坤，他张开嘴，口中涎水滴出，在喘着气。

另一个老者，这时突然又暴起，指着保坤吼道：“是你，你骗去了她，小白脸该杀……”

那老者身形直飞而起，似是野兽一样，露出白森森的牙齿，血红的牙肉，朝着保坤，便扑了过来。

保坤愕然地望着那扑来的老者，在那蓬乱的头发下，那双血红的双眼，带着极怨毒的光芒，射入他的心底。

保坤忖道：“这些人大概都是爱着这图画上的美人，可能这位美人已经

离他们而去，所以使他们想得都发疯了？……”

他正思忖之间，在厅中所有的老者，都发出嘿嘿怪叫之声，一齐向他出手。

保坤见那座大厅不过七八丈宽，要想闪避这许多高手，根本不是容易的事，这时四方八面都撞来强烈的劲风，同时那些老者，口中不是叫抢走他的美人，就是吼着说要吃他。

保坤突然一个念头掠入脑海，忖道：“这些老者一定是被一种疯毒的野兽或者疯狗咬伤，然后变成疯子，此刻我如果出手杀了他们，心中不忍，不如救了他们，详询他们的遭遇……”主意已定，忙戴上“龙眼”，在发光的地方一按，“卟嗒”一声，“龙眼”之中，便发出闪闪绿光。

保坤大叫道：“老丈，你们看看我面上有什么东西！”

厅中所有的老者，果然停手向保坤的面上看去，顿时使他们发出惶呼之声……

那些老者一见绿光，立时全身劲力消失，一阵麻木，便缓缓地坐了下去。

保坤见用“龙眼”制服了他们，心中一阵高兴，探手入怀，取出解毒之药，给每人服下一颗。

片刻之后，那些老者，神智都渐渐清醒过来，其中有一位老者，指着保坤，蓦然沉声喝道：“小子，你是什么人？”

保坤笑道：“在下姓保名坤，刚才给各位老丈每人服了一颗解毒之药，现在老丈清醒许多了吧？”

保坤此言一出，所有的老者，都瞠目望着保坤，说不出话来。

保坤淡淡一笑道：“在下适才进入此宫，见各位老丈围在一副睡美人图下，知道你们都已丧失神智，故而……”

其中一位老者突打断保坤的话问道：“你面上戴的‘龙眼’，莫非是裴云海的传徒？”

保坤点点头道：“不错，莫非老丈也认得家师么？”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夫不但认得裴云海，而且还是他的师兄！”

保坤惊喜交集，忙拱手一礼道：“师伯恕弟子刚才冒昧出手……”

那老者突收笑容，寒面问道：“小小年纪，为何不跟师父好好用功学艺，跑到血潭万毒宫来干什么？”

保坤忙答道：“家师已出‘血潭’，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弟子昨日途经此地，误入血潭，来到这里……”

他把来血潭取宝一事，隐瞒没有说出来。

老者沉哦一阵道：“你小小年纪，能过‘必死楼’，来到‘万毒宫’，而且能闪避宫外几个怪人的拦击，的确难得，不过……”

保坤忙问道：“师伯，不过什么？”

那老者幽幽一叹道：“五十年前，我也和你一样，误入血潭来到‘万毒宫’，可是，五十年来，我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

保坤闻言怔了一怔道：“那为什么？”

那老者又深深地叹息了声道：“老夫走入‘万毒宫’时，便见到那‘万毒宫主’，以后被一种‘万毒熊’咬伤，使丧失本性，失去记忆力，终日只知爱那个绝色美人的‘万毒宫主’，不知不觉，便悠悠地渡过了五十年的岁月……”

保坤闻言奇道：“师伯刚才说失去记忆力，现在为何能想起五十年前的

事？”

那老者笑道：“刚才服了师侄的解药，又受了‘龙眼’以毒攻毒的效力，老夫身上的剧毒十分之九，已经化解了。”

保坤手指厅中那些老者问道：“他们都是被‘万毒熊’，咬伤过么？”

那些老者齐点头道：“不错，多蒙少侠赐给解药，老夫等身上剧毒，已大半化解了。”

保坤问道：“那‘万毒宫主’何在？”

保坤的师伯忙摇手道：“师侄且不要声张，那妖妇已有七天没有来‘万毒宫’了，听说要等一株长生树开花结果吃那颗长生果……”

保坤笑道：“万毒宫主，她也想找长生果？”

那老者点头道：“她住在血潭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就是为了要吃长生果，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六十多年来，进入血潭的高手，就没有人出去的。”

保坤一愕道：“原来血潭暗卡重重，步步凶危，完全是她一人在操纵主持？”

那老者道：“就是她，武林中一切杀孽，都是由她操纵，她是罪恶之首……”

保坤突然想起昆仑山上那个白衫老者曾对他说过，冥谷天邪教的背后，还有能人在操纵，莫非就是“万毒宫主”么？

保坤正在思忖之际，突听到那老者唤道：“师侄，随老夫来！”

保坤跟在那老者后面，穿过一条甬道，走进一间阴暗的屋子里面。保坤见那间阴暗的房子里，除了一张破床之外，什么都没有，使人有一种凄然之感！

那老者在床边坐下来，苦笑道：“五十年来，这儿没有人来过，你算是第一个，坐下吧！”

保坤拱手道：“谢师伯赐坐。”

那老者挥了挥手，叹了口气道：“五十年来这非人的生活，使我已变成活人中的死人一样，自从被‘万毒熊’咬了之后，我便失去记忆，每与那妖妇性交一次，武功便消退一分，到现在……”

保坤奇道：“‘万毒宫主’为何要这样对付你们？”

那老者凄然苦笑道：“像老夫这样遭遇的人，在血潭何止几百？她要消灭武林，必先消灭武林中的高手，这个道理你是很容易懂的！”

那老者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他的话。

那深沉沙哑的叹息声，在屋内回荡着，一股凄凉的气氛，刹时笼罩整个阴暗忧郁的房子。保坤默然的望着那老者，他师父在“血洞”中凄凉的一幕，又在他脑中叠出……他们相同的一点，就是都被女人所害，害得他们年华老谢，受尽一生的孤独和折磨……

那老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垂下苍苍白发的头颅，轻声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保坤道：“师伯你不用伤感，今日遇见你，确实是不易之事……”

那老者抬起头来，睁开满含泪水的眼神，问道：“你说你姓保，不知道你认识一个叫保成龙的人么？”

保坤闻言吃了一惊，忙问道：“保成龙便是弟子的家父，师伯你认识他吗？”

那老者深深一叹道：“保成龙是老夫结拜的弟弟，五十年前，那时他只

有十多岁，老夫爱他长得俊美，便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后来，老夫被陷此间，听说他也被‘万毒宫主’所害，交给鬼王庄主驱使，唉！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保坤想起那鬼王庄主驱使的“蛛面追魂魔”一定是他父亲了，心中一酸，不禁流下泪来。

他泣道：“他老人家已经……”

那老者黯然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保坤悲愤道：“他老人家已经变成蛛面追魂魔了！”

那老者浑身一震，道：“你是说他已经变成妖魔了？那一定是吃了‘万毒宫主’什么迷魂之类的毒药，孩子，你赶快走，去解救你的父亲……”

保坤泣然道：“不！我要杀死这妖妇，把师伯救出血潭……”

老者摇首，伸出枯瘦的手，缓缓摸着保坤，叹道：“孩子，你这番心意，师伯心领了，以你目前的武功，可能还斗她不过，等你日后武功超过她时，你来为师伯报仇，杀了那贱人……”

他说到最后，咬牙切齿，右手抓住保坤，握得紧紧的，那枯瘦的手上，一条条青筋露现，皱纹重叠……

保坤心中难受极了，他泪如泉涌，咽声道：“我一定要杀了她……”

保坤话声未落，屋外突然响起一阵冷冰冰的声音，问道：“韩为成，你和谁说话？”

屋里那老者面色陡变，忙对保坤道：“孩子快走，那贱人来了……”

保坤微微一怔，这时，他才知道师伯竟是五十年前大享盛名的“乾坤铁掌”韩为成。

一阵飒然风声，窗户动了一下，便飘进来一位白裳拖地，披发赤足的少女来。

那少女双目与保坤一接触，不禁微微一怔，忖道：“这小子好俊美呀！天下竟有如此英俊灵秀的男子？……”

他竟能进入血潭而没有死？……他能走出‘必死楼’，没有被‘万毒熊’咬伤？……”

一阵紊乱的思潮，充满了她的脑海，她一时呆愣愣地望着保坤，说不出话来。

保坤见眼前这位奇美倾绝的少女，不禁心弦一颤，脱口呼问道：“你是谁？是‘万毒宫主’吗？”

那少女收敛心情，笑面似花，流波似水，微笑道：“哟！好俊美的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保坤顿时庄容道：“你就是那毒如蛇蝎的‘万毒宫主’么？”

因为他刚才听师伯韩为成说，“万毒宫主”六十多年以前，便来到血潭，依照推理，“万毒宫主”该是一位白发萧萧的老太婆才对。

但是面前这个女子，看去顶多多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女，使他疑惑不已。

那少女一掠云鬓，对保坤妩媚地一笑道：“你看我是不是很美？”

保坤只觉那少女眼波带着薰人的醉意，风仪更是倾绝千古，她美得要胜过仙子……

那少女咯咯笑道：“你比我要大几岁？你大概是向我来求……”

保坤正欲答话，突听“乾坤铁掌”韩为成厉声道：“贱人！你害得我们还不够，还想害他？……”

他咬紧牙关，双手向那少女一推！一股劲力，登时卷向那个少女。

那少女对韩为成推来两掌，恍似未见未闻似的，她白色罗袖仅拂了一下，登时那阴暗的房子，便起了一股巨大的旋风，把韩为成卷起，摔向窗外，这时，屋梁格格作响，屋瓦乱下……

保坤不禁暗暗大吃一惊！

第二十三章 风尘奇女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不要听那糟老头子的狂言，他已经疯了，语无伦次……”

保坤脸上涌现一层寒意，沉声道：“你是‘万毒宫主’无疑了，现在，我有几件事要问你！”

万毒宫主淡淡一笑道：“什么事呀！干嘛那么凶？有事尽管问，最好到我的碧霞阁去再说，今日能见到你，真是有幸……”

保坤严肃地冷冷道：“用不着到你什么阁去了，只要你坦白地回答在下的问题，或许在下还会网开一面，准你自新……”

万毒宫主并未动气，反而哈哈大笑道：“听你的口气，倒是蛮大的，真是吓死小孩子。”

万毒宫主收敛笑容，秋波又向保坤转了几转，道：“你要问尽管问，答错了可不准生气，你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吧！”

保坤悲愤地朗笑一声道：“我叫保坤，是被你害成蛛面魔那人的儿子！”

万毒宫主诡异地问道：“蛛面魔是谁？我不懂，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呢？”

保坤大喝道：“保成龙这个名字你不会陌生吧！他被你害得好苦呵！妖妇不要装傻，在下要你的命！”

他怨恨交集，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在手上一抖，幻起一道白虹，激射而去。

万毒宫主轻笑道：“唷！这么凶干嘛？”

她脚下一转，宛如白蝶穿花，绣带飞舞，闪了开去。

保坤一剑落空，立即静气凝神，抱剑于胸，使出“云海星幻”剑法姿式，准备第二度出手。

万毒宫主虽然避开这迅速的一剑，但是心里也暗自吃惊。

她脸色依然娇艳似花，没有丝毫改变，笑道：“你的剑法真行，是谁的传人？小小年纪，的确难得……”

保坤两眼望定剑尖，全部精神都与剑刃相融，他对万毒宫主之言，恍似充耳未闻。

气走一周天，他暴喝一声目中神光疾射，长剑一引，挥舞开去。

立见光华灿烂，霞影千条，万毒宫主脸上立即收起那丝微笑，原来他这一式，正是“云海星幻”的第三式——“云海倏变”。

万毒宫主玉掌轻拍，身旋似花，刹时便接下保坤一剑。

保坤被那飘忽的身影，把眼睛都撩花了，他剑式一顿，回剑自保，而那万毒宫主也飞跃开去。

这一接触，双方都知道对方功力不同凡响。

万毒宫主惊诧万分的望着仗剑挺立的保坤，暗忖道：“他才不过十七八岁左右，功力怎会有如此之高？剑法恍似‘云海星幻’，他莫非是裴云海的传徒？……”

她愈看愈爱，又忖道：“我若能收伏他，再加上指点，将来主宰武林，更为容易，而且这种美男子，真是一种好享受……”

这念头飞快地掠过脑际，身形一挪，袅袅地行来，刹时之间，她全身都似发出一层霞光……

保坤方一接触那雪白的身形，便觉心中一动，不可自己，一股怜香惜玉

的情感，立即涌出心头。

他悚然大惊，忙不迭地闭上眼睛，心中暗暗想到师伯、师父及父亲悲惨的遭遇……

刹时，怒火陡起，他暴喝一声，突然睁开双目，一招“云海星幻”第二式——“海啸撼乾坤”使出！

万毒宫主面色微变，十指一弹，细若轻烟的粉末弹出。

保坤突然感觉一股奇香扑入鼻孔，剑式不觉一滞，威力顿时大减。

刹时之间，他心神有些把持不住，情不自禁地荡漾起来……

蓦在此刻，突见万毒宫主双手一抖，身随掌走，有如箭矢，朝保坤胸前拍到。

突然，传来一阵衣袂飘动之声，接着有人道：“阿弥陀佛！宫主手下留情！”

万毒宫主面色陡变，把递出去的掌风，收了回来，霍然一转身，只见门外走进来一个身着黄色衣衫的尼姑。

那尼姑手执拂尘，步履如行云流水，刹时之间，便走到万毒宫主面前。

万毒宫主略略吃了一惊，庄容问道：“你是……”

那尼姑口中又诵了一声佛号，然后道：“贫尼适才在宫外遇见一位公主，她要贫尼代她来向宫主带个口讯……”

万毒宫主怔了一怔，寒着脸问道：“什么公主？带个什么口讯？”

那尼姑笑道：“她是西域喀嘛教公主，她要贫尼转告宫主，见到保坤，不要刁难他，把他放走……”

万毒宫主黛眉一皱，口中喃喃自语道：“喀嘛教公主？她已经进入血潭，那妮子的武功……”

她顿了一顿，便道：“她要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么？”

那尼姑摇头笑道：“我不过是碰见她，顺便替她带个口讯，并不是她差使贫尼来的，贫尼进入血潭，是为了……”

万毒宫主冷冷逼问道：“你进入血潭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仙狐神尼？……”

那尼姑淡淡一笑道：“宫主眼力不错，贫尼这一番进入血潭，要来取一件东西的……”

万毒宫主暗吃一惊，心忖道：“这狐狸精六十多年不见了，还是这样年轻，她无声无息地来到潭中，到底要取什么？……”

她心念忖动，面带肃容道：“你既已是出家人，就应该六根俱净，万缘皆休，为何还来……”

仙狐神尼没有等对方说完，便浅浅一笑接口道：“贫尼本来万缘俱灰，唯独对一件东西却念念不忘！”

万毒宫主冷笑一声，道：“既然对某一件东西念念不忘，还谈什么万缘俱灰，自欺欺人，你说，什么东西，有如此重要？”

仙狐神尼微微一笑道：“宫主不要紧张，贫尼要取的东西，也许别人已经取去了，不想多打扰宫主，这个少年交给贫尼带走吧！”

万毒宫主冷哼一声道：“连你也别想活着出‘万毒宫’，六十年前的旧帐，今天也该算一算了。”

保坤自嗅到万毒宫主指上弹出来那股奇香之后，体内欲火便缓缓推动起来，此刻，他虽然感觉欲火不断上升，心神荡漾，但神智并未昏迷，听了万

毒宫主与仙狐神尼一段对话，心中暗暗惊叹眼前这两个怪女人，俱是古稀以上高龄，为何还是花容月貌，尤其仙狐神尼，面上看去，还比万毒宫主年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正忖思间，突见仙狐神尼面色一整，口角仍挂一丝笑容道：“宫主一定要算六十年前旧帐，贫尼自当奉陪，不过贫尼遁入空门已有四十多年，不愿再和人动手就是……”

万毒宫主面色一沉，怒道：“你既遁入空门，为何还来血潭？……”

仙狐神尼笑道：“刚才不是告诉过宫主了吗？贫尼来血潭是为了取一件东西。”

万毒宫主寒声喝道：“血潭为本宫主经营，潭内之物，岂容外人随便来取？”

仙狐神尼哈哈大笑道：“天地奇宝，有缘者得之，岂可一定属于宫主？”

万毒宫主愣了一愣，道：“你一定认为有缘才可以获得吗？”

仙狐神尼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贫尼无缘，并未获得，或许宫主可以获得，也许目前进入血潭中的高手，任何一人可以获得，贫尼要告辞了！”万毒宫主伸手作拦击姿势，喝道：“你想逃？没有那么简单吧！”仙狐神尼微笑道：“宫主一定要为难贫尼么？”万毒宫主面色一沉，两手轻轻拍了几下，刹时间，窗外闪进来十多条人影，团团把仙狐神尼和保坤围住。仙狐神尼向四周一打量，只见十多个人中，有僧、道、俗，个个俱都太阳穴高高隆起，一望即知他们俱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仙狐神尼打量四周之人后，浅浅一笑道：“你们都是甘心情愿，被万毒宫主奴役，替她来卖命么？”

一个青衫老者，突然拔出背上长剑，剑在手中抖了一下，幻起一道银虹，怒喝一声道：“少废话，接下这一招！”仙狐神尼面色肃然，不闪不避，眼看那道银虹快射向她胸前时，突见银虹暴敛，青衫老者便连声闷哼，向后暴退，跌坐在墙壁之下，口中喷出一道鲜血。

万毒宫主冷笑一声：“你这一点点‘心音正气’，本宫主还瞧不在眼底！”

仙狐神尼庄容而立，默不做声。

突然一声暴喝，一个白衫中年大汉，双手一推，一股排山倒海劲力，向仙狐神尼袭去！

仙狐神尼右手拂尘，微微拂动一下，便听到那白衫中年大汉惨叫一声，双臂同时折断，那白衫中年人痛不欲生，跌坐地上。

呆了！全屋子里的人都呆了！

“万毒宫”两名高手，仅在一招之间，便栽倒在仙狐神尼手中，怎不使他们看得发呆？

万毒宫主面色微微一变，冷冷道：“狐狸精六十年来在长白山修炼的武功，果然有不少长进，不过在本宫主看来还是微不足道。”

仙狐神尼淡淡一笑，答道：“贫尼一点子功力，怎比得上宫主已臻化境的神功，宫主如果有兴致，三年以后，我们在华山论剑大会上再会，今天我还有点小事，就此告辞了……”

说着，挟起保坤大步向门口走去。

万毒宫主身形一晃，便挡住门口，厉声道：“贱尼！你今天休想出万毒宫一步！”

仙狐神尼冷冷道：“宫主今天一定要和贫尼动手较量么？”

万毒宫主厉声道：“万毒宫有一条宫规，贱尼，你知道么？”

仙狐神尼微微一笑道：“什么宫规，值得宫主如此重视？”

万毒宫主冷笑道：“万毒宫只准进不准出，这便是本宫的宫规，不遵守者，格杀勿论，六十年来，就没有一人出万毒宫的。”

仙狐神尼听了不禁哈哈大笑道：“万毒宫就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贫尼……哈……哈哈……”

万毒宫主突然伸出洁白似玉的双手，十指如钩状，怒喝道：“这一式，能挡不住贱尼吗？”说话之间，十指指缝之间，已缓冒出白雾，那冒出来的白雾，越来越浓，渐渐扩大……

仙狐神尼不屑地一笑道：“宫主这一招‘云雾绕月，鬼爪抓果’，气势还嫌不够，谅也挡不住贫尼！”

万毒宫主道：“你知道云雾绕月，月光失色之理么？”

仙狐神尼笑道：“月以不变应万变，自然可以拨云雾以见皓月，佛家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宫主如果一定要执行宫规，就请出手吧！”

万毒宫主沉默片刻，道：“贱尼如果放下那少年人，本宫主破例放你一人出宫……”

仙狐神尼暗忖道：“人言万毒宫主机诈百出，她莫非要留这姓保的，别有阴谋，不然为什么要破除宫规，准我出去？……”

万毒宫主见仙狐神尼沉默不语，又道：“你如果执迷不悟，定难闯过血潭无数高手的拦截，和机关重重滞留，最后你也会死在血潭……”

仙狐神尼肃容道：“这姓保的少年，本来与贫尼素昧平生，不过贫尼已答应喀嘛教公主，把他带出血潭，武林中是最重‘信诺’二字……”

万毒宫主怒叱道：“贱尼！你真执迷不悟么？到时本宫主下手不留情了！”

仙狐神尼泰然一笑道：“请宫主先动手吧！”

这时屋内高手，心情都紧张起来，他们知道：二人先在口头上，较量一阵，便是短兵相接了，他们摒吸住气，数十双目光，一齐投向二人，一眨也不眨，室中空气之紧张，使人有窒息之感！

突然，万毒宫主厉喝一声，登时手上加了四成功力，那十指缝之间，雾气由白变黑，急剧地加浓扩大……

屋内众人募见满屋巨型黑爪，向仙狐神尼头上身体抓去……

此际，房屋四周墙壁都晃动起来，房顶上的屋梁，一根根“格格”作响，瓦石飞起……

刹那之间，地面也震动起来……

室中物品顿时乱飞，站在宫中的万毒宫所有的高手，都被震得跌坐地上龇牙咧嘴，头发乱散，面容失色……

这便是万毒宫主尽全力施为的“万毒魔爪”，也是她最辣手的绝招之一。

仙狐神尼，静立在狂飚黑雾之中，衣袂飘动，面带严肃，额上汗珠滚滚而下，可是，脚下并未移动半寸。

莫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室内才恢复平静。

仙狐神尼微微一笑道：“宫主这一招‘万毒魔爪’，功力果然不凡，贫尼已经领教了，后会有期，宫主珍重了！”

万毒宫主欲再施为时，募见窗前人影晃动，仙狐神尼已经杳然了！

万毒宫主双目如电扫向室内诸高手，只见他们还跌坐在地上爬不起来，不禁怒容满面，喝道：“人都走了，你们还不发动机关拦截！真是饭桶。”

其中有位黑衣老者站起说道：“启禀宫主，我们何不放‘万毒熊’追击

她二人。”

万毒宫主大怒道：“胡说！不能用‘万毒熊’咬伤那少年。”她转面向一位穿蓝袍的中年人道：“刘堂主，令你速转告血潭各高手，不得施放‘万毒熊’咬伤那姓保的少年，务必要把那小子活捉回宫！”

那穿蓝袍的中年人，正是血潭万毒宫第一堂主，名叫刘乜山，绰号“阴魔天煞”。

刘乜山笑道：“宫主不是喜欢那个姓保的？”

万毒宫主面色微微一红，愠道：“谁要你问这些？把他活捉，自有用处！”

阴魔天煞刘乜山奸笑一声道：“宫主如果一定要姓保的，卑职自有办法，叫他乖乖地顺从宫主伏伏贴贴听宫主指挥……”

万毒宫主冷笑一声道：“好吧！先说出你的计划，如何才能使这小子就范？”

阴魔天煞刘乜山哈哈大笑道：“宫主只要今天邪教发动攻势，再在江湖上大肆宣传，说只有血潭中的奇宝，才是天邪教主的克星，那小子与天邪教主有仇，复仇心切，你还怕他不自动送上门来……哈哈……哈……”

万毒宫主微微点头，缓缓地走出门去……

第二十四章 千头万绪

且说仙狐神尼挟起保坤，无声无息地通过血潭许多暗卡和机关，迅速地出了血潭。这时潘贞守在潭边，一见保坤被仙狐神尼挟住跃出潭来，不觉怔了一怔，心中忖道：“这尼姑是谁？怎么会这样年轻漂亮？……”

保坤一挺身便站在地上，对仙狐神尼拱手一礼道：“多谢师太，救命之恩！”

仙狐神尼微微一笑道：“这点小事，不用挂齿！”她仔细向保坤一瞧，不禁心中一动，忖道：“这小子不仅长得英华挺拔，而且清秀脱俗，集千古灵秀之大成，为旷古罕见的美男子，难怪那万毒宫主喜爱他……”

她忖思至此，笑着又道：“少年人，你叫什么名字，师承何派？”

保坤答道：“晚辈保坤，学艺于裴云海门下……”

仙狐神尼略一沉思道：“是不是五十年前轰动江湖的‘毒眼龙’？他还在人间吗？”

保坤点头道：“家师尚且健在，他老人家在血涧住了五十年。”保坤把他师父的遭遇，略为说了一遍。

仙狐神尼微微一叹道：“你师父一生受害于女色上，古今多少英雄都难过美人一关，冥谷妖妇韩娟娟，说起来还是我的师侄女，不过她一生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

保坤听了仙狐神尼是韩娟娟的师伯，心中暗暗吃了一惊。

站在一旁的潘贞，一直没有说话，此刻她插嘴道：“坤哥哥，这位师太是谁？给我介绍认识吧！”

保坤连忙笑道：“我倒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师太，她把我从血潭的万毒宫救出来的。”保坤手指着潘贞道：“这位是潘姑娘，潘可人的女儿。”

潘贞忙向前一礼道：“多谢师太的救助，未悉师太的仙号？”

仙狐神尼笑道：“人家都叫我‘仙狐神尼’，六十年来都住在长白山，这次出来是为了取血潭的长生果，顺便去昆仑山看一个师兄……”

潘贞听了“仙狐神尼”四个字，暗暗大吃一惊，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站着这位美似二八佳人的尼姑，竟是七十年前名噪江湖的“仙狐”，五十年前，她遁入空门，人们又送她一个绰号为“神尼”。

仙狐神尼按时间推算，至少已有九十高龄，为何如此年轻美貌。

潘贞愣了一愣，肃然致敬道：“师太六十年前许多侠义之事，迄今仍活在人们心中，使我们敬佩万分……”

仙狐神尼笑道：“不用过奖了！贫尼还有事要办，就此先走一步了。”说着，轻移莲步，恍如行云流水，刹时之间，便走得无影无踪了。

潘贞转面对保坤道：“你怎么去这样久，在血潭见到些什么？”

保坤把入潭后的情形说了一遍，潘贞急道：“你既中了那万毒宫主手指弹出来的香药，为什么不迅速服下带去的解毒之药？”

保坤猛然想起自己身上带了他师父留给他许多解毒之药，不禁哑然笑道：“那时突见出现仙狐神尼，见她二人口头较量，听起来蛮好玩的，所以忘记服啦！”

潘贞晒笑道：“你呀！还不是看见两个漂亮女人，看还来不及，哪里还记得吃解药！”

保坤哈哈大笑道：“贞妹不要胡猜乱扯了，我们言归正传，你什么时候

看见喀嘛教公主进入潭里的？”

潘贞摇头道：“我守候此地，已有一天一夜，并没看见有人进潭，也没有出潭。”

保坤奇道：“大概是她们先我进潭，或者另有通路亦未可料……”

潘贞道：“坤哥哥在潭中见过公主？”

保坤摇头道：“只见过未了和尚，我始终对未了和尚感到神秘……”他顿了一顿又道：“或许未了和尚就是公主乔装的，可是她为什么这样关心我？……”

潘贞冷笑道：“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很漂亮，你不也很关心她吗？”

保坤笑道：“贞妹太多心了，愚兄与那喀嘛教公主素味平生，谈得上什么彼此关心？”

潘贞一撇嘴，面罩寒霜，微嗔道：“你别装蒜了，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如果真心爱她，我们就此一刀两断，永远也不见你！”说完她的脸转过去，竟流下泪来。

保坤忙陪笑道：“贞妹，你怎么说出这些话来，我的心早已……”

潘贞带着泪痕的脸，突然绽开笑意，宛如梨花带雨，令人楚楚可怜。

保坤双手轻轻地抱住她的肩头，潘贞也就顺势依偎过去，保坤把她的身子扭转过来，二人面对面，潘贞含泪带着十分喜悦地问道：“坤哥哥，你的心里真正有我吗？”

保坤轻轻在她耳边说道：“不但有，而且还深深地爱着哩！”潘贞抬起头来，双目放射出一种奇异的光芒，那里包含着喜悦、激动……

她幽幽地自问：“我真会获得他，有此幸福么？”

保坤把她双肩越抱越紧，轻声道：“会有的，除却巫山不是云，贞妹，你懂吗？”

潘贞含泪，深情款款地望着保坤，口中念道：“除却巫山不是云！我懂！我懂！……”保坤如火的嘴唇，已堵住了潘贞的樱唇上，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了……

两人深深地吻着，尽兴的缠绵着……

蓦然！保坤耳边响起怪啸之声！

保坤从甜甜的温柔之乡中惊醒，忙推开潘贞向四周打量，忽见眼前人影一晃，潘贞便被那条人影抱起，奇快地跃进潭去了！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保坤惊呆了！

他忙定一下神，想纵身下潭追去时，突然耳边响起蚊蝇似微细的声音，但听起来却清晰异常：

“多少温柔乡，便是英雄冢……

千古有多少英雄豪杰死于女色！少年人，你的师父被困血洞五十年……

你的父亲在鬼王庄受尽折磨，他在等你去救……

保坤悚然心惊，顿然有所悟，立即缓下身形，忖道：“掳去潘贞，诱我入潭，这一定是万毒宫主的毒计，可是，我目前功力远不如那宫主，涉险入潭，岂不是飞蛾投火……”

心忖至此，立即展开轻功，向北飞奔而去。

保坤向北奔了一程，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山峰之上。

他缓下身形，坐在一株古树下休息，刚才那一幕，犹在眼前，他仰视天上悠悠的白云，不禁深深一叹道：“生离死别！保坤呀！保坤，你注定是一

个孤独苦命的人！”

往事，如潮水般向他脑海涌出……

父恨，师仇，云仙陷身虎口，潘贞又入狼穴……

一时之间，他真情大动，不禁仰首连续发出清啸之声，直冲云霄，震撼山岳……他此刻，万念俱灰，豪情顿消，颓然地垂下头来，喃喃地自语道：“父亲在受人间地狱的折磨。每亲生死未卜，师父远离我而去，云仙，潘贞，她们都为我而牺牲……”

刹时间，他顿觉他已经苍老了，像一百岁之人那样的苍老……

他突然用手缓缓地抚摸着自已面上的双颊，自言自语道：“我真老了，一个时辰前，与一个时辰后，恍忽隔了一百年那么长……”

他幽幽的叹道：“由来相思摧人老，古今难堪是离愁！我完全老了，一切全老了，一切都远离我而去……”

保坤在万念俱灰之际，突然听到由遥远的方向，传来一阵梵音。

那声音似有一种魔力，使人听了，俗念顿释，心如明镜，清思寡欲……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忙侧耳静听，那声音似在眼前，又恍似在天际……

他竟缓缓起身，步向那梵音，向前走去。

那声音越听越清晰，保坤穿过一片树林，便见有一个老和尚，闭目垂首，坐在一块巨石上，手敲木鱼，口念佛经。

保坤见那老和尚，白髯垂胸鬓发如霜，身着黑色僧袍，看面色年龄已逾百岁。

保坤忖道：“这和尚必是世外高人，听他声音，便能澄清我的俗念，何不求他指引我的迷途……”

心念一动，便趋前拱手道：“晚辈保坤拜见大师！”

那老和尚微微抬头，略睁双目，道：“佛门普渡有缘之人，施主今天碰见老衲，确实有缘……”说着，双目又闭了起来。

保坤欣然道：“晚辈祈求大师指示迷途！”那老和尚双目缓缓又睁开，看了良久，才闭上。

那老和尚双目开合之间，精光闪闪，慑人心魂！保坤看得心中暗暗吃惊。

老和尚低沉的说道：“施主两眉之间，特别晦暗，目前步步凶危，不过，施主心地善良，逢凶化吉，处处能遇贵人，可保无虞……”

保坤笑道：“大师说得不错，晚辈眼前正逢着贵人。”

老和尚微笑道：“老衲出家已有五十五年之久，终日与林泉为伍，从未与人谈笑过，更没有人来夸奖过老衲，今天施主把老僧视为贵人，心中荣幸得很，不过贫僧却不敢当……”

保坤浅浅一笑道：“大师能知天地之造化，明人类之凶吉，看破红尘，遁迹深山，五十五年如一日，这种工夫，谁人能及？晚辈今日能拜见尊颜，自知福缘不浅……”

老和尚浅浅一笑道：“施主还有别的事么？”

保坤幽幽一叹道：“晚辈适才有位朋友，突被血潭万毒宫恶徒抢去，不知吉凶如何？”

老和尚沉哦片刻道：“你那位朋友，有惊无险，施主可以放心。”

保坤却不以为然的道：“血潭万毒宫既然要出动高手抢走晚辈那位朋友，他们必有一个阴谋，岂肯轻易放过她？”

老和尚微微点头道：“施主说得有道理，他们为了要推行那个阴谋，所

以要抢去你那位朋友，不过，目前不会加害你那位朋友。”

保坤道：“大师之意，晚辈不甚明了。”

老和尚白眉一动，缓缓道：“万毒宫，掳去你的朋友，其目的是诱你入血潭，如果他们把你的朋友杀害了，施主虽然恨他们，但一时不会再入血潭，岂非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了吗？”

老和尚顿了一顿又道：“如果你的朋友未死，你必定设法再入血潭……”

保坤道：“大师高见，还是去不去血潭？”

老和尚摇首道：“施主虽然功力不错，但血潭之中，高手如云，明卡暗桩，星列棋布，万毒宫主，武功更是高深莫测，施主还是不去为妙！”

保坤叹道：“可是晚辈那位朋友，与晚辈情同骨肉，岂可坐视不救？”

老和尚苦笑一下，道：“阿弥陀佛！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为了情关闯不破，最后身败名裂……”

保坤肃容道：“晚辈去救那位朋友，是基于良心与道义，并非为着一个‘情’字。”

老和尚面孔突然严肃起来，反问道：“父母之仇，朋友之仇，谁先报？”

保坤闻言，悚然心惊，忙拱手一礼，谢道：“多蒙大师指引，晚辈永铭心中！冒昧请教大师法号？”

老和尚哈哈大笑道：“老衲已有数十年没有用法号了，久离红尘，远居深山，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慕康’的名字，其人其事，也许你师父曾经谈过吧？”

保坤大惊，他想不到眼前这位老和尚，正是六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夏慕康。

保坤肃然起敬，道：“夏老前辈的大名，六十年前便名噪江湖，晚辈仰慕已久矣！”

老和尚突收敛笑容，微叹道：“那个名字，随着岁月，已经死去多时矣！老衲遁入佛门时，用的是‘忆康’，可是三十年前，也不用了……”

保坤笑道：“现在怎样称呼大师？”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施主，你就叫老衲为‘无名’和尚吧！”

一个意念，在保坤脑中一闪而过，他想：“面前这位老和尚，从前所用的两个名字，都相同有个‘康’字，难道他的爱人，就是康什么？看来这位无名大师，也是历经沧桑的人……”

蓦然，几声怪啸，打断保坤的思维，保坤抬头一看，不知何时，他四周竟来了许多人。

那些人，都是劲装高手，其中包括僧、道、俗都有。

他们一个个都虎视眈眈地望着保坤，满面惊惶之色。

保坤一看那些人的面孔，便判断他们来意不善，他冷哼一声道：“你们想干什么？”

那些人中，有一个穿灰袍的老者突然问道：“阁下莫非就是保坤？”

保坤冷笑一声道：“不错，你们要怎么样？”

灰袍老者对其余的人一挥手道：“快拿人！”

四周之人，蜂涌而上，准备动手，保坤怒喝一声道：“且慢动手，你们奉谁人差使？”无名大师低声道：“保施主，快坐在老衲身前，不要随便出手，你打他们不过的……”

第二十五章 忆康其人

保坤依言，坐在无名大师身前。无名大师低声道：“没有叫施主动手时，施主尽可不必妄自出手，我佛慈悲，不杀无辜之人，上天有好生之德，宜戒忿戒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无名大师语音虽极微细，但保坤听得字字如金石之声，入耳心悸！

环立在四周的大汉见状，不禁大怒，其中有位黑袍中年大汉，大喝一声，道：“老和尚，你想保护这小子吗？恐怕连你自己的老命，也保全不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还不快滚开。”

无名大师，双目微闭，恍如老僧入定，对那黑袍中年大汉喝喊之言，充耳未闻。

黑袍中年大汉，见状大怒，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厉声道：“老和尚，你如再装聋作哑，老夫便要出手伤人了！”

无名大师，面色非常平静，既未答腔，也没有因为对方撤剑出手而变色。

黑袍中年大汉，见无名大师乃无动于衷，心中微微一怔，忖道：“这个老和尚，莫非是钢铁之身，不然，血肉之躯，怎不畏刀剑？”

他心忖至此，手中长剑一抖，幻起一道银虹，倏然向保坤头上刺去！

保坤见状，大吃一惊，正想出手，突然听到他身后一声低沉的喝声：“施主不要妄动！”

保坤微微一怔，突然背上感觉有一只手贴着，登时一股劲力，透过他的体内，击向对方。

保坤惊然心惊，蓦见那黑袍中年大汉的剑招刚递出来一半，手中的长剑便“叮”一声，折为两断。

口中闷哼一声，身体一直向后暴退……

几声叱喝，两个大汉跃身而出，扶住那一直暴退，将要栽倒地上的中年大汉。

保坤定睛一看，只见那黑袍中年大汉面色苍白，额上汗粒如豆，显然，他已受了严重的内伤。

全场的人都呆了！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数十只精光闪闪的目光，一齐都集中到保坤和那位老和尚身上。

保坤心中骇然，他不知道这位无名大师，用什么方法，竟将劲力透过他的体内，而能击倒敌人？

他连番奇遇，会过高手也不少，可是从来没有见用劲力透过别人的体内而能击倒敌人的。

他这算什么武功？保坤正在百思不解之际，突然听到一个灰袍老者，大喝一声道：“老和尚，你这点子‘借力击敌’的工夫，老夫还看不在眼底下。”

无名大师淡淡一笑道：“老衲自遁入空门，便不愿与人动手，你们为何要苦苦相逼？”

灰袍老者嘿嘿几声，接道：“老和尚，你不必假慈悲，既然说不愿与人动手，为何刚才要用‘借力击敌’的心功，去击伤对方？”

无名大师晒然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衲总不能见死不救，任你们去杀戮无辜？”

灰袍老者愤然道：“老和尚，你既然甘心要蹚这次混水，老夫便要下令

所有的人出手了。”

保坤低声对无名大师道：“晚辈自甘与他们拼斗一番，不想连累大师，还是请大师速离此地吧！”

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施主坐着千万不可擅动，暴风雨即将来临，你懂得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吗？老衲自信还可以挡一阵子。”

无名大师话声甫落，突然听到灰袍老者对四周的高手厉声道：“你们还不快把这二人拿下！”

喝声未了，站在四周的高手，纷纷都撤下身上的兵刃，有刀有剑，有铲有锤，一时之间，刀光剑影，铲风如涛，锤芒点点……

似暴风雨般的卷向保坤和无名大师二人。

保坤见状大惊失色，又欲动手出招，可是，他感觉双手如铁箍箍住似的，竟不能动弹，四周好似筑了四道铁墙，那些刀剑，竟无法刺砍到二人的身上……

保坤万分惊骇，回头一看，只见无名大师，坐着若无其事，双目微闭，面色肃然……

保坤心中奇道：“这个和尚施出什么功力，竟如此诡弄？”

他思忖未毕，蓦然听到老和尚轻哼一声道：“住手！”

那些攻上来的高手，突然感觉握着兵刃的手，虎口一麻，手中的兵刃，竟掉落在地上！

全场的高手更加呆了，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忖道：“这个老和尚用的什么功力，竟能一齐解除我们身上的兵刃？……”

灰袍老者，也不禁一阵愕然，他想不到眼前这位老和尚，竟是身怀绝学，刚才那股狂傲之色，顿时敛去。

无名大师轻叹一声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老衲给你们一个自省的机会，从今之后，洗去手上的血腥，重新做人，老衲不为难你们，你们赶快走吧！”

灰袍老者见技不如人，不敢再行动手，但此人心地险恶，善工心计，他忖道：“这个老和尚武功高深莫测，今日不把他除掉，日后会妨碍我们‘万寿宫’征服武林大计……”

他心中忖动至此，忙从袖中取出一枚信号，用手指一弹，便射入空中，一股绿色火焰，在空中开花。

无名大师哈哈大笑道：“你放出信号，召来大批高手，想干什么？不过是徒造成一次浩劫而已。”

灰袍老者冷哼一声接口道：“那倒不见得，老夫相信你今天别想离开此山一步。”

无名大师越发大笑起来。

那笑声直冲云霄，震得四周树木上的树叶簌簌作响，地面均为之动摇……

无名大师收敛笑容，道：“老衲化缘四方，数十年来，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五湖四海，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准老衲去留难为老衲的，施主的说词，未免过于托大吧！”

灰袍老者晒然道：“老和尚如果不相信，等一会宫主驾到，走着瞧吧！”

无名大师听到宫主二字，面色陡变，俯首沉哦一阵子，面色由红转青，头上萧萧白发，无风自动，身体微微有点颤抖……

显然，他的心情起了很大的变化和激动。

保坤坐在他的前面，身体是紧紧接触无名大师的，他突然发觉无名大师身上有异，忙转过头去，低声问道：“大师，你老人家怎么啦？”

无名大师轻轻一叹道：“施主，我们走吧！”

保坤满面迷惘之色，问道：“以大师的神功，还怕……”“怕”字只说了一半，他觉得不妥，便陡然住口。

无名大师面上急剧的变化，接道：“不是怕她，我们不谈这些，还是快走吧！”

二人的谈话，虽然极为低微，可是灰袍老者武功不弱，耳目极为灵活，一字一句，他都听得真切，他忙从袖中又取出第二枚信号，弹入空中。

无名大师突然袍袖微动，便把保坤挟起，正想奔走时，突然，眼前白影一晃，便有一人拦住无名大师的去路。

无名大师怔了一下，便刹身停步，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了一位白裳拖地，长发披肩，风华绝代的女子。

保坤情不自禁地一声惊呼：“万毒宫主！”

无名大师低声道：“施主不必惊恐，安静下来！”

万毒宫主凤目凝视无名大师，良久，惊讶道：“你是谁？”

无名大师双目微开，目光与万毒宫主凤目一接触，身体陡然地颤动起来，微喟一声接道：“老衲是……”

万毒宫主黛眉微皱，道：“你是六十年前的夏慕康吗？”

无名大师面色显得有点激动，双目微合，叹道：“夏慕康的名字，随着岁月，早已经死去了……”

万毒宫主心情突然起了变化，显然有些紧张，忙问道：“六十年来，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

无名大师垂首又叹了一口气道：“一个甲子的岁月，摧人已老，以往的一切，随着年华而凋谢，康玉，你还问这干什么？愿你好自为之，该走了……”

无名大师欲起身要走，万毒宫主忙拦住道：“不，慕康你不能就走，你还没有老，只要你现在肯还俗，我……”

无名大师情不自禁地仰面大笑道：“阿弥陀佛，康玉你再不要说下去了，往事如浮云，老衲已经完全忘怀了，真是所谓事如春梦了无痕，我们还谈它干什么？……”

万毒宫主微微变色道：“慕康！你就是这样薄情负心么？”

无名大师面色突然变得苍白，白发颤抖，深深一叹道：“康玉，你知不知道我出家之后，用的什么法名？”

万毒宫主摇摇头道：“自从在飞霞峰一别之后，你便消息杳然，我四处探听，毫无结果，后来才到血潭来的……”

保坤突然插口道：“大师出家的法号名叫‘忆康’！”

万毒宫主淡淡一笑道：“可见你虽然做了和尚，还是没有忘记我，那时候你为什么在飞霞峰一狠心便别离我而去？”

无名大师微微一叹道：“往者已矣，何必重提？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生就是演戏，你我今天又算演了一出戏，然而曲终人也该散了！”

万毒宫主微叹道：“慕康，你真的还想再离开我么？”

无名大师肃容道：“老衲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往者已矣，老衲已入佛门六十年了，心如死灰槁木，万缘俱绝，你还要我干什么？”

万毒宫主忽然格格地大笑起来，良久一句一字地说：“慕康，我要你还

俗，以你的武功，我们合作来征服武林，可以主宰天下……”

无名大师面色大变，怒道：“你已经不是昔日的文康玉了，你的一切老衲听人传说，还不相信，现在由你亲口说出，老衲相信了，唉！你怎么陷溺如此之深？”

万毒宫主长笑道：“这都是你害我的，我得不到你，便恨天下所有的男子，我要玩弄那些美男人，然后把他们慢慢的折磨而死……”

无名大师忙低声地喧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女施主，因果循环，罪孽太深，终必……”

万毒宫主晒然道：“慕康，你不要开口一句阿弥陀佛，闭口一句阿弥陀佛，你说心如死灰槁木，万缘绝下，六根已净，为什么还用‘忆康’作你的法号？”

无名大师黯然道：“那是老衲三十年前所用的法号，随着岁月的流转，那法号早已死去多时已！”

万毒宫主冷笑一声道：“笑话，你这种话只能骗三岁小孩。我再问你，你今日来到血潭附近干什么？是不是想取长生果？”

无名大师摇头道：“老衲对名利早已淡忘，适才云游经过于此，碰到这位保施主，所以才停下来……”

万毒宫主厉声道：“慕康，你少说废话，今天你既然来到血潭附近，你便休想离开这里！”

无名大师动容道：“你打算把老衲怎样处置？”

无名大师深知文康玉武功高绝，不在自己之下，四周高手环立，虎视眈眈，想要脱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万毒宫主格格大笑道：“慕康，你如果念师兄妹之情，便暂时在我的血潭万毒宫里的碧霞阁住些日子，师妹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无名大师打断她的话，摇首道：“出家人，闲云野鹤的生活已经习惯了，无法住在你的宫里，你如果有问题，现在说出来给老衲听听。”

万毒宫主见计不逞，怒道：“慕康！你真要立刻就去么？”

无名大师微微一叹，歉然道：“师妹，恕老衲已经是个出家人了。”

万毒宫主面色突变，喝道：“慕康，你如此薄情，休怪我不念同窗之谊了。”

无名大师幽幽一叹，缓缓睁开双目，道：“请你出手吧！老衲年逾百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无憾于心足矣！”

万毒宫主深知她这位师兄，昔年便武功高不可测，事隔六十多年，必又有惊人的成就，所以，她此刻虽然恨透了他，但仍然还是不敢贸然出手。

万毒宫主厉声道：“薄情人，你真要和我动手么？”

无名大师接道：“我佛慈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万毒宫主一阵默然，她正在考虑如何把慕康降服进潭，收为己用，想了很久，可是没有一个适当的良谋……

无名大师见万毒宫主面色凝重，站着不再说话，心中泛起一股寒意，他深知这位师妹，才华盖世，城府极深，自己如果一点不小心，必会坠入她的圈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心中一动，便双手合什道：“康玉！还有别的事么？没有的话，老衲该走了，但愿后会有期！”

说着，挟起保坤，跃身而起。

暮见眼前白影一阵晃动，万毒宫主已拦住了无名大师的去路，双目泫然欲泪，道：“慕康，你真如此寡情，愿意舍我而去么？”

无名大师见文康玉一副楚楚可怜，柔情万种的样子，不禁心中一动，一股无名的哀伤以及数十载相思之情，刹那之间，都涌上心头……

他不禁蓦然一惊，忙闭上双目，摒除脑中杂念，忖道：“好险！以老衲修为一个甲子以上的工夫，仍然跳不出情之一关，足见古往今来，多少温柔乡，便是英雄冢，今日老衲始信此言非虚……”

他心中忖毕，微微一叹道：“师妹，自古多情空余恨！你我已是百龄以上之人，为何对情之一关便打不破？”

万毒宫主面色倏变，凤目射出两道冷芒，逼向无名大师道：“六七十年相思债，今天你都要还我，还清了才准走！”

无名大师苦笑道：“相思债是怎么个还法？”

万毒宫主突然大喝道：“还俗！还俗！陪我遨游名山大川，欣赏花月，过着人间仙境的生活！”

无名大师沉哦有顷，缓缓摇头道：“太晚了，太晚了，这事断难做到！”

万毒宫主听了怒不可遏道：“想不到六十年来，竟养成你这种冷酷无情的个性，罢了！罢了！今日的情势，我们只有一搏了！”

无名大师喟然一声道：“老衲自从出家便发下宏誓，此生不愿再与人动手，免招杀孽，康玉！这是为师兄的，最后向你一次请求……”

万毒宫主断然喝道：“少废话！你既不念师妹之情，谁认识你是师兄，咱们凭真本领见高低，不要再卖弄了！”

无名大师面色一动，忙放下保坤，低声道：“难为借重施主的手，为老衲出手，老衲会感谢你的……”

保坤此刻才明白无名大师刚才为何要借他之力，去斗血潭高手，原来是碍于他的誓言。

保坤依言忙坐在无名大师的身前。

万毒宫主见状，黛目一皱，忖道：“他这是干什么？是想用保坤作挡箭牌，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爱上了保坤……”

万毒宫主正忖思间，突听无名大师沉喝一声道：“时间不多，请出手吧！”

万毒宫主不屑地笑道：“用别人作挡箭牌，不有损六十年前慕康的声誉吗？”

无名大师怒道：“老衲刚才说过了，六十年来，从未与人动手，今日你一定要逼着我，只有借人之手，并非叫人作挡箭牌！”

万毒宫主冷笑道：“你自信借人之手，能闯得过我的掌心而不伤及别人么？”

无名大师轻轻一叹道：“这也很难说，但愿我佛慈悲，不伤无辜之人。”

万毒宫主面色突然转变为微笑道：“慕康，我看我们不必打了，只要你依我一个条件，我便再不为难你。”

她说着，凤目朝保坤送着秋波，保坤此刻刚好抬头，与她明眸一接触，不禁心中一动，忖道：“这女子的双眸好妩媚呀！恐怕是天下一双最美最美的眼睛了……”

无名大师问道：“什么条件，你说出来听听。”

万毒宫主道：“只要你放开你面前这个娃儿，对他的事，你不闻不管，我便不和你动手了。”

保坤转身对无名大师道：“大师快走吧！不要因为晚辈而连累到老前辈。”

无名大师庄容道：“施主，你如果被她掳进潭去，便永沦万劫不复之地了，未来武林浩劫……”无名大师深深一叹，便悠然住口。

他二人对答之言，万毒宫主听得非常清晰，她冷哼一声道：“如果不依我这个条件，明年的今日，便是你二人的忌辰！”

无名大师冷笑道：“那倒也未必！”

万毒宫主手指着四周站的数百名高手道：“这些人，无一不是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就是我不动手，你也难闯出他们的包围圈外。”

保坤抬头一看，只见他四周不知何时，又赶来了大批奇装异服的大汉，他们都是太阳穴高高隆起，眸中精光闪闪，显示他们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无名大师略睁双目，向在场之人扫了一眼，冷冷道：“阿弥陀佛！在劫难逃！”

万毒宫主突然厉声道：“慕康，你少卖狂，小心，我就要下令出手了！”

场中顿时一片沉寂得落叶可闻！

在场的高手，这时都非常的紧张，恐怖，有些人是亲睹刚才无名大师与灰袍老者交手的，有些人是早闻到六十年前慕康其人其事的。

无名大师面色很平静，双目微闭，俯首默然。

保坤的心情异常紧张，他知道这两位绝世高手一旦交手，必会造成一次不可想像的后果……

蓦然，一声娇叱道：“四大护法何在？还不给我把那二人拿下！”

四个老者应声而出，保坤仔细向四人瞧去，只见从右至左，一僧二道一俗，四人年龄俱在六旬开外，鹤发童颜，双目寒芒闪烁……

四人俱反手撤下身上的兵刃，一步步向保坤二人走近。

他们每落脚之处，都发出“沙沙”之声，陷地寸许。

显然，他们都有着雄厚无比的内力！

无名大师一只热辣辣的手，突贴向保坤背心上，低声道：“施主，快收敛精神准备出手……”

保坤突然感觉一股热流，人背心上透过体内，正在这时，蓦闻几声巨响，四道寒光，一闪即至！

保坤悚然而惊，倏闻他后面传来一声沉喝之声道：“施主双掌平平推出要快！”

保坤依言，运功双臂，厉喝一声，双手向胸前平平推出！

威力持续约一盏热茶之久，保坤心中骇然，他没有想到这两掌竟俱有这样大的威力。

他定睛一看，哪里还找到那四个老者的身形，他们已被劲风不知卷到哪里去了，四周的高手，一个个都暴退数丈开外，跌倒在地上，龇牙咧嘴，惨叫连天……

他再看万毒宫主，只见她面色凝重，额上香汗淋漓，屹立在劲风中，衣袂飘动，但脚步却未移动半寸。

原来，保坤自服下长生果之后，功力已增加百年以上，再加上无名大师透过他体内的神力，所以威猛无铸，锐不可当！

良久，场中才平静下来。

万毒宫主冷笑一声道：“慕康，你这招‘平推泰山’，火候还嫌不够，制服不了本宫主，现在你也试试本宫主六十年修为的一点功夫！”

说着，沉声一喝，罗袖一抬，十个如葱的玉指缓缓伸出，作勾形状，向二人抓去！

看她抓去之势，平淡无奇，但渐渐地见她十个指缝之间，现出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光雾，那五种彩光，在指缝之间渐渐扩大……

保坤惊讶忖道：“她这又是一种什么招式？……”

突然听到无名大师在他身后沉声道：“施主快些出手！”

保坤蓦然感觉两股巨大的热流，透入他的体内，流向他的双臂，保坤暴喝一声，双臂抡动，两掌拍出！

立即响起焦雷似的声音，震撼了乾坤，四周的树木，都一齐拔起，飞向山下，附近的巨石飞舞起来，地面不停的震动……

无名大师口中气喘吁吁，双手紧贴着保坤背上，急声道：“施主！连续发掌，慢了我们便没有命了！”

保坤似感内力绵绵不断，精神百倍，双手又再次的推出万毒宫主十指指缝五彩的光雾，时亮时暗，忽进忽退……她本人屹立在原地，白裳拂动，面色由凝重渐渐苍白……这样，又持续了一盏热茶之久，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响起，保坤定神一看，只见万毒宫主跌坐在地上，头上长发散乱，面色由苍白转青，凤目紧闭，眼角之上，渗了两颗泪珠，玉容失色……无名大师仰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擦擦面上的汗珠，道：“好险呀！好一招‘天女撒花’，老衲如果不是合施主二人之力，一定栽在她的掌下了。”无名大师抬头看看万毒宫主，见她跌坐地上，双目紧闭，面色青黑，气若游丝，不禁深深一叹道：“康玉！你这又是何苦呢！”他缓缓站起，走到万毒宫主身旁，从袖中取出一颗药丸，纳入万毒宫主口中，转身对保坤道：“施主，你赶快去鬼王庄救你的父亲吧！”保坤拜伏于地上道：“大师神功，古今一人，刚才这几招绝学的名词，能否赐告晚辈？”

无名大师仰面哈哈大笑道：“平淡无奇的一招‘慈光普照’！”他从袖中取出一张图给保坤，又道：“招式的动作，完全绘在这张图上，施主慢慢去练吧，也算你我今日巧会一场！”

保坤跪着，再拜接受。

无名大师仰首望望天色，道：“时间不早，老衲该走了！”

言讫，黑色僧袍拂动，身形飘然而起，宛如一缕轻烟，由浓而淡，刹时之间，便走得无影无踪了。

保坤目扫全场，血潭中的许多高手，都伤的伤，死的死，场中一片狼藉，万毒宫主，仍跌坐原地，面色稍稍转好。

保坤忖道：“我何不趁他们无还击之力时，把他们悉数击毙，为武林除一大患……”

但心中一动，又忖道：“不可！乘人之危而下辣手，岂为侠义之士的行径？又何况这位绝世美人，是有恩于自己的无名大师从前的情人……”

他心忖至此，清啸一声，转身便往峰下飞奔而去……

第二十六章 奇掌惊魂

保坤一阵急奔，眨眼间，便下了那座山峰，仰首望望天色，这时已经是夕阳西下，红霞满天的时候了。

保坤步入官道之后，便缓下身形，为了在白天不会招来意外麻烦，而惊世骇俗，所以他只有缓步在官道前进。

正行间，突然听到身后车马辘辘之声，自远而近，保坤回头一看，只见他身后黄沙蔽空而来，在黄沙滚滚中，听到许多叱喝之声。

这时官道上的行人甚多，他们多半都是因天色将晚而急急想赶回家的客商。

官道上许多客商，纷纷如潮水般地向两边闪避，保坤站着凝目望去，只见有二十多辆黑色马车，浩浩荡荡而来。

那些黑色马车，都是由四匹赤色骏马拖着，行走如飞，刹那之间，已到保坤面前。

保坤仔细向那些黑色马车上—瞧，不禁—呆！

原来那些黑色马车上，都写了两个相同的白色大字：“丧车”！

那些车顶上，都插着相同的一面小小白旗，上面写了三个黑色的楷书：“招魂旗”！

招魂旗三字—入保坤眼帘，使他不—不禁悚然心惊，忖道：“这不是‘冥谷’的招魂旗么？怎么会在这些黑色马车上出现呢？”

保坤正在沉忖间，马车由他身旁擦身飞驰而过。

保坤猛然抬头—看，只见第四辆黑色马车中，车篷微微揭开，—双秋水似的眼睛，紧紧盯住保坤。

保坤目光与那双秋水似的眼睛—接触，不禁突然心惊，心想：“这双眼睛好熟呀！曾在哪里见过似的……”

那辆黑色马车，—闪即过，后面的车子紧接而来。

保坤见了“招魂旗”，又见了那双奇异的眼睛，心中顿起疑窦，等车辆都通过之后，便尾随后面前进。

苍然暮色，已吞噬了那些黑色车辆，他们在一座热闹异常的镇上，安歇了下来。

保坤原定计划是去鬼王庄的，但途中突遭遇这个情况，他为了要探听“冥谷”里的行动，便改变了计划，在这座镇上住了下来。

这座镇上，夜间更加热闹，熙熙攘攘，万商云集，保坤信步随着人潮，来到—座豪华的酒楼之上。

保坤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坐了下来。酒保忙向前躬身道：“客官需要什么？”

保坤由于许久未进饮食，此刻已感饥肠辘辘，他漫应道：“佳肴美酒，随意端来！”

酒保说了一声：“是！”便躬身下去了。

保坤临窗探首向外—看，只见镇上万灯交辉，尽收眼帘，他抬头—望苍穹，这时明月冉冉自东方升起，银蓝色的天幕，闪烁的星光，棋布纵列……

保坤见皓月明星，长空—碧，不禁有感于怀，适时酒保已将酒菜送上，保坤对月便独自酌起酒来，几杯烈酒入怀之后，心情更是万分沉重，放下酒杯，抱膝吟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今夕是何夕？……”

蓦然有人接腔道：“有酒须饮直堪饮，莫待无酒抱空杯！”

保坤突然一惊，回头一看，只见他酒桌对面，不知何时坐了一个黄衫公子服的少年。

那少年剑眉朗目，面如新月，手摇折扇，风流倜傥，潇洒脱俗，一表人材……

那黄衫少年见保坤回头看时，忙起身拱手道：“打扰兄台雅兴，请恕小弟冒昧之罪！”

保坤见那少年温文尔雅，礼貌周到，亦忙起身回礼道：“没有什么关系，小弟适才信口胡吟，兄台不要见笑！”

那黄衫少年注视保坤一会，面带微笑道：“兄台不仅满腹经纶，才华盖世，而且武功超群，深藏不露，难得！难得！”

保坤微微一怔，但惊讶之色在面上一闪即逝，淡淡一笑答道：“小弟自幼读了几天书，长成飘泊江湖，一无所成，蒙兄台过奖，愧不敢当！”

那黄衫少年朗笑一声道：“兄台一表人材，方今乱世，正是大展鸿图之时，不知贵庚今年多少？”

保坤微微一叹道：“小弟已虚掷岁月十有九载矣！”

那黄衫少年浅浅一笑道：“不才虚长你三岁，但论各方面，却是望尘莫及……”

二人正谈笑间，突闻隔壁邻席，有五个老者，谈笑之声越来越高。

其中有一个老者，响起苍老之声道：“最近江湖上发生几件轰动人的大事，你们知道吗？”

另外有一个老者问道：“大哥又在哪里探听来的消息？”

原先那个老者，呷了一口酒缓缓道：“岂只是消息。黑色丧车，白色的招魂旗，今夜便宿在本镇，你们知道吗？”

突然另有一种笑音，低声道：“大哥小声点，他们何时来到本镇的？”

那个苍老的声音，微叹道：“是暮时进镇的，他们已经把白旗收藏，所以一般人没有看见……”

那老者顿了一顿又接道：“听说他们已经毁了江湖上九大门派中的三大门派了……”

保坤，黄衫少年面色同时一怔，忙放下酒杯侧耳细听下去。

五人其中一个老者轻轻问道：“据大哥所知，他们所毁的是哪三大门派？”

保坤转头望去，只见那个被称为大哥的，乃是一个蓝袍长髯老者，年纪大约在六旬左右，一脸正派人物的气概。

蓝袍老者喟然一声道：“青城、华山、点苍三大门派，草木不留，手段是够毒辣的……”

蓝袍老者说的话音正高，这时全楼吃酒的人，一时都在注意倾听蓝袍老者的说话，鸦雀无声……

青袍老者问道：“他们到此镇的目的为何？”

蓝袍老者笑道：“老五，你不用害怕，他们不过是途经此地，并不是来找你我五人的，他们今夜是去黄林岗找近年崛起江湖上‘云菊帮’的……”

黄衫少年闻言，面色陡变，但惊惶之色，在面上一闪即逝，他忙摇着手中的折扇，口中不断地说着：“楼上好热呀！”青袍老者接道：“云菊帮和他们又结下什么梁子？听说‘云菊帮主——云菊一秀’的武功不弱，不见得就会

栽在他们的手中。”蓝袍老者叹道：“这也很难说，以青城的拳术，华山的剑招，点苍的内外功，都是武林盛极一时的，可是他们都无一人幸免……”保坤听了心中暗暗发怒：“这妖妇的手段太毒辣了，总有一天，我要犁庭扫穴，杀得他们不留一个全尸……”

保坤激动之情，溢于面色，情不自禁地用力将手中的酒杯捏碎。

保坤捏碎手中的酒杯时，发出一声“咔嚓”之声。

声震四座之人，他们的目光一齐投射到保坤身上，在这同时，那五个老者的谈话，也就中断了。

黄衫少年忙起身道：“贤弟喝醉了，我们回客栈休息吧！”保坤也装着七分醉意，站了起来，黄衫少年付了酒钱，便扶保坤走下酒楼。

保坤拱手一礼道：“兄台，咱们酒楼一叙，恍如故交，能否赐告大名？”

黄衫少年笑道：“我比你大三岁，自幼失去父母，不知姓氏，其实这些年来我也早不用姓名了，你就叫我无名大哥吧！”

保坤又听“无名”二字，心里不禁好笑，忖道：“今晨碰见无名大师，晚上又遇到无名大哥，‘无名’二字，难道与我结下不解之缘吗？”

保坤一时怔怔的在想“无名”二字，听到黄衫少年道：“贤弟，你在想什么？你的姓名大概也是‘无名’吧？”言讫大笑起来。

保坤也禁不住哈哈大笑道：“不，小弟不是‘无名’，小弟是有名，姓保名坤，住在云山坡。”

黄衫少年道：“贤弟，将来有机会，我到云山坡去看你，愚兄今夜还有小事待办，就此告辞了。”

保坤依依不舍道：“无名大哥，小弟今夜虽然与你只有一面之缘，但好像对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我送你一程如何？”

黄衫少年摇首道：“不用送了，天涯若比邻，人生相逢的机会多着哩！”他口中虽然这么说，但面上却挂着一股淡淡的离愁！

保坤道：“大哥在此地比小弟熟悉，不知‘黄林岗’在什么地方？”

黄衫少年面色略变，反问道：“贤弟问那地方干什么？”

保坤笑道：“小弟想到那地方玩玩，拜访一位阔别多年的故友，别无他事。”

黄衫少年道：“黄林岗在本镇正南方向，距此约六十华里，那岗上是龙潭虎穴之地，愚兄有一位知友住在那岗上，贤弟去时，可持愚兄这个信符，便可顺利通过那里的明卡暗桩？”说毕他从怀中取出一只黄色木制的小牌，交给保坤。

保坤接过一看，只见那块小小的黄色木牌上，雕刻着一朵黄菊，精致细腻，栩栩如生。

保坤收入袖中，抱拳一礼道：“多谢大哥的厚赠，后会有期，彼此珍重！”

保坤别了黄衫少年，迳回到客栈，一进卧房，突见一个血面丑怪，身材娇小，一弹身，便抓向保坤双手各大要穴，动作奇快，无与伦比……

保坤蓦然遭此突击，大吃一惊，忙向后暴退，右手一抬，一股劲风袭向对方“璇玑、太阳、丹田”，三大要穴。

对方一抓未中，身形一晃，便闪避保坤拍来的劲风。

保坤略一定神，沉声道：“何方朋友，我们素无恩怨，为何要与在下为敌？……”

血面丑怪嘿嘿几声道：“有恩也有怨，今夜特来报恩还怨……”

保坤不等对方说完，厉喝一声道：“什么恩怨，阁下不妨说明，为何一见面，一言未发，就动起手来？再不说明，恕在下要施杀手了……”

血面丑怪举手在面上一摸，登时现出一个满面黄色皱纹，白发萧萧的老太婆面孔来。

保坤看得一愕！

黄面白发萧萧的老太婆格格大笑道：“保相公，我们别来无恙？”那笑声如一串银珠走玉盘的声音，悦耳已极……

保坤暗忖道：“她是谁？怎么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太婆，会有这样娇美似夜莺的声音，她到底是谁？……”

保坤正在忖思之际，突然见那黄面老妇举起枯干的右手，朝双目上一摸，登时现出一双如秋水似的明眸来。

保坤目光对那双秋水的眸子一接触，不禁悚然一惊，呐呐地说：“你……你……是……”

那黄面白发萧萧的老妇用手在脸上又一摸，微微笑道：“保相公，你看我是谁？”

保坤一见更加大吃一惊，原来她竟是“冥谷”的白衣少女！

刹时之间，保坤竟愣愣地望着白衣少女一张娟秀美好的脸，一眨也不眨。

白衣少女妩媚一笑道：“保相公，你不认识我了吗？”

保坤定了一下神，忙道：“认识！认识！未知姑娘夤夜来此，有何见教？”

白衣少女深情款款地叹道：“冥谷一别，一日如隔三秋，相思之苦，相公有同感么？”

保坤也黯然一叹道：“离愁别恨，两地相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白衣少女明眸含泪，如雨中梨花，一副可怜的形态，幽幽一叹道：“坤哥，妾虽陷身魔窟，但身心光明，每逢苦雨凄风之际，怅望云天，相思断肠……”

保坤暗暗心惊，心忖：“此女对我用情已经很深了，可是，她的天邪教，她的师父都是我的仇敌，这叫我如何是好？”

白衣少女莲步轻移，缓缓向保坤走近，幽怨的呼唤道：“坤哥哥，我们何时才能……”泣声掩盖了她以下的话。

保坤轻轻地搂住她的纤腰，柔声道：“姑娘，你一番深情，在下刻骨铭心，但愿……”

保坤话声未落，突闻一声轻微的啸声，破空传来！

白衣少女面色陡变，忙戴上血红怪人面具，急促地道：“坤哥哥，你今天千万不可去‘黄林岗’，因为……”

保坤急欲问时，白衣少女身形一晃，便闪出窗外去了。

保坤望着消失的背影，怅然若失……

时值三更方过，月华中天如洗，通往黄林岗的大道上，有二十多辆黑色马车，正借着月色向前奔驰着！

黑色的马车后面，有一条灰影，踉踉而行，他与那些黑色马车，始终保持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能窥见那些马车。

那条灰影之后，又有两条黑影，在缓缓而行，他们走的步法，看似很慢，其实并不比前面的黑色马车速度迟缓。

一个时辰方过，黄林岗便远远在望了。

那些黑色马车，很快的便隐没岗上去了。

那条灰影，紧跟着而进，然而黄林岗上，却一片沉寂，毫无防御的样子……

突然！灰影在一棵大树上停止下来，往前一看，不禁使灰影一呆！

原来，那二十多辆黑色马车，都停放在一座大草坪上。

草坪非常宽阔，尽头便是一座山洞，山洞的上面，是一座陡壁，陡壁高约百丈，光滑如镜，均为人工修成，任你绝顶轻功，也难飞越。

那山洞的洞口，乃是一座拱门形，上面挂了三个黄光闪闪的大字：“黄林岗！”

从草坪上看去，无法看到岗里的屋宇和景象，灰影人再凝目向草坪中望去，只见距那些黑色马车约十多步之遥的对面，竟站了百多个劲装高手，两侧则是数十名大汉，高举火把，把草坪上照耀如同白昼。

灰影人暗道：“黄林岗的实力不弱呀，这一个崛起江湖的大帮，无怪是冥谷眼中之钉了！”

蓦然，一阵鼓乐之声，从那山洞里缓缓奏了出来，那是一支完全由黄衣黄裙少女所组成的乐队，一路吹吹打打，走出山洞来。

草坪中突然有一个黄袍大汉高呼道：“帮主驾到——”

那高呼之声，异常悠长，持续约半盏热茶之久，声冲云霄，山谷回音，历久不绝！

这时，坪中“云菊帮”的高手，都肃然而立。

片刻之间，在乐队前导之下，有八对黄衣少女，手提彩灯，缓缓而出，八对黄衣少女之后，又是四个黄裳拖地的少女簇拥着一辆黄色的车子，缓缓出了洞口。

当黄色的车子，停在草坪里时，在场的“云菊帮”高手，均齐声高呼：“帮主万岁！”

声震山岳，灰影人一看不禁为之动容！

那辆黄色的车子，车门缓缓启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的女子，那女子身披黄袍，发上插着一朵鲜艳的黄菊，面貌洁白似玉，风华高雅，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高雅脱俗之美……

灰影人站在树上，窥见那“云菊帮主”高雅的风仪，情不自禁地噫了一声，忖道：“这女子的面貌好熟呀！似曾见过！”

云菊帮主轻移莲步，走到那些黑色车马前面，朗声道：“请你们冥谷天邪教答话！”

帮主中气充足，开口说话之声，异常清脆悦耳。

良久，并未见有人说话，最奇怪的，那些黑色的马车上，竟没有一人。

云菊帮主停了片刻，又道：“本帮与贵帮素无恩怨，为何夤夜闯山，是阿用意？”

又停了片刻，仍不见黑色马车中有人回话，云菊帮主也不由暗暗吃了一惊，但惊惶之色，在她面上一闪即逝。

她本来是一位极有修为的人，但两番问话，不见对方回话，不禁使她有点动怒，她回头沉声喝道：“八大护法何在？把那些鬼马车毁了！”

云菊帮中立即走出八个中年大汉，反手撤出背上的兵刃，一步步向那些黑色的马车走去！

这时，场中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们都很清楚，八人一动手，大战即已展开……

云菊帮八个护法快接近那些黑色马车时，突然，那些黑色马车中，一齐奏起了丧乐之声！

八个护法不约而同地吃惊停步，蓦在此刻，那些黑色马车上，插的小小白旗，同时飞起，射向云菊帮主。

云菊帮主罗袖轻抬，便把那些射来的白旗拂落在地上。

那些黑色马车中奏完送葬的哀乐后，突然响起一阵阴森森的长笑之声。

那笑声甫落，便有一种冷冷的声音道：“送葬之乐已奏毕，该是你们上黄泉路的时候了！”

云菊帮八个护法齐声叱道：“胡说八道，接招！”

“招”字一出口，八人同时向那些黑色的马车推出一招！

似长江巨浪卷了过去，但紧接着几声闷哼，八人齐身暴退……

几声叱喝，云菊帮中跃出来八个高手，扶住八个护法暴退的身子，八个护法双脚一蹬，便口吐鲜血，一命呜呼了！

云菊帮中在场所有的高手，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没有看清黑色马车中发的什么招式，仅一招便击毙了八个护法，以这八人功力之高，竟一招都接不住，对方这种惊人的武功，怎不使他们发愣！

众人的目光都齐集到云菊帮帮主身上，帮主微喟一声道：“把他们抬回去，他们都死在‘遥空弹指神功’之下！”

“遥空弹指神功”！此语一出，在场的人，更加大惊失色，因为黄山七大掌门人，都死在遥空弹指神功上面，那件事已经轰动江湖，人人知晓。

黑色马车中，又发出阴森冷笑之声道：“还算你不眼拙，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云菊帮主沉声问道：“哪两条路？”

那阴森森的声音接道：“光明大路，便是从今之后，归顺本教，听从指挥，扫平武林之后，共荣共存，另外一条路，就是黄泉路，你们自己了断吧，免得本教之人动手……”

云菊帮主厉声叱道：“你是何人？敢如此诳言！”

黑色马车中又传出嘿嘿怪声道：“我们是天邪教的人，怎么你们死在临头还不知道吗？”

云菊帮主怒喝道：“天邪教倒行逆施，天下武林同道，人人恨而诛之，今夜无故向本帮挑战，是何居心？”

云菊帮主喝声方落，她身后走出来四人，拱手道：“启禀帮主，卑职四人愿去会一会天邪教的人。”云菊帮主转面一看，只见是帮中内四堂四个堂主。

这四个堂主，功力仅次于帮主，各人内外功均有很深的造诣。

帮主微微点头道：“你们要小心他们的邪门！”

四人同时躬身道：“谨遵帮主之令！”

说着，四人贯功双臂，缓缓向黑色马车欺近！

突然！黑色马车中发出一声沉喝道：“四个奴才给我滚回去——”四人登时感到有几缕劲风，从最中央那三辆黑色马车中射出来！

四人本早存戒心，此刻，他们忙运功抵御，但那射来的劲风，宛如千斤巨石，向胸前压来，他们感觉压力愈来愈重四人额上汗如泉涌，面色登时苍白起来。

云菊帮主见状，忙伸出晶莹似玉的右手，推出一掌，口中喝道：“你们四人赶快退下！”

四个堂主，向后一个踉跄，便跌坐在地上，显然，他们都已受了严重的内伤。

黑色的马车中，突然发出冷笑之声道：“你这点子功夫，还当人家的帮主，不自愧么？”

云菊帮主冷哼一声接道：“本帮虽然技不如人，但不失为光明磊落，以真面目示人，不似你们天邪教鬼鬼祟祟，不敢见阳光……”

一声断喝道：“再敢开口骂人，等一会决不留你全尸！”

哼！云菊帮主道：“你们既然心黑手辣，本帮主也顾不了许多了，最后通知你们离开车子，出面打斗，再不出来，本帮主便要下令纵火，烧毁你们这些鬼车子了！”

云菊帮主话声甫落，突然听到草坪南边大树上，一阵嘻嘻哈哈的大笑之声响起，紧接着飞下来两道黑影。

顷刻之间，闪入场中。

场中众人均循声望去，这时场中突然多了两个怪老头子。

一个是蓬头垢面的老叫化子，另一是衣衫褴褛的老者。那个老者一面嚷着，一面抓身上的虱子。

云菊帮主一见是四海义乞曾国麟和五湖虱仙朱冠武，不禁微微一怔，她知道这两个武林怪杰，性情怪僻，武功高绝，此时突然出现，不知是何用意。

云菊帮主忙拱手一礼，笑道：“两位老前辈，驾临敝帮，事前未知，有失远迎，不知两位有何见教？”

五湖虱仙一面抓虱子，一面哈哈大笑道：“没有事，这个老叫化子喝酒喝昏了头，带我这个老不死的七撞八撞的，竟撞到这里来了。”

四海义乞拿起背上的酒葫芦，打开盖子，仰起脖子，“咕噜”了几口，道：“都怪这个老不死的，只顾抓虱子，竟走错了路，还来怪我老叫化，嘻嘻……嘻嘻……”

云菊帮主素知这两位武林怪杰，言谈诙谐，笑料百出，不拘小节，所以也不为怪！

五湖虱仙小眼睛向场中那些黑车子，翻了一翻，问道：“帮主，这些黑马车里，装些什么臭鱼烂虾？”说着朝那些马车边走去。

五湖虱仙刚刚走了三步，蓦闻马车中一声沉喝道：“老不死的，你如果再接近，便要叫你血溅此坪。”

五湖虱仙停下身形，咦了一声向后暴退几步，道：“那黑色马车中，到底是人还是鬼？老叫化子快来呀，我老不死的有点害怕了……”

云菊帮的高手，大多数人是没有见过这两位风尘大侠的，不过他们都早闻二人之名，今夜见了他们二人的长相，早有几份轻视之意，现在又听五湖虱仙之言，他们都同时晒然一笑，意思是：你这两个老怪物，徒有虚名，其实……

五湖虱仙听到他身后发出不屑的笑声，回头问道：“你们笑什么？年纪大的人当然怕鬼，你们如果有我老不死的年纪，恐怕连走路都成问题了。”

场中又是哄然一笑。

五湖虱仙佯怒道：“你们再取笑我老不死的，我便赏你们这把虱子了！”

这时，场中之人，更加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以为五湖虱仙已经成为疯老头了。

就在这当儿，黑色马车中传来一声冷笑道：“自取其辱，活该！”

五湖虱仙，勃然大怒道：“老夫这把大年纪了，谁敢骂我？”转身有手一扬，一把虱子向那些黑色马车撒去！

虱子脱手一出，便带起锐厉的啸声，宛如千万颗钢珠，直向黑色马车射去！接着无数声“哗啦”巨响，二十多辆黑色马车，一齐都被虱子打倒下去！

那些健马身上着了虱子，都痛得嘶叫了起来，负痛狂奔，刹时之间，场中一片混乱……

云菊帮的高手见状，骇得面色如土，他们想不到这个老头子一把虱子，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他们原先一种轻视的颜色，顿时敛去，代替的是万分敬佩的心情。场中乱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地平静下来。五湖虱仙此刻的面前也多了二十多个奇装异服，狰狞丑面，高矮不一的怪人。五湖虱仙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讲理，抑是打架？”那些奇服怪人中为首的冷笑一声道：“五湖虱仙！本教哪一点对你二人不起，为什么老和我们过不去？今夜不说个清楚，你这把老骨头，休想出黄林岗！”五湖虱仙怒喝道：“老不死的，看不惯你们这套凶狠残暴，赶尽杀绝的毒辣手段！”那奇服怪人冷哼一声：“看不惯又怎样？今夜连你这个老不死的，也不放过！”四海义乞突然暴喝一声，道：“和他们噜嗦什么？早点打发他们，好返回镇上喝酒！”言讫，举手一掌，便向面前那个奇服怪人身上推去！四海义乞这一掌由含怒而发，而且距离又近，所以掌势甫出，一股狂涛，便把那奇服怪人卷起，惨叫一声，便栽倒三丈之外。其余奇服怪人，都同时暗暗吃了一惊！

他们这时才清楚，这两位武林怪杰，功力果然是高深莫测。

四海义乞一掌击毙天邪教一个高手，正想递出第二招时，一声沉喝道：“老叫化子，你真的要和本教结下一笔血债么？”

一个娇小的奇服怪人，步履轻盈向四海义乞走近。

四海义乞蓦然感觉有一股窒人的压力，向他胸前压来，他忙撒招护胸，向一侧闪避。

那个娇小的奇服怪人，走到四海义乞面前五步的距离，便停下来，冷冷一笑道：“老叫化子，你看看我是谁？”

四海义乞冷嘿一声，道：“你是个丑脸怪人，谁认识你！”

四海义乞，边说边缓缓举起右手，平平推出！

那娇小奇服怪人，不闪不避，左手护胸，右手也推出一掌。

看二人似出手甚徐，而且平淡无奇，但刹时之间，三丈方圆之地，都被劲风笼罩，地面都震动起来。

二人拼斗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突听四海义乞闷哼一声，向后暴退三大步，才立稳身形。

惊问道：“你是谁？”

那娇小奇服怪人脚跟也移动了一步，额上已渗出汗珠，用手在面上一抹，道：“我是谁？臭叫化子不晓得看吗？”

四海义乞定神一看，只见那娇小奇服怪人，突然变了一种面孔，那面孔是红眼绿面，血唇獠牙……

五湖虱仙突然哈哈大笑道：“你们冥谷里的人，就是喜变，老不死的倒想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他一面说，长臂一探，便向那娇小奇服怪人面上抓去！

五湖虱仙抓去之势，奇快绝伦，而且距离又近，那娇小奇服怪人闪避已

经来不及了，被对方一把便抓了一个面具在手中。

五湖虱仙越发大笑道：“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戴些鬼面具？”

那娇小奇服怪人面上又现出一种黑色疤面，双眼突出的怪相来。

五湖虱仙在颈子上抓了几把痒，嘻嘻道：“你面上倒底戴了多少面具？”言讫，身形一晃，欺身又抓了过去。

这一次，那娇小奇服怪人有了警觉，身形一闪，五湖虱仙便没有抓中，他咦了一声，心想：“对方的轻功不弱呀！”

四海义乞刚才与这娇小奇服怪人对了一掌，心中气血有些浮动，正在闭目调息，经他一番调息后，气血已经平复下来。

他突然睁开双目，见那娇小奇服怪人的身躯闪避五湖虱仙抓去的一招，恰好正闪到他的身旁。

四海义乞沉喝一声，长臂一探，五指如勾，便向那娇小奇服怪人面上抓去。

那娇小奇服怪人没有料到四海义乞会猝然出手，大吃一惊，身形想闪开，已不可能了。

娇小奇服怪人闷哼一声，四海义乞手中便多了一个面具。

他面前立即站着一个人长发披肩美丽绝伦的少女。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原来你还是一个绝世美人，一张娟秀的脸，为什么要罩上这么多肮脏的面具？”

全场的人都愣住了！

他们想不到娇小奇服怪人，竟是一位美如仙子的少女。

站在树上的灰影人，远远望去，登时便辨认出来，那女子乃是冥谷红衣少女。

他咬了一下钢牙，暗骂道：“等一会我不会放过你这个臭女人！”

场中就在这一瞬，又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美丽女子竟和五湖虱仙动起手来，她出手的招式，凌厉无比，招招都是指向五湖虱仙的要害。

四海义乞、云菊帮主、及在场的高手，都看得惊呆了，他们想不到那美丽女子的武功，竟如此高强。

二人过招已有二十多回，他们由快为慢，渐渐地，二人许久才发出一招，但那一招，威力却惊人得很！

双方的面色都非常凝重，每一落脚之处，便发出“沙沙”的响声……

突然——

那美丽女子，举起晶莹如玉的右手，五指作勾形状，沉声问道：“老不死的，你识得此招否？”

五湖虱仙略为一看，晒然着说：“遥空鬼爪，招式虽然不错，但火候还嫌不够，量也伤不了老不死的。”

那美丽女子冷笑道：“老不死的，你敢接下这一招旷古绝学吗？”

这时，那美女右手五指指缝之间，突冒出一层层黑色的气体，那黑色的气体，越来越浓……

五湖虱仙见了略皱一皱眉道：“你这女娃儿练的‘遥空鬼爪’外加一些邪门，老不死的念你修为不易，还不撒招快走！”

那美女冷哼一声接道：“老不死的你不要假慈悲了，你能接得起本姑娘这一招也算不错了。”说着，手上又加了两成真力。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老不死的今夜要大开眼界了，哈……哈哈……”大笑声中，五湖虱仙从身上摸出两把虱子，向那美女丢去，虱子脱手飞出，在夜暗之中，如流星似的，发出白色光芒，闪电似的从黑色气体中，反击对方。

那美女骤见这许多光亮闪闪的东西，向她射去，她不敢硬接，忙收招闪避，五湖虱仙乘机向那美女节节进逼，一连拍了二招，踢了一腿。

五湖虱仙这两招一腿，尽为玄奥绝学，排山倒海似的劲气，逼得那美女稳不住身形。

要知道，名家交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美女虽然武功高绝，但已失去主动，所以没有走上五招，便栽在五湖虱仙手中。

五湖虱仙仰面哈哈大笑道：“老不死的不愿再开杀戒，女娃儿你快滚吧！”

其实那美女被五湖虱仙的“太阳掌”，已震得气血浮动，面色苍白……

这时，突然一声暴喝道：“虱子老鬼，老夫接你几招，看你有多大能耐？”

五湖虱仙抬头一看，只见奇服怪人群中，走出来一位身高八尺，身体魁梧的大汉来。那大汉面上现出五色花纹，身着五彩大褂，一副怪模怪样……

五湖虱仙微微一笑道：“我老不死的不愿多造杀孽，但事到临头，也不畏惧，你们冥谷的人，如果还不收敛狂暴，回到你们的老巢去，说不定我老不死的动了真火，你们便没有命回去了。”

那身着五彩大褂汉子怒叱道：“虱子老鬼，凭你那几手，老夫还没有看在眼底，咱们废话少说，手上见功夫！”

五湖虱仙嘿嘿几声道：“你如果再败在老不死的手中，你是否就心服口服？”

那身着五彩大褂的汉子摇头道：“这件事老夫无法决定，冥谷中像老夫之人，多如恒河沙数，老鬼你不要玩花枪，咱们先是斗剑还是掌拳？”

五湖虱仙笑道：“怪人，随便你啦！”

那身着五彩大褂汉子从袖中抽出一把折扇，“嘶”的一声，折扇顿开，在手中摇了几摇道：“我用扇，你随使用什么好了。”

五湖虱仙仰面一阵怪笑道：“我老不死的什么也不用，就是用身上成千成万的虱子，就够你受的了，哈……哈……”

那身着五彩大褂汉子，面色微变，忖道：“这怪老头，竟如此放荡不羁，豪迈之情，倒也使人佩服……”

五湖虱仙在身上抓了一阵虱子，见对方站着没有动手，奇道：“怎么啦？你还斯文不动手吗？如果等我老不死的动起手来，你便没有命了。”

那身着五彩大褂的汉子勃然大怒道：“老虱鬼接招！”

他手中折扇一摇，登时发出一阵劲风，向五湖虱仙全身十二要穴袭去！

五湖虱仙不闪不避，褴褛的身袖一拂，便把对方袭来的劲风化解了。

那身着五彩大褂汉子又惊又怒，跃身而起，将手中折扇一合，以扇充作剑，幻起一道白光，向五湖虱仙胸前大穴点来。五湖虱仙忙展开怪异的闪身之法，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了。

那身着五彩大褂的汉子，突然没有看见对方人影，不禁大惊失色，忙回头一看，蓦然看见眼前白光点点，向他头上射到——

他大惊失色，急想闪避，但已经晚了。

就在白光点点快射到那五彩大褂汉子的身上时，突然，见空际传来一声娇叱——红光一闪，顿时白光点点，便被击落！

五湖虱仙暗暗吃了一惊，凝目一看，只见场中多了一个红裳拖地的女子。那女子闪入场中之后，那些奇服怪人一齐都躬身肃立，状极恭敬！

五湖虱仙并不认识这个红衣女子，心中忖道：“这女子长得如此娇媚美艳，那些人对她又如此恭敬，她一定是大有来头，她是谁？……”

此际，突见那红衣女子手指刚才被五湖虱仙打伤的美女问道：“她是被谁打伤的？”

着五彩大褂的汉子拱手肃容道：“师妹被那个脏老头子打伤的，弟子等抢救已经来不及了。”

那红衣女子忙从袖中取了一颗药丸纳入那受伤女子的口中，然后转面怒叱道：“本人晚来一步，你们便成不了大事，云菊帮清除没有？”

着五彩大褂的汉子摇头道：“没有，就是因为突然来了这两个怪老头子捣乱，所以……”

那红衣女子怒容满面喝道：“你们都是饭桶，连两个老头子都打发不了吗？还不给我退下！”

彩身大汉，面带着愧之色，唯唯诺诺地退了下去，这时站在场中的四海义乞，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向五湖虱仙丢了一个眼色。五湖虱仙假装恍如未见，不但不动气，反而缓缓地坐了下去，闭着眼睛，双手在身上抓着虱子，状极悠闲。四海义乞见状，又好气又好笑，他心中顿时起了一种莫大的敬佩之心，忖道：“五湖虱仙这种见强敌沉着而不乱，忍人所不能忍，修养之深，比起自己来，实在强多了……”四海义乞正在忖思之间，突见那红衣女子莲步轻移，缓缓走到五湖虱仙面前，叱道：“糟老头子，那女子是你打伤的么？”五湖虱仙翻了翻小眼睛，笑道：“是她自己没用，连一把虱子都接不起，怎么怪我？”那红衣女子怒道：“糟老头子，你倒胆敢与本教结下梁子，有几个脑袋？”

五湖虱仙蓬头摆了几摆，哈哈大笑道：“你这个姑娘问话很滑稽，我老不死的，只有一个脏脑袋，哪里会有几个呢？”

那红衣女子喝道：“把你的脏脑袋取下来！”

五湖虱仙睁大一双小眼奇道：“你要拿就拿去，干嘛那么凶？”他抓了几把痒，又道：“奇怪！你们天邪教中为什么不是些奇装异服的人，就是些美女，而且美女一个个都很凶，大概你们都是阴阳不调，所以性都变了吧？”

他这几句话说得那红衣女子面上一阵羞红，红衣女子见老头子语无伦次，心中奇道：“难道他就是传言中的五湖虱仙不成？可是五湖虱仙为人正直，不会如此诙谐……”

这时四海义乞走了过来，叱道：“你这女子是何许人？怎么对人说话，一点礼貌都不懂？”

红衣女子冷笑道：“老叫化子，你连本教主都不认识么？我就是天邪教主！”

此语一出，云菊帮的高手，一齐不约而同地惊异，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的冥谷天邪教主，该是一位七十开外，白发萧萧的老太婆了，怎么她还是一位年华正富的绮年玉貌呢？

可是，他们哪曾知道，天邪教主韩娟娟，曾服过“驻颜青春丹”永远青春不老。

四海义乞微微一怔，道：“教主今夜能亲来，是最好不过了，老叫化子有几句话要奉告……”

天邪教主韩娟娟笑道：“老叫化子，说吧！在你死前，可以准你多说几句话。”

四海义乞面色一动，干咳几声道：“目前武林同道，都深恨你们，你们如果从今天起，安份守己，不出冥谷，武林同道，或者还可以放过你们……”

天邪教主没有等四海义乞说完，便格格一阵娇笑起来。

四海义乞怒道：“这是老叫化一番忠告之言，希望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你有什么好笑的？”

天邪教主收敛笑容道：“方今天下武林中之人，本教主能瞧得起的，只有三个半人！”

四海义乞沉声问道：“哪三个半人？”

天邪教主哈哈大笑道：“有三个是本教主的前辈，可是他们都隐迹深山大泽，有六十多年没有履江湖了。”

四海义乞不耐烦地再问道：“还有哪半个？”

天邪教主黛眉一扬道：“那半个么？早已困死血涧，便是那个负心人裴云海！”

这时站在树上窥眺的灰影人，心中恨恨道：“这个妖妇真不要脸，自己负心，还骂别人负心，等一会有你好瞧的！”

四海义乞嘿嘿两声道：“这三个半人都不在江湖上，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么？”

天邪教主格格大笑道：“本教主并非胡作乱来，乃是替天行道，不归顺于我者，一律格杀勿论……”

四海义乞大怒向前跨了三大步，道：“老叫化就不相信你有三头六臂！”

他双手一抡，两股狂涛似的掌风，立即分袭天邪教主“太阳、丹田”两大要穴。他一出手，便是狠辣的招式，劲力之强，无与伦比。

天邪教主暗吃一惊，她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老叫化子，竟有这样雄厚的掌力。

她没有硬接，身形一晃，便轻轻地避开对方拍来的两掌。

四海义乞心中骇然，忖道：“这妖妇果然有两套邪门，自己尽全力推出两掌，竟没有伤到她一根汗毛。”

四海义乞正在惊愕之际，突听到天邪教主格格大笑道：“老叫化子，你倒还有点能耐，现在接下本教主一招——”天邪教缓缓举起右手，厉声道：“你看这是什么掌法？”

四海义乞仔细向那天邪教主掌中望去，只见她掌心中一边红，一边黑，若隐若现，……

四海义乞暗忖道：“久闻这妖妇在冥谷练一种绝掌，名叫‘玄虚阴阳掌’，莫非她已经练成了吗……”

五湖虱仙突然晒然道：“韩娟娟，你这种绝掌，没有吃长生果，只有六成火候，还吓唬不了我们！”

四海义乞道：“玄虚阴阳掌，又何足为奇！”天邪教主冷笑道：“虽然微不足道，可是你敢硬接吗？”

四海义乞豪情勃发道：“有什么不敢？”

左手护胸，右手又是一掌推了出去。

天邪教主右手微微一动，向前平推而出，当手掌刚刚推动，便有两股不同的热、冷风从掌中发出，那两股风初时微小，但越来越大，四周二十丈方

圆之地，顿被这两股不同的劲风交炽笼罩着！

四海义乞、五湖虱仙、云菊帮主，以及云菊帮在场高手，一齐都感觉身上似被烈火烤着，又似乎置身冰山雪地之中，奇寒难耐……

片刻之间，飞沙走石，四周天旋地震，树木动摇……

五湖虱仙、四海义乞、云菊帮主诸人，都咬紧牙关，跌坐地上，运气行功，抵御那奇特的酷热与奇寒。

半盏热茶之久，坪中才恢复平静。场中死的死伤的伤，一片狼藉。

天邪教主格格大笑，向跌坐在地上的云菊帮主面前欺近蓦然！一道灰色人影一晃，便闪入场中，厉声问道：“妖妇！你还认识我吗？”

天邪教主韩娟娟猛一抬头，只见她面前挺立了一个灰袍丑面人！

韩娟娟失声惊呼道：“你……你……你是毒眼龙裴云海？”

第二十七章 尔虞我诈

灰袍丑面人冷冷道：“妖妇你还记得五十年前的一笔血债吗？”

天邪教主韩娟娟面色微变，但一闪即逝，她一双淫荡的眼睛，注视灰袍丑面人良久，道：“你真是云海吗？五十年来你在血涧还没有……”

“死”字她没有说出，又对灰袍丑面人妩媚地一笑。

灰袍丑面人凄然地一笑道：“我没有死，妖妇你想不到吧？不过我这张残丑的面貌，却是你赐给我最大的恩惠……”

天邪教主淫荡地一笑道：“云海，往事我们还提他干什么？那完全是出于一种误会……”

灰袍丑面人略一皱眉，忖道：“那完全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这其中还别有什么文章？我得要好好追问一下。”

他心中忖动至此，口中微微发出一种叹息，道：“我想其中也许会有误会，娟娟，以我们从前的感情，你不会骤然下那种狠心的……”

韩娟娟心中一动，想道：“这老鬼倒在探测其中的原因，此刻我如果借刀杀人，不是以一石打两鸟的好办法？”

她心念一动，便喟然一叹道：“谁说不是，那时，我完全上了他们的大当了！”灰袍丑面人紧逼问道：“娟娟，你上了谁的当了？能不能告诉我一声？”韩娟娟给灰袍丑面人送了一个秋波，微微一笑道：“当然可以呀！不过我知道你的个性，你是不会相信的，说出来有什么用呢？”

韩娟娟故意吞吞吐吐，不立即说出，以勾引灰袍丑面人上圈套。

灰袍丑面人道：“你说吧！相不相信，由我自己去决定，我想那一次决非出于你的自愿，因为你以前是很爱我的呀韩娟娟嗔声嗔气地说：“谁说现在不爱了，我几次都想到黄山血涧来看你，恐怕你误会我太深，所以……”

她顿了一顿又道：“现在你既然出来了，是再好不过了，云海，我欢迎你到冥谷去！”

灰袍丑面人冷哼一声道：“这是你的由衷之言吗？哼！你的所作所为，我虽然五十年未出血涧，但知道得清楚！”

韩娟娟娇笑一声道：“你干嘛还是那种牛脾气呀！谁说我不是由衷之言？”

灰袍丑面人道：“把你刚才那个问题说清楚之后，我们再谈别的。”

韩娟娟黛眉一动，道：“急什么，夫妻既然已经见了面，还怕没有时间谈吗？等一会，我会告诉你。”她歇了一下又道：“云海！我问你，等你将真相弄清楚之后，你还恨不恨我？”

灰袍丑面人肃容道：“我素来恩怨分明，只要你把真相全盘说出，我当然要考虑行事……”韩娟娟格格一笑道：“当时，我完全受人骗了。”“受了谁的骗？”韩娟娟收敛笑容，幽幽一叹道：“当时，武林九大门派都派人暗中告诉我，说你已经移情别恋，所以我一气之下，便听信他们的话，联合来对付你，现在想起来，完全是中了他们的奸计呀！”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动，问道：“什么奸计？”

韩娟娟又是一声叹息，接道：“他们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你身上那颗‘龙眼’……”

灰袍丑面人残眉一竖，恨恨道：“可是，他们并未获得！这种卑鄙的阴谋，可恨！可恼！”他停了一下问道：“参与那一次阴谋的，是哪些门派？”

韩娟娟见计得逞，故作其态，幽幽一叹道：“包括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崆峒、华山、青城、点苍……”

她顿了一下又道：“华山、青城、点苍，我已经替你报仇了，现在只有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崆峒等派，由你自己去报吧！”

灰袍丑面人一咬钢牙道：“少林等派，自认为正宗门派，想不到也如此卑鄙，老夫有生之年，当报那一次之恨！”

韩娟娟目光突然接触到灰袍丑面人一双脚上时，不禁蓦然吃了一惊，忖道：“那时不是把他一双腿砍断，然后丢入血涧的，怎么他还有一双腿……”

灰袍丑面人见韩娟娟突然不说话，看他一双腿，不禁略略皱了一下残眉。

韩娟娟缓缓移动莲步，走近灰袍丑面人，说道：“云海，你的双脚，已经好了……”

灰袍丑面人，顿时想起什么似的，忙低头看自己双脚，心中怔了一下，急忙道：“我装了一双假腿……”

“腿”字还未说出，蓦见韩娟娟伸出一双洁白似玉的手，十指如葱，突然的，指向他周身十大要穴！

韩娟娟出手点穴，快如石火，等灰袍丑面人发觉出手反击时，周身十大要穴已经被制，顿时全身一麻，劲力完全消失。

这突然的变化，使灰袍丑面人大吃一惊，他想不到韩娟娟，刚才还是柔情蜜意，倏然之间，会施出毒手。

灰袍丑面人厉喝一声道：“妖妇！你想干什么？”

韩娟娟格格一阵大笑道：“裴云海！你明白一点，现在你的生死完全在我掌中，不要开口妖妇，闭口妖妇的！”

灰袍丑面人怒不可遏，大骂道：“妖妇！妖妇！一个不知耻，不要脸的妖妇！”

韩娟娟淫荡地一笑道：“你少骂一句，等一会叫你快死一分钟，多骂一句，叫你多受一分钟的罪！”

灰袍丑面人暴喝道：“我虽然死了，在阴司做厉鬼，还要来报仇，啖妖妇之肉，追妖妇之魂！”

韩娟娟阴森的一笑，一双淫目扫了灰袍丑面人一眼，缓缓道：“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当天发誓，我会放了你！”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动，问道：“妖妇！你说出来听听，哪两个条件？”

韩娟娟晒然道：“裴云海，你倒底还是怕死，两个条件很简单，第一、把‘龙眼’交出来，第二、要发誓，永远不插手过问我的事……”

灰袍丑面人忖道：“原来这妖妇还是念念不忘的是那颗‘龙眼’，我只要不把那颗‘龙眼’交出，她永远也不可能杀我……”

他忖念至此，不觉哈哈一笑道：“妖妇，你的奸计可惜这次不能得逞……”

韩娟娟怒道：“你不答应？哼！我是念在过去一段夫妻之情，给你一条生路走，其实我可以马上毙了你，‘龙眼’不愁不到我手中？”

灰袍丑面人越发哈哈大笑道：“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假如‘龙眼’在我身上，我早就答应你，保全自己的生命了。”

韩娟娟大吃一惊，急问道：“‘龙眼’又没有在你身上？”

灰袍丑面人冷笑道：“和上次一样，你还是得不到那只‘龙眼’，如果不信，你就动手搜吧！”灰袍丑面人故作泰然之姿，满不在乎的神色。

韩娟娟黛眉紧锁，粉腮一变，忖道：“也可能不在身上，这老鬼做事非

常仔细，考虑很周到的……”

她沉哦一阵子，便厉声道：“裴云海！你把‘龙眼’放在什么地方，赶快说出，否则，哼！”

灰袍丑面人摇首道：“我暂时不说！”

韩娟娟大怒道：“你真的不肯说吗？”

灰袍丑面人心想：我如果把“龙眼”交出来，便没有命了。

他把握此原则，便叱道：“我暂时不能说，除非你解开我的穴道！”

韩娟娟冷笑一声接口道：“老鬼！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要想解开你的穴道，别作梦！等一会看你说也不说！”

她边说，伸出右手，正要指向灰袍丑面人身上的奇经八脉时，突然，她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师父。

韩娟娟顿了一下，收手回头一看，只见天邪教高手中走出一个怪面的娇小人来，那怪面的娇小人走近韩娟娟身旁时，躬身行了一礼，然后脱下面具。

韩娟娟轻轻道：“绮儿，你有什么事吗？”

灰袍丑面人一见脱下面具的少女，竟是冥谷中的白衣少女，心中不觉一怔！

白衣少女低声道：“师父，依徒儿看来，他可能不是五十年前被打入血涧的裴云海。”

韩娟娟微微一愣，问道：“绮儿，你说出哪一点不是裴云海？”

白衣少女微笑道：“徒儿刚才仔细看过那丑面人的一双腿，并不是一双假腿……”她顿了一顿又道：“而且，裴云海已是七十开外之人，说话的声音，应该苍老些，他的口音……”

灰袍丑面人大吃一惊，暗暗叫苦。

韩娟娟不断点头道：“徒儿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不是裴云海，又是谁？”

白衣少女笑道：“还不是一个冒充之徒，师父，你老人家就放了他吧！”

韩娟娟略一皱眉，忖道：“他不是裴云海，是谁呢？可是他的衣服、面貌都酷似裴云海……”韩娟娟正在忖思之际，突见另一个奇服怪面人走了过来。

那奇服怪面人手往面上一抹，手中便多了一个面具，她面上现出一副美丽的女子面容来。

灰袍丑面人和白衣少女看清那女子的面貌之后，都同时吃了一惊。

原来那女子竟是黄衣少女。

黄衣少女风目与灰袍丑面人目光一接触，便发出格格的笑声：“你伪装得很像，你不是裴云海的徒弟吗？……”

黄衣少女此语一出，全场的人都感到惊异，白衣少女满面不高兴之色，噘着嘴道：“二师姐，在没有把这个人身份弄清楚前，不能信口乱说！”

灰袍丑面人突然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黄衣少女怒道：“你就是裴云海之徒，三师妹的野姘夫，本姑娘已说中了你痛痒的地方，你还有什么好笑的？”

白衣少女面色大变，厉叱道：“二师姐，在真相没有弄清楚之前，希望你不要血口喷人！”

灰袍丑面人收敛笑容道：“姑娘你太眼拙了，老夫在血涧五十年来，并没有收过什么徒弟，你捏造其词，中伤别人，不觉有损阴德吗？”

韩娟娟一直站着未发一言，她以冷眼在观察他们三人的辩论，此刻，她

突然厉叱一声道：“你们住嘴！庐山真面目，由本教主揭穿……”

说着，莲步移动，伸手向灰袍丑面人的面上抓去！

灰袍丑面人大惊失色，忙向一侧闪躲，可是他穴道被制，动作迟缓，眼看天邪教主的手已快抓到灰袍丑面人的面上时，蓦然！她身后传来一声沉喝道：“女施主住手！”

紧接着一阵木鱼之声，在她身后响起……

那沉喝之声，好像有一种魔力似的，天邪教主听了，悚然心惊，竟情不自禁地，把抓出去的手收了回来。

那木鱼之声虽然不大，但使人少惊魄动！

天邪教主霍然一转身，惶问道：“你是谁？”

月华照耀之下，突见有一个白髯老者，身披袈裟，步履如飞地闪入场中，向韩娟娟面前走来。

天邪教主凝目仔细向那老和尚看去，不禁大吃一惊，脱口称道：“你是慕康师伯？”

那老和尚停步在韩娟娟前面五步的距离，双目微睁，轻轻念了一声佛号道：“师侄眼力不错，不过慕康其人，早已随岁月死去了，老衲乃是一个出家之人……”

天邪教主韩娟娟忙深施一礼，道：“六十多年不见师伯，师伯一向可好？……”

灰袍丑面人一见无名大师来到场中，不禁惊喜交集。

无名大师微微一笑道：“老衲六十多年已未履江湖，这一次出来，竟未料到江湖的面貌全非了。”

韩娟娟笑道：“师伯舍弃红尘，求佛出家，乃人生至乐之事，徒儿心向往之……”

无名大师哈哈大笑道：“师侄如果想出家学佛，我佛慈悲，普渡有缘之人，老衲愿意从今夜起，带你遁入佛门，摆脱一切名利，求得人生至乐之境……”

韩娟娟听了面色微微一变，她没有想到自己说着玩的，竟弄假成真。

她淡淡一笑道：“弟子福缘浅薄，恐怕不够资格学佛，到时候会使师伯失望。”

无名大师庄容接道：“佛门广开，只要心地善良，诚心苦修，人人可以立地成佛，师侄如果放弃目前所作所为，皈归我佛，日后自可……”

无名大师话尚未说完，天邪教主摇头道：“师伯一番好意，弟子只有心领了。”她回头对黄衣少女道：“把这位灰袍丑面人先带走！”同时对在场的天邪教高手挥手道：“你们这些不济事的东西，还呆呆地站着干什么？我们走啦！”

说着对无名大师盈盈一礼，道：“师伯，后会有期，祈师伯善自珍重！”

无名大师愣了一下，见黄衣少女玉臂一伸，便把灰袍丑面人挟起，正欲举步时，突听无名大师沉声道：“女施主，把这位施主留下！”

无名大师这一声虽然不大，但黄衣少女心如遭锤击一下，情不自禁地把灰袍丑面人放了下来。

黄衣少女略一定神，叱喝道：“老和尚，你想干什么？”

无名大师肃容道：“这位施主与佛有缘，老衲需要把他带走……”

天邪教主粉腮一动，忙道：“师伯，这人与弟子尚有一段恩怨未了，等

弟子把此人一段往日的恩怨了结之后，再送返给师伯，不情之请，祈师伯鉴谅！”

天邪教主因慑于无名大师高深莫测的武功，所以不敢立刻与无名大师翻脸。

无名大师面色一沉道：“据老衲所知，这位施主与师侄并无什么恩怨，师侄看在老衲面上，把他留下。”

天邪教主面色一变，心中忖道：“如果与这位师伯动起手来，恐难讨到便宜，如果把灰袍丑面人留下，又失去一次夺取‘龙眼’的机会，此事颇使自己为难……”

天邪教主正在沉忖之际，蓦然听到身后一声暴喝道：“你这个老怪和尚，怎么不讲理，你说他与你有缘，他叫什么名字，身世如何？你能说出吗？”

天邪教主回头一看，暴喝之人，正是她教中的军师神算子卜万成。

天邪教主不断点头，暗赞道：“卜万成这几句话问得好，真不愧为神算子！”她面带喜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无名大师，看他怎么回答。

无名大师略一沉哦，面带严肃地回答道：“这一点施主不必问，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怎能见死不救？这位施主的气质高华，可以学佛成仙……”

神算子卜万成，口中响起一阵阴森森的长笑，他的笑声淹没了无名大师的说话。他笑了一阵，便反问道：“老和尚，你说见死要救，现在他又没有死，你可以肯定，本教把他带走之后，就会杀死他吗？你说他气质高华，他长得这样丑，气质高华在哪里？哈……哈……”

无名大师微怒道：“施主之言，未免有点轻薄，而且是强词夺理！”

神算子卜万成，不知眼前这位大师的武功，他自恃人多，而且教主也在场，所以他想当众表演一番，于是，他厉声道：“老和尚，你再强辩，老夫便对你不客气了！”说着，手中折扇一张，一股劲风，便向无名大师划去！

同时以电光石火的身法，想挟起灰袍丑面人飞走。

当扇风刚刚扫出，卜万成身形向灰袍丑面人欺近一瞬间时，无名大师微哼一声，突然，地面震动起来，四周劲风大作，树木晃动，飞沙走石……

紧接着，一声惨叫，卜万成的折扇抛开一丈开外，自己跌坐地上，呼天抢地的惨嚎道：“我的手？我的右臂到哪里去了？……”

在场之人，除了天邪教主踉跄几步，稳住身形没有跌倒之外，其余的人，都跌坐地上，龇牙咧嘴……

无名大师面带庄肃，站立原地，双手背在身后，丝毫未动！

天邪教主转身对无名大师冷冷道：“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再见！”她转身对跌坐在地上的天邪教高手叱道：“你们还不走，想在这里等死么？”

叱声未落，罗袖一拂，身形晃动，便没在夜幕之中。

无名大师见天邪教的高手都离开场之后，不禁幽幽一叹道：“我佛慈悲，为了救人，弟子开了一次戒！”说着，双目一闭，面带凄然之色。

灰袍丑面人虽然穴道被制，但尚能走路，他缓缓走到无名大师面前，拜倒地上，道：“多蒙大师救命之恩，弟子刻骨永铭于心！”

无名大师黑色僧袍微微一拂，便有一股劲力，把灰袍丑面人从地上托起，无名大师微睁双目叹道：“施主，武林道上，人心险诈，步步凶危，须要小心……”

灰袍丑面人喟然道：“弟子想不到天邪教主突然施下杀手，不然，也早提防了。”

无名大师出手如电，片刻之间，便替灰袍丑面人解开穴道，同时给了在场云菊帮负伤高手每人一颗药丸。

他临行时，对灰袍丑面人道：“两番相遇，足证施主与老衲有缘，施主恩仇了结之后，速来江西庐山‘九仙峰’找老衲……”

话声甫落，只见无名大师僧袍晃动，身形陡起，如一缕黑烟，由浓而淡，刹时之间，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十八章 刀丛剑林

灰袍丑面人见无名大师走了，心忖：“此时自己不走，必会露出马脚。”他心中忖动，便展开凌空虚渡身法，几个起落，便出了黄林岗。

这时，天色已近黎明，他忙在一条溪旁，取下面具，换了他原来一身白衣公子衫，洗了一个脸，便步上官道。

正当他在官道展开轻功向前奔驰时，突然闻到身后有人叫道：“贤弟已来黄林岗，为何不入岗中一叙别谊？”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忙刹步停身，回头一看，只见云菊帮主从后赶来，他当时愣住了，心想：“自己的行动，难道被云菊帮主发觉了吗？”

眨眼之间，云菊帮主已来到保坤的面前，笑道：“怎么啦？贤弟不认识我了吗？我便是昨日在酒楼上与贤弟遇见的黄衫少年自称无名的……”

保坤没有等对方说完，便哈哈大笑道：“认识！认识！昨天称呼你为无名大哥，今晨该称呼你为无名大姐了……哈哈……”

云菊帮主佯怒道：“弟弟你再贫嘴，等一会我要罚你三大碗酒！”

保坤更加大笑道：“我有了这样漂亮的姐姐，莫说罚三大碗酒，就是三十碗酒，我也高兴喝呀！嘻……嘻嘻……”云菊帮主收敛笑容，庄容道：“弟弟不要再闹了，你既已来黄林岗，请你到岗上小叙如何？”保坤故作其态道：“姐姐你是黄林岗云菊帮主的夫人么？我去恐怕不太方便吧？”云菊帮主笑骂道：“胡说！谁说我是帮主夫人？你等一会上岗去便知内情了。”保坤暗想道：“此女非常正派，而且实力雄厚，能联络她们去制天邪教，多少也有点帮助……”他心中忖动至此，忙拱手一礼道：“多谢姐姐的邀请，愚弟去岗上拜访贵帮高手，以开眼界。”

云菊帮主见保坤答应去岗上，心中大喜，忙从怀中取出一颗红色信号，用指弹上空际。

片刻之间，便见官道上尘沙滚滚，来了许多人马，前面是四个大汉，后面是八个黄衣少女簇拥着一辆黄色马车，马车后面，是十六个劲装高手。

云菊帮主替保坤引见前面那四个大汉，道：“这是本帮岗前四大香主，后面那十六个人，都是这四大香主手下的高手。”

保坤与四人一一拱手为礼。

云菊帮主与保坤同坐那辆黄色马车，由八个黄衣少女簇拥缓缓而行。

云菊帮主传令四大香主道：“叫岗上大小头目，所有高手，一律到岗上来迎接！”

四个香主忙连声诺诺，施放出欢迎信号。

保坤坐在马车上，星目向云菊帮主仔细一看，心中不禁一动，想到：“此女不但长得清秀脱俗，而且灵秀之中，带有刚正之气，胭脂气氛中，又具有须眉的气概，温柔之中，又含有威严……”

云菊帮主见保坤一直看她，面上不禁一阵娇羞，轻轻问道：“弟弟，你老看我，是因为我长得丑是不是？”

保坤摇头笑道：“不，姐姐长得太……”“美”没有出口，他觉得这样庸俗的赞美她，实在太俗了，于是，他干咳几声，换了话题道：“姐姐，你这辆车子很美呀！”

云菊帮主已懂了保坤的心意，妩媚地一笑接道：“只要弟弟喜欢，我们永远可以坐这辆车子……”

保坤愕了一下，他猜不透云菊帮主，说这句话是何用意。

这时车子已抵黄林岗的岗上，保坤看见那山洞口草坪里排列了许多欢迎的人。

最前面的是云菊八大老者，他们年纪都在六十开外，见了云菊帮主都肃立极为恭敬。

八大老者之后，便是云菊帮里内外四堂堂主，一共有八人，有的还裹伤来迎接的，保坤昨夜见他们与天邪教高手打斗负伤的情形，不禁暗暗点头，佩服云菊帮帮规之严，在帮主号令之下，没有一人敢违背的。

内外四堂之后，便是十二个坛主，二十四个香主，九大护法，一百二十个高手……鸣了礼炮九响，他们同时一齐鼓掌，由五十六个黄衣少女组成的乐队，一齐奏了起来。

保坤在他们的掌声，礼炮声，锣鼓竹箫的乐队吹奏声中，同云菊帮主并坐车上，进了黄林岗巍峨雄伟的山洞。

车子进了山岗的洞口，眼前的景色，不觉一变！

保坤抬头一看，只见他乘的车子，已进入一条很长的甬道里。

那甬道中，非常狭窄，仅能容一辆车子通过。

甬过左右两侧，都是刀剑如林，从壁内伸透出来，若三寸长短，在灯光照耀之下，剑气森森，刀光耀眼，如同置身刀山剑林之中……

云菊帮主在车上低声对保坤道：“这甬道两旁的刀剑，完全由机关操纵，如果敌人进入甬道，机关发动，万剑齐发，莫说是血肉之躯，就是金刚之身，也抵挡不住。”

保坤赞叹道：“这种设计，巧夺天工，贵帮真安如盘石……”

云菊帮主淡淡一笑道：“还有花样在后面，弟弟慢慢看吧！”

车马通过“万剑洞”之后，眼前景色，又是一变，保坤抬头一看，只见一条河流，约有十丈多宽，凭任何绝佳轻功，也难飞渡。

河上面架了一座吊桥，从此岸达到彼岸。

车子进入吊桥时，桥头挂了一块横的匾额，上面写了三个斗大的金字：“断魂桥”！

保坤口念了那三个字，笑道：“姐姐，我们经过此桥时，会不会断魂桥上呢？”

云菊帮主浅浅一笑道：“这是指来犯的敌人而言，自己当然不会呀！”她纤手指着桥头上高高挂了两柄大斧道：“倘是敌人上了此桥，桥上机关一发动，这两把斧便把吊桥大索砍断，桥板一收缩，便把敌人收缩在桥网里。”

云菊帮主笑了一笑又道：“本帮自建帮以来，还没有飞渡出这座‘断魂桥’的……”

保坤问道：“这算第二道险关吧？”

云菊帮主道：“渡过这座‘断魂桥’，便是‘阎罗阵’了。”二人乘车，娓娓而谈，不知不觉已过了“断魂桥”。

前面有一片大广场，广场之上，遍植些奇草异花，茂林修竹……

车子通过那片大广场时，云菊帮主手指着那些花木道：“这些花木，都是按照五行奇术之位置而植，里面有九九八十一条路，其中只有一条路可以出阵，倘找不到这条路，任有通天本领，也难以闯出阵去……”

保坤奇道：“这叫什么阵法？”

云菊帮主笑道：“这阵式名叫‘幻云’阵，费了我许多心血，才研究成

功，内含许多奇奥之学……”

保坤赞叹道：“姐姐才华盖世，女中豪杰……”

云菊帮主格格地笑道：“好啦！好啦，不要再给我灌米汤了。”

二人的车子出了“幻云”阵，保坤略皱眉问道：“怎么还不见屋宇，你们倒底住在什么地方？”

云菊帮主笑道：“通过‘生死门’，过了‘迷魂堡’，便不远了。”

保坤哈哈大笑道：“你们云菊帮主设这许多明卡暗桩，布置成铜墙铁壁似的，难道怕别人把你这个天下第一美人抢走吗？哈……哈……”

云菊帮主嫣然一笑，接道：“乱说，江湖上凶险万分，要想发展帮务，必须先巩固基地，基地巩固之后，自然会产生向外发展的机会……”

保坤暗暗佩服云菊帮主所主持的云菊帮，势力日益壮大，将来在武林中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二人乘车不知不觉间，已出了“生死门”，过了“迷魂堡”，眼前的景色，顿使保坤惊异起来。

原来他所见的，别有一番天地，四周都是山脉绵亘，峰峦起伏，中央形成一块大的天然盆地。

盆地纵横数十里，一望无涯，其中田连阡陌，鸡犬相闻盆地的正中央，建筑有一些精美绝伦的高楼大厦，四周都是良田、美池、桑竹……堪称为世外桃源。

保坤赞道：“原来此地还别有一番天地，真是一所世外桃源……”

云菊帮主道：“这四周百里之内，都是本帮所辖之处，那些高楼大厦，便是本帮总坛，四周农舍，完全是本帮高手家眷的住所，无事时都辛勤耕田种地，求得自给自足，外侮进犯时，则不论男女老幼，一致对外……”

她略顿一下又道：“这种日益繁荣，人民守法律己，没有争讼，没有抢夺，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一片歌舞升平……”

保坤笑道：“这完全是姐姐经营管理有方，孔子所谓理想大同之治，道不拾物，夜不闭户，不过如此而已。”

他喟然一叹道：“待我大仇报了之后，愿来此岗，作一个农夫足矣！”

云菊帮主微微一怔，问道：“弟弟仇人是谁？可否告诉姐姐，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保坤感到失言，脸上忙堆下笑容道：“小弟初次来此，何敢劳姐姐兴师动众，日后须要借重贵帮大力时，小弟自会前来恭请。”

云菊帮主见保坤不肯立即说出仇人，也就不便再问下去。

车辆所经过之地，均见道旁不论男女老幼，见了云菊帮主，都躬身欢呼，状极恭敬亲昵。

瞬间他们已抵云菊帮的总坛所在地。

这时，云菊帮的总坛，已经张灯结彩，欢迎这位贵宾的莅临。

云菊帮主下令，全体休假三天，大事庆祝敌人已退，同时晚间摆宴，欢迎保坤的光临。

保坤见云菊帮主的号令森严，心中暗暗佩服。

晚上，云菊帮的总坛大厅上，布置得富丽堂皇，摆了百余桌酒席，洪钟三响，全帮的高手，都一齐召集到大厅之上，大宴贵宾。

保坤在帮主陪导之下，步入大厅，全帮高手，起立致敬，帮主与他同坐上面，保坤仔细向厅内一看，只见厅内高手，按席列坐，四壁张灯结彩，气

氛庄肃而和谐，厅内一时鸦雀无声。

云菊帮主端杯起身，面带微笑道：“今夜一方面是庆功我们将大敌驱逐，同时也是为保少侠远来敝帮为他洗尘，各位可以开怀畅饮，尽情一醉……”

云菊帮主话声未落，厅内便响起一阵欢呼鼓掌之声……

这时，厅内悠扬的乐声响起，大宴就此开始……

云菊帮主，今夜换了一身银光闪闪的衣袍，发上插了一朵美丽的黄菊，显得特别清雅脱俗，风仪万千……

她坐在保坤身旁，殷勤劝酒，不时对保坤发出得意妩媚的笑容……

保坤暗暗忖道：“此女风仪绝代，气质高雅，为自己所见女人中除罗娜喀兰公主之外，无第二人，她对我如此厚待，不知是何用心？……”

保坤正在忖思之间，突然厅外的钟声，连续响了十九下！

全厅的高手，面色俱变，同时放下酒杯！

一股惊愕之色，从云菊帮主面上，一闪而过！

坐在她最左边八大老者之中，为首的一个白袍长髯老者，迅速起立，躬身肃容道：“卑职出去巡查一番，看出了什么事？”

云菊帮主微微点了点头。

那白袍长髯老者，身形一晃，便飘出大厅之外！

原来，云菊帮的钟声响了十九下，是一种紧急信号，说明敌人已经侵入岗内来了。

以黄林岗戒备之森严，岗内外巧夺天工的布置，非有绝世武功，实无法侵入的。

云菊帮自设帮以来，警钟十九响，还是第一次，怎不使在场所有的高手，大惊失色？

保坤从他们的面色表情上，可以看出事态的严重，悄悄地问道：“姐姐，外面发生什么大事？”

云菊帮主庄容道：“警钟十九响，已证明敌人越过那些明卡暗桩，侵入岗中来了。”

保坤笑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吉人自有天相，姐姐宜请释怀……”

云菊帮主微微一笑道：“来人能越过那些巧夺天工的障碍，必身负绝世武功，看来，本岗内外必要遭到一场浩劫……”

保坤淡淡一笑接道：“姐姐待小弟甚厚，小弟略明武功，愿先出去挡一阵如何？”

云菊帮主微微惊讶，低声道：“弟弟千万不可妄动，本帮自信还可以抵御一下，万一不行，你我只有设法……”

云菊帮主话声未落，蓦然见一条白影，踉跄地一直向大厅门口暴退过来，“噗！”一声，便跌栽在大厅门口边。

全厅高手俱都一惊，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

群豪的目光一齐都集中到跌栽大厅间那个白衣人身上。

他们一时之间都呆了！

原来栽跌大厅间的白影人，正是刚才离席而去的八大老者之中的白袍长髯老者。

白袍长髯老者，满身血迹，口中断断续续地喘着说：“武林……四凶……已经……来……了……”

最后的“了”字甫落，便已断气了。

全厅高手听了“武林四凶”几个字，他们的心，都如遭千斤重锤击了一下似的，一个个面色都凝重起来！

保坤听了“武林四凶”四字，略一皱眉，低声问道：“姐姐，那‘武林四凶’，是不是包括‘地残’、‘无缺’、‘东怪’、‘西魔’四人？”

云菊帮主点点头，表示他说得不错。

保坤悄悄地摸出他师父给他的册子，打开一看，那上面竟有四凶的画像。

保坤合上册子，咬了一下嘴唇，心中暗暗地说：“师父！弟子今晚要为你老人家报仇，除去这四大魔头……”

突听云菊帮主下令道：“速把那大厅前老者的尸体移去！各位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准备应敌……”

言犹未了，蓦然听到暴喝一声道：“不准移动！”

那暴喝之声，震得厅内宫灯动摇，屋梁格格作响，瓦砾横飞……

云菊帮的高手，一齐惊得面色如土。

帮主面色大变，情不自禁地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

保坤凝目向厅外一看，只见厅外大门口突然出现四个奇装异服的怪人来……

第二十九章 武林四凶

那四个怪人，一字儿摆开，挡住大厅门口！

从左至右，第一位是缺了右腿，年约七十开外的老头，他长发披肩，一身黑袍，双目突出，猴腮塌鼻，白髯垂胸的怪老头子，他右手持着铁拐，双目凶光闪闪，不断的注视大厅之内。

第二位，个子奇高的怪老头，身细似竹杆，左目已残，面似马脸，手如鸟爪……

他右目暴射一道寒芒，扫向云菊帮每个高手面上。

第三位是身穿红袍的老者，年纪在八十以上，獠头鼠目，阔嘴宽鼻，面似漆墨，他一双奇小的眼睛，向着大厅里乱翻。

最后一位是身着白衫，赤足露胸，年纪也在七十开外，面如僵尸，双手、胸部、脚上都长满了白毛，身上发出一股寒气……

云菊帮主见了四个人，面上顿现的惊愕之色，在面上一闪即逝，不愧为一帮之主。

她缓缓地坐了下来，庄容地问道：“四位夤夜闯入本帮，不知有何指教？”

为首的那个缺腿老者，铁拐在地上顿了几顿，冷冷道：

“你们云菊帮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准老夫‘武林四尊’进岗？途中发动机关，暗算我们是何用意？”

云菊帮主冷笑一声道：“那是本帮的帮规，凡未先行通报而闯岗者，均要发动机关拦截，这也是我们的自卫……”

那位残目的长人怒道：“什么屁帮规，武林四尊，天下任何地方都可以遨游，避我者生，挡我者死！”

云菊帮主叱道：“你们四位，在武林中均有地位，说话应该客气一点！本帮主现在问你们，到此为什么事？”

云菊帮主顿了一顿又道：“本帮自设帮以来，从未与四位有任何恩怨，不知四位……”

那位身着白衫赤足袒胸的老者，冷冷道：“不错，你们与本四尊没有什么恩怨，但本四尊今夜要在你们岗中搜查一个人……”

另外那个红袍老者嘿嘿大笑接道：“还要你们贵帮中献出一个女人……”

云菊帮主面色一整，没有等那红袍老者说完，便冷冷问道：“搜查什么人？要献出哪个女人？”

白衫赤足袒胸的老者啾啾两声道：“听说裴云海带着‘龙眼’，昨夜在这里出现一次，老夫相信他一定躲藏在黄林岗里！”

云菊帮主冷笑道：“不错，昨夜见一个灰袍丑面人，自称叫什么裴云海，可是，黎明时，他已经下岗去了，并没有……”

缺腿老者厉声道：“胡说！老夫四人，今天在黄林岗附近，搜索一整天，都没有发现裴云海的踪迹，他不藏匿在此，还会插翅飞出去不成？”

保坤此时暗忖道：“他们一定是发现师父的踪迹，所以尾追到黄林岗，难到师父也来此地……”

云菊帮主肃容道：“本帮主向来不欺骗别人，裴云海确已早离此地，四位不可借题发挥。”

红袍老者嘻嘻两声道：“裴云海就算不在黄林岗，但本四尊需要你们一个绝世美人取乐……”

云菊帮主怒道：“黄林岗俱是良家妇女，岂可任你们随意要求……”

云菊帮主话声未落，红袍老者大喝一声道：“老夫要的是你！”

此语一出，云菊帮全帮的高手，都为之震怒！

云菊帮主怒不可遏，从太师椅里，愤怒地站了起来，正欲说话时，突见她身旁坐的八大老者中有一位青袍老者，霍然地起身，对帮主拱手一礼，道：“卑职去毙了那红衣‘西魔’！”

云菊帮主气得面色青白，双手发抖，听了青袍老者之言，仅点了一下头。

青袍老者，双肩微晃，便飘出大厅之外，手指着红袍老者骂道：“西魔！你没有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本帮帮主，乃是金枝玉叶之体，岂容你这个老魔出言侮辱！”

红袍老者哈哈大笑道：“一个臭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老夫一生玩过的女人，比起你那个帮主的姿色漂亮得多，有什么不得了？”

青袍老者大怒，恨恨道：“再出污秽之言，老夫先打脱你一口脏牙！”

红袍老者突收笑容，翻了一翻一双奇异的眼睛，冷冷道：“你先来当替死鬼么？”说着长臂一探，向青袍老者头上抓去！

他抓去之势，快如闪电，青袍老者正想出手硬封时，蓦见满天爪影，向他头上罩下，他忙想滑步闪身时，但已经晚了。

紧接着，一声惨叫，青袍老者的头便被红袍老者抓了下来！

红袍老者大喝一声道：“滚回去！”

一颗血淋淋的头颅，脱手向大厅酒桌上飞来！

云菊帮外三堂第一堂主，叱喝一声，弹身而起，接住青袍老者血淋淋的头颅。

全厅的人，都大惊失色！

他们仅见红袍老者一招之间，便抓死武功高绝的青袍老者。

云菊帮主，气得全身颤抖，正要下令时，蓦见外堂三个堂主，同时站起，对帮主躬身道：“卑职三人，去索回本帮两大老者的血债！”

云菊帮主微微一叹道：“那四凶的身手均不凡，你们须要小心！”

三人齐声道：“谨记帮主之旨！”三人反手从背上撤出兵刃，身形晃动，便到了大厅门口。

那站在第四位的白衫赤足袒胸老者晒然道：“送死的又来了，老三你休息一下，由我东天恨来打发这三小子！”

外三堂堂主中第一堂，刘为有厉喝一声道：“你们四凶是一齐上，还是单打独斗？”

白衫老者白袍一抖，冷笑道：“由我东天恨一人足矣！老夫准许你们三人同时接招！”第一堂堂主刘为有扫了白衫老者一眼问道：“你这个僵尸，可就是武林中称为‘东怪’其人么？”他说话之时，便感觉一股奇寒，向他身上逼来。

东天恨怪叫几声道：“既识老夫，何不快纳命来？”刘为有怒叱一声，手中长剑一抖，幻起一道银虹，向东天恨胸前刺去。这时，第二、三堂主，同时出手，一时之间，刀影剑光，罩住东天恨。

东怪东天恨口中发出怪啸一声，不闪不避，硬接住云菊帮三个外三堂堂主击去的一招。

当三个堂主招式刚刚递到东怪身边时，突然感觉兵刃上，一股奇寒，迅速传到手上，渗透到体内。

三人同时感到拿兵刃的手麻木起来，身上不断打着寒颤，恍如置身冰山之中……

顿时劲力消失，兵刃掉落地上。

东怪狞笑一声，双手向三人一抡，两股寒风，如同兵刃似的，向三人体内刺来。

接着几声闷哼，三个堂主，同时栽倒在地，面色苍白，四肢僵硬而毙……

东怪仰面大笑几声，道：“怎么你们云菊帮的人，都是些酒囊饭袋，连老夫一招都接不起……哈……哈……”

站在大厅前面那个为首的缺腿老者，将铁拐在地上一顿喊道：“云菊帮主！看见我们四人的手法没有？再不把裴云海交出来，老夫连你们这个鬼总坛都要毁掉！”

云菊帮主面色大变，气得长发无风自飘，正要移动身形，自己出手时，突见保坤站起，低声道：“姐姐请坐下来，等小弟去收拾这四大魔头！”

云菊帮主大感惊讶，忙摇手道：“弟弟不得轻动，那四大凶魔，功力非凡，待姐姐去……”

云菊帮主正说间，突见八大老者的其余六个老者，同时站起道：“帮主请坐下，待卑职合六人之力，去对付他们！”

云菊帮主吁了一口气，缓缓地坐了下来。

六个老者，身形一阵飘动，纷纷闪出大厅之外。

缺腿老者见了六人，不禁哈哈大笑道：“老夫手中这根铁拐插在地上，你们合六人之力，如果拔出老夫这根铁拐，老夫立刻离开黄林岗，永不再踏江湖！”

言讫，把铁拐插在地上，双手背在后面，仰首望天，一副傲慢的神色。

云菊帮六个老者的蓝袍老者冷笑一声道：“阁下可是一言九鼎？”

残腿老者冷哼一声回答道：“老夫一生纵横江湖数十年，哪一次说过假话，不过你们六人如果拔不出老夫这根铁拐，明年的今夜，也就是你们的忌辰！”

蓝袍老者嘿然一声，飞起一脚，向地上插的铁拐踢去！

“轰然！”一声巨响，铁拐仅微微震动一下，蓝袍老者，却暴退了三大步。

缺腿老者晒然道：“如果你能一脚踢倒老夫的铁拐，‘地残’之名，也不会江湖上响数十年之久了。”

云菊帮六个老者面色俱变，蓝袍老者突然向其余五人，丢了一个眼色，暴喝一声，一掌向缺腿老者胸前击去！

在这同时，云菊帮其余五个老者，均向缺腿老者击去一掌！

大厅之外，登时响起五声焦雷之声，整个大厅都震动起来。

劲风狂扫之中，六人同时仔细向缺腿老者一看，只见缺腿老者，傲然立在劲风之中，双手仍然背负在身后，衣袂飘动，面色却非常平静，若无其事……

云菊帮六个老者暗吃一惊，再欲出手施为对，突然听到云菊帮主沉喝一声道：“你们还不快退！”

六个老者听了帮主喝喊之声，面色陡变，正想后退之际，蓦然闻到断喝之声：“想逃？”

断喝声中，空际拐影如涛，已向六人头上扫来！

六人慌忙举掌硬封时，如涛的拐影，已经罩了下来，登时六个老者连声

闷哼，四肢乱飞，身躯已经滚跌到一丈之外。

云菊帮厅里的高手，齐声惊呼，“鬼拐攫魂！”

缺腿老者哈哈大笑道：“鬼拐攫魂不过是老夫一点薄技，算得了什么？好戏还没有上演呢？”

站在第二位的残目瘦个子的老者，独目暴射一道煞光，伸出如鸟爪的右手，指着云菊帮主骂道：“怕死的帮主，你如果不交出裴云海，便自己出厅来，还要老夫入厅杀你么？”

云菊帮主勃然大怒，拍桌而起，大喝道：“本帮主还怕你们四个魔头不成？”说着迈步而出。

十二个坛主同时起身，拦住云菊帮主，道：“帮主乃一帮之尊，岂可轻易出战迎敌，厅外四个魔头，由卑职十二人去收捡！”

保坤也起身拉住云菊帮主道：“姐姐不宜出手，他们既然要搜查裴云海，此事由小弟去对付好了。”

云菊帮主讲道：“弟弟认识裴云海么？”

保坤笑道：“小弟与裴老前辈，过去曾经有一段极不寻常的关系……”不过他把裴云海是他师父，血涧三个月授技的一段隐瞒未说。

云菊帮主更感诧异，问道：“闻裴大侠乃是五十年前一代大侠，弟弟能与他攀上关系，福缘不浅……”

二人交谈之间，云菊帮中十二个坛主，纷纷闪出大厅之外。残目老者，向十二个坛主不屑地一看，道：“你们白白来送死，这又何苦？老夫指名挑战，不杀无名小卒！”

十二个坛主，都是江湖成名露脸的人物，听了不禁气愤填胸，纷纷撤出兵刃，一齐向残目老者发招。

一时之间，刀光剑影，喊杀连天！

残目老者，豪无畏惧之色，身形一晃，便投身于刀光剑影之中。

他真不愧为“天缺”之名，以一双肉掌，竟接下云菊帮十二个坛主的进攻。

十二个坛主，依仗人多，加以他们个个的身手都不弱，同时出手，剑势绵绵，一气呵成。

天缺的武功虽然很高，可是对方人多，而且是联合出手，所以他连反攻了三招，都没有取胜。

独目天缺老者，见反攻三招，都没有取胜，心中似感不耐，暴喝一声，道：“给我躺下——”

他手中奇招陡出，紧接着，几声惨叫，十二个坛主，便有三个栽倒下去。其余九个坛主，不禁大吃一惊。

由于他们这一吃惊，手中的招式，顿时便迟缓了一下。

独目天缺老者，见机立即争取主动，连续反攻了两招。

要知道，高手过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九个坛主，被对方两招紧迫，便立刻失去主动，节节退败，而且大家联手之势，顿时也就混乱了。

独目天缺老者大喝一声道：“纳命来——”

枯瘦如鸟爪的双手，诡异地抡动起来！

他每出一招，都带起呼啸劲风之声，四周三丈方圆之地，沙尘滚滚，直打得天昏地暗，月色无光。

五招一过，又有三个坛主的身子，被劲风弹起，直向厅里横飞而去！

几声喊喝之声，云菊帮里闪出三个高手，弹身而起，接住飞来的三个坛主。

仔细向他们面上一瞧，他们面色苍白，双目紧闭，显然，他们五脏之内，已被震碎。

这时，全厅的云菊帮高手，都被这四大魔头惊人而不可思议的武功震撼。

他们都面如土色，个个额上汗粒如豆，全身都颤抖起来。

一种死亡，恐怖的阴影，笼罩着全厅，窒压着每个高手的心……

独目天缺老者，突然发出几声比夜枭还难听的怪笑之声！

六个坛主，愈打愈心寒。

独目天缺老者，收敛笑容，蓦然一声断喝道：“停手！”

六个坛主情不自禁地都停止进攻，愣愣地望着他。

他独目暴射出吓人的光芒，扫了每人一眼，然后一字一字的说道：“你们再敢动手，老夫便要活活的吃了你们。”

他这句话听得六个坛主身上打了几个寒噤，但也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六个坛主略一定神，便互相丢了一个眼色，同时暴喝一声，一齐联手而上！

这一次他们施出的，更是狠辣的绝招，每一招，都指向独目天缺老者的要害，形同拼命！

独目天缺老者，又是一阵凄厉的长笑。

在笑声中，他一双枯瘦如鸟爪的臂膀，突然暴胀，发出格格之声……

云菊帮主见状，忙惶然地喝道：“通臂功，你们快退呀！”

喊喝之声未落，便有一个坛主，觉得眼前一花，一只长臂向他抓来。

他大感骇然，忙向一侧闪避，但长臂已经抓住他的右肩头。

如同提一只小鸡似的，被抓了过去。

那独目天缺老者，张开血盆似的大口，一口便把那坛主的头咬了半边，“咔嚓”的吃了起来。

厅内所有的高手，不禁同时一齐发出惊呼：“魔鬼吃人！”

独目天缺者指向吃掉半个人头的坛主，身子一弹，长臂一探，又想来抓第二个坛主时，突然听到一声沉喝：“独目天缺老魔住手！”

独目天缺老夫怔了一下，忙缩回手一看，只见云菊帮主，已站在他的前面不远的地方。

独目无缺老者，见云菊帮主自己亲自来来了，也不禁一呆！

一时之间，他竟没有动手。

云菊帮主怒目叱喝道：“本帮与你们四人素无冤仇，今夜竟杀了我们这许多人，而且还活生生地吃人，这种残暴行为，传到江湖上去，不怕武林中人讥议么？”

她这几句话，说得地残、天缺、东怪、西魔四人，竟哑口无言。

略停片刻，独目天缺老者冷笑一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武林中哪一个敢讥议我们‘武林四尊’？”

云菊帮主黛眉一竖，肃容地说道：“你们四人武功虽高，但你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话么？”她顿了一顿又道：“纵然你们武功盖世，但正义总永存人间的，你们武力实无法征服正义的……”东怪老头仰面哈哈大笑道：“正义有多重？老夫武功便是正义，谁不听我们的，便宰了谁！”

云菊帮主凄凉的一笑道：“不错，你们目前武功战胜一切，可是武林中

千千万万的同道，你们能宰得完吗？正义虽然一时压制，但终必伸张！”

东怪暴喝道：“有什么杀不完的，见一个杀一个，一直杀光为止……”

保坤这时看见云菊帮主，亲自出战四魔，又见厅中一片秩序混乱，他便从厅后悄悄地走了。

云菊帮主接道：“暴力是终久不能征服人心的，你们这四大魔头，目前虽然横行一时，但最后终必倒在正义的脚下。”

西魔哈哈大笑道：“到那时再说吧！咱们目前需要女人。有美女取乐就行……哈……哈……”

西魔边笑边说，长臂一探，便向云菊帮主香肩上抓来。

云菊帮主，莲步轻移，闪避西魔抓来的一招。

西魔怔了一下，忖道：“这女子倒还有两手，放目今日武林之中，能躲过我一招的人，已经不多，这女子倒不可小视她……”

云菊帮主闪过西魔一招之后，黛眉一皱，心想：“以四人联手对付我一人，自己定难逃过，不如牺牲自己，救了全帮人的性命……”

她心中忖动至此，对四个魔头说道：“你们四人的武功虽然不错，但是本帮主动员全帮所有高手，一齐出手，你们并不一定可以占到上风……”

天缺老者断然喝道：“那你不妨下令试试！老夫连你们的房子都毁了，杀个鸡犬不留！”

云菊帮主冷笑道：“少吹牛，真正拼起命来，你们人少势孤，不一定可以出得了黄林岗，不过，本帮主素以慈悲为怀，那样做，会造成一次大浩劫，本帮主现在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东怪道：“你说出来给老夫听听。”

云菊帮主道：“本帮主愿意跟随你们，随便你们处置，但你们必须答应本帮主一个条件……”

东怪、西魔、天缺、地残，同声嘻嘻道：“什么条件，快说！快说！”

云菊帮主庄容道：“牺牲了本帮主一人，但全帮的男女，不准你们四人再动一人，如果你们不答应，咱们就下令拼斗好了。”

地残道：“本四尊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要交出裴云海才行。”

原来，地残与裴云海残腿之仇，那是五十年前一桩未了的恩怨。

云菊帮主正色道：“本帮主早已说过，他昨天黎明即已离去，我从哪里交出人来呢？”

天缺恨声道：“裴云海与老夫在五十年有挖目残面之仇，今夜非找到他不可！”

云菊帮主怒道：“你们如果故意刁难，本帮主只有下令一拼了！”

云菊帮的高手齐声道：“我们愿为帮主效命，与帮主共生死……”

地残厉声道：“你们一齐上？还是分批来送死？”

东怪嘿嘿几声道：“我的美人儿，老大你千万不可动她，由我来对付。”说着，长壁一探，便向云菊帮主柳腰抓去，同时发出鬼魅般的笑声道：“老夫只要这个美人儿，其他的，我一概不要……”

云菊帮主连忙闪避，同时双手一抡，十指弹出十缕劲风，袭向东怪全身十大要穴。

东怪这一次警觉了，他抓去之式，不但奇快，而且诡奇绝伦。

云菊帮主也非庸手，她弹出的指风，如十柄锐利的剑刃，眨眼间，便罩向东怪全身十大要穴。

东怪见云菊帮主弹出的指风，非常霸道，他忙撤招，自保。

西魔见云菊帮主不但生得美丽，而且一颦一笑，更使人动心，他怕东怪抢先占了便宜，于是哈哈大笑道：“美人儿，人说我西魔长得不错，你看怎样？”

云菊帮主吐了他一口唾沫，骂道：“硬是像猪仔，接下本帮主这一招再说！”

云菊帮主右手一扬，一招“探桃摘李”拍了过去。

西魔在防备之下，被云菊帮主吐了一脸口水，不竟大怒，又见她一招扫到，更是怒不可遏，只听到暴喝一声道：“臭婊子！老夫要宰了你！”

他白衫一抖，登时涨大两倍，一股寒风，如同箭刃般向云菊帮主身上射来。

云菊帮主立即感到一股难耐的奇寒，向她身上袭来。

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两个寒噤！

云菊帮主见多识广，她知道西魔身上有一种奇寒绝技，伤人于无形，于是，她忙闭住周身穴道，提起真气，抵御袭来愈来愈重的奇寒。

好一个云菊帮主，临危不乱，一面自救，一面反击敌方。

西魔蓦然看见云菊帮主伸出莹白如玉的右手，缓缓向西魔拍去！

西魔一生纵横江湖，经验老到，他一见云菊帮主拍出来的一招，乃是“乾坤太极掌”，他知道此掌的厉害，不敢硬接，身形一晃，便闪在一旁。

东怪冷冷道：“美人儿，好一招乾坤太极掌，足见你来历不浅……”

云菊帮主痛恨这四个魔头，她不愿再和他们说话，把手中的劲力又加了二成真力。

这时，云菊帮的高手，都一齐出厅来，把四个魔头包围在大厅前广场之上，一时紧张绝伦，大有一场暴雨将临之势！

此刻，云菊帮主突然想起保坤来。

她一方面发招，一方面凤目环扫四周，寻找保坤，可是并没有看见保坤，她担心想道：“坤弟弟到哪里去了？”

由于她这一分心，手中的招式不觉便迟缓下来。

东怪见云菊帮主招式缓慢下来，口中不禁嘿嘿几声道：“乾坤太极掌，不过尔尔！”

他红袍一撩，伸出如焦炭的手臂，在空中圈了一下，遥遥向云菊帮主头上击去！

云菊帮主因为念及保坤的安全，一失神，便失去了主动，蓦见一只巨大的黑手，向她击来，她身形一闪，便飘落三丈开外。

东怪暗暗心惊，忖道：“想不到云菊帮主的轻功也不弱呀！此女决留她不得……”

他心中一动，杀机顿起，忙用传音之法对西魔道：“云菊帮主的武功，我们不可轻视，此女如果留着，终必为我们的祸根。”

西魔亦用传音入密之法说道：“合我们二人之力，把她活活擒住，点了她的穴道，取乐一番，杀之未晚。”

东怪点点头。

云菊帮主见两个魔头，嘴唇微动，并未听到声音，知道他们在商量对策，她向四周扫了一下，地残、天缺两个老魔头，正准备对云菊帮高手动手。

这时场中，一片沉寂，也是一场大死决战前片刻恐怖的沉寂！

蓦然，地残、天缺同声大喝道：“你们都该杀——”

杀字一出口，地残手中的铁拐抡动，向四周的云菊帮高手扫去。

几声惨嚎，拐风扫到之处，便有几个高手栽倒地上。

天缺伸出枯瘦如鸟爪的双手，向四周的云菊帮高手抓去，便有几人的头，被抓了下来。

场中充满了喊杀、惨叫、哀嚎、闷哼之声……

云菊帮主越打越心寒，因为东怪、西魔的武功都不弱，又兼那些惨叫、哀嚎之声，刺激她的情绪，所以使她打斗的招式愈来愈不沉着，招式也紊乱了。

高手过招，最忌就是心慌，不沉着，此刻的云菊帮主，招法已乱，她虽然身怀绝学，也无济于事了。

突然，东怪口中响起阴森森的长笑道：“女娃儿，你再不出五招，便栽在我们的手里了。”

云菊帮主怒道：“魔头！你以二人对付一个女子，胜之不武，还有什么好笑的？”

西魔嘿嘿两声道：“老三，你可以停手休息，老夫一人对付她已绰绰有余，据我看，她最多能在老夫手中，支持十招，便要乖乖……嘿……嘿嘿……”

东怪纵出圈外，笑道：“好吧，老四这尤物就交给你了，老夫暂时坐着调息一番。”说着，便盘坐地上，闭目调息。

西魔经验老到，他故意一方面采取游斗，消耗云菊帮主的体力，一方面激怒对方，使对方气血沸腾，减低功力。

西魔冷笑几声道：“以你这点子武功，还配称作别人的帮主，简直使人笑掉大牙呢！”

云菊帮主怒道：“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你们这些武林败类要强得多！”

西魔厉声反问道：“我们有哪些事败坏武林，你指出一二，如果指不出来，哼，今夜你休想留一个全尸！”

云菊帮主道：“你们四个魔头，恶迹斑斑可数，用不着本帮主历历数出，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西魔暴喝一声，双手上的白毛根根竖起，他右手高高举起，叱道：“你识得此掌否？”

云菊帮主抬头一看，只见西魔右手手心之中，发出一层白雾，一股奇寒，从白雾中向四周散发出来……

云菊帮主略皱黛眉忖道：“久闻西魔练有一种‘玄门冰掌’，莫非此掌就是？……”

她冷笑道：“你的玄门冰掌，火候还差得远呢！谅你伤不了本帮主。”

西魔暗暗吃了一惊，心想：“此种掌法，自己在西域苦练而成，她怎么识得？……”

西魔厉声道：“你既然识得此掌，敢不闪不避，接下老夫几掌？”

云菊帮主不屑地笑了几声，接道：“有什么不敢的？”

西魔冷哼一声，右手遥遥向云菊帮主击去！

云菊帮主感觉有如一座冰山，向她压来，寒冷越来越浓……她忙提起真气，闭住穴道，抵御袭来的奇寒。

西魔突然收掌，向后暴退了三大步。

云菊帮主面色苍白，额上香汗淋漓，口中气喘吁吁——

西魔闭目调息了一会，喝道：“你竟用一种正气，伤人于无形，颇有失帮主光明正大之风！”

云菊帮主晒然道：“本帮主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暗算别人，刚才老魔头遭受反弹之力，乃是本帮主身上受魔头掌力压迫而产生的，老魔头的确是孤陋寡闻。”

东怪突然从地上跃起，喝声道：“云菊帮主，你如果真有本领，接下老夫这一招式！”

云菊帮主转头一看，只见东怪红袍涨大像只大红灯笼，双手遥遥作式，掌心发出红光闪闪……

一股热流，渐渐随他的招式扩大……

云菊帮主讶然忖道：“久闻东怪练了一种‘珠砂追魂掌’，打到人身上，立刻会把人烧焦而死，这一掌式，可能就是珠砂追魂掌。”

她不屑的冷笑一声道：“区区的珠砂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没有在本帮主眼下。”

东怪大怒：“好一个狂妄的女娃儿，接下去试试滋味吧！”

说罢，手上又加了两成真力，狠狠地向云菊帮主拍去。

云菊帮主忙又提起一口真气。想用正气反弹之力，把对方震伤，可是东怪为人狡诈，他拍出一掌之后，便忙向一侧闪避，眨眼间从另一个方向，又拍来一掌。

云菊帮主没有料到对方会移动位置，等她发觉时，为时已迟，她背上已经挨了一掌。

一声闷哼，云菊帮主，便栽倒在地上。

顿时，她感觉背上有如火灼般的难耐……

东怪一弹身，出手如电，便点了云菊帮主周身十二大要穴。

云菊帮主突然感全身一麻，劲力顿时完全消失。她抬头一看，只见场中云菊帮高手，死伤无数，遍地都是尸体，此时惨烈的拼斗，仍在进行……

云菊帮主不禁深深一叹，悲痛地垂下了头。

东怪、西魔二人一阵得意的狂笑，缓缓向云菊帮主身前走进，东怪道：“云菊帮主的人，老大老二对付已足有余，咱们先挟走这美人儿，去取乐一番，然后来接应他二人不晚。”

西魔哈哈大笑道：“好吧，一切照你的计划进行。”

此刻的云菊帮主，虽然受伤穴道被制，但耳目极为灵活，听了东怪之言，自知身受侮辱，在所难免，她决心撞死自杀，以留清白之身，她正欲起身头撞向巨石上时，突然，听到遥远的空际，传来一阵怪啸之声……

那啸声凄厉而惊悚，越来越近！

东怪西魔俱停步倾听，面色微微一变！云菊帮主心中一动，又缓缓地坐了下来。

刹时之间，那啸声已经快到眼前了。

东怪咦了一声道：“好快的身法呀！”

西魔蓦然看见一条巨大的灰影，从空际闪了下来，他情不自禁地一声惊呼：“灰袍丑面人——”

地残、天缺二人同时一齐惊叫道：“毒眼龙——裴云海

第三十章 力战四魔

地残、天缺二人一声惊呼“毒眼龙”之后，全场所有的高手，目光都集中到那位灰袍丑面人身上。

那位灰袍丑面人，不但着了一身宽大的灰袍，面貌奇丑，而且两眉之间，多了一只又圆又大的眼睛！

灰袍丑面人面罩寒霜，口角挂着一丝冷笑，一步步向地残、天缺二人欺近！

他每一落脚，发出沙沙之声，陷地寸许……

地残老者冷喝一声道：“裴云海！还老夫五十年前一只腿来！”

言讫，手中的铁拐，在地上一顿，便横扫了过去！

铁拐带起锐厉的呼啸风声，宛如惊涛拍岸，巨浪排空，幻起满天拐影，向灰袍丑面人头上罩下！

云菊帮主一声惊叫道：“裴大侠，小心那缺腿老头的铁拐！”

灰袍丑面人转面对云菊帮主微微一笑道：“多谢帮主的关心，地残老鬼是老夫手下游魂，他这几下子，老夫还没有看在眼底下！”

只见他身形一晃，展开“云海幻踪”身法，闪了几闪，便失去人影。

地残老者突见面前失去了人影，不禁大吃一惊，急忙转身，灰袍丑面人这时已欺到他的面前，长臂一探，向他的肩穴抓来。

地残老者大惊失色，忙将身子一偏，向左边一滚，便闪避对方抓来的一招，但指风已经划破了他的衣衫。

他骇得冒了一身冷汗，心想道：“裴云海的身法如此快速，真出自己意料之外，他匿迹五十年，武功似比昔年进步很多，不可轻视……”

他面上先前那股狂傲之色，已经收敛了许多。

站在一旁的天缺、东怪、西魔三人，他们都是识货之人，见武功高绝的地残，仅在一招之间，便几乎栽在裴云海手中，不禁同时捏了一把冷汗。

灰袍丑面人不禁仰面哈哈长笑起来。

那笑声，震撼山岳，直震得四周的树叶簌簌作响，山谷回音，历久不绝！

地残老者略一定神，怒道：“裴云海，你有什么值得如此狂笑？”

灰袍丑面人收敛笑声，道：“老夫以为你们四魔有什么通天本领，口口声声要找裴云海，原来不过是一些驴打滚的功夫，五十年来，想不到你们的恶性还未改除……”

天缺老者怒喝道：“住嘴！裴云海你五十年匿迹荒山，一定练了一些了不起的武功，老夫五十年前一只眼睛，你今夜该还给我！”

天缺老者衣袍一撩，伸出一双如鸟爪似的枯手，便向灰袍丑面人面上抓去！

他这抓去之式，快如闪电，而且随手而出的，四周两丈方圆之内，劲风呼啸，飞沙走石，锐不可当！

灰袍丑面人嘿嘿几声道：“天缺老鬼，你这几下子，和从前差不多，也没有新奇的花样！”

只见他不闪不避，宽大的灰色袍袖拂动起来，便消解了对方的劲力，天缺老者的双手刚递出一半，便收招暴退，口中发出吁吁喘气的声音……

全场的人都看呆了！

他们不知道灰袍丑面人用的什么招式，把天缺发出去的劲力化解，而使

天缺暴退？

云菊帮主虽然负伤坐在地上，但目光与灰袍丑面人目光一接触，不禁悚然心惊，暗忖道：“不错，就是他！声音也很像……”

她在痛苦中，口角却挂着一丝喜悦的微笑。

突然，东怪红袍一抖动，冷笑几声道：“丑面鬼，你练的这一点子正气，老夫还瞧不起眼！”

灰袍丑面人淡淡一笑接道：“在下与你东怪，素无恩怨可言，你为什么耍助纣为虐，老夫希望你不要来蹚这次浑水！”

东怪嘿嘿几声道：“不错，老夫与你裴云海本没有什么恩怨，不过久闻阁下身怀武林奇宝——‘龙眼’能不能借给老夫欣赏一下？”

灰袍丑面人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头上道：“阁下要看的‘龙眼’，便在老夫的头上，现在你可以看清楚了吧！”

东怪双目如电，仔细向灰袍丑面人面上望去，瞧了许久，不禁晒然道：“我以为是什么奇宝，原来不过如此而已！”

地残老者忙道：“老三有所不知，那‘龙眼’乍看之下，似乎平常得很，其实它两面都可以发光，绿色的光，含有剧毒，如果射到人身上，便难活三个时辰，它的反面是一股白光，可解百毒……”

东怪笑道：“既有如此妙用，老大你为何不早说明？”他口中说着，突欺身而上，向灰袍丑面人面戴的“龙眼”抓去。

灰袍丑面人察言观色，早已料想东怪会猝然出手，所以他早有提防，等东怪伸手向他抓来时，他身形一晃，便展开了“云海幻踪”轻功。

东怪素以狂傲成名，他满以为这一抓，必可把灰袍丑面人面上的“龙眼”抓下，但当他右手甫出，眼前便失去了人影。

他暗吃一惊，忙转身四望，突然听到左侧传来嘿嘿之声道：“东怪，咱们无冤无仇，你为何出手就抓，老夫念你修为不易，还不快滚！”

东怪略定了一下神，暗忖：“今夜如果畏缩不前，‘武林四尊’之名，必从此之后死去，以自己的功力，再合其他三人之力，对付裴云海，必不成问题……”

他忖动至此，便用传音入密之法对地残、天缺，西魔等人说道：“今夜如果让裴云海逃走，我们四人便会卧不安席，坐不安位了……”

西魔亦用传音入密之法反问道：“老三，依你之见，如何去对付他？”

东怪道：“咱们四人先轮流用车轮法去对付，然后等他筋疲力竭时，四人联合出手，他就是金刚之身，也要倒在咱们的拳掌之下！”

天缺老者微微点点头，接道：“此计虽然很妙，不过裴云海的功力，似比五十年前又进步了许多，刚才老夫被他身上所发出正气反弹之力，弹得现在气血还在浮动。”

西魔冷笑道：“等我去试试他的功力，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

说着，白衫一撩，五指如钩，向灰袍丑面人面上抓去。

灰袍丑面人见西魔一出手，四周三丈方圆，登时便泛起一股奇浓的寒意，向他袭来，招式未递到，而寒意已经袭到。

灰袍丑面人，立刻警觉，他忙提起真气，闭住周身的穴道，使奇寒不立即侵入，然后功贯双臂，蓄势待发。

西魔抓去的五指，刚快触及灰袍丑面人时，突闻灰袍丑面人大喝一声，右手一抡，奇招陡出。

四周尘沙蔽空，劲风呼啸，宛如长江大河中之巨浪，层层不休地卷向西魔！

西魔长笑一声，道：“好一招云海里幻第三式——云海倏变！”

他身形拔起三丈多高，白衫在空中挥动，双手向下一抡，两股奇寒，如同两柄利剑似的，反击灰袍丑面人。

灰袍丑面人冷冷道：“西魔的‘玄门冰掌’，功力不过尔尔，老夫还不在于！”

他正说间，恍如一座冰山，向他压了过来。灰袍丑面人忙运气抵御奇寒，同时身形陡起，也跃起三丈多高，口中大喝一声道：“西魔，你接起老夫这一掌试试！”他右手手臂一圈，便击了一掌出去。

他这一掌，不但方向，角度怪奇，而且招式也逾常规而怪诞！

掌势甫出，劲风大作，势若奔雷闪电，惊涛骇浪，威不可当！

西魔见状，哪敢硬接，忙跃退两丈多远，他立稳马桩之后，不禁呆了一阵，任凭他见多识广，也想不出灰袍丑面人刚才那一掌，叫什么名称。

灰袍丑面人也不禁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自己掌力，竟比从前进步许多，而且此刻他内力绵绵不绝，真力越来越充沛，这种违背常规的进境，颇使他不解……

其实他自从在“天魔洞”吸了一颗“千年夜光灵芝果”之后，功力已经突飞猛进，不过他不自觉罢了，其后他又在“血潭”奇遇吃了那颗“长生果”功力已增加百年以上，他自己还是感觉不出来。

以西魔等四人的功力，灰袍丑面人如果没有这样高深的功力，恐怕早已无法抵御他的玄门冰掌的奇寒了。

灰袍丑面人刚才发出去的，乃是“追魂掌”再加上他内力无比的雄厚，所以这一招锐不可当。

西魔惊魂甫定，心中一动，忖道：“他已连战了我等四人，似乎内力绵绵不绝，此人的武功，深不可测……”

灰袍丑面人冷笑道：“西魔！刚才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再接老夫一招！”说着灰衫一撩，缓缓举起右手，大声又道：“西魔！你看这是什么掌法？”

西魔抬头仔细一看，良久讷讷道：“大概是玄……门……？”

灰袍丑面人嘿然一声，接口道：“老夫奇奥之掌，‘玄门屠龙’，量你这个魔头也不识得，你会‘玄门冰掌’，看老夫这一招玄门屠龙，比你那一招的威力如何？”

灰袍丑面人右手徐徐地向西魔击去。

西魔看去似平淡无奇，当灰袍丑面人掌风刚递到一半时，他顿时感到四方八面，都是千斤巨石般的压来，他开始感觉窒息，他想逃，但是双脚无力，渐渐地……

他承受不了，他面色突然变得苍白，额上汗如泉涌……

渐渐地，他看见灰袍丑面人的巨掌快落下来时，他想举掌反击，可是他双手被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得抬不起来。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听见一声惊呼：“裴大侠小心你的后面！”灰袍丑面人忙收了掌式，转身一招向后击去。

西魔身上压力登时解除，不禁冒了一身冷汗，暗道一声：“好一招霸道的玄门屠龙，几乎丧魂掌下……”

他凝目向前一看，只见天缺、东怪、地残三人同时对灰袍丑面人动起手

来。

他三人出手的招式，狠、辣、酷毒兼而有之。每一招，都是指向灰袍丑面人的要害之处。

可是灰袍丑面人，面上丝毫没有紧张的表情，他在三人如涛的掌风中，展开轻功，忽左，忽右，飘忽异常。

西魔看得更呆了。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合他们三人之力，还是战灰袍丑面人不下，灰袍丑面人的武功，到底高到什么程度？……”

三大魔头大战灰袍丑面人方酣之际，突然听到云菊帮主，对在场的云菊帮高手沉喝一声道：“你们还呆呆站着看什么？还不帮裴大侠助拳！”

云菊帮的高手经他们帮主一言提醒，均纷纷围拢过去，有的高手撤出兵刃，准备出手，有的高手贯功于双臂上，蓄势待发……

灰袍丑面人蓦然一声暴喝道：“谁要你们来助拳的？还不给我散开！”

灰袍丑面人手指着地残、天缺、东怪三人道：“老夫今夜不要别人帮忙，一样可以超渡你们！”

东怪冷哼一声道：“裴云海，今夜就是再有许多人助拳，谅你也难逃我们四人的掌下，不过，现在你还有活命的一线希望，只要你交出‘龙眼’我们便可以放过你……”

灰袍丑面人哈哈大笑道：“你们别作梦了，老夫的‘龙眼’如果一旦使用，莫说你们四魔，就是四十个魔头，也要败在老夫奇宝之下。”

地残老者不屑地一笑道：“裴云海，其实说起来，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老夫昔年这条腿，并不输在你的武功上，如果你不使用‘龙眼’，恐怕早已没有什么裴云海了。”

这个地残老者，老奸巨猾，他完全用言语去激怒对方，使对方不使用“龙眼”，他顿了一下，又道：“裴云海，你还是赶快用你的‘龙眼’吧，不然再走上三招，你便没有命了。”

灰袍丑面人怒道：“老夫今夜就不使用‘龙眼’，看能不能超渡你们！”

地残老者一点也不放松的紧逼着说：“裴云海，你是江湖上成名露脸的人，说出的话可不能赖！”

灰袍丑面人厉声道：“老夫一言九鼎！”

地残老者转头对天缺、东怪、西魔三人道：“我们快联手抢攻，不要使他有逃脱的机会。”

他的话声很高，故意使灰袍丑面人听到。

灰袍丑面人面罩杀机，双目如电射向四人，冷嘿几声道：“老夫不但不使用‘龙眼’，而且连兵刃也不用，只用老夫一双肉掌，替武林除四大害。”

云菊帮主听了暗暗着急，心想：“此人的个性为何如此好强怪僻？而且他似乎不明白武林的奸险机诈，竟被对方几句话一激怒，连兵刃也不用了，裴云海按年龄应该有七十多岁了，不应该如此幼稚，见他的一举一动，好像是他？……”

云菊帮主正忖思间，突然一声闷哼，打断她的思维。

她忙抬头一看，只见天缺老者，已被灰袍丑面人劲风扫得跌坐在地上，面容苍白，双目微闭，显然受伤不轻。

菊菊帮主转面看灰袍丑面人，只见他在三人围攻之下，东闪西躲，身形转动非常灵活，当他看准许对方弱点时便立刻抢攻一招，立刻逼得对方连连

向后暴退。

她看得怦怦心跳，她太关心那灰袍丑面人的安危了，甚至都忘却自己受伤的痛苦。

突然，又是一声闷哼，她忙凝目一看，竟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哎呀！他被打倒了？”

她咬紧牙关，忍痛奔过去，奇怪的事发生了。原来地残老者一拐扫倒灰袍丑面人，东怪忙过去补了一掌，正当掌风递到灰袍丑面人上时，突见东怪向后暴退了七八步，跌坐在地上，口中喷出一道鲜血！

灰袍丑面人在地上滚了几滚，便爬了起来。

他满身都是泥土，头发散乱，口角流着血丝，瞪大着满布血丝的眼睛，在月光照耀之下，吓人极了。

地残老者见他挨了一拐并没有受伤，不禁怔怔地望着灰袍丑面人。

西魔口中嘿嘿几声道：“裴云海，你真有点邪门，怎么打不死？”

他边说边抽出长剑，在手中抖动一下，幻起绵绵的剑气，向灰袍丑面人头上罩下。

灰袍丑面人长笑一声道：“四凶已伤其二，你二人在老夫掌中也难走二十合！”

他身形飘动，便没入西魔绵绵的剑光之中。

云菊帮主傻愣愣地望着，想道：“这人身世真是一个谜，看他出手招式的火候，似又不够七十岁以上的人，可是他内力的充沛，却超过七十岁以上的人，他到底是谁？……保少侠？裴大侠？……”

蓦然，西魔手上的剑光暴敛，一股狂涛般的掌风，顿时把他卷起——

“叭——”地一声，栽倒在一丈开外。

灰袍丑面人一弹身，便紧追过去。

正当他一掌向西魔身上拍去时，掌式刚出，蓦在此刻——

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在他背后响起！

灰袍丑面人悚然心惊，忙收掌回身一看，不禁使他大感惊愕！

原来地残老者，见天缺、东怪、西魔三个人俱都重创在裴云海手中，自己再打下去，也是凶多吉少，此人善工心计，他一转头，看见云菊帮主负伤站在他不远的地方，所以，他灵机一动，便扫了云菊帮主一掌，同时挟起帮主向黄林岗外，飞奔而去——

第三十一章 飞渡天堑

灰袍丑面人见地残老者挟走云菊帮主，不禁惊愕了一下，但立刻展开轻功，向黄林岗外尾追而去。

地残老者的轻功不弱，他挟起云菊帮主一直向黄林岗外拼命飞奔，片刻之间，便出了黄林岗。

这时已是三更左右，官道上没有行人，他展开“八步赶蝉”轻功，在官道上一直向西南方向风驰电掣地飞去！

灰袍丑面人担心云菊帮主的安危，拼命在地残老者后面追赶。

可是地残老者的轻功甚高，灰袍丑面人追到五更左右，仍然无法追上地残老者。

这时，天色将已黎明，二人保持一段距离，灰袍丑面人始终没有追上对方，也许是地残老者有意引敌，他见灰袍丑面人停步，他也停步，对方脚程放快，他亦加速。

一直到天亮，二人已奔离黄林岗外百里之遥了。

地残老者白天在官道上挟着人飞奔，多有不便，于是，他便进入山区。

灰袍丑面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他已尽力施展轻功，可是仍然追不上地残老者，不禁使他心头一凛，付道：“这缺腿的老头，轻功不在自己之下，似此追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追上，况且云菊帮主身负重伤，岂可耽搁太久……”

他心中一动，便厉喝一声道：“站住！”

灰袍丑面人内力无比的雄厚，他这一声暴喝，使远隔他数十丈的地残老者，清晰可闻。

地残老者回头冷笑一声道：“裴云海，你不要狂吠，你如果有本领，便来追上老夫，否则，老夫恕不奉陪了……”

他边说，身形还是如箭矢般的向前飞奔。

地残老者进入山区，他在沿着峰峦起伏的山脉，越走越快。

灰袍丑面人的轻功和地残老者在伯仲之间，所以虽然进入山区，还是掉在后面。

由晨至午，灰袍丑面人追得额上汗如泉涌，但他为了救云菊帮主，还是穷追不舍。

这时，山势越深入，越陡急，两旁参天古木，千年老树，中间一条羊肠小道，灰袍丑面人愈走愈心疑，他想：“这缺腿老鬼，莫非诱我进入龙潭虎穴，然后施下毒手……”

他正在忖思之际，蓦见地残老者，从一座山峰之上，急剧地下奔，没有好久，面前便有一条溪涧，横亘在他前面。

地残老者从怀中取出一枚竹哨子，靠近唇边，连吹了三声，溪涧的对面，便从一条单索上，放过来一个滑箱。

地残老者跃入那只滑箱中坐好，便从单索上滑向对岸。

灰袍丑面人这时才明白，自己被对方已经诱入他的腹地了。地残老者在对岸放下云菊帮主，对灰袍丑面人冷笑道：“裴云海，你有种敢过来吗？”

灰袍丑面人这时已到了溪涧边，放目一看，只见从此岸到彼岸，铁索上非常光滑，所以能滑动上面的滑箱。

灰袍丑面人再向四周一打量，那溪涧深不见底，上面横竖了一块牌子，

写道：“无底溪！”

他再向前一看由这岸到彼岸，至少有二十多丈宽，他估计虽有绝顶轻功，也决难飞渡过去。

他正在考虑张望之时，突又闻地残老者发出几声得意的好笑，道：“裴云海，我劝你还是转回去吧！你如果乘滑箱过溪，保险你一条老命送在这里……哈……哈哈……”

灰袍丑面人怒道：“地残老鬼！你敢放滑箱过来，老夫便敢过去，有什么害怕的？”

地残老者见对方已经中计，便操纵那条铁索，把滑箱放了过去。

灰袍丑面人略为犹豫，便跃身而跳上滑箱之中。

铁索上立即响起一阵滑动的响声，滑箱便开始在铁索上滑向彼岸。

当滑箱正滑向铁索的中间时，突然听到一声咔嚓巨响，铁索折断，滑箱便向溪涧里下坠……

灰袍丑面人心中骇然，一个意念在那一刹那间从他脑海中闪过——如果坠下去，非粉身碎骨不可！

他忙提起一口真气，跃出箱外，向对岸飞去！

可是才达五丈远，真力便感不继，势非跌落下去不可，他钢牙一咬，又猛提起一口真气，再向前飞奔，如此连提了三口真气，他已飞渡到了彼岸。

地残老者见状心中骇然，他想不到灰袍丑面人，竟能在危急时发挥这样大的神功，而能飞越数十丈的溪涧。

正当他惊愕之际，灰袍丑面人已经欺身过来，厉喝一声，举掌向地残老者身上扫去！

地残老者大惊失色，他哪敢硬接，忙闪身向后飞奔。也顾不得再抱走云菊帮主。

灰袍丑面人见地地残老者逃奔，暂时不去追他，赶快过去抱起地上受伤的云菊帮主，向苍林中跃去。

他觅了一所隐蔽之处，便把云菊帮主平放地上，仔细一瞧，只见她粉面苍白，气若游丝，已经奄奄一息了。

他见状心中不觉一阵难过，此女为了自己，竟受害如此之大，如果自己不出现在黄林岗，她也不会与武林四凶结下梁子。

他想来想去，觉得实在对不起云菊帮主了。

他一阵自责之后，忙从怀中取出一颗疗伤药丸，塞入云菊帮主口中。

片刻之后，缓缓扶起她的身子，依靠在自己的胸前，然后用右手紧贴在云菊帮主的背心上，功贯手臂，一股热流，从他的手心中，缓缓输入云菊帮主的体内。

一个时辰过去了，渐渐地感觉云菊帮主四肢百骸，开始颤动起来。

这时已经是苍然暮色，明月冉冉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了。

灰袍丑面人累得头上汗粒如雨，口中气喘吁吁，可是，他并没有放松对云菊帮主的疗伤工作。

又过了一个时辰，突然听到云菊帮主大叫一声：“哎哟，痛死我了！”灰袍丑面人大吃一惊，仔细瞧云菊帮主的面色时，她此刻忽然面红似火，口中冒出黑烟，双目血红，可怕极了……灰袍丑面人吓得手足失措，他不知道云菊帮主为何会突然如此恶劣的变化？他忙低声问道：“帮主，你有何感觉？”云菊帮主微叹一声道：“我心中如似火焚，请你快放开我背上的手吧，”

我实在受不了……”灰袍丑面人低声道：“帮主，我在替你疗伤呀，你暂时忍耐一下吧！”

云菊帮主咬紧牙关点了一下头。蓦在此刻，突然一阵怪啸之声，由远方传来。

灰袍丑面人立即感觉有异，忙凝目向四周一看，就在这当儿，一阵劲风响起，立即跳出两只白额吊睛的猛虎来！

灰袍丑面人见了两只老虎，大吃一惊，忖道：“两只老虎，自己当然可以对付，可是现在正替人疗伤，又不能放手中止疗伤，如何是好？……”

他忖思未毕，两只猛虎已经扑到他的面前，灰袍丑面人大惊失色，正想发招时，蓦闻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声叱喝之声！那两只猛虎闻到那声叱喝之声，便突然止步，伏首驯服于地上。灰袍丑面人大感意外，他忙循声望去，在皓月照耀之下，一个白发紫袍老者，脚不沾尘，飞奔而来。眨眼之间，便已来到灰袍丑面人面前。灰袍丑面人仔细向来人一打量，那老者身材矮胖，紫袍草履，白发长髯，年纪在七旬左右，双目精光闪闪……那矮胖老者扫了灰袍丑面人一眼，不禁愕了一下，但马上堆下笑脸道：“对不起！少侠受惊了！你师父裴大侠可好？”灰袍丑面人怔了一下，反问道：“老丈所说的裴大侠，系指何人？”那矮胖老者哈哈大笑道：“少侠，你用令师的面具衣服乔装你的师父，能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住老夫吗？”灰袍丑面人笑道：“老丈见过家师么？”那矮胖老者哈哈大笑道：“岂止是见过，半月前还在‘飞霞谷’遇见过，我们在五十年前便已相交，只可惜你师父受女人之害……”灰袍丑面人忙打断那矮胖老者的话，问道：“飞霞谷在什么地方？”那矮胖老者笑道：“你师父恐早已离飞霞谷了，你就是去也找不到他，不过你要想见他，三年之后，在华山论剑大会上，或许可以看见他。”灰袍丑面人道：“我师父目前为什么不愿意出来报仇？连徒弟都不愿相见，是何用意？”那矮胖老者微微一叹道：“他不是不想报仇，而是目前力不从心，他正在埋头研究一种绝学……”

矮胖老者正在说话之间，目光扫到云菊帮主的面上，惊讶道：“这位女侠，身中‘烈元催命掌’，现在体内如烈火燃烧，恐难活过明天子时……”

灰袍丑面人大吃一惊，道：“老丈既识得此掌，想必有解药，祈老丈救她一命。”

矮胖老者摇头道：“老夫昔年有位朋友，中了此掌，结果含恨死去，此掌极为毒辣，放目武林之中，会此掌功的人，只有一人……”

他略为沉哦问道：“这位女侠是不是伤在一位身穿红袍名叫东怪的老者手中。”

灰袍丑面人点头道：“不错，她可能是伤在那红袍东怪的手中，不过在下赶到时，她已经受伤了。”

矮胖老者叹道：“那东怪一生作恶多端，不知有多少人，被毁在他的毒掌‘烈元催命掌’之下，遗憾的是老夫一直没有遇见过他……”

灰袍丑面人笑了一下接道：“昨夜在黄林岗，他已重创在我的手下，不死也会成残，在下当时因急要追人救人，所以来不及补他三人一掌。”

那矮胖老者略一皱眉道：“你追的是不是一个独脚铁拐的老者？”

灰袍丑面人点头道：“正是此人。”

那矮胖老者道：“我在前面曾经遇见此人，见那人形色慌张，脚不沾地的飞奔，同时还施放了三枚讯号，他可能集结手下弟子，或者是邀约高手，

对你极为不利，少侠宜速离此地。”

灰袍丑面人道：“在下现在正为云菊帮主疗伤，不能停止，他们如果不讲道义，乘人之危，在下只有和他们硬拼了。”

那矮胖老者沉思一阵，摇头道：“东怪的‘烈元催命掌’伤人，非一般疗伤，可以治愈的，少侠虽耗尽精力，还是不能救活她！……”

他喟然一叹自言自语道：“老夫见此女清秀脱俗，宛如仙子下凡，不像一个短命女人，也罢，老夫只有出卖朋友，不守信诺一次了。”

他顿了一顿，对灰袍丑面人道：“武林中能医此病的人，只有一人，不过此人已隐迹江湖三十多年了，他一生医术，可比美华陀，人们都称他为‘回天圣手’，可是三十多年，他没有再替人医病了，而且为人怪僻，他愿意不愿意替这位女侠医治，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灰袍丑面人大喜道：“这位‘回天圣手’老前辈，现在何处？在下立即去找他。”

矮胖老者道：“这位怪医师住在九华峰深山之中，距此约三百里，以少侠的脚程，明天中午可以赶到。”

他说完，使用手中的伏虎鞭，在地上开始划了起来。

灰袍丑面人见那矮胖老者，伏虎鞭在地上不停的划着，大圈套小圈，眨眼之间，便划出许多道路、河川、山峰、屋宇……矮胖老者用伏虎鞭指着道：“少侠可以从这里进入九华峰，然后转弯，经过某处……最后渡过一座‘鬼门桥’，便可以到达‘回天圣手’云梦怪叟的隐居之所了。”

灰袍丑面人忙起身拱手一礼道：“多谢老丈指引，不知老丈尊姓大名？”

矮胖老者笑道：“老夫的姓名早已不用了，不过四十年前，武林中曾有一位用铁砂在百步之外取人命者，少侠可曾闻乎？”他略停了一下，从身上取了一面三角形的小绿旗，说道：“少侠见到云梦老叟，自有妙用……”

言讫，跃身虎背上，伏虎鞭挥动，便听了两只猛虎发出一阵啸声，腾空而起，跃过深涧彼岸去了。

灰袍丑面人心中一阵惊诧，忖道：“想不到这位矮胖老者，竟是四十年前名震武林的‘百步铁砂神魔’，传说此人亦正亦邪，才华盖世，今夜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他心中一阵忖动之后，便抱起云菊帮主，按照“百步铁砂神魔”所示的路线，向前飞奔而去。

秋深了，但在中午的太阳，照晒着大地，仍然很燥热。

九华峰的山道上，正有一个灰袍丑面人，背着一个病情很重的女子，在飞奔而上，虽然天气很燥热，那灰袍丑面人挥汗如雨，可是他仍然未稍停歇，尽力在奔走着。

道旁的樵子，过路人的行人，见一个丑汉，背着一个满面病容，但看去仍然很美的女子飞奔，都停步注意观看。

那灰袍丑面人正是保坤乔装的，他背的女子，便是伤在“烈元催命掌”下的云菊帮主。

他已不停地走了一夜半天，此刻，他已赶到矮胖老者“百步铁砂神魔”所绘的图上，那座“鬼门桥”不远了。

保坤抬头望天色，这时，日正当中，诚如“百步铁砂神魔”所料，他果然在中午赶到此地，他不禁慰然地笑了。

九华峰的山势，越走越高，愈来愈险峻，悬崖绝壁，飞鸟难渡！

渐渐地羊肠小径也没有了，面前都是原始森林，荆棘丛莽之地……他把云菊帮主缓缓地从背上放下，目光一接触她的面孔，不禁大吃一惊！

此刻的云菊帮主，面色更加血红，双目紧闭，黛眉深锁，气若游丝……

保坤道：“在日暮前，如果找不到‘回天圣手’云梦老叟，她恐怕没有救了……”

他想到这里，不禁幽幽一叹，在一块大石上颓丧地坐了下来。

血淋淋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地在他心头叠出……

保坤不禁真情大动，仰视苍穹，发出几声凄厉的啸声。由于他内力无比的雄厚，所以啸声直冲云霄，四周山谷回音，历久不绝。

暮在此刻，突然传来一阵山魅似的笑声，那笑声似在遥远的天际，又恍似在眼前……

保坤微微感到一怔，忙抬头向四周看看，只见对面山峰上，忽然涌出来七个穿人皮血衣的大汉，后面跟着一个绿袍老叟，和一位独脚老者。

保坤一见独脚老者，便认出是地残老者，但他同来的七个穿人皮的血衣大汉，和一位绿袍老者，却不认识。

地残老者手一指保坤对同来的八人道：“那阵啸声，果然是他发出的，你们看那个灰袍丑面人，便是毒眼龙！”

七个穿人皮血衣的大汉，口中发出一阵鬼魅的笑声，七人排成半圆形，向保坤围了过来。

保坤虽然历练江湖甚久，也见过不少的怪人高手，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穿人皮血衣的人，而且他们一个个都是面貌狰狞可怕。

保坤从石上跃身而起，挺立场中，一双精光闪闪的眼睛，扫向围了过来的七个怪人。

那七个穿人皮血衣的大汉，刹时之间，便把保坤包围起来。他们一言不发，站着如似泥塑木雕似的。

保坤暗暗吃惊，忖道：“见他们太阳穴高高隆起，双目精光闪烁，分明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他们被地残老者邀约而来，此番相遇，必有一场恶斗，自己虽然不怕他们，可是耽搁云菊帮主医病的时间，这件事情如何对付？……”

保坤心念未已，蓦闻地残老者，手中铁拐在地上一撑，便向保坤欺近，口中嘿嘿道：“裴云海，你四周所站的，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高手，你今天要想插翅，也难飞出，老夫劝你还是早点认命吧！”

保坤冷笑道：“地残老者，你是老夫掌下游魂，你们自称武林四尊，还有三位到哪里去了？自羞还来不及，有何面目在此说话？”

地残老者被保坤说得面上青一阵红一阵，他浓眉一竖，喝道：“裴云海，你不要贫嘴，老夫并不在乎你那几套，今天我们来当着‘血堡教’高手之前，好好了结咱们往日的怨仇！”

保坤听了“血堡”二字，心中暗暗吃了一惊，但在面上一闪即逝。

原来，保坤在“血涧”时，便听到他师父裴云海说过“血堡教”为近七十年来武林崛起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大教，他们的势力，已凌驾少林、武当之上，不过教中极杂，高手中，亦正亦邪者居多。

保坤略一镇定，道：“在下与‘血堡教’，素无恩怨，他们虽然来了，老夫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老鬼，你挑拨也没有用处。”那绿袍老者，突然向前跨了几步，冷哼一声道：“裴大侠，你虽然与本教往日无从

过节，但是武林四尊是我们‘血堡教’的朋友，我们总不能坐视朋友被害而不救……”

保坤冷笑道：“这样说来，老丈今日是特地赶来为地残老鬼助拳的？”

那绿袍老者接着也冷笑几声道：“助拳不过是目的之一，此外还有两个目的……”

保坤急忙地问道：“哪两个目的？”

绿袍老者，手捋长须一下，嘿嘿几声道：“如果阁下答应我们达到那两个目的，我们也许不会替地残助拳，而且今后我们是好朋友……”

他嘿然地一笑，便悠然住口。

保坤道：“老丈快说，哪两个目的？”

绿袍老者沉思一下，笑道：“第一个目的，是本教要借阁下的‘龙眼’用一次，第二个目的，本教的教主公子，久闻云菊帮主，天姿国色，千娇百媚，他想见她一次，睹仰风仪……”保坤面色一整道：“在下身上确有‘龙眼’这件宝物，不过贵教主如果一定要借，等在下将云菊帮主病医愈后，趋贵教拜访，当面借给贵教用一次。”

保坤歇了一歇又道：“贵教主公子，要睹拜云菊帮主风采，恕在下不能作主，须等云菊帮主病愈之后，由她自行决定。”

绿袍老者冷笑一声道：“阁下言词非常圆通，但骨子里就是不肯，是也不是？不过你要放明白点，睁开眼睛，看看眼下情势……”

保坤哈哈大笑道：“在下早已看过了，我如果怕你们威胁，早就……”

绿袍老者厉喝一声，打断保坤的话道：“谁威胁你，咱们的‘血堡教’，在江湖上光明正大，从不威胁别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保坤忖道：“这糟老头子，明明是借题发挥，他们美其名是借，其实是抢，何必戴着假面具？……”

保坤心中一动，庄容道：“贵教自称光明正大，不威胁别人，可是你们站在这四周，把在下包围起来，算不算威胁？”

绿袍老者干咳几声道：“这是本教的教规，走到哪里，都是七人为一组，摆下‘七星拱月’，完全是自卫的行动。”

保坤冷笑道：“不管你们是自卫也好，如何自圆其说，你们一见面，就把别人围住，总失光明磊落的行为……”

绿袍老者断喝一声道：“老鬼，你敢侮辱本圣教？”

保坤一声长笑接道：“你不要怪喝乱叫的，你要如何对付老夫？”

绿袍老者晒然道：“老夫看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你明不明白这‘七星拱月’，发动起来，威力有多大？”

保坤不屑地笑了一下，摇头道：“不管有多大，老夫都不在乎！”

绿袍老者面色一变，怒道：“裴云海，念在你我素味平生，本教以宽大为怀，特网开一面……”

保坤笑道：“你们如果不动手，我们可以握手言欢，后会有期，在下永铭于心！”

绿袍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夫所说的网开一面，你猜错了，本教的七星拱月，在七招中，你如果能接得起，我们便饶你一次！”

保坤淡淡一笑道：“君子一言九鼎？”

绿袍老者笑道：“老夫为‘血堡教’第一内堂堂主，从来言出必践，你放心好了。”

保坤道：“你们就请发招吧！”他面色严肃，功贯双臂，蓄势以待……

绿袍老者脚步向前缓缓移动着，蓦然，他身后传来一声沉喝道：“罗兄，请暂缓传命令，在下与裴云海有残腿之仇……”

绿袍老者霍然一转身，笑道：“耿兄之意如何？”

地残老者耿不天冷笑道：“我耿某五十年前，便被裴云海断了一条腿，今日他如果死在你们血堡教的七星拱月之下，这笔血债，我向谁去讨还？”

绿袍老者笑道：“耿兄之意，是先与裴云海拼斗一场么？”

地残耿不天冷冷答道：“不错！”说着，手中铁拐，遥遥向保坤面上点去！

保坤疾向左侧一闪，让开了地残耿不天劈来的一拐，右手反手从背上撤出长剑，斜斜撩击出去。

避敌还击，快速的几乎是一齐出手，但见寒芒一闪，叮当之声，地残铁拐被震开去，同时他的人也暴退了几大步。

保坤仍站在原地，衣袖飘动，面不改色。

一阵羞怒，泛起在地残耿不天之心头，单足猛一点地，人便向保坤扑过去，半空中抡动铁拐，横里扫击过去。

保坤见那铁拐击来之势，猛恶无比，双肩晃动，疾退两大步。

只听到劲风盈耳，一道黑光，当胸直撞过来。

保坤手中长剑一抖，幻起一道光芒，接下射来的一道黑光，凝目望去，只见那绿袍老者手中挥动一条黑尺，又向他攻到。

保坤叱喝一声，剑上光华大盛，把那绿袍老者第二次攻来的尺招，完全接了过来。

那绿袍老者手中的黑尺，具有一种强大的吸力，使保坤剑势变化，受了很大的影响，幸得他腕力强大，长剑又是纯钢炼成，感受吸力不大，尚可勉强运用。

地残老者耿不天见绿袍老者挥动黑尺，也来夹攻保坤，心中不禁大喜，他手中的铁拐，更加劲力两成，疾向保坤扫去。

保坤受了地残老者耿不天及绿袍老者二人同时的抢攻，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道：“以自己的功力，对付这两人，尚可勉力维持，如果再加上‘血堡教’七个高手，同时夹攻，则胜负之局，难以决定，况且云菊帮主的伤势越来越重……”

他心中一动，口中便发出清啸一声，手中的长剑抖动几下，便光华暴射，四周三丈方圆之地，均被保坤的剑气所笼罩！

地残老者耿不天，前两番败落，这一次他存着拼命报仇的心理，这一来，他胸中全无荣辱得失之念，拐上功力比之平常增强不少。他把铁拐“伏妖十九式”中的精奥之学，尽施展出来，每一招都用足全力，一时之间，拐风如涛，层层不休地罩向保坤。

保坤见地残老者耿不天，拐法招招狠辣，形同拼命，他忙展开师门绝学，来对付两人。

三人沉酣剧战，不觉已激斗了四十多招，保坤发觉自家形势毫无改善，由开始到现在，对方二人，毫无破绽可寻，再打下去，对自己必无好处……

他心念一转，突然叱声如雷，剑光从四方八面，凶涌而出！

绿袍老者手中黑光突敛，口中发出一声惊呼：“玄门屠龙！”

他急剧地向后暴退！

保坤身形一晃，便以电光石火的身法，挟起云菊帮主，从绿袍老者后退的缺口中，飞奔而去！

第三十二章 云梦怪叟

保坤挟起云菊帮主，向九华峰的西南，展开凌空虚渡最上乘的轻功，急奔而去。

他约莫走了四个时辰，抬头望天色，已近日暮黄昏，后面并没有见血堡教的人追来，他才放缓了脚程。

这时，山势越来越陡，他凭着记忆“百步铁砂神魔”所绘的图上路线，向前摸索，不过，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沉重了……

蓦在此刻，天际几声鹤鸣之声，突现一只巨大的白鹤，飞落在他的面前！

白鹤昂首而立，高达五尺，形体极为魁梧，它两只眼睛，暴露凶光，对着保坤似含有敌意……。

保坤见状不禁一怔！

心中付道：“这只白鹤，体形奇大，不同凡禽，可能是云梦老叟看山之物，待我来问它一问。”

保坤忖思至此，忙向白鹤点头道：“白鹤老兄，你是不是云梦老叟的高徒？”

白鹤略将头点了两下，表示保坤问对了。

保坤心中一动，继续问道：“我是从远道而来求教云梦老叟的，请白鹤老兄替我带路好吗？”

白鹤似极通灵，忙再点头并展开翅膀，扇动几下，表示欢迎，原先那股敌意全消。保坤大喜，道：“谢谢白鹤老兄，我们就走吧！”

白鹤引颈长鸣两声，两脚向下一缩，便趴在地上，似想作背负他二人的模样。

保坤本来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少年，他见闻颇广，看见白鹤动作，便迅速骑在那只白鹤背上。

白鹤立刻长鸣数声，腾身而起，展开双翼直向西南方向飞去！

保坤骑在白鹤身上，觉得非常平稳，他俯身向下一望，只见群山都在他脚下飞逝，万物都是那么渺小……

他一时之间，宠辱皆忘，心旷神怡……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经过多少山峰，白鹤又长鸣了几声，缓缓下降。

白鹤倏然下降，竟落在一座绝壁之上。

它身形一匍匐，保坤便跃了下来站在绝壁之上。

保坤抬头向四周一望，白鹤已引颈长鸣，展翅腾身而去！

他循白鹤飞去的方向望去，只见，有四道断崖，横亘在他的面前，每一道断崖，中间约有五丈多宽，而断崖下面，深不见底，如果跌落下去，立刻便会粉身碎骨……

保坤再仔细向前望去，四道断崖后面，便有一座高达四丈的陡壁，那陡壁之上，有一座孤峰，高达百丈，孤峰之上，隐约可以看见有数间茅舍……

保坤忖思道：“云梦老叟个性听说非常冷癖古怪，在三十年前时，他横行江湖，无恩怨是非之分，三十年来，他匿迹这个荒山，采药炼丹，从不管世事荣枯，这一次，‘百步铁砂神魔’要我来求他，医治云菊帮主，不知他能不能答应？”

保坤正忖思间，忽然，那孤峰之上，飞下一个黑色怪物。

来势如电，瞬息之间，便到达第四道断崖之上。

保坤仔细看去，只见是一个满身黑毛，面如锅底，全身一丝不挂，身不满三尺的童子。

那童子双目射出两道精光，冷冷地问道：“喂！你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快说！”那声音有如铜铃，清脆已极！

保坤忙面带微笑点头道：“不错，在下久闻令师大名，特从迢迢万里之外，赶来此地，求见云梦老前辈为在下一个朋友……”

那童子阴阳怪气地，扫了保坤一眼，冷哼一声，道：“你说话太噜嗦了，到底有什么事？”

保坤道：“求他医疗在下一个朋友的伤势。”

那童子极不耐烦地冷笑一声回答：“我师父没有空！”

他说完转身就走！

保坤见状不禁大怒，叱道：“站住，没有教养的野孩子！”那黑毛童子突然停步转身，怒喝地问道：“骂谁？”

“骂你！”

那黑毛童子两眼暴露两道凶光，暴喝道：“打掉你的狗牙，使你丑上加丑！”说着功贯双臂，准备出手。保坤见这孩子如此无礼，心中觉好气，正在这时，那童子竟遥遥地向他拍了一掌。

保坤忙举手一招“百步神拳”，反击过去。

他这一招“百步神拳”，是他含怒而发，已用了八成真力，招式甫出，所以威力特别强大！

只见第四道断崖之上，发出焦雷似的声音，那黑毛童子，直被震退七尺开外，才稳住身形。

黑毛童子稳住桩之后，也迅速向保坤打出两拳。

拳风刚到，保坤右手一挥，便接了下来，暗忖：“这孩子内力掌劲都不错……”

保坤正欲举手想发第二招时，蓦然——

空中传来几声悠长的鹤鸣，由远而近，眨眼即至。

保坤抬头一看，只见一团青烟似的，由淡而浓，从那陡急的孤峰之上飞泻而下。

刹那之间，白鹤便降落在第四道断崖之上。

白鹤背上骑着一个青袍的老道，缓缓从白鹤背上走了下来。

那黑毛童子忙拜在那老道的脚下。

保坤向那老道凝目望去，只见那青袍的老道，瘦骨嶙峋，手如鸟爪，脚似鸡腿，面如猿猴，背似骆驼……

保坤面对着这样一个异貌古怪的老叟，心中不觉微微一怔！

那青袍的老道向保坤看了一眼，冷冷地问道：“你这个丑人来到云梦峰干什么？”语声冷极，充份证明“百步铁砂神魔”所说的话不错。

保坤躬身一礼，道：“在下为了一个朋友，特不远千里来拜访云梦山庄，老丈可是云梦老叟么？”

云梦老叟冷哼一声，道：“既然是来拜访老夫的，为什么要和我的看山童子打架？简直一点礼貌都不懂！”

保坤被云梦老叟说得面上一红，道：“是高徒不肯通报，反而出手打人。”

云梦老叟冷冰冰的道：“这是进云梦山庄的山规，凡是要进云梦山庄的人，必先要挨上我看山童子的三十耳光，然后才准进入云梦山庄！”

保坤听了一愣！

他暗忖道：“这是什么奇怪的山规，江湖上真是罕闻罕见！”

保坤正在沉忖之际，突然听到云梦老叟冷漠的问道：“丑面你愿意接受这个山规么？”

保坤略一沉吟，道：“我可以为了朋友愿挨三十耳光，但是同我一起来的云菊帮主，她已身负重伤气息奄奄，如何能挨得起三十耳光？”

云梦老更冷冷地问道：“那少女生的什么病？”

保坤微微一叹道：“她是云菊帮主，伤在东怪的‘烈元催命掌’下，现在已经人事不知了……”

云梦老叟略皱眉哼了一声道：“把她丢到崖下去喂鸟吧！”

保坤心中一怔！

他暗忖：“这老头好怪癖冷酷呀！”

他心中忖动后，忙摇手道：“不行，在下千辛万苦跋涉来此，是求老叟大发慈悲，妙手回春，救她一救，无论如何老叟也得帮助医治一次。”

云梦老叟面色冷漠已极，他缓缓地說道：“老夫对任何人素无情面可讲，不过，老夫在三十年前，曾留在江湖上有三面小绿旗，只要有一面绿旗交给我，我便答应为那持绿旗的人办一件事。”

保坤心中一动，忙从怀中取出一面小小的三角形绿旗来。

那面三角形的绿旗上面，绣着一只老虎扑噬一个人，旁边有一个人，把那人从虎口中救出来。

云梦老叟看见那面绿旗，面上冰冷的颜色，突透出一丝笑容，道：“正是这面绿色小旗，快交给老夫吧！”

保坤把手中握着的绿旗，摇了几摇，微微一关，道：“请老叟答应在下做三件事，才能交易这面宝旗。”

云梦老叟庄容道：“不行，只准一件事。”

保坤哈哈一笑，接道：“我不给了。”他说着缓缓折起那面绿旗，放进怀中，面色显得非常轻松。

云梦老叟面色微微一变，仰首幽幽一叹，自言自语道：“为了这三面珍贵的绿旗，老夫在云梦山庄已经等了三十个寒暑……”

倏然——空中传来无数声长啸！

保坤转身一望，只见山峰之下涌出七条人影来，那七道人影来劲如电，眨眼之间便已飞上了山峰。

保坤仔细一打量那七道人影，他们都是穿人皮的血衣，面貌狰狞。

原来他们正是血堡教的七个高手，追踪来此！

保坤转身对云梦老叟道：“只要老叟打退上峰来的强敌，我们对这面旗子还有商量的余地。”

云梦老叟闭上双目，冷哼一声，道：“我才不管这些屁闲事！”

保坤突然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云梦老叟睁双目，冷漠地问道：“笑什么？”

保坤突收笑声道：“云梦老叟的盛名，已传遍江湖历数十年之久，其实，不过是欺世盗名，徒有虚名而已……”

云梦老叟怒道：“哪些是欺世盗名，你这个丑鬼指出一二吧！”

保坤冷道：“我要说得你心服口服，你只有虚名。”

云梦老叟道：“老夫从来没有佩服过人，只要你说得使我佩服，我便答

应你办一件事。”

保坤浅浅一笑道：“你狂言有什么山规，一个由千里虔诚而来求医的人，还要打三十耳光才准进山，可是现在血堡教七凶，马上就要进山，你说不管屁闲事，试问山规呢，你不是欺善怕恶，徒有虚名么？”

云梦老叟面色微微一红，道：“就算你这个丑鬼厉害，破例为你办一件事！”

保坤拱手一礼，道：“先谢谢老丈的大恩！”

云梦老叟仍然是冷漠表情，冷哼一声，道：“不要灌米汤，老夫不吃这一套，快说什么事？”

保坤忖思道：“这个老头，真是阴阳怪气，冷癖已极！”

突然暴喝连天！

血堡教七凶距保坤仅有三丈开外的距离了。

七凶联手拍出一掌，凌厉的掌风，有如狂涛般的，向保坤卷来。保坤左手挟着云菊帮主，右手一挥忙打出一掌，抵御卷来的掌风。

他转身对云梦老叟道：“请你立刻出手，打退眼前敌人！”

七凶一掌落空，怒不可遏，欺身而上，七人同时都向保坤身上抓去！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七凶欺身而上的同时，只见保坤眼前青影一晃，保坤及云菊帮主的身子同时被人抓起，落在第四道断崖之上。

保坤定神一看，七凶扑一个空，呆呆地站在第一道断崖之上。

他心里不禁一怔！

暗忖道：“这怪老头的身法真是快得出奇了！”

那七凶真不愧为血堡教的高手，他们展开“孤鹤摩云”轻功，仅四个起落，便跃到第四道断崖之上。

他们七人素不识云梦老叟，所以大喝道：“该死的老头儿，还不快让开路，要不然连你也要打下崖去！”

云梦老叟睁大双目，如两道冷电，扫向七凶！

七凶目光与他相接触，心中不禁微微一怔！

原来云梦老叟的双目，较平常的人，大三倍以上，而且光华四射，如同两只虎目……

七凶闯荡江湖多年，从来没有见到有这么一双大眼睛的人。

云梦老叟冷冷地道：“你们擅闯本山，知道我的山规么？”

七凶互相丢了一个眼色，大家开始仰面冷笑起来。

云梦老叟怒喝道：“凡擅入本山者，罚打三十耳光，立刻滚蛋，如果再想动手反抗，挖去一目……”

七凶更加哈哈大笑不止！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云梦老叟放在眼底下。

他们的大笑声，尚未收敛。

突然——

七凶感觉眼前青衣一掠，连续的“劈拍”之声响了起来，刹时之间，他们每人脸上都挨了三十记耳光！

保坤看得呆了，好奇特的手法！

七凶被打得双眼冒出火花，正想出手之际，忽然，听见云梦老叟怒叱道：“你们七人还不快给我滚，真要讨死吗？”

七凶气得哇哇哇的一阵怪叫，从背上抽出鬼头刀，抡刀呼地就往云梦老叟头上劈去。

云梦老叟暴喝一声，道：“你们妄动，真的都想找死么？”

他的身随声落，人已站在七凶后面。

七凶原先本没有料到这老叟的武学如此神奥，现在见状不约而同地暗吃一惊，抽刀横移，七人把云梦老叟围起来，摆出‘七星拱月’的阵法。

云梦老叟阴阳怪气的冷嘿几声说道：“老夫来此孤峰修练，已有三十年没有和人动过手了，你们与我素无仇恨，还是识相一点给我滚吧！如果再妄动手，哼！小心你们的眼睛！”

七凶中为首的暴喝一声，道：“把那个丑面人交出，我们就走。”

云梦老叟鼻中大哼一声，道：“不准你们动他二人一根汗毛！”

七凶个性素来狂傲，他们不约而同地大吼一声，欺身而上向保坤及云菊帮主二人身上抓去！

保坤正要动手之际，蓦见一股狂飚，把七人卷退五步！

七人之间，青影一晃，便见七凶踉跄地向后暴退，紧接着，就是惨叫连天之声……

保坤抬头一看，不禁呆了。

七凶每一个人的右限，都被挖掉，登时鲜血流了满身，使他们的人皮血衣更加红了。

云梦老叟自言自语道：“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七凶见眼前这位怪叟，武功如此高奇，再打下，必更吃亏，于是他们互相丢了一个眼色，恨恨地盯了老叟一眼便转身飞奔而去。

保坤淡淡一笑，道：“这批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

云梦老叟转身冷笑一声，道：“你也不要得意！”

保坤浅浅一笑，道：“老丈偌大的年纪了，为什么说话还有这么浓厚的火药味？在下并没有地方开罪老丈。”

云梦老叟伸手对保坤道：“少噜嗦，快把旗拿来！”

保坤肃容，道：“刚才是老丈口头上的话输给在下的，可不能赖。而且对付血堡教七凶，在下自信还可以……”

云梦老叟沉声断喝道：“丑鬼，你快说吧，交换什么条件？”

保坤笑道：“第一个条件是为云菊帮主疗伤，第二个条件么？……”保坤顿了一下便悠然住口。

云梦老叟冷冷地道：“一面旗子只能交换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免谈，这女娃儿能不能医好，还不一定。”

保坤沉思片刻，道：“只要老丈能把这个帮主的伤医愈，在下不谈第二个条件。”

云梦老叟瞧了云菊帮主一会，摇头道：“很难医，不过要疗治这种剧毒，老夫的损失太大了，除了那面旗子以外，还需要你……”

保坤道：“老丈需要什么？”

“老夫三十年来想觅一个最丑的人一只眼睛，熬煎一种神奇药丸，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

保坤仰首沉思有顷，道：“老丈的意思是需要在下一只眼睛是也不是？”

“阁下愿意么？”

保坤转头看看地上睡着中毒的云菊帮主，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说道：

“只要老丈把这个少女身上剧毒疗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云梦老叟冷漠面孔上亦微微受了感动。

他吩咐黑毛童子道：“把那个中毒的女娃娃背到庄上去。”

黑毛童子背起云菊帮主飞奔而去。保坤亦随云梦老叟乘鹤腾空而起。

顿时白鹤引颈长鸣数声，眨眼工夫，便飞上百丈孤峰之上。

保坤下鹤之后，缓缓地向那神秘的“梦云山庄”走去。

这时明月已冉冉从东方升起，在明月照耀之下，云梦山庄四周都是些奇花异果，小桥流水，茂林修竹景色如画……

保坤边走边赞叹道：“这里真像人间仙境，异日倘能得机随此老丈隐匿此间，修心养性，涤尽俗念，吾愿足矣……”

他不知不觉间，已走到云梦山庄。

前面有一块巨石挡住去路。

那巨石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能来此地便有缘！”巨石左下方署着：“独眼居士题”五个小字。

保坤绕过那块巨石，再向前走，便看见有几间茅舍，前后毗连，苍松翠柏，将它笼罩着。

那茅舍大门，上面悬了一块大的横匾额，写了四个大金字：“云梦山庄”。

大门两旁有两首对联。

上首写道：“起死回生，妙手回春，旷古第一奇士。”下首写道：“药到病除，老夫一生，只医三个半人。”

保坤看了上联，便笑道：“这老头倒是蛮非常自负的。”

他再看下联，更捧腹大笑，道：“这真是非驴非马天下第一副奇妙对联！”

须知保坤自幼便随父母读了许多诗词歌赋之类的古书，所以对于对联颇为通晓。

他走了进去，只见厅内放了两口白色木质的棺材，棺材一侧放置一些香花酒菜之类的祭品……

保坤看了不禁一呆！

云梦老叟端坐在大厅左侧一张云床上面，双目微闭，状似老僧入定，宝相至为庄严。

室内充满一片恐怖的沉寂……

许久，许久，保坤问道：“老丈府上停丧何人？”

云梦老叟微睁双目，冷冷地回答道：“这两口棺材，是为你们两个远来之客准备的。”

保坤不禁一愣，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已详细端视了你们的相貌，都是短命之相，而且预卜你们会死在这里，所以……”

保坤不理睬老叟的说话，仰头望望天色，见月已上梢，不禁幽幽一叹，道：“那帮主身上的剧毒，过了今夜子时，恐怕无法获救了……”

云梦老叟突然睁大双目，怒骂道：“满口胡说八道！”

他转身双手轻拍三下。

后面屋里走出来一个童子，那童子面貌秀丽，年纪在十二三岁左右，双目精光闪闪。

云梦老叟道：“把那女娃娃背出来。”

童子转身不到片刻，便把云菊帮主背出放在大厅中央。

云菊帮主此时，面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头上秀发散乱，已经进入昏迷状态。

云梦老叟用手把住她的脉搏，许久，才收回手，不禁微微一叹！

保坤急忙问道：“有救否？”

云梦老叟摇摇头，缓辍地道：“中毒时间过久，生机非常渺茫……”

保坤闻言开始一怔，但是，迅速恢复常态，他忖道：“难道在这等死么？”他心中一动，便欺身而上，抱起云菊帮主便往外奔走！

倏然——他身后传来一声暴喝！

“站住！”

保坤一怔！

他刚想转身，突然眼前青影一晃，他的“璇玑”、“气海”、“丹田”三大穴立时被人点住。

他想回手反击，但已经来不及了，保觉全身一麻，抱在手中的云菊帮主便滑落在地上。

只听到一声冷冰冰的闷哼道：“你想逃走么？没有那么容易！”

保坤怒喝道：“不能让她在这里等死呀！”

云梦老叟嘿嘿两声，道：“普天之下，老夫不能医的病，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妙手了。快给我乖乖地坐下。”

保坤不屑地一笑，道：“少吹牛！”

云梦老叟冷笑几声，道：“老夫已登古稀之年，后半生的时间，便花费在研究医药，遍走名山大川，采了许多奇草异果，带来无数毒物，制造了许多珍贵奇药，应有尽有，阁下如果不信，可随老夫前往一观！”

说罢，他伸手在大厅左侧墙壁上按了一下。

立刻听到一阵轧轧的响声，那轧轧之声，越响越急，片刻时间，墙壁便裂开一个大洞口来！

保坤便跟着云梦老叟走进洞去。

只见洞里堆满药，天下奇草异药，应有尽有，满洞都是药气薰人！

保坤笑道：“老丈既有这许多珍贵奇药，那云菊帮主的伤为什么不能医？”

云梦老叟仰首沉思有顷，道：“有倒是有法子，不过太冒险了。”

“既有法子可医，冒点险怕什么？老丈快说！”

云梦老叟道：“你先把那面绿旗交给老夫再说。”

保坤无可奈何的从怀中取出绿旗交给云梦老叟。

云梦老叟接过绿旗，沉思一会，紧皱眉头道：“她血液中都含有毒汁，必须要死一次才能……”

保坤大惊道：“要她死一次？”

云梦老叟点头道：“不错，要她死一次，才能把毒汁从血液中清除出来！”

保坤用怀疑的目光，注视那老叟，奇道：“人死还能复生么？”

云梦老叟庄容道：“老夫一生从不打诳语！”

云梦老叟歇了一歇，继续道：“把她全身的毒血都放出来，她必定要死几分钟，然后把猿猴的血换进去，她又可以复生了。”

保坤觉得面前站的这个老叟，他的言论已经是神乎其神，他的医术，已入神化之境。

于是拱手一礼道：“老丈高见，请速动手救人就是！”

云梦老叟走出洞外，右手拿一把七寸长的利刃。左手迅速向云菊帮主的“返魂穴”点去！他的点穴动作，快如电光石火。

同时右手中的利刃，在云菊帮主的脑后左右“藏血穴”上刺去！

突见两股鲜血，一齐涌出！

保坤见状，惊得身上打了几个寒战！

约莫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云梦老叟从洞中取出一瓶血浆，割开云菊帮主的经脉，缓缓将血浆灌入。

老叟虽然年登古稀，但是，他拂穴，放血，灌血等动作，奇快无比！

过了一个时辰之久，云梦老叟从室内取出一颗白色药丸，投入云菊帮主口中。

瞬息之间，便听到云菊帮主呻吟之声。云梦老叟冷冷地道：“等一会，人便可以清醒过来。”保坤躬身一礼，道：“多谢老丈妙手回春，给她救命之恩！”云梦老叟突然冷笑几声，接道：“阁下不要谢得太早了，此女虽然苏醒过来，可是她全身武功已失，必须再吃一种药丸，否则，生命虽然保持，终生成残，变为一个废人……”保坤道：“老丈穷天下之医理，集千百种灵药，祈再发慈悲，把她武功恢复。”云梦老叟嘿嘿几声道：“一面绿旗交换一个条件，你们再等一会就可以走了。”保坤心中一动，想道：“此叟阴阳怪气，言语乖张，喜怒无常，他刚才不是说需要我一只眼睛，怎么不听他重提？”保坤心念忖引，微微一笑道：“老丈如果获得在下一只眼睛，可否把她的武功恢复？”

云梦老叟以惊奇的目光，扫了保坤一眼，摇头道：“你这样做，牺牲太大了，会后悔的，老夫不勉强你……”

保坤淡淡一笑，接口道：“君子一诺千金，在下已答应这个交换条件，丝毫没有后悔之意。”他歇了一下，幽幽一叹道：“老丈快些动手吧！”

云梦老叟冷漠一笑道：“非老夫逼你。”说着直身从壁间取下一柄七寸长的利刃，缓缓地走向保坤……

保坤微微地闭上双目，面部挂着一丝淡淡的哀伤……

第三十三章 语含玄机惊壮士

云梦老叟正欲举起利刃向保坤的右眼刺去时，突然一声厉喝道：“糟老头子，你想干什么？”喝声未了，人已扑了过来。

云梦老叟微微一怔，举起利刃的手，收了回去，同时反手一挥，打出一股劲风，把那扑来的人影，挡了回去。

“哎哟”一声惨叫，那扑来的一道人影，经劲风撞击，跌倒在屋角里，爬不起来。

保坤、云梦老叟二人同时转头一看，不禁一阵惊愕！

原来，那扑来的人，正是云菊帮主。保坤忙走过去扶起她，云菊帮主双目射出两股幽怨的目光，问道：“那老头子要杀你？”

保坤微微一笑道：“他没有杀我的意思。”

云菊帮主更是大惑不解地问道：“他举利刃对你所为何事？”

保坤笑道：“请你不要管这件事，目前你应静心疗伤，待伤愈之后，我们便可以早日离开这里。”

云菊帮主柔情地缓缓依偎到保坤怀里，轻轻道：“裴大侠，你的眼睛，好像我的坤弟弟，如果是我的坤弟弟也来此该多好呀！”说着，她的身子更依向保坤怀里，愈靠愈紧。

蓦在此刻，突然，庄外传来几声怪啸之声。

那啸声，越来越近，啸声中充满了怪诞、沙哑、恐怖……

云梦老叟面色略为一变，低声唤道：“黑毛童子何在？”声音甫落，从厅后走进来一个满生长着黑毛的童子，这个黑毛童子，便是保坤第一次在断崖上见过的那一位。

黑毛童子闪入大厅之后，拜倒在云梦老叟面前。

云梦老叟道：“孩子，你快去看看外面什么人来了？快去快来。”

黑毛童子连叩首三次，起身向外飞奔而去。

云梦老叟缓缓地向保坤、云菊帮主二人走近，见云菊帮主紧紧依偎在保坤怀里，他冷漠的面孔上，也不禁泛起一丝笑容，道：“外面不知来了些什么人，二位暂在老夫药室里躲避一下，尤其这位女侠，伤势未复，更应该好好调息一番。”

说着，伸手一按壁上机关，立即一阵轧轧之声，片刻之间，便现出一道门来。

保坤抱起云菊帮主，一弹身便跃入那所室里。

当他刚跨入那所药室，又听到一阵轧轧之声，刚才裂开的一道门，又自动地关合了起来。

保坤顿感眼前一黑，伸手难见五指，心中不禁微微一怔。

他本有黑暗视物之能，他微闭双目，调息一番，睁开双目，已能看见眼前景色。

这所药室，比他第一次进的药室，规模更大。

室内满陈各类药物，保坤虽然不识药性，但见其品类之多，包扎放置之妥当，可以推想这位云梦老叟在这方面已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保坤放下云菊帮主，轻轻地问道：“帮主此刻的感觉如何？”

云菊帮主笑道：“我感觉口中奇渴，双目发黑，四肢软弱无力……”

保坤笑道：“帮主被东怪的‘烈元催命掌’打伤之后，已经昏迷了一昼夜，如果没有云梦老叟施救，恐难挨过今夜子时。”保坤把自己大战武林四

凶及来云梦山庄之事，简单地说了。一遍。

云菊帮主盈盈一礼道：“谢谢大侠救命之恩，不知大侠在战武林四凶之际，曾看见我那位保坤弟弟没有？”

保坤暗笑忖道：“我以师父的身份出现江湖这么久，仅没有瞒过‘百步铁砂神魔’，其余的人却把自己当作裴云海大侠，真是可笑之至……”

云菊帮主见保坤暗暗发笑，忙问道：“大侠笑什么？你到底看见我的坤弟弟没有？”要知道，云菊帮主始终怀疑灰袍丑面人一双眼睛，很像保坤，所以她一直试探对方。

保坤笑道：“帮主很关心你那位坤弟么？在下出庄之后，当设法把他找到。”

云菊帮主微微一叹道：“岂止是关心他，我在病中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安危……”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忖道：“此女对我用情已经很深了，我日后如何处理她这份情爱？……”他一时之间，竟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云菊帮主见保坤呆呆地站着，心中不禁一动，轻移莲步，走到保坤面前，边伸手边说道：“大侠对我有一番救命之恩，日后定当图报，为了以后能辨识大侠面貌，此刻大侠能否脱掉面具，给我一睹风仪？”

她的话声未落，右手已向保坤面上抓去！

保坤吃了一惊，忙闪身转面道：“帮主想法错了，在下生来就是一副丑面孔，后来遭人伤害，所以更加奇丑，并非戴有面具。”

云菊帮主一抓未中，而且给对方轻易地闪避过去，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此刻她再运气行功时，突然感觉有异，一时之间，她不禁呆了。

保坤微微笑道：“帮主伤势初愈，功力未复，只要有云梦老叟医治，功力不久即可恢复，不必多虑。”

云菊帮主这时才知道自己的功力，已完全丧失，不禁幽幽一叹，颓然地坐了下来。

这时，室外突然传来一阵叱喝打斗之声……

那声音越来越大，渐渐地感到屋宇动摇，地面震动起来。

保坤道：“外面一定来了强敌，待我出去探看一番。”说着，向刚才启开的门欺近一看，只见那门已紧紧关闭着，保坤在墙壁摸索许久，还是没有找到启开那扇门的机关。

此刻室外传来喊杀打斗之声，愈来愈急……

保坤忖思道：“云梦老叟万一死在强敌手中，云菊帮主的一身武功，便永远没有恢复的希望了。”

他心忖至此，忧心如焚，情不自禁地，举掌向室里的墙壁击去！

立即发出一声闷雷似的响声。

整个药室都动摇起来，保坤凝目望去，只见掌劈的地方，竟显现一个大洞来。

保坤一时竟呆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掌力，竟有如此雄厚。

保坤转身对云菊帮主道：“帮主暂在此小憩一会，在下去助云梦老叟一阵就来。”

保坤身形一晃，便射出室外，举目向四周一看，不禁使他微微一怔！

在云梦山庄外的大广场上，有许多劲装高手，其中包括僧、道、俗，各

种不同的人，他们都站在广场的四周，形成一个包围圈，在广场中央，跌坐着一个青衣道袍的老者，那老者瘦骨嶙峋，背似骆驼……

由于那青衣道袍的老者，背向保坤，保坤一时无法判定老者就是云梦老叟，可是他的背影，却非常酷似。

保坤双肩一晃，身轻如烟，射出大厅之外，在空中一个周旋，便悄悄地落在广场南边一棵大树之上。

他的身形用树叶遮蔽起来，然后借着皓月，向广场中望去。

当他看清那坐在广场中央的青衣道袍的老者是云梦老叟时，不禁大吃一惊，再向四周的人仔细一打量，更使他悚然心惊！

在那些高手中，包括武林四凶的地残耿不天，血堡教的绿衣老者及七个高手，还有冥谷高手，鬼王庄的少庄王，西域喀嘛教的人都有参加……

保坤找了许久，可惜没有找到鬼王庄主，蛛面追魂魔，西域喀嘛教公主，和冥谷天邪教主等人。

这时，保坤目光接触到云梦老叟，只见他盘膝而坐，双目微闭，恍如老僧入定，对身外包围几百高手，恍如未见，喊喝之言，也充耳未闻！

保坤暗暗佩服云梦老叟的镇定工夫，同时感觉非常奇怪，他不明白云梦老叟，为何与他们这么多人结下梁子？

保坤心中正在忖动之际，突然有一只手轻轻从他的肩头拍了一下，道：“阁下何时赶来看热闹的？”

保坤经人在背后肩头一拍，不觉大吃一惊，以他目前的功力而论，耳目是何等灵活，竟有人在他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他的身后，这份出神入化的轻功，怎不使他大惊失色？

保坤略一镇定，便缓缓回过头去一看，更加使他吃惊，那人身材娇小，面蒙紫色布巾，头上用紫巾包着，身着夜行服装，全身仅露出一双精光闪闪的眸子。

保坤马上意识到这人是个女子，可是这女子是谁？万毒宫主？仙狐神尼？天邪教主？西域喀嘛教公主？……

可是，这些人保坤都见过，她们的服装都不像？……

然而除了这几个奇女子之外，还另外有女子具有这样“凌空虚渡”上乘的轻功？

她到底是谁？……

保坤正在忖思之际，又听到那紫巾蒙面人像银铃般的声音响起：“小傻子，你在想什么？”

保坤又是一惊，心想：“她怎么知道我是年轻人？我的面貌服装，不是像我的师父么？……”

保坤对身后这个突然出现的怪人，感到很迷惘，也感觉很可怕……

他没有说话，他在那运功戒备，只要对方一出手，他便要施下杀手。

那紫巾蒙面人叱道：“喂！你这小子是哑巴吗？我跟你说话听到没有？”

保坤笑道：“你我素昧平生，有什么好说的？”

那紫巾蒙面人愣了一下，笑道：“阁下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相见还不止一次哩！”说着，双目传情，对保坤淡淡一笑。

保坤已从对方明眸中，可以看出对方的笑容，他更加迷惘了，在哪里见过？她是谁？保坤微微一笑道：“恕在下健忘，确实想不起来了！”

那紫巾蒙面人哈哈大笑道：“想不起来不要紧，就算这是第一次吧，我

们能见面一次，也算有缘，你说是吗？”

保坤点点头接道：“不错，人海茫茫中，能有一面之缘，也就很难得了，阁下何不去掉蒙面紫巾，以便在下一睹风仪？”

那紫巾蒙面人摇首道：“不可以，在下从不愿以真面目示人，主要是……”他笑了一笑，便倏然住口了。

保坤还要再问时，突见那紫巾蒙面人，手指广场上道：“快看呀！他们要准备动手了。”

保坤循蒙面人的手指方向望去，只见广场中数百名高手，均缓缓向前移动，包围圈越缩越小。

保坤怒道：“他们为什么联手去对付一个医病的老头，传到江湖上去不怕别人冷齿么？”

紫巾蒙面人冷哼一声，接道：“一半是为了一个带‘龙眼’的！”

保坤怔了一下，奇道：“一半是为了一个带‘龙眼’的人？这个人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满面迷惘之色，望着紫巾蒙面人。

紫巾蒙面人冷笑道：“那个带‘龙眼’的人，已逃到云梦山庄，江湖上的高手，都追迹至此……”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道：“他们怎么知道那个带‘龙眼’的人，已来云梦山庄？一颗‘龙眼’能值几何？值得这许多门派高手赶来此地？”

紫巾蒙面人接道，“带‘龙眼’的人，逃来云梦山庄，这个消息是武林四凶中的地残耿不天，和血堡教人传布出来的。”

紫巾蒙面人顿了一顿又道：“龙眼为武林至宝，谁不想要，阁下说它能值几何，未免是大言欺人了！”

保坤道：“这个带‘龙眼’的人，现在何处？”他故意这样说，以观紫巾蒙面人的颜色。

紫巾蒙面人冷冷地重哼一声，道：“那家伙就在附近，他反而蛮轻松，在看热闹，却不关心人家在替他卖命。”

保坤心中悚然一惊，但他表面仍保持镇定，干咳了几声问道：“据阁下判断，那个带‘龙眼’的人，必要时会不会出手呢？”

这时，紫巾蒙面人正在注意场中的变化，他听了保坤之言，仅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可能吧，喂！喂看，地残耿不天那个老东西要动手了。”

保坤拨开树叶，凝目望去，那地残耿不天，手中铁拐一点，便跃起三丈多高，欺到云梦老叟所坐不到五尺的地方，飘然地落在地上。

云梦老叟仍然微闭双目，坐在原地不动，他对地残老者耿不天跃落他身旁，恍若未闻未见。

保坤看了点头道：“那云梦老叟倒非常沉着，真有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种功夫确不容易。”

紫巾蒙面人答道：“云梦老叟完全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这种功夫，颇不容易……”

紫巾蒙面人话声未落，便听到地残老者耿不天喝道：“云梦老叟，你睁开眼睛看见四周站些什么人物？还在这里装聋作哑。”

云梦老叟冷笑一声道：“耿不天，你先勿卖狂，回去瞧瞧云梦山庄大门口躺着的八具尸首是谁，然后你便会知难而退了。”

耿不天晒然接道：“云梦老叟，那八人是没有防备，中了你的鬼计，现在数百群豪，把你紧紧包围，你就是插翅，也休想飞出场去。”

云梦老叟哈哈大笑道：“你们各大门派，劳师动众，远来本庄，到底是为什么？老夫已有三十年未履江湖，和你们还有什么恩怨可言？……”

地残老者耿不天，嘿嘿几声道：“云梦老叟，三十年不见，我们本无任何恩怨，不过你窝藏武林败类裴云海，便成了众矢之的！”

保坤听了心中怒不可遏，自言自语道：“裴云海是武林败类，他哪一点危害武林，你这个跛子，等一会有你好瞧的……”

紫巾蒙面人笑道：“急什么？人家云梦老叟大敌当前还不急，习武功的人，最忌急躁轻进，应该深沉机警……”

保坤没有再说，他脑海中反复思考玩味刚才紫巾蒙面人说的这八个字——“急躁轻进，深沉机警”，不错，现在云梦老叟处身四周大敌包围之中，仍然不急躁轻进，坐着如一座泰山，不正是以静制动，在深思熟虑，如何看破敌人弱点，而策定破敌之法呢。

他再想想自己，以往每逢大敌之时，便犯了“急躁轻进”的毛病，容易被对方激怒，而上了敌人的圈套……

保坤忖思未已，便见云梦老叟略睁双目，如两道冷电，射向地残老者耿不天，淡淡一笑道：“阁下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可笑已极！老夫一生从未见过什么裴云海其人，当然谈不上什么交情，怎么会把他藏在本庄之内？”

地残老者耿不天怒道：“血堡教七个高手，所见还会有错吗？希望你赶快把人交出来！否则，哼！”

云梦老叟双目又合上，缓缓道：“血堡教七人是谁，老夫足未出户，也没有见过。”

地残耿不天冷哼一声，接道：“就是被你每人挖去一目的七个人，你还想赖么？”

云梦老叟冷笑声道：“血堡教七凶，不守本庄山规，擅闯本山，各挖去一目，应得的惩罚，与裴云海有什么关系？”

地残老者耿不天嘿嘿几声道：“不管你如何诡辩，今夜不把裴云海交出来，便要把这个鬼庄踏得寸草不留！”

云梦老叟仰面哈哈狂笑起来。

由于他内力无比的雄厚，声冲云霄，震动得四周树木叶子簌簌作响……

他狂笑许久，突收笑容，冷冷道：“就是裴云海现在本庄，你们能把老夫怎么样？”地残老者见他笑声充满了这样大的威力，心头微微一凛，不过他还不失为一个经过大风大浪之人，他略一定神，便厉声道：“云梦老叟，你竟敢一人与天下这许多英雄对抗么？”云梦老叟道：“缺腿老头子，你不要挑拨是非，老夫没有与天下英雄对抗之意，不过，老夫掌握真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哪位非礼妄动，老夫便要执行三十年来所立的山规……”地残老者耿不天冷哼一声，接道：“你的什么臭山规，说出来听听？”

云梦老叟庄容道：“三十年前老夫便立下三条山规，第一，擅闯山者，打三十耳光，第二，如果妄动手者，挖去一目，……”地残老者不屑地笑道：“这两条山规例很特别，还有第三？”云梦老叟歇了一歇，继续道：“第三条山规，便是再图妄动，不听前两条山规警告者，残去四肢，丢到九华峰下去喂鸟。”地残老者哈哈大笑道：“如果在场这数百名高手都犯了阁下前三条山规，难道他们都束手被你丢下山涧喂鸟么？”

云梦老叟，微微一叹道：“你们如果不讲武林道义，联手来对付老夫一人，老夫只有尽力施为，不过，到那时，徒造成一场浩劫而已……”

这时，血堡教第一内堂堂主绿袍老者，将绿袍一抖，向前跨了几大步，厉声道：“这场浩劫之责，应该由你云梦老叟来负！”

云梦老叟略一抬头，微睁双目，晒然道：“阁下身为一教堂主，怎么说出这些幼稚可耻的话来。”他顿了一顿又道：“你们纠合这许多高手，来本庄找是非，造成的浩劫之责，还由老夫来负么？简直岂有此理！”

绿袍老者袍袖一拂，又向前跨了几大步，暴喝一声，问道：“你骂谁？”

云梦老叟冷冷地回答道：“骂那个不讲理的人，你干嘛这样凶？”

绿袍老者大喝一声，施出一种双手抱月的姿势，道：“你既然如此狂妄，目空一切，想必有惊人绝技，你能认识老夫这武功么？”

云梦老叟略为斜目一视，随即合上双目，不屑一笑道：“区区一点‘抱月揽星’小技，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绿袍老者微微一怔，因为，这“抱月揽星”乃是他成名江湖三大绝技之一，识者甚少，足见云梦老叟见闻渊博。

惊骇之色，在绿袍老者面上一闪即逝，他冷嘿一声道：“阁下既知此招之名，能知此招施出后，发出多大威力？”

云梦老叟满不经意地回答道：“月与星均为有形，世界上往往以无形可以克有形，以不动应乱动，阁下虽然招式摆对了，但气势不足，谅也发挥不出多大威力！”

保坤在树上听云梦老叟的对话，不禁暗暗点头。

紫巾蒙面人道：“云梦老叟所说的，完全是以静制动的法规，要知道‘万物静观皆自得’之理，学武的人，应该懂得这种秘诀，才能登堂入室。”

保坤这时才知道，武学一途，浩瀚如江海，不可因一得而自足，他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突然听到暴喝一声，他循声望去，只见绿袍老者，身上绿袍突然暴涨，双手缓缓向外伸开，然后徐徐向怀中合拢……

在月华如炼的照耀下，他的动作看得非常清楚，他每一动作，都异常缓慢……

紫巾蒙面人轻轻道：“这便是武学上记载的‘寓慢于快’的法则，其实，他的动作，已经快无与伦比了……”

紫巾蒙面人正说间，蓦见场中砂石扬起四周树木动摇起来……

场中群豪，大多数均向后暴退……

一阵似狂风暴雨的动作横扫中，只见云梦老叟，仍正襟危坐原地未动，仅头发散乱，衣袂飘动而已。

劲风过后，绿袍老者见状，心中一阵骇然，正要再度施为时，突闻一声沉喝道：“阁下功力不过尔尔，现在接老夫一招试试！”

他“试”字甫落，双手向胸前平平推出……

那推出之式，极为缓慢而且平淡无奇，可是紫巾蒙面人闭目一叹道：“绿袍老者完啦！”

保坤看不出究竟，正要发问时，突听一阵山崩地裂之声，骤然响起，一股狂飚涌出，直向绿袍老者站的地方卷去！

紧接着，一声闷哼，绿袍老者的身子被劲风卷得横飞而起，如迅雷奔电似的，向山峰下摔去！

全场的高手都看得惊呆了！保坤更加愣住了！

他不知道云梦老叟这是一招什么武功，竟发出这样大的威力。

紫巾蒙面人淡淡一笑道：“平淡中的奇特，这一招‘推月移星’，还只

有八成火候，算不得什么，如果……”

保坤感到很惊异，他想不到云梦老叟除能医病之外，还具有这样高深莫测的武功。

他更惊奇眼前这位紫巾蒙面人，听他说话的口气，必也具有最上乘的武功，可是他是谁？是男抑是女？他来这里的目的为何？

他实在太神秘太可怕了……

保坤正在忖思，忽然听到紫巾蒙面人道：“喂！快看又有三位过去了。”保坤凝目看去，只见血堡教中走出来三个中年大汉，他们均是手握长剑，跃至云梦老叟不远的地方站着。

保坤道：“这三位轻功不错，如果联手攻向云梦老叟，恐怕……”

紫巾蒙面人笑着摇头道：“最多能撑过三招，结果命运和绿袍老者一样悲惨。”

保坤却不以为然道：“如此说来，云梦老叟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紫巾蒙面人浅浅一笑道：“那也不见得，顶尖高手，还隐藏着没有现身呢！你急什么？”说着，向保坤扫了一眼。

保坤惊诧道：“你是说还有比云梦老叟更厉害的高手也赶来此地了吗？”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笑接道：“阁下不也是其中之一么？”紫巾蒙面人边说边对保坤送了一个秋波，保坤心中一征，忙道：“在下一点微末之技，怎比得上云梦老叟，而且……”

紫巾蒙面人格格大笑接口道：“而且他也是你的心爱的救命恩人，是吗？”

保坤又是一怔，急忙低头干咳几声，没有再说。

紫巾蒙面人道：“不要咳啦，那三人要对云梦老叟动手了。”

保坤忙抬头一看，血堡教三个中年大汉，齐声厉喝道：“老鬼纳命来！”

厉喝声中，三把长剑抖动，幻起三道银虹，登时冲入云霄，倏然下降，击向云梦老叟头上。

保坤惊讶道：“那三人剑术造诣不错呀！”

紫巾蒙面人晒然接道：“三岁孩童，也可施为，保险在云梦老叟手中，难走过三合以上……”保坤却大不以为然，口中发出冷哼一声，意思是：你太夜郎自大了一点。

说时迟，那时快，三道银虹刚刚罩到云梦老叟距头寸许时，云梦老叟轻哼了一声，宽大道袍的袖子向上一拂，便见银虹乍敛，三个中年大汉，连连向后暴退了好几步。

三个大汉惊惶之色甫定，互相丢了一个眼色，又欺身而上。

三柄长剑，幻起三道寒光，刺向云梦老叟的“天突”、“巨阙”、“丹田”三大要穴。

他们出手如电，剑气四溢，发出“嗤嗤”之声。

保坤讶道：“三人联手这一招，威力不弱呀！”

紫巾蒙面人笑道：“说起来，也是平凡中最平凡的一招，他们快完蛋啦！”语声未落，突闻云梦老叟怪喝一声道：“躺下去吧！”

云梦老叟双手向左右一抡，怪招陡出，他从不同的方向，诡异的角度，反击三人一招！

招式甫出，便听到几声怪叫，三人栽跌一丈开外，手中长剑，脱手飞出。

紫巾蒙面人微闭双目，缓缓说道：“阁下现在相信吾言不虚了吧！”

保坤吁了一口气，望望广场上的人，又望紫巾蒙面人，心中感到纳闷，低头不语。

这时，场中的高手，都惊得呆了，他们没有想到云梦老叟，竟有如此上乘的武功，他们都渐渐萌生退意，一个个脚步向后移动。

地残老者耿不天，站在一旁，呆了一阵，一个意念，突然掠过他的脑海，他转身对在场的高手朗声道：“各位高手听到云梦老鬼的三条山规没有？各位如果想离开云梦山庄，只有两条路可走……”

他顿了一顿又道：“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他停了一会，又继续说：“各位如果同心协力，联手对付他，他就是三头六臂，也敌不住我们这么多的高手，如果各位想逃命，只有给那老鬼各个击破的机会……”

地残老者这几句话说得果然收了宏效。

心想后退的高手，都站住不动了，他们的目光一齐集中到地残老者的身上。

保坤怒道：“这个长腿老头，机诈百出，实在可恶……”

紫巾蒙面人道：“岂不闻兵法有云：上兵伐谋，武功之外，最重要的，还要有智慧……”

保坤暗暗点头，钦佩紫巾蒙面人的高论。

此刻，月华中天如洗，广场上照耀得如同白昼，微风飒然，虽然是秋季，每个人由于过度的紧张，身上不由得泛起一股寒意。

云梦老叟仍然坐在广场的中央，宛如一尊石像，他对地残耿不天之言，恍如充耳未闻。

倏然，场中喊喝之声又起，保坤循声望去，只见场中的东北角上，闪电似的飞出一线白光，瞬息即将射到云梦老叟的身上。

云梦老叟右手袍袖一拂，便把那道飞来的白光击落，云梦老叟睁睛一瞧，原来是一面小小的白旗。

云梦老叟拾起地上那面小小白旗一看，面色微微一变，口中发出冷哼之声，道：“冥谷朋友莅临敝庄有何见教？”

原来那面小小白旗，竟是冥谷的招魂旗！

蓦在此刻，广场的东北角上，闪射而来四道人影，来势如电，眨眼间，便已到云梦老叟面前。

云梦老叟微微向那四道人影一打量，只见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男三女，为首的是一位中年的黄衫大汉，背插双剑，双目开合之间，睛光逼人……

那三女着红、黄、白三种颜色的服装，在明月的照耀下，妩媚动人……

保坤见这四人闪入场中，不禁失声地叫道：“那三女不是冥谷的天邪教的三个弟子么？那位黄衫中年大汉是谁？”

紫巾蒙面人笑道：“阁下记忆力不错，那三位女子中不是有一位很爱阁下么？阁下怎么就健忘了？”

保坤愕了一下，心想：“这个紫巾蒙面人真古怪，他怎么知道白衣少女爱上我？难道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监视之中？他到底是谁？”

保坤心忖未已，只见那个黄衫中年大汉道：“云梦老叟，你与本教素无恩怨可言，我们一向都是友好的……”

云梦老叟点头回答道：“阁下说得不错，贵教与本人河水不犯井水，你们在江湖上的一切作为，老夫从来袖手不过问的。”

黄衫中年大汉接道：“可是阁下这次窝藏了本教最大的敌人——裴云海，

却犯了友谊上之大忌。”

云梦老叟冷笑道：“阁下之言，有何证据？”

黄衫中年大汉肃容道：“地残老者之言，血堡教人亲眼所睹，决不致有错，老叟如果不承认，我等四人奉师命，志在得人，必须在贵庄搜查，才能相信……”

云梦老叟断喝一声道：“莫说你们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没有能耐搜查本庄，就是你们教主亲来，也没有本领搜查本庄！”

黄衫中年大汉怒道：“老夫是先礼后兵，你如果执迷不悟，与本教为敌，到时候你不要后悔了。”

云梦老叟双目似电，扫了黄衫中年大汉一眼，厉声道：“老夫一生行事，从不后悔，你们是等贵师父来到时出手，还是现在一齐上呢？”

黄衫中年大汉大喝一声，指着白旗道：“你可知道本教这面小小白旗的用意？”

云梦老叟哈哈大笑道：“凡接到这面‘招魂旗’者，一律处死，是也不是？”

黄衫中年大汉冷冷回答道：“然也！”

云梦老叟复狂笑道：“但老夫视这面旗帜，如同擦屁股的草纸一般，它只能吓唬别人……”说着把那面白旗撕了个粉碎，向黄衫中年大汉面上抛去！

如同一蓬银雨似的，向黄衫中年大汉身上射去，黄衫中年大汉面色陡变，忙向一侧闪避。

黄衫中年大汉略一定神，回头对那三女道：“咱们上！”

“上”字一出口，黄衫中年大汉反手从背上撤出两柄长剑，顿时挥动两道寒光，向云梦老叟头上罩去。

在这同时，旁边站的红衣少女，伸出晶莹如玉的右手，五指如葱，向云梦老叟身上的“巨阙穴”弹去！

黄衣少女也舞动罗袖，像两柄利刃似的，卷向云梦老叟只有白衣少女，未立即出手抢攻。

云梦老叟冷哼一声，不慌不忙，面不改色，两只宽大的袍袖，向左右拂动起来，两股凌厉的劲风，反击他们三人。

黄衫中年大汉，见云梦老叟反击出来的招式非常凌厉、诡异，心中暗暗吃惊，他原以为合他四人之力，在两三招之内，一定可以取胜，哪知与他想像中，却大谬不然，现在四人中已有三人动手，而且用的都是狠辣的绝招，可是五招过去，仍然没有制服对方，怎不使他吃惊！

红衣少女也愈打愈心惊，料不到云梦老叟竟能接得起她力逾千斤的弹指神功。

十招过后，云梦老叟始终坐着未动，但他的双袖却愈挥动，愈缓慢起来，他额上汗粒如雨，口中气喘吁吁……

他向四周打量一番，只见白衣少女站在一旁，面上表情很冷漠，始终未曾出手。云梦老叟深知遇上劲敌，忖道：对付他们三人尚可以勉强支持，落个平手，如果再加上那个白衣少女，势必败在他们的手里……

他正在考虑之际，突听到黄衫中年大汉对白衣少女道：“三师妹为何还不出手？”

白衣少女轻轻哼了一下，并未答腔，双手一抡，便向云梦老叟身上拍去。

云梦老叟登时便感觉对他身上的压力加重了许多，他钢牙一咬，恨恨道：“你们统统一齐上来，最好不过了，免得老夫多费些手脚。”他口中虽然如此说，可是心里愈打愈寒心。

紫巾蒙面人微闭双目，叹道：“加上那白衣少女，云梦老叟恐怕难走上十合……”

保坤见状大怒道：“冥谷恶徒，打斗如此不顾江湖规矩，传出去，不怕武林中人冷齿么？”他说完身形晃动，正想跃下大树时，突见紫巾蒙面人袍袖一拂，立时掀起一股劲风，把保坤跃下之势阻止。

保坤刹住身形喝道：“阁下意欲何为？”

紫巾蒙面人冷冷道：“你就是想此刻动手，也救不了他！”

保坤奇道：“为什么？”

紫巾蒙面人转面注意场中，缓缓地说道：“不为什么，说你救不了他，就救不了他，你懂不懂‘养气’二字？”

保坤摇头道：“我不懂，我只晓得救人……”

紫巾蒙面人道：“阁下如果现在出手，非但救不了云梦老叟，而且还害了他！”

保坤奇道：“这话怎么讲？”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笑道：“阁下一现身，不但使在场的高手震惊，同时也使云梦老叟惊骇，当他惊骇的刹那之间，心神必分，须知高手过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云梦老叟现在能抵御红衣少女的弹指神功，黄衫中年人的神龙七剑，和黄衣、白衣少女狠辣的招式，完全是精气神三方面的贯注……”

紫巾蒙面人顿了一顿接道：“他如果心神稍分，不伤在神龙七剑上，就会伤在弹指神功上，这样你不是救他，而是间接杀了那老头子。”

保坤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想了一想，也不无道理。

这时，明亮的月光，射到广场上，射到云梦老叟的脸，只见他面色苍白，额上汗如泉涌，两双袍袖，越挥动也越缓慢下来……

保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几次想出手，都被紫巾蒙面人劝阻，正在这时，突然有一道人影，从空际闪电似的射入场中，人未至而满天密密麻麻小黑先至。

黄衫中年人和红、黄、白三个少女，突然被迫得向后暴退了七八步。

场中的群众，对突来的变化，感到非常惊异……

几百只目光，一齐集中到场中的那道人影身上！

第三十四章 云梦庄前露锋芒

保坤凝目过去，只见那闪入场中的人，白发长髯，紫袍草履，身材矮胖，年纪约在七旬开外。

保坤不禁脱口惊叫道：“他不是‘百步铁砂神魔’吗？”

紫巾蒙面人漫不经心地接道：“没有那矮老头子刚才那一把铁砂，云梦老叟恐怕已经伤在红衣少女的弹指神功之下了。”

保坤奇道：“阁下怎么知道百步铁砂神魔打出的是一把铁砂呢？”

紫巾蒙面人笑道：“那矮老头子早已经来了，躲在北边那棵大树上，他能瞒住别人，还能瞒住……”没有说完，便悠然住口。

保坤再要问时，紫巾蒙面人手指着场中道：“快看，好戏要再上演了！”保坤转头向场中望去，只见百步铁砂神魔闪入场中之后，对云梦老叟拱手一礼道：“三十年不见了，故友还认识兄弟吗？”

云梦老叟微微睁开双目，喟然一叹道：“老夫最怕欠人的人情债，为了你这个魔头一面‘索恩旗’，害得老夫在云梦山庄等了三十载，想不到今夜，又要欠你一笔……”

他说着，表情很激动，头上白发，无风自动，显然，这怪老叟，一辈子从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债似的。百步铁砂神魔哈哈大笑道：“怪老头子，老夫这一次再不向你索取什么‘索恩旗’了，只问你两个人是否在黄昏前，赶来贵庄？”云梦老叟道：“是不是一个灰袍丑面人背一个负伤的女子？这两人早已来敝庄，现在正在疗伤。”地残老者耿不天忙插嘴道：“那灰袍丑面人，正是‘毒眼龙’裴云海，云梦老鬼，现在当着群豪面前已经承认此人正在庄上，可不能再赖！”

云梦老叟厉声道：“他在本庄，你又能把老夫怎么样？”地残老者嘿嘿几声奸笑道：“武林中各大派的高手，都云集于此，老鬼如果不把裴云海交出，便是与所有的高手为敌……”

他奸笑几声，又道：“云梦老叟你仔细想想，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对付群豪联手攻击。”地残老者，完全是煽动群豪，孤立云梦老叟。

百步铁砂神魔冷笑几声，问道：“缺腿老头子，你如果是一人要找裴云海报仇，请你不要把群豪拖下水，何况那个灰袍丑面人，并不是真正的裴云海呢！”

此语一出，全场的群豪，都一阵哗然！

紫巾蒙面人突然对保坤冷哼一声，道：“我早就知道你是冒牌子，现在可以揭开你的假面具了吧？”

保坤怔了一下，冷冷道：“是不是冒牌，谁也管不着，我高兴怎么做，便怎么做！”

紫巾蒙面人不禁幽幽一叹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此时此地，正是你脱下面具，扬名的时候了，为什么还站在这里和我呕气？”

保坤闻言，心中一动，想道：“这蒙面人好似很关心我，他为什么要关心我？他到底是谁？……”

保坤道：“阁下到底是谁？在我们分别前，能不能脱下面巾一睹风采？”

紫巾蒙面人格格笑道：“傻子，我一双眼睛，你还看不出来吗？和你已经见几次面了，真是一个小傻瓜！”

保坤自言自语道：“对呀！他那双眸子，好似在哪里见过几次，就是一

时想不起来……”

保坤正在考虑紫巾蒙面人的问题时，突闻站在场中的黄衫中年大汉喝道：“百步铁砂神魔，你不要胡说八道，老夫曾在黄林岗，亲见裴云海现过身，后来我们虽然走了，但暗中还是有人监视他的，你说那是他的徒弟，谁也不会相信！”

百步铁砂神魔冷笑一声，道：“信不信随你们，老夫今夜本有要事，要赶去碧云崖，可是为了要替云梦老叟说明这件事，排解这场纠纷，才在这里暂歇，诸位朋友如果相信在下之言，请速离此地，如果再不走，在下手中铁砂便不饶人了！”

黄衫中年大汉不屑地一笑道：“老魔头，你手中那几颗砂子，只能去吓唬几个小孩子，老夫还瞧不起！”

百步铁砂神魔大怒一撩紫袍道：“你们四人是独斗单打，还是一齐上来？”

黄衫中年大汉双剑握在手中，冷冷道：“对付你这二三流角色，老夫一人足矣，快亮兵器，时间不多！”

百步铁砂神魔哈哈大笑道：“久闻冥谷剑术，自成一家，老夫心仪已久，今夜想用一双肉掌，来领教几招，哈哈……哈……哈……”

黄衫中年大汉对他这种狂傲举动，非常生气，举起双剑，斜斜地向百步铁砂神魔的“幽门穴”，“腹结穴”刺去！

他出手之快，若迅雷奔电，两道寒芒，一晃即至，百步铁砂神魔哪敢怠慢，他忙滑步闪身，避开对方攻来的剑气。

黄衫中年大汉见两剑落空，长剑一抖，幻起两条长长的银虹，暴然的伸入云端，他口中大喝一声，倏见两条银虹自天而降，剑气笼罩四周三丈方圆之地，只闻呼喊声中，两道长长的白虹，已经向百步铁砂神魔袭到。

百步铁砂神魔长笑几声，身形暴涨，双袖连连挥动，一会儿，便把对方攻来的剑气解化了。

百步铁砂神魔收敛笑容，庄肃地问道：“阁下神龙七剑，还有几招，老夫今夜要看看你们天邪教这绝招剑术，到底有何稀奇之处？”

黄衫中年大汉怒喝道：“老魔头不要狂妄，再接几招试试看！”

喝声未已，他身形陡起，跃高三丈开外，人在空中，身剑合一，闪闪白光，直向百步铁砂神魔胸前撞来。

来势似闪电奔雷，锐不可当！

百步铁砂神魔站在原地，未闪未避，双手向前一推，口中冷冷道：“你这招猛虎下山，还伤不了老夫！”两股劲力在空中一撞击，黄衫中年人忙应变闪身，急剧地飘落在百步铁砂神魔的右侧。

在他身形着地的一刹那之间，突然伸手，扣住百步铁砂神魔的右腕。

百步铁砂神魔没有料到对方身法如此诡异，他忙伸出左手，一把铁砂洒去！

在这刹那间，红衣少女忽然一弹身，打出一记“百步神拳”，拳风横扫而至，同时口中大喝道：“大师兄，快闪避魔头那把砂子！”

拳风托起那把铁砂，黄衫中年大汉一个懒驴打滚，便闪避开百步铁砂神魔击下的铁砂。

这种救人闪身的动作，都是一眨眼间之事，在这最近距离里，百步铁砂神魔的一把铁砂，都没有击中敌人，不但使百步铁砂神魔震惊，就是在场的

人，也都为之动容感到意外。

以百步铁砂神魔成名数十年的一把铁砂，百步以内，百发百中，所以才有百步铁砂神魔的雅号，今夜算是栽到家了。

红衣少女冷笑一声道：“老魔头，你那把铁砂，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浪有虚名，现在接下姑奶奶几缕指风试一试！”

红衣少女纤手一扬，五指“嗖嗖嗖！”地弹出。

云梦老叟急喝道：“百步铁砂神魔，小心那女娃娃的‘遥空弹指神功’！”

百步铁砂神魔面色一变，忙将双手平放胸前，两只宽大的紫色袍袖，完全将上半身遮住，紫袍顿时暴涨隆起……

再看百步铁砂神魔，面色严肃而凝重，额上汗如雨下……

保坤笑道：“那红衣少女不过纤手一扬，哪值得百步铁砂神魔如此小题大作？”他言下大有不屑之意。

紫巾蒙面人回头瞪了保坤一眼，道：“阁下如果这样轻敌，将来武功不仅没有进境，而且生命随时都有危险。”紫巾蒙面人瞪了一眼，继续道：“你是亲眼看见黄山七大掌门人死在‘遥空弹指神功’之下，那红衣少女刚才弹出的指风，便是‘遥空弹指神功’。”

保坤道：“百步铁砂神魔没有受伤？”

紫巾蒙面人道：“百步铁砂神魔虽然不重创在‘遥空弹指神功’上面，但必定受伤了……”

果然，百步铁砂神魔闷哼一声，向后暴退几步……

正在这当儿，突然从空际撒来一蓬银雨，眨眼之间，便笼罩红衣少女全身，红衣少女吃了一惊，被迫撤招闪身躲避。

百步铁砂神魔顿时感到身上压力减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好一招霸道的‘遥空弹指神功’，冥谷天邪教的武功，不可轻视……”

红衣少女闪避过那击来的一蓬银雨之后，抬头凝目向空中望去，只听到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由远而近……

刹时之间，场中便闪入两道人影，群豪仔细向那两道人影望去，在皓月下，一个是身穿百结大褂，背插双锤，胸前挂了两个大酒葫芦的老叫化子，一个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者。

两人一现身，场中的人，不禁失惊地呼叫道：“武林二奇！”

四海义乞曾国麟，拿起胸前一个大酒葫芦，仰起脖子咕噜了几口之后，翻一翻一双奇小的眼睛问道：“你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武林二奇，还不是人，长了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

五湖虱仙朱冠武，抓了抓头发，打开破衣一面找虱子，一面骂道：“你这个臭老叫化子就是晓得喝酒，人家称我们为武林二奇有什么不好？”

四海义乞哈哈大笑接道：“你这个老不死的，整天抓虱子抓昏了头，什么闲事也要管……”

红衣少女突然冷哼一声，插嘴道：“用暗器去伤人，不怕有损武林二奇响当当数十年的大名吗？”

五湖虱仙停住抓虱子，抬头扳起面孔，嘿嘿几声道：“女娃儿，你说话可要干净一点，老不死的，偌大的年纪了，从来就没有使用过暗器伤人。”

红衣少女厉声道：“刚才那把打来的银光暗器，不是你老不死的打来的还有谁？”

五湖虱仙不禁笑得前仰后倒，道：“姑娘你眼拙了，那把银光闪闪的东

西，是一把大虱子，当然也算老夫身上的虱兵虱将，哈……哈……你连一把臭虱子都害怕，还来闯荡江湖，快回到你的娘怀里去吃奶吧！哈……哈……”

红衣少女被五湖虱仙抢白后，怒不可遏，正要动手时，突然她后面传来沉喝之声道：“姑娘暂缓动手，这对活宝留给老夫来了结‘云梦山庄’一段恩怨吧！”

红衣少女回头一看，原来是东海空空岛的空空教主。

保坤在树上一见空空教主出现，情不自禁地说道：“这魔头与在下有杀父夺母之恨……”那云山坡——保家霸，保坤的故乡，那夜空空教主对他们赶尽杀绝的一幕血淋淋的往事，又在保坤心头叠出……

紫巾蒙面人道：“阁下不要忙，先待他与武林二奇了结恩怨之后，你再出手，也不为晚。”

保坤依言向场中看去，只见空空教主挺立场中，气势咄咄逼人。五湖虱仙瞧了对方一眼之后，冷嘿嘿一声道：“我老不死的以为是谁在鸡毛吵叫的，嘿！原来是海里爬出来的癞蛤蟆，我老不死的也不是天鹅肉，你想干什么？”空空教主怒道：“五湖虱仙，你不要狂言梦呓，老夫今夜特地要报以前云幻山庄之仇！”五湖虱仙沉喝一声道：“要报仇吗？接下这一招吧！”他右手在腋下抓起一把虱子，向空空教主头上洒去！空空教主早已知道五湖虱仙虱子的厉害，他忙闪身，打出一记掌风，劲风与一蓬银光闪闪的东西碰在一起，发出巨响之声，那蓬光闪闪的东西，撞击到东边一棵大树之上，登时入树三分。空空教主道：“老不死的虱子功力确也不错，现在你也接下老夫一把‘响尾蛇九毒针’试试！”响尾蛇九毒针，是空空教主成名暗器之一，百发百中，见血封喉，难活三个小时，其毒天下无药可解……

空空教主右手一扬，一蓬银雨，抛入云霄，然后从半空中像暴风雨似的急倾泻而下，笼罩着五湖虱仙全身。

五湖虱仙哈哈大笑道：“空空教主的暗器，威力果然不凡，吓煞老不死的了。”他衣袖向四方八面拂动几下，射来的那蓬银光，均被劲风击落。

空空教主面色一变，忙转身就走。

五湖虱仙嘻嘻两声道：“海里的蛤蟆，你不报仇了，也好，留在华山论剑大会上再算吧！”

空空教主右手举起，作了一个手势。

广场的另一端，立刻飞出来九道人影，眨眼之间，便到达场中央。空空教主庄容道：“各位速摆下那座倾绝千古的奇阵……”那闪入场中央的九个青衫大汉，手执白幡，围着五湖虱仙，站好了方位，静立不动。空空教主朗声问道：“武林二奇见多识广，谅必识得本教主所摆的这座奇阵！”五湖虱仙斜目向九个青衫大汉所站的位置，扫了一眼，然后缓缓道：“阁下所摆的‘阴阳夺魂移山倒海阵’，位置是摆对了，可是气势还不够，谅也困不住武林二奇！”空空教主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虱子老鬼既能识得此阵，便必有破阵之法，想不到花费自己五年心血研究出来的奇阵，仍被他识破，武学一途，真是人外有人……”五湖虱仙也暗暗忖思：“自己虽然识得此阵，但破阵之法，习得并不完全，不知那老叫化子酒鬼能懂破阵之法否？五湖虱仙忖动至此，便用传音入密之法对四海义乞道：“老叫化子，你懂得破此阵之法否？”

四海义乞翻一翻小眼睛，哈哈大笑亦用传音入密之法答道：“你这个老不死的吹的大牛，我才不管，反正我也不入阵，在阵外喝酒看你这老不死的

耍猴戏。”

五湖虱仙亦哈哈大笑道：“老夫已逾古稀之年，生死早已淡忘，还怕这些么？……”五湖虱仙话音未落，突听空空教主道：“本阵已将要发动，老不死的，你能知道本阵发动后威力有多大么？”

这时，九个青衫大汉，手执白幡，已开始游走起来……

五湖虱仙仰面一阵长笑道：“威力多大，我老不死的也无法去估计，反正我老不死的就怕不怕就是！”说着一撩衣袍，飞身跃入阵中。

当五湖虱仙跃入阵中之后，只见九个青衫大汉，手执白幡，已开始将手中的白幡摇摆起来。

那白幡长约丈余，摆动起来，阴风惨惨，杀气腾腾，好不吓人……

五湖虱仙略一定神，大喝一声，双手一抡，两股掌风，同时向那九个青衫大汉击去！

掌风起处，发出焦雷般的响声，如同海啸般，向那九个青衫大汉卷去！

九个青衫大汉摆动着手中白幡，并不反击，只顾游走，他们愈走愈快……

那九条白色长幡，也跟着愈飘动愈快，阵阵阴风，层层杀气，紧紧地包围着五湖虱仙。

保坤在树上望着五湖虱仙跃入阵中之后，便失去人影。

他仅见阵中一片白茫茫的，分不出什么人影，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

紫巾蒙面人笑道：“阁下识得此阵否？”

保坤摇首道：“在下见闻不博，尤其对五行生克，八卦九宫之学，更是寡闻得很……”

紫巾蒙面人淡淡一笑道：“阁下也许太客气了，量区区一坐阴阳夺魂移山倒海阵，难道放在阁下眼底下……”

保坤笑道：“好说！好说！阁下过奖了，在下实不敢当！”

紫巾蒙面人略停了一下又道：“不过，此阵看去似很平常，但其中变化无穷，其中最主要的，有‘九九八十一种变化’，如果不懂得它的变化，任何一种变化，都可以困人致死保坤抓住机会问题：“那五湖虱仙闯入阵中，有无危险？”

紫巾蒙面人面带严肃地说：“他虽然略懂少许变化，但不精通，恐难破阵而出。”

保坤急道：“武林二奇对在下曾有救命之恩，在下岂可袖手见他困死阵中么？”

紫巾蒙面人道：“阁下既不明阵中的变化，自然不懂破阵之法，仅凭血气之勇，暴虎冯河，入阵后是很危险的！”

保坤叹道：“武林中人，最重一个‘义’字，当义不容辞时，则可以不计生死……”

紫巾蒙面人点头道：“阁下才华纵横，气薄云天，恩怨分明，在下佩服……”

保坤笑道：“阁下过奖，在下实不敢当，今夜遇见阁下，虽系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而且阁下语含玄机，句句都隐示许多武学哲理，惠我良多，衷心感佩……”

他略顿了一下又道：“际此五湖虱仙困入阵中，阁下既精通八卦九宫之学，能否告在下破阵之法，以营救那位武林行侠仗义的人？”

紫巾蒙面人道：“阁下既有救人仁慈的心肠，在下应当奉告，此阵在九

九八十一变化中，不论任何一种变化，只要能向前九步，向左九步，然后向右九步，退后九步，再向前九步，如此反复共走九九八十一步，然后掌风对白幡而发，其阵自破……”

保坤拱手一礼，道：“多蒙指教，永铭于心！”

言讫，纵身欲想往场中飞去，蓦然听到身后一声沉喝道：“站住！”

保坤怔了一下，猛刹住身形，回头问紫巾蒙面人道：“阁下还有指教么？”

紫巾蒙面人冷冷道：“你此番入阵，应该脱下面具，恢复你本来面目对你日后闯荡江湖，声望大有关系。”

保坤依言，立即脱下丑脸面具，现出他本来的俊美面孔。

紫巾蒙面人一时之间，竟呆呆地望着保坤，一眨也不眨。心中忖道：“果然是他，好一位俊美的男子，集古今灵秀于一身，旷古唯一的美男子……”

保坤见紫巾蒙面人痴痴地望着自己，不禁有点迷惘，急忙问道：“阁下还有指示？”

紫巾蒙面人笑道：“你去吧，一切都要小心！”语调中含了许多关心之意，保坤听起来，心里很奇怪，也很舒服，暗暗想道：“这蒙面人，一举一动，都非常奇怪，他不但胸怀奇学，而且还很关心我，他到底是谁？……”

保坤正在沉忖间，突听一片喊杀之声，只见四海义乞，已跃入阵中去了。

保坤凝目望去，只见四海义乞跃入阵中之后，便失去人影，仅听到阵中发出焦雷似的巨响之声。

保坤长啸一声，身形一晃，便飞入阵中。

保坤以奇怪的身法闪入场中之后，使在场的群豪，都为之惊震！

云梦老叟略睁双目，道：“喔！好奇快的身法呀！”

保坤傲然挺立场中，指着空空教主恨恨地喝道：“空空教主，你还记得在保家霸欠下那笔血债吗？小爷今夜要索还！”

空空教主惊讶道：“你就是保成龙之子，那漏网之鱼么？”

保坤咬牙切齿道：“你对在下有杀父凌母之仇，在保家霸那种赶尽杀绝的毒辣手段，小爷现在问你，我们保家和你有什么血海深仇？”

空空教主哈哈大笑道：“老夫踏破铁鞋无觅处，今夜你自己送上门来，保家最后一条命，想不到也保不住，这难道是天意么？”

保坤怒喝道：“老鬼，你有何能耐，敢发出如此狂言大话？”

空空教主阴恻恻地长笑道：“老夫不是吹牛，对付你这种小子，五步之内，就叫你血溅当场！”

保坤不屑地笑道：“好吧！看你五步如何奈何小爷！”

空空教主正要跨步迈进时，突闻身后冷喝道：“杀鸡焉用牛刀？教主请休息待卑职去超渡那小子！”空空教主转身一看，原来是空空教第一护法，“撼天手”金刚。

空空教主略一点头道：“也好，限你三招之内，取那小子的性命！”

撼天手金刚拱手一礼道：“遵命！”说着，一步步向保坤欺近，他每一落脚之处，地上发出沙沙之声。

显然撼天手金刚，有着雄厚无比的内力。

保坤早已功贯双臂，闭目以待……

撼天手金刚距离保坤不到五步时，突闻云梦老叟暴喝一声道：“站住！”撼天手金刚被云梦老叟一声喊喝，不由自主地，便停下身形，问道：“云梦老叟，你叫喝什么？”云梦老叟怒道：“老夫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以老欺小，

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一套卑劣的行为！”撼天手金刚厉声反问道：“看不惯又怎么样？今夜连你的老命都保不了，还多管闲事！”

云梦老叟欲再叱喝时，保坤忙道：“多谢云梦老前辈的厚爱，空空教这般庸手，在下还看不在眼底！”他此言一出，全场高手都以惊奇的目光扫向保坤。

云梦老叟闻保坤之言，略一皱长眉，睁眼瞧了保坤一眼，心中愕了一下，忖道：“这孩子长得好秀丽呀！他的骨格具有练上乘武学的材料……”

撼天手金刚冷笑道：“云梦老鬼，别人又不领你这老鬼一份薄情，多么扫兴！”

保坤厉喝道：“匹夫在云梦老前辈前面，说话怎么如此放肆不懂礼貌？”

撼天手金刚被保坤叱喝得面色一红，勃然大怒，口中发出怪啸一声，长臂一探，立即向保坤头上抓去！

他抓去之势，快如闪电。

保坤清啸一声，立演“云海幻踪”身法，身形一晃，便已失去踪迹。

撼天手金刚一抓落空，连面前的人影都不见了，不禁大惊失色，忙想转身时，突听到后面有人厉声道：“匹夫躺下去吧——”

保坤一招“后山打虎”结结实实打在金刚的背上，“劈拍”一声，金刚便惨呼而栽倒下去。

全场的人都看呆了！

他们想不到这位俊美的少年，竟在一招之间，便把空空教第一护法高手击毙。

空空教主本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少年，竟具有这等高奇的武功。他在惊愕中，听到保坤厉声喝道：“怕死的空空教主，有种自己上来！”

空空教主为人素来阴险机诈，他冷笑几声道：“小子如果有真才实学，先打打老夫的奇阵，然后本教主与你拼三百合！”

保坤哈哈大笑道：“老匹夫原来不是说五步之内，要血溅小爷么，现在怎么改为三百合了，哈……哈哈……”

他收敛笑声，又道：“区区一座阴阳夺魂移山倒海阵，何足为奇！”说着身形陡起，拔高五丈，身子在空中一翻，便射入阵中。

空空教主见保坤的轻功，已臻化境，不禁大惊失色，心忖：“这小子若假以时日，空空岛将永无宁日矣！”

且说保坤自空中闪入阵中之后，放目一看，只见阵中，愁云惨雾，阴风习习，鬼火粼粼……

同时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五尺之外，难以视物。

这时，他突闻阵阵的喊杀之声传来，恍如千军万马，正如战场，两相交鋒，作殊死战惨烈场面……

保坤再喝一声，举掌向阵中劈去！

登时，响起一片焦雷似的声音，掌风扫到之处，如似击在败絮之上……

保坤举步前进，但见白茫茫的一处，既辨不出方向，也不见人影，武林二奇，更不晓得在哪里。

突然，他眼前一阵白幡飘动，刹时之间，恍惚有千万条白幡在他眼前摆动起来……

渐渐地，白幡完全围绕了他的身体，他感觉四肢如缚，身上寒不可耐……

保坤心中骇然，不禁心乱如麻起来，忖道：“他们这是什么邪门？……”

他心中一动，突想起紫巾蒙面人所说的“以不变应万变”及“以静制动”的法则，保坤忙闭目盘坐，调息行功。

过了片刻，脑海中清醒不少，他想起紫巾蒙面人破阵之法来。

忙跃身而起，照紫巾蒙面人所说的，前进后退，左右移动规定的步法。

当他走完九九八十一步时，眼前景物突然开朗起来。

那九个青衣大汉，手执白幡，见保坤出来，不禁一阵慌乱，将手中的白幡，也乱摇起来。

保坤大喝一声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

掌风如涛地，向那九个青衫大汉手上的白幡劈去！

顷刻之间，白幡纷纷断落，九个青衫大汉面色大变，正想逃命时，保坤叱喝一声，双手劲风陡发！

一片怪叫连天，九个都栽倒了下去。

“阴阳夺魂移山倒海阵”，至此已经完全破了。

保坤放目向四周一看，只见武林二奇相距咫尺，都盘坐在地上，闭目调息，恍如老僧入定。

保坤朗声道：“两位老前辈，晚辈已经把阵破了，请起来吧！”

五湖虱仙睁开双目，看见四海义乞盘坐在他面前不远之处，不禁哈哈大笑道：“你这个老叫化子几时进阵来的，怎么坐在老不死的面前，就看不见呢？”

四海义乞不禁幽幽一叹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不死的，你我也该退休了！”

五湖虱仙翻一翻一双怪眼睛，满面迷惘之色，问道：“娃儿，就是你进来破的阵么？”他点点头继续说：“你这娃儿一身都是胆，老不死的佩服！佩服！”

保坤拱手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四海义乞忙高声叫道：“娃儿，你还和那老不死的啰嗦穷酸什么，那空空教主，早已溜之大吉啦！”保坤转身一看，果然空空教主及空空教的高手，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保坤咬牙恨恨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要踏平空空岛的！”蓦在此刻，突然有十多道人影，向保坤包围过来。保坤打量包围过来的人，有冥谷四个弟子，地残老者耿不天，鬼王庄的少庄主，还有血堡教的高手……保坤朗声道：“在下便是裴云海大侠的徒弟，哪位与我师父有恩怨的，今夜在此一了百了……”保坤的说话引起全场的震惊和骚动！他们是亲见保坤一招击毙空空教高手，及大破“阴阳夺魂移山倒海阵”，所以有些胆小的，都向后溜走了。天邪教的黄衫中年大汉冷笑道：“老夫奉教主之命，走遍天涯，要捉拿小子，今夜你小子自投罗网，休怪老夫手下不留情了。”

说着，向保坤面前跨了几大步。

其余天邪教的红、黄、白三个少女，都在黄衫中年大汉身后，跟了过来。

保坤一扫他们四人一眼，怒道：“咱们冤家路窄，你们四人是一齐上，还是单打独斗？”

黄衫中年大汉不屑地笑了见声道：“对付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还用得着三个师妹动手，咱们先是用兵刃抑是用掌？”

保坤剑眉一竖，冷冷道：“掌、剑随你便，不过小爷不杀无名小卒，阁下既称三个女子为师妹，想必为天邪教妖妇之徒，快报出个万儿来。”

黄衫中年大汉道：“老夫乃天邪教主大弟子，绰号剑神，名叫青长海。”

“剑神”青长海这名字，已在江湖响亮了二十年了，敢情他就是北方长白山那个剑神么？

保坤晒然道：“阁下可就是二十年前，长白山那个剑神青长海么？”

青长海哈哈大笑道：“既知老夫之名，为什么还不伏首就诛，硬要老夫动手么？”言下一脸得意狂傲之色。

保坤冷笑接道：“想不到一代‘剑神’之名，竟是浪得虚名，而且投效一个女人脚下多么可耻，多可羞的事呀！”

保坤骂得青长海面红耳赤，旁边站的三个少女，哑然无声，白衣少女一双幽怨的眼睛，一直盯住保坤。青长海老羞成怒，反手从背上撤出双剑，在手中一抖，暴喝道：“小子不要贫嘴，接下老夫两招！”

两道银虹，宛如迅雷奔电似的，射向保坤胸部及丹田之上。

保坤一见青长海一出手便是神龙七剑的狠辣绝招，指向他的要害，心中不禁陡生寒意，大喝一声道：“恶徒出手便是绝招，小爷佩服你的狠劲，不过小爷今夜不用剑，一样可以超渡你！”

他身一闪动，便避过对方攻来的两剑。

青长海见两剑同时落空，心中也不禁怔了一下，忙想收剑出击时，可是保坤的身法实在太奇快了，只见他一闪而上，五指并直如戟，便点向青长海头部的三大要穴。

青长海忙霍然地一转身，长剑又攻了过去。

保坤身形陡起，拨高五丈以上，身在半空之中，双手一抡，“玄门屠龙”奇招陡出！

青长海正欲跃起时，突见满天巨掌，有如江河倒泻而下，四周十丈方圆，均被劲风罩住！

青长海大惊失色，忙向后暴退，可是，如排山倒海似的巨掌，如狂风暴雨似的卷至！

青长海闷哼一声，便栽倒一丈开外。

保坤厉啸一声，从空中急冲而下，向青长海冲去，正欲举掌击向青长海时，突感背后一阵劲风袭来，他忙回头一看，只见红衣少女的“遥空弹指神功”劲力已经涌到。

保坤反击与闪避均已来不及，登时惨叫一声，便暴退栽跌一丈多远，口中喷出一道血箭！

红衣少女冷笑几声，轻移莲步，向保坤欺近……

第三十五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红衣少女正欲举掌击向保坤时，突闻身后衣袂破风之声，红衣少女忙回头一看，只见空际闪来一道人影，在皓月照耀之下，那人身材娇小，紫巾蒙面人，双目开合之间，睛光闪闪……。

红衣少女见多识广，她一见来人那双睛光闪烁的眸子，便已测知那蒙面人，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可是她自恃武功高强，并未因来人，而终止对保坤的杀害。

红衣少女右手对紫巾蒙面人略作戒备，左手迅速举起，向跌倒在地上的保坤身上拍去。

正当她掌风刚刚递出一半时，突闻身后一声沉喝：“住手！”

那喝声虽极低沉，却宛如一块千斤巨石，撞击在红衣少女的心上，使她入耳生悸，不由自主地，把拍出去的掌风，收了回来。

红衣少女转身问道：“阁下何人？有何指教？”说着，双目时出两道冷芒，扫向紫巾蒙面人。

紫巾蒙面人冷笑一声，接道：“姑娘暗中袭人，已犯武林大忌，现在又欲乘人之危而下毒手，算得上一个光明的人么？”

红衣少女怒道：“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本姑娘与那小子有一段恩怨未了么？谁要你管这闲事？”

紫巾蒙面人不竟大笑道：“在下一生，常爱管闲事，凡是看不惯的事便要管，遇到不顺眼的人，更喜欢管……”

紫巾蒙面人话声未了，红衣少女断喝一声道：“我的事就不准你管！”她身怀绝学，并未把紫巾蒙面人放在眼里。

紫巾蒙面人晒然道：“你那点本领，只能吓唬别人，对在下来说，如萤光之比皓月，你如果不听忠告，擅自出手，怨在下……”他淡淡一笑，便悠然住口。

站在一旁的黄衣少女，对突然出现的紫巾蒙面人，早已感到厌恶，她突插嘴道：“阁下竟敢管我们冥谷中人的事，相信必有超群绝伦的武功，与盖世的才华，阁下，何不脱下面巾，给我们在场数百武林高手，一睹风仪。”

她边说身形一晃，便向紫巾蒙面人身旁欺近，伸出莹白如玉的右臂，五指如葱，向紫巾蒙面人面上抓去！

须知，黄衣少女的武功不弱，她这抓去之式，已用了八成真力，所以捷如电光石火。

当她抓招刚刚递出一半时，突然感觉右臂一麻，劲力顿失！

紧接着，全身如遭巨锤捶击一般，登时面色苍白，额上香汗淋漓，身子一直向后暴退……

白衣少女面色微微一变，弹身接抱黄衣少女暴退的身形。

冥谷三女，同时感到一愕！

在场的武林高手，都知道冥谷三女武功不弱，为何黄衣少女一招都未递出，便狼狈至此？

他们向紫巾蒙面人瞧去，只见他静立原地，面色平静，身形未动，双目微闭，既未见他说话，也未见他出手反击，恍如老僧入定……

全场的武林高手，都看呆了！

他们不知道紫巾蒙面人到底用什么功力把武功高强的黄衣少女击退的？

他是谁？……

红衣少女略一定神，冷笑几声道：“阁下刚才不也是暗中伤人吗？这就算得上光明磊落的行为吗？”

紫巾蒙面人庄容道：“姑娘不要血口喷人，贵教弟子，无故对在下出手，这是在场武林英雄有目共睹的事，在下并未出手……”

红衣少女大喝一声，打断紫巾蒙面人的话反问道：“阁下既未出手，本教弟子难道是自己打伤自己不成？你这种欺世骗人的话，还好意思讲下去！”

五湖虱仙突然嘿嘿几声插嘴道：“你这位姑娘，说话太不讲理，老不死的双目还未失明，刚才确实没有看见这位仁兄出手……”

红衣少女怒叱一声，不屑地说道：“空空教主手下游魂，当着群豪面前，羞愧还来不及，还有何面目管别人闲事！”

四海义乞怒道：“你这女娃，小小年纪，竟敢如此狂妄，就是你们天邪教主见了我们二人，也要礼让三分！”

红衣少女哈哈大笑接道：“我原来以为‘武林二奇’，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今夜一见，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四海义乞被红衣少女抢白得怒火大炽，正欲怒责对方时，突见紫巾蒙面人，轻移身形，淡淡一笑道：“在下与姑娘本无恩怨，更用不着这位老前辈因我的事而动怒，在下见保少侠已伤在姑娘‘遥空弹指武功’之下，伤势不轻，基于救人心肠，想替他疗伤……”

红衣少女转头见保坤此刻盘坐地上，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口中气喘吁吁，额上冒出冷汗……

显然，他受伤不轻。

红衣少女冷哼一声，问道：“你是保坤什么人，和他什么交情，愿意替他疗伤？”

紫巾蒙面人道：“一个习武功的人，应该具有慈悲心肠，在下与保坤，仅有几面之缘，谈不上什么交情，不过……”

红衣少女厉声打断对方的话道：“你那点子武功，本姑娘还瞧不起，如果你再这个那个的本姑娘便要出手了。”

紫巾蒙面人面色一整道：“姑娘一定不准在下给保少侠疗伤，而要逼我出手么？”说着，双目冷芒闪闪，威势逼人！

红衣少女也不甘示弱，睁大凤目，娇叱一声道：“今夜谁敢接近这姓保的小子，五步之内，叫他血溅当场！”

紫巾蒙面人晒然道：“姑娘的言词，未免过于托大吧？如果五步之内，你不能使对方血溅当场，应如何处理？”

红衣少女想了一想道：“阁下不妨试试！”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叹道：“在下刚才已经说了，并不愿与天邪教结梁子，更没有卖弄自己才华的必要，如果姑娘一定要逼我的话，在下只有……”

红衣少女冷嘿一声，功贯双臂，道：“逼你出手，是又怎么样？有本领尽量施为，不过到时不要后悔……”

紫巾蒙面人笑道：“在下一生做事，从不后悔，义之所在，从无反顾，今夜姑娘如果硬逼着在下出手，只有拼力和冥谷一搏了！”

言讫，身形一晃，红衣少女眼前已失去了人影，她忙一定神，仔细向四周打量，只见紫巾蒙面人已欺近保坤身前。

红衣少女厉叱一声，忙伸出右手，五指迅速弹出！

紧接着，随着指头，发出“嘶！嘶！嘶”之声，五缕指风，如迅雷奔电，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向紫巾蒙面人身上击去。

紫巾蒙面人忙以身遮住保坤，长长的双袖，微微拂动几下。

红衣少女登时面色大变，连声闷哼，一直向后暴退……

她暴退寻丈开外，跌坐地上，张开樱桃小嘴，便喷出一道鲜血来。

紫巾蒙面人冷哼一声道：“萤火与皓月相比，简直是自讨苦吃！”他挟起保坤，便想泻出场外，蓦在此刻，突然空际人影闪动，许多道红影，风驰电掣地闪入场中，拦住紫巾蒙面人的去路。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怔，便刹住身形，放下保坤。

场中群豪，见来人身形奇快绝伦，不觉同时一怔，所有的目光，一齐集中到那道人影身上。

那道人影，身材娇小，红裳拖地，在皓月照射下，可以看出她美丽的身形和俊秀的面貌轮廓。

那人身后同时跟着八个丫环打扮的红衣少女，俱都明目皓齿……。

这时，场中便有人惊叫道：“天邪教主！天邪教主！”

那红衣红裙女子格格大笑道：“不错，本人便是天邪教主，想不到各位都齐集云梦山庄，幸会！幸会！”她双目向场中一扫，不禁收敛笑容微微色变！“她向紫巾蒙面人、保坤二人身上一打量，冷冷问道：“阁下与那位姓保的小子有什么关系？”

紫巾蒙面人缓缓答道：“没有什么关系！”

天邪教主厉声道：“既然没有什么关系，请你速离开那个姓保的！”

天邪教主的声音发出，宛如金铁交鸣之声，使在场的人听了，不禁怦怦心跳！显然，她具有着雄厚无比的内力，用此内力，推动音波，所以使人入耳心悸。

紫巾蒙面人微闭双目，慢慢地回答了三个字：“办不到！”

天邪教主怒道：“如此判断，本教三个弟子一定是阁下打伤的？”

紫巾蒙面人微睁双目，笑道：“在下一生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贵教弟子，自恃武功，欺凌别人，在下不过对他们略施薄惩而已……”

天邪教主韩娟娟一怔，心想：“以她们三人的武功而论，都在第一流以上，仍然伤在这蒙面人手中，可见眼前这位蒙面人的武功一定不弱，他是谁？……”

紫巾蒙面人见天邪教主站着没有说话，不禁淡淡一笑道：“在下本来与贵教毫无过节，不过刚才因为在下要救这位保少侠，所以彼此起了一点小小的误会……”

天邪教主突沉声叱喝道：“你是何人？竟敢在本教主面前言语如此放肆，你知不知道目前天邪教的势力？”

紫巾蒙面人见天邪教主如此傲慢，心中不禁生气，怒道：“在下刚才与你善言解释，无非是想化干戈为玉帛，你要放明白，在下并不怕你……”

天邪教主断喝道：“谁要你怕？”

她喝声甫落，回头高声叫道：“小翠，把那个臭蒙面人拿下！”

一个红衣红裙丫头打扮的少女，应声而出，登时挥动两只长长的红袖，如同两条灵蛇，向紫巾蒙面人身上射去！

那红衣丫环两只红袖刚刚挥出，突听到两声“嘶！嘶”的声音，顿时两只长长的红袖，便截断成为两节，那红衣丫环，向后暴退两丈，跌坐地上。

天邪教主微微吃了一惊，见紫巾蒙面人站在原地，双目微闭，对红衣少女小翠的出手，恍似未见，天邪教主冷哼一声道：“你这点子无形正气，本教主还瞧不起眼！”

说着，伸出莹白似玉的右手，高高举起，五指如钩，她沉喝一声道：“阁下武功不弱，能识得本教主这一招么？”

紫巾蒙面人抬头一看，只见天邪教主右手五指指缝之间，冒着黑色的气体，那黑色的气体，越来越浓，范围也愈扩大紫巾蒙面人淡淡一笑道：“教主这一招‘遥空鬼爪’招式是学对了，只可惜气势与功力的火候都不足，恐怕还伤不了在下！”

天邪教主面孔突然凝重起来，她没有想到对方能够识破这一绝招，她略一沉吟，便道：“你既然识得这一旷古绝学，你知道这一招式所发出来的威力有多大么？”

紫巾蒙面人睁开双目笑道：“鬼爪是一种邪门，邪不敌正，量也发生不了什么多大威力。我劝教主还是收了这一招不要使用，免得徒劳心机……”

天邪教主格格大笑道：“什么叫邪门，古今武功，皆源于一宗，不过后来各人的造诣不同，变化自异，你分明是怕这一招亘古绝招，故意用言词来中伤……”

紫巾蒙面人庄容道：“在下既能识得，便有破招之法，教主硬说在下怕你这一招，未免是大言欺人……”

天邪教主怒道：“你既然不怕，那不妨就接下试试这招的威力！”

紫巾蒙面人闭目一叹道：“在下刚才已经说过了，你我本无恩怨，何必结下梁子，多树强敌……”

天邪教主厉声道：“阁下既不敢与本教结梁子，速将保坤交过来，并将本教受伤弟子医好，本教主还可以网开一面！”

紫巾蒙面人突然冷笑一声道：“教主所要求的事，恕在下难于办到，教主如果一定要找本人动手，尽管施为好了。”

天邪教主勃然大怒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接招！”

这时，场中群豪顿时紧张起来，他们都知道眼前这两人的武功，都是高深莫测，他们在口头较量一阵之后，白刃战立即展开，威力定不可挡。

天邪教主面色凝重，高高举起的右手，缓缓下降，向前伸出……突然，快如闪电向紫巾蒙面人面上抓去！

天邪教主抓招一经发动，宛如雷霆万钧之势，带起锐厉呼啸的风声……四周顿时飞沙走石，树木向两旁倾倒，月色暗然无光……

场中群豪骇然，沙石扬起，使他们睁不开眼睛，他们忙把稳马桩，有些功力较差的，便栽跌地上……

威力持续约半盏热茶之久，场中才平息下来。

天邪教主因为知道紫巾蒙面人功力高不可测，所以她这一招“遥空鬼爪”已用了十成真力，尽力施为，企图一招把对方击毙！

当她施完这一招亘古绝学之后，向紫巾蒙面人凝目一看，不禁使她一呆！

原来，此刻的紫巾蒙面人仍然静立在原地，双脚分毫未动，只不过蒙面紫巾，已脱下来半截，现出上半部面貌来，头巾吹落，长长的秀发，披散下来。

在皓月的照耀之下，那半张面孔，非常清秀美丽……

他好似一个美丽的女子。

天邪教主吃惊地问道：“你到底是谁？”

紫巾蒙面人浅浅一笑，回答道：“我是无名，也是未了，无名是我，未了将了！”他将紫巾缓缓拉上，罩住面孔，同时从地上拾起包头巾布，慢慢将长发包裹起来。

天邪教主奇忖道：“无名大师是本教主的师伯，未了和尚是位功力高深莫测的老和尚，这位紫巾蒙面人怎会是他二人之中一人？……”

她心中一动，猛然省悟道：“这位蒙面人分明是位女子，她莫非是传言中的长白山六十年未入江湖的仙狐神尼吗？”

天邪教主心中忖动至此，便道：“你是不是传言中的长白山仙狐神尼？”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笑接道：“教主用不着盘问在下的底细，现在教主是否还出手拦截在下？”

天邪教主面色一沉，叱喝道：“这四周都是本教第一流高手，本教主就是不再出手，量你插翅也闯不过本教包围圈外。”

紫巾蒙面人仰面冷笑道：“莫说是在云梦山庄，就是在你们‘冥谷’，在下是怎么样来，便是怎么样去。”

他歇了一歇，继续道：“教主如果没有别的事，在下便要告辞了！”

天邪教主又欲施为时，只见紫巾蒙面人挟起保坤，身形晃了几晃，便失去了踪迹。

天邪教主见状，不禁摇头一声长叹，挟起几个负伤的弟子，消失在夜幕之中。

一轮皓月，缓缓地向西斜去，群山静静地挺立在夜幕之中，这时万籁俱寂……

在一座插天孤峰之上，一棵大树下，此刻，正坐着一个受伤的少年。那少年身着白衫，背插长剑，他虽然此刻身负重伤，但仍掩不住他清秀脱俗的面貌和俊美的风仪！

这少年便是伤在冥谷红衣少女遥空弹指神功之下的保坤。

保坤被紫巾蒙面人救出云梦山庄之后，便来到这座四野无人，插天孤峰之上。

当他想问明紫巾蒙面人为什么要救他时，紫巾蒙面人鼻孔中仅发出一声冷哼，连头也没有回便走了。

他心中狐疑不定，那位紫巾蒙面人的行动，使他百思不解……

这时，已近五更左右了，保坤感觉体内气血如浪涛似的翻腾，头晕目眩，全身一阵奇热，一阵奇寒……

他忙从怀里取出一颗药丸，纳入口中。

蓦然，身后传来一声冷冰冰的声音道：“小子，你身中‘遥空弹指神功’，内部已经震伤，决难再活过三天……”

保坤大吃一惊，心中一动忖道：“这人能在我不知不觉间，来到身后，轻功已经不弱，听他说话的中气，更证明他内力无比的雄厚……”

保坤忖念至此，正想转头一看，突然听那冷冰冰的声音，厉声喝道：“小子，如果你想转头看一下，我便立刻杀了你！”

其声甫落，保坤便感觉有一条冰冷的东西，架到他的颈子上，另外有一只热辣辣的手，抓住他的右肩头。

保坤虽然没有转头看，他已体会出那条凉溜溜的东西，一定是一把刀剑之类的兵刃，抓住他右肩头的手，五指娇小，细软如棉，好似女人的手……

这一点使他迷惘起来。

自己身后是一个女人，这女人是谁？天邪教主？紫巾蒙面人？……

如果是天邪教主，她会马上把我抓走，是紫巾蒙面人，她不会如此，因为她刚才救我，难道救我之后，又要杀我？何况我与她素昧平生。

保坤正在忖想这些问题时，突又听到那冰冷的声音问道：“小子，怎么不说话，我是和你有仇！在你死前，有遗言要交待吗？”

保坤不禁幽幽一叹道：“在下身负重伤，手无缚鸡之力，死在你的手中，颇不甘心，别无遗言。”

他背后嘿嘿几声道：“如此说来，我是乘你之危而下手，你死得不能心服口服。”

保坤晒然道：“在下与你缘慳一面，阁下竟乘在下无反击之力，偷袭在下，当然死也不心服口服。”

那怪异冷僻的声音又响起说：“阁下要如何才能死得心服口服？”

保坤深深一叹道：“在下被遥空弹指神功所伤，量也活不了多久，你就现在趁早杀了我，免得我再痛苦下去。”

那冷冰冰的声音奇道：“你刚才说死后心不服口也不服，现在又想速死，这是何意？”

保坤摇头道：“没有什么意思，你就是不杀我，我也难活三天，反正我是死定了，不过，我的大仇未报，死不瞑目……”

那冷冰冰的声音，似乎怔了一下，忙问道：“你的大仇未报，仇人还有谁？你死后我替你报仇吧！”

保坤摇头微微叹道：“不必了，我生前欠了不少人的恩义人情债，死后不愿再负一笔……”

那冷冰冰的口声，突然格格地笑了起来，良久才收敛笑声，道：“你这小子，一生恩恩怨怨太多，我现在姑念你一生的际遇不凡，给你三颗疗伤药，服后必可治愈弹指神功的内伤，然后给你两条路，任你选择其中一条，叫你死得心服口服……”

说着伸手递了三颗白色的药丸过来。

保坤道：“你先说出哪两条路，我认为可以才服你的疗伤之药，不然我宁愿你现在乘我之危杀了我。”

那冷冷的声音接道：“你这个小子，古怪得再不能古怪了，有了治伤之药不服，还要讨价还价。”

保坤怒道：“在下个性如此，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那冷冰冰的声音，幽幽一叹道：“也许是因为你这小子有我相同的怪个性，所以我给你五日疗伤之期，三日之后，你身体可以复原，再调息两日，五日之后，在这峰顶上与我比武，这是第一条路……”

他顿了一顿，又道：“或者在九月九日，随我去洞庭湖畔走一趟……”

保坤插嘴道：“你要我去洞庭湖跳水自杀么？”

那冷冰冰的声音，噗嗤一笑道：“不是，不是，不是要你跳水自杀，而是要你看我大战三山五岳英豪，把他们一个个打入洞庭湖中，然后使你心服口服之后，跳入湖中！”

保坤仰面哈哈大笑道：“这条件倒是蛮古怪而且好玩的，好，好，好，在下就答应你第二个条件吧！”

那冰冷的怪声继续道：“不过还有个附带条件，你得事前遵守才行。”

保坤道：“说吧，什么附带的条件要遵守的。”他觉得对方提出这个条件，是罕见罕闻的古怪条件。

沉默片刻之后，那怪声乃道：“从你伤愈之日起，你自行把双目用布蒙起来，在我没有叫你打开蒙眼布时，你不能擅自打开，否则，我便立刻杀了你！”

保坤笑道：“这个条件我可以依得，不过我也要问你一件事。”

“你说吧，什么事？”

保坤道：“假如你在洞庭湖畔，打不过三山五岳的英雄，到那时，又该怎么办？”

那怪声冷冷回答道：“你放心，我会跳水自杀的！”

保坤摇头笑道：“阁下倒不必如此认真，不过那时我们可以在洞庭湖比试一番……”

那怪声冷哼了一声接道：“好，我也让你在跳水自杀之前，与我比试一番就是。”

保坤沉思片刻，问道：“阁下何以知道，三山五岳中的英雄九月九日都会齐集在洞庭湖畔？”

那冷怪之声啾啾几声答道：“你这小子真是孤陋寡闻，九月九日洞庭湖盛会，争取价值连城的‘血潭三宝’，盛传已久，哪个不知，谁个不晓！”

保坤问道：“那‘血潭三宝’是哪三件宝，这盛会又是谁主持的？”

那冰冷的声音大笑道：“你简直是一个活乡巴佬，连‘血潭三宝’都不知道么？”

保坤故意摇头道：“在下从未听说过什么‘血潭三宝’，更不知道有何用处。”保坤这时已略知洞庭大会可能是谁主持了。

那怪声嘻嘻几声道：“所谓血潭三宝，就是血潭中有三件奇宝，小子你不要装傻，不久之前，你不是去过血潭一趟么？”

保坤略略一怔，忖道：“他怎么知道我去过血潭？难道他也去过血潭，他到底是谁？”

那冷怪之声，又笑了起来，问道：“小子，你入血潭其目的是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那三大奇宝么？”

保坤摇头否认道：“在下误撞误打进入血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三大奇宝，后来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把我救出来的……”

那冰冷的声音微微一怔，忙问道：“那女子是谁？”

保坤笑答道：“我并不认识她，出潭之后，她便走了。”保坤顿了一顿又道：“我们不谈这些，那洞庭大会主持人到底是谁呀？”

“据我所知，主持洞庭盛会是一位女子，那女子据云便是血潭万毒公主，她已获得血潭三大奇宝，所以她就召开九月九日洞庭盛会，谁是武林第一高手，她便嫁给他，而且将血潭三大奇宝陪嫁……”

保坤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那怪声怒道：“有什么好笑的？”

保坤收敛笑容，道：“如果那武林第一高手是个和尚，万毒宫主怎么办？或者是个女子又将如何？”

“和尚当然可以还俗，女子么，只有舍弃取第二名了。”

保坤幽幽一叹道：“想不到年将近百的万毒宫主，对‘名’与‘利’二关，还始终打不破，足见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毁在这个上面……”

那冷冰冰的声音又响起道：“咱们一言为定，五日之后，希望阁下践约，在此等候，并且将眼睛自行蒙起来。”

保坤道：“当然不会失约。”说着将三颗解药，纳入口中。

保坤突然感觉颈上那条冷冰冰的东西撤除，抓住他右肩的手，不知何时，也没有了，保坤不禁幽幽一叹，闭上双目……

三颗解药下咽之后，他感觉立即有一股凉流，从喉咙中，缓缓流入丹田，然后再由丹田，运行到四肢百骸……

片刻之后，保坤渐渐觉得体内的痛苦，业已解除许多，精神不觉为之一振……

保坤暗暗忖道：“这三颗小小药丸，到底是什么东西做成的？为何有如此妙用？他既然说和我有仇，为什么还给我解药服？”

他为什么不乘我伤重功失之时而杀了我？他真有把握在我功力恢复之后，而能赢我吗？

这个人真怪得不能再怪了！他到底是谁？……”

纷乱的思潮，在保坤脑中起伏着。

在这夜阑人静，插天孤峰之上，更使保坤倍感身世的凄凉，和一生不幸的遭遇……血淋淋的往事，如像潮水般的涌上他的心头……

从空空教主在保家霸赶尽杀绝最凄惨的那一夜想起，血涧的奇遇，师父一生不幸的遭遇，以及他与云仙姑娘，潘贞姑娘的一段不平的际遇，如今她们都身陷虎口……

保坤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他想到以往那些悲欢离合，不禁仰面长长地一声叹息，眼中洒出几颗英雄之泪，情不自禁地念着“河满子”那首哀怨千古的词来：

怅望浮行急景。

凄凉宝瑟余音。

楚客多情偏怨别。

碧山远水登临！

目送连天衰草。

夜阑几处疏砧。

黄叶无风自落。

秋云不雨长阴！

天若有情天亦老。

摇摇幽幽恨难禁！

惆怅旧欢如梦。

觉来无处追寻！

突然，他身后传来一阵笑声道：“好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摇摇幽幽恨难禁！’这样看起来，小子还是一个情种！”

保坤大吃一惊。正想转身望去时，蓦听一声冷冰冰的沉喝道：“你如果想转身看我一眼，我会立即把你杀死！”

保坤微微怔了一下，将转过去的半个身子，又转正回来。那笑声又起道：“这样才乖，现在再送你三颗药丸，保证你吃了以后，不会再胡思乱想，安静地调息一番吧！”

说着，一只手从保坤左肩上伸了过来。

保坤接过药丸，见那手，虽然在西沉的残月照耀之下，仍然雪白似藕。

保坤心中一动，忙将三颗药丸，纳入口中。

一股清凉芒馨之气，缓缓从喉中流下，片刻之后，果然心如明镜，心中一切的杂念，均已消除……

保坤忙闭目调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浑然忘我之境……

第三十六章 龙潭虎穴救敌人

当保坤调息醒来之后，眼一睁开，四周的景色，不禁使他一呆！

原来，他坐的位子，四周已搭上一个草棚，在他的身旁，放了一盒饭，几个馒头，一盘菜和一只鸡。

保坤抬头一看，只见满天灰暗，烟雨濛濛，大约是下午未时左右了。

保坤奇道：“这是哪个好心人，见我这个孤伶伶的人坐在雨地里，替我搭上一个草棚……”

他言犹未了，突听到背后传一声冷冷的声音道：“小子少啰嗦了，快进食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有进食了！”

保坤骇然道：“难道在下这一调息，竟有三昼夜之久么？”

他背后那人接腔道：“不错，在这三昼夜之中，我已仔细瞧看了你的长相，不是一个短命之相，所以咱们那条死约，也可以取消啦！”

保坤幽幽一叹道：“多谢你了，但愿天若有情天不老！”

后面传来噗嗤一声笑声，啐道：“你这小子就是穷酸，我问你，咱们还去不去参加九月九日洞庭湖盛会。”

保坤兴奋道：“当然去参加！”

“小子如去参加，还是三天前约好的老规矩，蒙住眼睛去。”

保坤笑道：“我蒙住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还去看什么洞庭湖盛会？”

后面又传来笑声道：“傻小子，到那时当然会让你看呀！”

“好吧，咱们两天之后便动身。”保坤听到身后许久寂然无声，才慢慢转过头去。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时已近黄昏，孤峰旷野，空山寂寥，阵阵秋风送爽，保坤突然想起那无名大师送他的一张图，上面绘着一招旷古绝学“慈光普照”来。

他忖道：“我何不利用这两天最静的环境，来练习这招亘古未有的绝招，以便到洞庭湖盛会上应用，也不负无名大师传授我一番苦心……”

他心中忖动至此，便从怀中取出那张图来。

保坤把图摊开在地上，依照图上面划的招式，一一练习，初习时，感到很艰难，但保坤竟不眠不休，连续练习了两昼夜，便已领悟其中奥妙不少了。

至第五日，他仰首望望天色，计算那位怪人不久就会出现，于是，他使用布自动把双目蒙了起来。

暮在此刻，突闻身后一阵衣袂破风之声传来。

那声音来得突然，古怪……

保坤顿感奇异，正想揭开面巾看明时，突然有人点了他的“哑穴”和“昏穴”，保坤只觉头脑昏眩，便已失去了知觉。

那人以电光石火的手法，点了保坤的“哑穴”和“昏穴”之后，挟起保坤，风驰电掣地奔下峰去。

这个突然的转变，非保坤料及，当保坤悠悠苏醒之后，只觉自己睡在一张软绵绵的东西上面。

一阵幽香，吹送他的鼻孔，使他登时神魂荡漾起来……

保坤大感意外，因为，自从他的“昏穴”被人点了之后，便已失去了知觉，他不知道被人挟起走了多少路，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保坤忙睁开眼睛一看，眼前景色，不禁使他愣住，说不出话来。

他此刻已裸体睡在一张豪华舒适的锦榻上。

锦榻之上，还睡着一个一丝不挂的裸体美人，那美人是用紫色布巾蒙住面孔，仅露出一双秋水传神的眸子。

保坤目光与那裸体美人身上一接触，不禁使他的心怦怦跳动，按捺不住了。

因为那美人身段出奇的美，出奇的白嫩，晶莹似玉，长长的秀发，散铺在枕上，乌黑而柔软，高高隆起的胸脯和乳房，丰满的臀部，修长的四肢……

她每一部分，都是美好的，任你是铁汉，见了这种裸体美人，也会动心。

保坤忙闭上双目，口中情不自禁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那裸体美人格格大笑道：“傻子，就是佛祖，也一样喜欢美人，何况你又不是什么和尚道士……”

那声音宛如珠走玉盘，又似夜莺啼叫，极富有魔力和诱惑。

一种意念，马上闪过保坤的脑际，他忖道：“难道她就是那紫巾蒙面人么？抑是那插天孤峰上所遇见的那个怪人呢？”

但是另一种想法，马上否定了他这种想法，紫巾蒙面人，究竟是男抑是女，并未弄清楚，而且紫巾蒙面人一举一动，似非常高贵，决不致轻薄至此。

至于那插天孤峰之上，说话那个怪人，也不致在我疗伤后两日才来干此勾当。

不是这两人，又是谁？……

保坤正在忖思，突感那幽奇的香味，愈来愈浓，他体内的情态，跃跃欲动起来。

保坤用理智尽力控制，想跃身而起。可是四肢刚刚冲起，即被四根东西牵住似的，使他又仆扑倒床上。

那美女又格格一阵淫笑道：“傻小子你跑不掉了，你的四肢都被千年冰蚕丝捆住，这种蚕丝坚硬似铁，不知道解的方法，永远也解不脱，你就认命了吧！”

保坤听了大怒，指着那裸体美人骂道：“你这贱妇是谁，赶快给我滚开，否则，我一掌劈死你！”

那美女哈哈大笑道：“你别作梦了，你已嗅入‘奇淫勾魂’药，功力早已消失了，傻小子如果不信，可运气行功一番，便知吾言不虚了……”

保坤闻言骇然，道：“奇淫勾魂药？你难道是天邪教主韩娟娟妖妇么？”

那美女笑着摇头道：“不是，不是，难道只有天邪教主才有奇淫勾魂药吗？”那女子妩媚一笑接着又道：“其实，天邪教主有什么不好，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女子，不过，她的名誉被江湖上的人毁谤，人们对她有了成见误解而已……”

那女子边说，玉体边向保坤身旁移动，渐渐已接近了保坤的身体……

保坤体内的欲火，不断地上升燃烧，可是，他用毅然的理智控制，大喝一声道：“妖妇滚开，给我滚！”

那美女不怒反哈哈大笑道：“傻小子，生什么气，你又不蚀本，取乐一番有什么不可以的？”她的身子已压到在保坤的身体上，她的樱桃小嘴，已吻着保坤双唇，保坤感到她嘴上异常香郁，身体很滑软细腻……

那美女像一条蛇似的，缠着保坤，愈缠愈紧，肌肉相接，使保坤越来越把持不住……

不管你是铁铸金刚之身，至此境界，也会情不自禁，坠入温柔乡中。

保坤因为功力消失，四肢被捆，所以毫无反抗之力，只有用强烈的理智控制情态，此刻，他不禁深深一叹，闭上双目。

那美女正欲强行挑逗保坤行云布雨时，突见一个丫环打扮的少女急忙奔跑进来道：“启禀教主，外面有一个紫巾蒙面人，打了进来，本教许多高手，都伤在他的手下，现在快要进宫来了。”

紫巾裸体美女听了大吃一惊，忙从保坤身上跃起，探手在床沿抓起衣服穿着。

保坤怒喝道：“妖妇！原来又是你！”

那美女将面上紫巾拿掉，现出一个非常美丽的面孔来，嘿！果然是天邪教主韩娟娟！

突然！一阵劲风破门而入，紧接着，人影一阵晃动，便闪进来一道娇小的人影来。

保坤抬头一看，室中竟站了一个紫巾蒙面人。

这人正是在云梦山庄见过的那位神秘的紫巾蒙面人。

紫巾蒙面人一见保坤全身一丝不挂睡在床上，不禁羞得低下头去。

天邪教主厉喝一声道：“恶徒胆大包天，竟敢到虎口中来捋须，你闯入本宫为了何事？”

喝声未落，右手一扬，一招“泰山压顶”向紫巾蒙面人头上扫去！登进，室内响起呼啸的劲风之声，如巨浪拍岸似的，向紫巾蒙面人罩下。

紫巾蒙面人叱喝一声，右手抡动，轻描淡写地，将天邪教主拍来的掌化解了。

天邪教主见一招没有击到对方，不禁愣了一下，正欲再动手时，紫巾蒙面人肃容道：“在下并非找上贵教滋事，而是为了找一个朋友而来，教主如果一定要和在下一硬拼，结果徒造两败俱伤……”

天邪教主怒道：“上一次本教主轻饶了你，这一次你休想出冥谷天邪宫一步。”

紫巾蒙面人微笑道：“教主如果一定要和在下一动手，谅也拦不住在下，你们冥谷虽然是龙潭虎穴之地，在下怎样来还是怎样去……”

紫巾蒙面人顿了一顿又道：“如果教主准许在下把我那位朋友带走，你我握手言和，尔后可以各不相干……”

天邪教主冷冷问道：“阁下那位朋友是谁？”

紫巾蒙面人手指床上的保坤道：“就是现在睡在教主床上那位一丝不挂的人！”这时保坤已经羞愧不堪，恨不得地下有缝便钻了进去，他把头埋在水腕里。

天邪教主冷嘿几声，问道：“那位一丝不挂的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紫巾蒙面人笑道：“我们有许多年的友谊，既是同乡，又是同窗，从小青梅竹马的朋友。”

天邪教主冷笑一声道：“本教主需要这个人，阁下要想带走，绝难办到……”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叹道：“教主如果一定不肯通融，只有逼着在下一硬……”

紫巾蒙面人话声未落，便听到天邪教主厉声道：“你不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当今武林，九大门派，已去其三，其余莫不望风归顺，阁下何许人也，上次就便宜了你，这一次你是来自投罗网！”

紫巾蒙面人面色一整，双目射出两道威光，逼视天邪教主。

他缓缓地一字一字地说道：“那倒也未必就栽在你的手中！”

天邪教主怒喝一声，看了看室中左右高手道：“执法何在？”

立即有三人应声而出，道：“卑职在这里！”

天邪教主道：“传令谕示本教人员，一齐戒备，调动一百二十个高手，严密包围住邪宫，冥谷所有通路，均行闭塞，另调八大老者，内外八个堂主，进宫来联手对付这恶徒……”三大执法，应声闪出宫外。

天邪教主又嘿嘿几声冷笑，道：“阁下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冥谷，我看还是乖乖地就擒吧！”

紫巾蒙面人面色始终表现得很平静，他对天邪教主吩咐三大执法之言，恍似充耳未闻。

等天邪教主说完之后，紫巾蒙面人缓缓道：“教主以众欺寡，不顾武林常规，胜之不武，传出去不怕江湖上的人齿冷吗？”

天邪教主怒叱道：“强权就是公理，江湖上谁敢笑我？谁笑我就宰了谁！”她见八大老者此刻均已伫立宫门之外，天邪教主伸手一指紫巾蒙面人道：“你们速把这位蒙面人拿下！”

八大老者一齐拱手道：“卑职遵命！”八道人影一闪，便向紫巾蒙面人面前欺进，八人同时大喝一声，联手拍出一掌！

室中登时响起焦雷似的巨响，劲力撼动屋宇，使四周墙壁震动，屋梁格格作响，瓦砾横飞起来……

要知，这八大老者的功力，仅次于天邪教主，他们联手拍出一掌，其威力之巨，可想而知了！

当他们八人掌力刚刚递出时，突闻一声低沉的娇叱，八人凝目望去，只见紫巾蒙面人屹立原地未动，两只长袖微微拂动一下，立时便把八股劲风化解了。

紫巾蒙面人微微笑道：“在下给你们有个自省的机会，所以不愿立即出手伤人，如果你们一定执迷不悟，那时休怪在下了。”

他这种正义直言，大侠的风度，八大老者，听了均为之动容。

天邪教主冷笑道：“阁下不要卖狂，本教八大老者联手对付你，你在他们手中难走十合以上。”

紫巾蒙面人笑道：“在下并非大言不惭，就是合冥谷所有高手之力，在下也不在乎！”

天邪教主厉叱道：“八大老者快发招，限十招之内，把他击毙！”

八大老者互相丢了一个眼色，把紫巾蒙面人团团围住，正欲联手抢攻时，突听紫巾蒙面人沉喝一声道：“住手！”

他这一声沉喝，声音虽然不高，但听来使人的怦怦跳了起来，八大老者，不由自主地向后暴退了两步，停手望着紫巾蒙面人。

紫巾蒙面人双目正气凛然地说：“在下本来与各位素昧平生，只不过在下为了要救一个朋友，致引起你们大动干戈，在本人没有动手之前，有一件事要奉告的……”

天邪教主断喝一声道：“你不要借机拖延时间，八大老者，立刻出手，五招之内，把他毁了！”

紫巾蒙面人忙道：“这件事对你们天邪教是有利的，教主不是练一种‘玄虚阴阳掌’，因为缺乏长生果，到现在还没有练成吧？”

紫巾蒙面人提到“玄虚阴阳掌”和“长生果”两件事，天邪教主不禁动容，她暗道：“他怎么知道我要吃了长生果才能练成玄虚阴阳掌呢？”

天邪教主正在忖动之间，紫巾蒙面人干咳几声又道：“教主如果不留难在下，在下可以告诉教主去取长生果，而且在下也愿意协助你们。”

天邪教主晒然道：“满口胡言，谁不知道长生果生长在血潭中，可是进潭没有血潭图，是永远找不到长生果的。”

天邪教主顿了一顿，又道：“上次我们取到的血潭图，是一张假的，白费一场心机，那西域喀嘛教公主可恶得很……”

紫巾蒙面人忍不住大笑，道：“教主最近听说有洞庭湖盛会之事否？”

天邪教主道：“这件事早已传遍江湖，谁个不知，不过本教主不拟去参加……”她凤目转了几转，接道：“阁下准备去参加夺取武林三大奇宝吗？”

紫巾蒙面人浅浅一笑道：“在下并无夺宝之意，不过教主今日不留难在下，在洞庭湖盛会之上，在下可以助一臂之力，使你取得长生果……”

天邪教主沉思片刻，道：“洞庭湖盛会，本教主已决定不去参加，不过阁下能届时夺得长生果，以果来此换人，本教主倒很欢迎。”

紫巾蒙面人道：“教主之言，在下颇为同意，不过须要与这位保少侠同往，同心协力，才能取得长生果，到那时一定将长生果交给教主就是。”

天邪教主哈哈大笑道：“本教主现在用千年冰蚕丝捆住保坤，其目的你知道是为什么？”

紫巾蒙面人不屑地一笑，道：“还不是给教主取乐而已！”

天邪教主格格笑道：“你只猜对一半，本教主奉命把他捆住，免得他去洞庭湖盛会捣乱……”天邪教主突然觉得她说出“奉命”二字不妥，急忙干咳几声，陡然住口。

紫巾蒙面人微愠道：“你既然是奉命将保坤捆住，想必今日一定不肯通融在下带走了？”

天邪教主冷笑道：“就凭他四肢捆住的千年蚕丝，要想替他解脱，放眼当今武林，有这种武功的人，还不多见哩！”

紫巾蒙面人冷哼一声道：“这有什么稀奇的？”他说着，用闪电似的手法，伸出如葱般的右手五指，迅速在保坤四肢上一划，登时保坤四肢捆的千年冰蚕丝，便告断脱。

保坤挺身而出，忙穿上衣服。

天邪教主大为震惊，她要想出手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八大老者同时叱喝一声，四方八面的掌风，向紫巾蒙面人攻到。

紫巾蒙面人也叱喝一声，身形飘忽起来，在如狂涛的掌风中，身形轻轻飘动，忽左忽右，时上时下……

突然听到紫巾蒙面人怒喝一声道：“你们也接我半招试试！”他右手臂大大地抡动一下，五指如戟，在大弧形中疾指而出……

顿时，室中起了一阵大旋风，把八大老者身子旋起，向室外抛去！

紧接着，惨叫连天，八大老者栽跌得龇牙咧嘴，极其狼狈！

天邪教主看得愣了一下，忖道：“这紫巾蒙面人出手的招式，好似上次遇见的未了和尚，难道他就是未了和尚乔装的？可是那未了和尚又是谁？……”

天邪教主正在忖思这个问题是，突听紫巾蒙面人道：“教主如果就此不再刁难，在下感谢不尽，后会有期了！”他挟起保坤，正想穿窗而出时，突

见天邪教主身形一晃，便拦住紫巾蒙面人的去路。

天邪教主双眸射出两道煞光，右手缓缓举起，厉喝一声道：“阁下识得此掌否？”

紫巾蒙面人刹住身形，抬头向天邪教主右手望去，只见那掌上一半呈红色，另半边完全是黑色……

紫巾蒙面人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大概是武林中盛传她练的‘玄虚阴阳掌’吧？听说这种掌力，如果吃了血潭那颗长生果，便可练到十成火候，掌力一经发出，足使石破天惊，无人可敌……”

紫巾蒙面人正忖思之间，又听到天邪教主暴喝道：“量你也不识得此奇掌，这叫倾绝千古的‘玄虚阴阳掌’。”

她顿了一顿，发出得意的狂笑道：“老实告诉你吧，能接得起这种掌力的人，当今武林之中，只不过两三人而已，假如练成十足火候，恐怕要君临天下了……哈……哈哈。”

紫巾蒙面人怔了一下，闭目略一定神，功贯双臂，准备作生死一搏了。

天邪教主收敛笑容，冷道：“如果再不伏首就擒，眨眼之间，便要你们二人身首搬家！”

紫巾蒙面人睁开双目泰然地说道：“教主如果一定要用歹毒的掌力置我们于死地，在下只有拼命和你一搏了，到那时胜负尚难预料。”

天邪教主重重地哼了一声道：“临死还不肯服输，算你是条铁汉，现在叫你尝尝本教主数十年修炼的玄虚阴阳掌滋味！”

她右手徐徐向紫巾蒙面人推去！

看去似非常缓慢，而且平淡无奇，实则疾如电火，霸道异常。

紫巾蒙面人见天邪教主右手推出时，便发出冷、热两种不同的气流，向他周身罩下，他顿感觉全身受着酷寒与奇热的煎熬，使他难以忍受。

紫巾蒙面人，忙运起正气，暴喝一声，发目俱张，两手同时猛力推出……

这一招“拨云见月”他已用了十成真力，企图一拼。

登时劲风卷起，屋宇摇动，地面震裂……

天邪教主面色惨白，右手始终用力推进，左手护胸，衣袂飘动……

紫巾蒙面人抱住保坤（因为保坤功力早失），口中气喘吁吁，全身颤抖，额上汗粒如豆……

天邪教其余站在室中的高手，早都栽跌地上，咧嘴龇牙，惨叫连天……

二人各贯注功力，相持约半盏热茶工夫之久，突然，紫巾蒙面人闷哼一声，便跌坐地上。

天邪教主在这同时，也惨叫两声，一屁股坐了下去。

二人同时都失去了知觉。

室中床椅被劲风撞击得散乱破碎满地，天邪教中高手，十有九伤。

正在这时，天邪宫外面，忽然出现一位白衫老叟，那老叟白髯垂胸，白帽、白衫、白鞋，全身白色右手捧着大鼎……

他边走口中边唱道：“天地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武林中最近又出了几个大煞星！

祸福无常兮芸芸众生都耽心。

能卜凶吉之人在此，何不来求问？

天邪宫外守护的一百二十个高手，见了这个白衫老叟，都感到非常奇怪，他们见他大摇大摆向天邪宫走来。

众人听他口中唱的歌，不免暗暗有点吃惊，其中有八个高手喝喊一声，一闪身，便拦截白衫老叟的去路。

白衫老叟对那八个高手喝喊之声，恍似充耳未闻，对拦截他去路的事，亦似未睹。

当他快到那八个高手身前时，突见那八个高手，纷纷暴退，登时面色苍白，手中的兵刃，竟自动掉落地上。

天邪宫外所有的高手，俱都大吃一惊，不知道这白衫老叟用的什么功力，将八个高手击退，解除他们身上的兵刃？

当众人在惊愕的刹那之间，那白衫老叟脚如行云流水，已进了天邪宫。

正在这时，天邪教的军师，神算子卜万成略一定神，忙大喝道：“你们快上，把那白衫老叟包围拿下！”

天邪教一百多个高手，经神算子卜万成这一喊喝，便蜂涌而上，团团把白衫老叟围在天邪宫内。

白衫老叟走进天邪宫里，见地上伤亡的人，不禁摇首一叹道：“名利意气之争，结果下场如此而已……”

他从怀中取出了三颗药丸，纳入天邪教主，紫巾蒙面人、保坤等人口中。

暮在此刻，突闻神算子卜万成大喝一声道：“阁下何许人氏？有何要事？擅闯本宫。”

白衫老叟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中年的缺腿大汉，手持铁拐，横立天邪宫门中央，满面煞气……

白衫老叟微微一笑道：“老夫是为了教主等人三条命而来，阁下难道刚才没有见到吗？”

卜万成冷冷道：“谁知道你给教主吃的什么药，你如果不从速表明身份，老夫便要下令出手了！”

白衫老叟淡淡一笑接道：“老夫已有六十多年没有和人动过手了，阁下如果相信老夫是为救贵教主而来之言，便卖个人情，让老夫携两个朋友离此，如果硬逼着老夫出手的话，只怕要……”

卜万成自恃人多，又见教主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心中一动；喝道：“恐怕要怎么样？”

白衫老叟庄容道：“恐怕要造成一次大浩劫，到时，你们便后悔来不及了。”

卜万成暗忖道：“冥谷高手如云，就算对方有三头六臂，就是插翅也难飞出……”

他心中忖动至此，厉声道：“老头子，你不知道冥谷有多少高手，有多少明卡暗桩、机关和埋伏？”

白衫老叟哈哈大笑，回答道：“不仅你们冥谷中的一切，老夫了如指掌，就是武林中发生任何小事，老夫虽坐在山中，还是清清楚楚的。”卜万成冷笑道：“老头子，你不要诡辩，量你今日也逃不出冥谷一步。”

白衫老叟收敛笑容，正色道：“人言你是一位神算子，料事如神，其实你是一个狗头军师，你没有想到我是怎样进来的，便可以怎样出去！”

卜万成阴森森地长笑道：“糟老头子，来时有路，去时便无门了！”他转身喝道：“你们快上！”

卜万成喊喝声中，便有十个高手，撤出身上的兵刃，向白衫老叟攻去！

白衫老叟仰面一阵大笑，自言自语道：“天色不早，吾去也！”说着，

右手臂挟住保坤、紫巾蒙面人，左手捧着大鼎，缓缓向宫外走去。

他对攻来的兵刃，恍如未见似的。

那十个高手，手中的兵刃刚刚递出一半时，便觉一股反弹之力，把他们攻出去的劲力，震弹了回来。

十人纷纷向后倒退，跌坐在一丈开外。

卜万成站在天邪宫大门中央，他见白衫老叟并未出手，十个高手便栽跌一丈多远，心中不禁大骇，此人机诈百出，他心中一动，忙向一侧闪避。

白衫老叟对卜万成微微一笑道：“多谢军师的让路，后会有期了！”

他缓缓步出宫殿之外，卜万成气得面色苍白，一咬钢牙道：“你们快发动冥谷机关，截断这老头的归路，不放他出去！”

那白衫老叟出了天邪宫，步履如云，脚不沾尘，白衫飘动，宛如一朵白云，冉冉而去。

天邪教的高手，几疑是神仙下凡，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空际……

第三十七章 八方豪杰会洞庭

白衫老叟救出保坤、紫巾蒙面人来到一座山麓之下，将二人缓缓放下。

这时二人因为服了药丸，清醒过来，保坤睁眼一看，眼前景色大变，一位白衫老叟站在自己的面前，他抬头仔细向白衫老叟一打量，看看白衫老叟手中的大鼎，不禁失声惊问道：“老丈莫非是昆仑山上晚辈曾经拜见过的那位老丈？”

白衫老叟笑着，微微点了一下头。

保坤忙拜倒在地上，谢道：“多蒙老丈救命之恩，晚辈铭感不已！”

白衫老叟袍袖微拂一下，便有一股劲力把保坤从地上托了起来，捋须笑道：“举手之劳，算不得什么。”

保坤奇道：“老丈以前不是说过，足不出昆仑，怎么来冥谷的？”

白衫老叟道：“老夫在山中闷得发慌，随便到外面走走，适才路过冥谷，在鼎中看见二位被我那不肖的师侄女用掌力震昏过去，所以，才去冥谷把二位救出来……”

一直站在旁边未说话的紫巾蒙面人，听白衫老叟此言，不禁惊讶道：“老前辈莫非是传言中六十年前‘武林四杰’之一的‘玉鼎神拳’崔奇崔老前辈么？”

白衫老叟慈祥地一笑，道：“武林四杰实不敢当，不过当年，老夫与夏慕康、文康玉、蔡文丽，同在江湖上，薄有点声誉而已。”

紫巾蒙面人面色俱变，心中忖道：“传言中，武林四杰早已故去，怎么还在人间？……”

白衫老叟笑着又道：“我们虽然还没有死，但是都是山野闲人，不管世事荣枯，以老夫来说，久已未履江湖，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也懒得去管了。”

他顿了一顿继续道：“你们吃了老夫‘千年冰莲’，伤势不久便可痊愈，保少侠的功力也会迅速恢复，你们快去洞庭湖参加盛会吧！”

他说完，转身托起大鼎，长歌而去。

紫巾蒙面人就呆呆地望着将要消失的白衫老叟的背影，心中不断地想道：“奇人奇事，他怎么知道我要去洞庭湖？他为什么要救我？……”

保坤见紫巾蒙面人还站在原地发愣，不禁笑道：“阁下两番救我，在下感激不尽，阁下芳名能否告知？以便日后报答。”

紫巾蒙面人淡淡一笑道：“不必了，在下姓名，你日后自然会知道，我还有要事待办，就此告辞了。”言讫，双肩微晃，几个起落，便消失不见了。

连日来，如真似幻的遭遇，使保坤呆愣了一阵，展开轻功，向洞庭湖方向奔去。

九月九日，是重阳节，这天，天高气爽，万里无云，晴空一碧，洞庭湖中，波平浪静，真有“秋水共长天一色”之

此刻，湖面上出现了一艘规模不小的画舫，缓缓地向岳阳楼这边而来。

那画舫之上，挺立了一个英俊的少年，少年着白色的公子服，背插长剑，浓眉朗目，一表人材！

那少年正是新近崛起江湖的保坤。

他特地在九月九日这天赶赴洞庭湖盛会，以拯救武林的豪杰，消弭这场浩劫。

保坤站在船上，望着对岸的岳阳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正在他吁气之际，突然听到一阵歌声，由湖波深处，隐隐传来。

“……几阵微风过，湖中戏浪花，秋风撩客思，霜鬓老年华，钓诗须择友，船乘破浪花，邀友共一醉，忧乐复何加……”

保坤感觉歌声来得突然，凝目望去，只见歌声渐近，水波深处，早自缓缓摇来一只无篷渔舟，一个蒙面人箕踞船头，保坤看清楚那人之后，不禁心中一动。

原来，那个蒙面人，正是保坤两度碰见的紫巾蒙面人。

紫巾蒙面人仰面一阵长笑，身形陡起，相距保坤画舫约有七八丈远的距离，眨眼间，便飞闪而至，如似一片秋叶落在保坤画舫之上。

保坤拱手一礼道：“歌声清雅，在下早知有雅人高士出现，果如我所料耳！”说罢鼓掌哈哈大笑起来。

紫巾蒙面人亦纵声大笑道：“高士雅人，在下实不敢当，适才因见湖中景色如画，触动情怀，胡唱几句，阁下不必见笑。”

保坤接道：“哪里，哪里，小弟自幼略读诗文，间也喜欢吟弄，不过却是一窍不通……”

这时，画舫已荡至湖心，向对岸遥遥望去，只见岳阳楼左侧，竖立一座高台，此刻台上台下，万头钻动，热闹非凡……

紫巾蒙面人手指岸上高台道：“那座台，便是洞庭盛会主持的地方。”紫巾蒙面人抬头望望天色，又道：“距离午时盛会开始，尚有半个时辰，我们可不必直接去赴会，先找一个隐匿的地方，见机行事……”

保坤略一皱眉沉哦道：“阁下所见极是，不过在下曾经与一个朋友有约，必须先台边附近寻找他一番，以践约言。”

紫巾蒙面人笑道：“阁下所指之约，是不是在一座孤峰之上，与一个未见的怪人，所订的死约？”

保坤惊讶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紫巾蒙面人淡淡地回答道：“在下来时，曾经过那座孤峰，那怪人要请我带给你一个口讯……”

保坤忙问道：“什么口讯？”

紫巾蒙面人干咳几声，双目向保坤送了一个秋波，然后缓缓道：“那怪人，他已取消那条死约，不过，阁下如果一定要找他比武的话，一切由在下代劳……”

保坤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少年，由紫巾蒙面人的口气中，他已猜出了七八分，那孤峰上的怪人，十之八九就是这个紫巾蒙面人。

可是，这个紫巾蒙面人到底是谁？……

他曾两度救了保坤，可是，他说和保坤有仇，难道仇人不希望保坤早死？这一连串的问题，使保坤百思不解……

保坤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突听紫巾蒙面人道：“画舫已经靠岸，我们按计划进行，先去找一个隐身的地方，千万不要露面……”

保坤觉得眼前这个紫巾蒙面人过于神秘，想进一步探测他的来历，所以答应与他同行。

这时洞庭湖畔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在盛会主持那所高台四周，挤得水泄不通。保坤跟在紫巾蒙面人后面，缓缓地挤入人潮之中。

二人去了片刻，来到一座七层高的塔前，那高塔下面一二三层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只有四层以上，没有人上去。

紫巾蒙面人仰首望望矗立云霄的七层高塔，回头对保坤道：“我们上此高塔作隐匿身体的地方如何？”

保坤仰头望去，由最低层至第七层顶端，至少有八九丈高，估计自己的轻功，飞腾上去，决无问题，当下笑道：“依阁下高见就是！”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笑，双肩微晃，身形拔起，直向塔上第七层跃去，眨眼之间，便飘落第七层塔顶之上。

保坤见状，暗暗吃惊，心忖：“此人轻功，已臻凌云虚渡之境……”

他心忖未已，便听塔顶上传来微细但听来清晰异常的声音，道：“阁下快上来，盛会将要开始了！”

保坤，提起一口真气，身形跃起，便纵上半空之中，然后一个翻身，轻飘地落在第七层塔上，面不改色，口不喘气。

紫巾蒙面人怔了一下，忙笑道：“阁下功力较前实又有许多进步，已快接近化境了！”

保坤笑道：“兄台实在太过奖了！”保坤一方面回答紫巾蒙面人的话，一方面凝目向前望去，但见塔的左侧，距离约有廿多丈宽的地方，竖立了一座七层高的彩台，并以白、黄、红、紫、蓝、黑七种颜色，标示七层台的颜色。

第七层彩台之上，完全用银色白色的绸缎铺地，银色白色的香案，中央放着银辉耀眼的香炉，炉中发出白色烟雾，冉冉上升，显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香案的后面，放置一把太师椅，椅上垫着一块银光闪闪的珠宝绸巾，台中央高高悬挂起三件东西！

左右是蓝白色的两个盒子，中央是一柄银光照眼生辉的宝剑。

紫巾蒙面人拉着保坤退到塔右侧，将身子隐藏起来，手指着七层彩台上中央挂的三件东西，道：“那左边挂的白色盒子，便是装着长生果，中央那柄银色长剑，便是飞霞神剑，右边那个蓝色盒子装的是本奇书……”

保坤暗暗发笑，心想：“血潭的长生果，早已被我吃了，万毒宫主还来欺骗世人……”他想到这里，插嘴道：“阁下相信那三件奇宝，是真的么？”

紫巾蒙面人愣了一下，皱眉沉思良久，道：“依你之见呢？”

保坤笑道：“这也很难说，世界上真真假假的事太多了，也许真的就是假的，或者假中又有真，很难分辨，依愚见那三件东西，都是假的。”

紫巾蒙面人黛眉一蹙道：“阁下何以判断那三件东西都是假的？”

保坤淡淡一笑道：“万毒宫主，是武林中之枭雄，她早存征服武林之念，不过武功尚未达到这种程度而已……”

保坤顿了一顿，继续道：“如果她真在血潭获得三大奇宝，武林早已被征服，她还会拱手把三大奇宝送给别人？这连三岁小孩都瞒不着。”

紫巾蒙面人道：“依阁下高见，三大奇宝，连万毒宫主都没有得到！既然是一个骗局，天下英豪为什么都千里迢迢赶来此地？”

保坤哈哈大笑道：“天下英雄齐集此地，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少数是借此寻仇，还有一部分人是争名而来，万毒宫主便利用人类这些弱点，企图一网打尽天下英雄……”

保坤正在说话间，突闻彩台顶端，巨钟连响三声，紧接着有八道白影，掠过空际，飞上第七层彩台之上。

紫巾蒙面人、保坤二人同时凝目望去，只见有八只巨大的白熊，排列在

七层彩台上的两侧。

白熊体态魁梧，形极凶恶，一身雪白，使人望而生畏……

紫巾蒙面人冷哼一声，对保坤道：“阁下所见颇有道理，万毒宫主把‘万毒熊’带来，其阴谋已完全露了！”

接着巨钟又响了七下，空中又有十二道白影掠过，闪入第七层彩台之上，紫巾蒙面人道：“那万毒宫主就要来了！”

话声未落，巨钟连续响了廿一下，不久便有三道白影，缓缓从空际冉冉而来……

紫巾蒙面人骇然道：“那万毒宫主好俊的轻功呀！”他言犹未落，三道人影，已闪入第七层彩台之上。

这时两旁已站了十二个丫环打扮的白衣少女，她们一齐躬身迎接万毒宫主。彩台四周的广场上，万头钻动，争看倾绝千古的美女——万毒宫主。

万毒宫主身着银缎披风，头戴银光闪闪的珠宝，面上薄施脂粉，步履轻盈，秋风徐徐吹着她长长的白裳，姿色之秀丽，气质之高华，真足以倾倒群豪！

这时，台下广场上，暴起如雷的掌声……

万毒宫主缓缓坐在太师椅上，然后又徐徐地起身，双手作了一个手势，场中便静了下来。

万毒宫主缓缓道：“承蒙各位抬爱，千里迢迢赶来此地参加洞庭之会，本宫主非常感激，大会比武规程，早已通知各位，不再赘述，现在从黑座起，开始比武，谁能登上白座，武林三大奇宝，本宫主拱手奉送……”

万毒宫主宣示甫毕，立即便听到洞庭湖波光中，突然涌出一个身形细如竹杆的长人来，那人双脚踏波，如履平地，在湖面上行走如飞，口中唱歌而来！

第三十八章 无常客 招魂帽

“……丽日洞庭游，烟波处处愁，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能睹宫主面，世事无所求，名利如敝屣，愿伴君遨游……”

歌声悠悠，随风飘于湖上，眨眼之间，那人便飘然上岸，来到盛会场中的彩台下面。

场中看棚之内的三山五岳群豪，见来人如此高绝的轻功，不禁都暗暗吃了一惊，七层彩台上的万毒宫主，见了也不觉动容！

那人在台下对台上万毒宫主拱手一礼，朗声笑道：“久闻宫主隐逸江湖，隔离俗世，已有数十年之久，高雅风仪，常使人向往，今宫主复出武林，摆设盛会，使我辈三山五岳俗人，能一睹仙仪，诚为武林中数十年来的一大喜事！”

吐语清雅，神态飘逸，是一个十足的恂恂儒者！

万毒宫主在台上浅浅一笑道：“我以为是誰，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三峡飞渡神君’李大侠，李大侠能莅临参加大会，使大会增辉不少！”

万毒宫主略略一顿，又道：“本宫主遍体俗骨，满身孽债纵然逃世，亦是不得已耳，今在血潭获得武林三大奇宝，公诸于世，凡参加盛会之人，能荣登白座者，以三大奇宝赠送，李大侠现在是否按次闯场？”

“三峡飞渡神君”李谋高哈哈大笑道：“宫主过奖了，在下薄技献丑，先闯黑座！”

万毒宫主在台上敲了三下金钟，朗声道：“李谋高大侠现闯黑座，哪位高手入场比试？……”

万毒宫主声音甫落，突见看棚之内，闪出来一道人影，飘入场中。

群豪向那道人影望去，那人身高不到五尺，头大脚短，双目突出，身着黑袍，背插长剑。

李谋高见那人纵入场中之后，不禁微微一怔，忙功贯双臂，蓄势以待！

那头大身材矮胖的怪人哈哈大笑道：“李大侠，咱们二十年不见了，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在巫峡对在下所施的一掌一腿之赐否？”

“三峡飞渡神君”李谋高冷笑接道：“也好，咱们二十年前未了之恩怨，今天正好在洞庭湖畔了却！”

保坤伏在塔顶上问紫巾蒙面人道：“这二人的功力如何？那矮胖的怪人是谁？”

紫巾蒙面人笑道：“那矮胖的怪人，是隐迹江湖二十年的‘土行一魔’吕超群，其人以内功见长，二人均为黑道高手，功力悉敌……”

紫巾蒙面人正说间，只听“土行一魔”吕超群嘿嘿两声道：“好、好、好，李谋高咱们今日之会，分不出胜负，谁也不能出洞庭湖一步！”

“三峡飞渡神君”晒然道：“我们少说废话，先用拳掌，还是先施兵刃？”

“土行一魔”冷笑道：“人人都晓得你这老魔头善使‘三节软钢神鞭’，老夫想以一双肉掌，接下你几鞭如何？”

“三峡飞渡神君”暗忖：“自己是黑道上久享盛名的人，用兵刃去对付一个徒手，胜之亦不武。”他眨眨眼睛，笑道：“老夫的‘三节软钢神鞭’，所发出的威力，阁下恐难以用肉掌接下，依在下之见，阁下还是亮出你背上的双剑吧！”

“土行一魔”怒道：“恭敬不如从命！”他反手从背上撤出双剑，“土

行一魔”素以剑术成名武林，他那套“伏魔九式”剑法，早已饮誉武林。

“三峡飞渡神君”李谋高，用手在腰间一按，“铮”地一声，手中便多了一条银光闪闪的软鞭。

登时，剑鞭交辉，挥动起来。

“三峡飞渡神君”以轻功见长，人鞭合一，忽上忽下，飘忽不定，“土行一魔”则以内功贯注双剑之上，寒光闪烁，从鞭风中反击对方。

二人力搏了二十余合，突听到“三峡飞渡神君”清啸一声，飞起约三丈多高，泻出“土行一魔”剑气之外，“土行一魔”以为对方逃逸，忙跃身想追了过去，蓦见，银光暴涨，如银河泻地，向他身上圈来，“土行一魔”心中骇然，正想落地奋剑迎击时，“三峡飞渡神君”鞭风已经扫到，“土行一魔”闪避已经来不及了，背上挨了一鞭，打得他眼中火花直冒，暴退十余步远！

“三峡飞渡神君”正欲抖动软鞭，再度打向“土行一魔”时，蓦见看棚之内，人影闪动，一声沉喝道：“鞭下留情！”

喝声未落，人已扑去，“三峡飞渡神君”霍然一转身，凝目一看，只见一位身着黄衫，獐头鼠目，身材高大的老者，距“三峡飞渡神君”仅五步的地方。

那老者满面虬髯，背插双斧，一双小小的眼睛，开合之间，睛光闪闪……

“三峡飞渡神君”看清那老者的面貌之后冷笑一声道：“我以为是谁，原来是‘鬼斧上人’，上人睽违十载，一向可好？”

“鬼斧上人”哈哈大笑道：“十载久别，想不到神君的轻功已臻化境，老朽佩服得很！”

“三峡飞渡神君”嘿嘿几声接道：“上人过奖之言，老夫愧不敢当，今日盛会之上，老夫斗胆向上人讨教几招鬼斧绝学。”

“鬼斧上人”右掌一捋虬髯，微笑道：“老朽今日赶来此地，倒没有争夺武林三大奇宝之意，不过‘土行一魔’与老朽昔年颇有交情，阁下看在老夫面上，不要置他于死……”

“鬼斧上人”言犹未尽，七层彩台之上，金钟连响三下，万毒宫主道：“碍于大会规程，比武期间，概不讲情说理，‘鬼斧上人’如果不是为比武夺宝而来，请速退回看棚之内。”

她略略一顿，又朗声道：“比武时负伤的人，本宫主一律赐给疗伤之药，安置第七层彩台的后台内休息疗伤，与会之人，不能擅自将受伤之人救出场外！”

保坤茫然不解地对紫巾蒙面人道：“万毒宫主倒还有一片仁慈恻隐之心。”

紫巾蒙面人冷哼一声道：“她连负伤的人都不放过，看她到底玩什么把戏！”

“鬼斧上人”听了万毒宫主之言，不禁一愕，心忖，这样一来，非逼着自己出手不可了！

“鬼斧上人”正在愕忖之际，“三峡飞渡神君”冷笑道：“上人既已参与盛会，在下只有领教上人斧上几招奇学了！”

“鬼斧上人”是何等人物，他忙含笑道：“好，好，好，久闻神君功力绝伦，老夫今日也想大开一次眼界！”说着从背上抽出双斧，在手中抖动一下，两道斧影，突然暴涨起来。

“三峡飞渡神君”也不甘示弱，手中软鞭一挥，银光登时耀眼生辉……

二人立刻动起手来，一个是双斧斧影蔽日，罩向对方；一个是手中软鞭，如似一条蛟龙，上下飞腾，二人拼力相搏，突地一声闷哼，“鬼斧上人”踉跄后退，“咔嚓”一声，手中双斧的斧柄，截为两断！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叹道：“鬼斧老头完啦！”

保坤凝目向场中一看，只见银光在“鬼斧上人”头上一圈，“鬼斧上人”的头已经被银光卷到一丈之远，“扑通”一声，“鬼斧上人”的身子便匍倒地上！

“三峡飞渡神君”李谋高拱手向四周看棚之中的人一礼道：“哪路英雄出来赐教！”

良久，见没有人出场，七层彩台之上，金钟三响，万毒宫主朗声道：“贺李大侠荣登‘黑座’！”

保坤看得心中一阵纳闷，道：“这人手段如此狠辣，怎么会没有人出来教训他？”

紫巾蒙面人笑道：“你急什么，好戏还在后面没有上演呢！”

正在这时，突见一道灰影自看棚之中掠出，一个翻身，便入内场中，此人身高九尺，面如重枣，黑髯垂胸，一脸正气……

那人双手抱拳，宏声道：“在下‘洞庭寨主’耿一飞，问鼎‘黑座’，哪位朋友出来赐教？”

言犹未了，忽闻看棚之中，一声冷哼，一道人影射来，掠入场中。

“洞庭寨主”耿一飞抬头一看，来人身材娇小，黑面褙衣，身上并没有佩带什么武器。

“洞庭寨主”耿一飞笑问道：“阁下先通姓名，然后决定如何较量。”

那黑面褙衣的娇小人冷笑道：“在下无名无姓，用一双肉掌，迎接天下英雄！”言语之间冷傲异常，好似没有把三山五岳群豪放在眼底。

“洞庭寨主”耿一飞，淡淡一笑道：“阁下不愿说出姓名也罢，但本寨主如果以兵刃和你较量，也不算光荣的事呀！”

那黑面褙衣的娇小人怒道：“你就一定有把握胜了我吗？”

口中边说，伸出洁白似玉的右手，五指指向“洞庭寨主”面上抓去！

他这抓去之势奇快无比，“洞庭寨主”本来武功不弱，可是，他没有看清对方抓来的招式，对方五指如钩，便已抓至。

紫巾蒙面人微合双目，喟然一声，道：“洞庭寨主的命保不住了！……”紫巾蒙面人话声未落，“洞庭寨主”的身子便被抓起，向湖中抛去！看棚之中的群豪，目睹此状，不禁都看呆了！以“洞庭寨主”雄霸洞庭湖，一身的轻功，内功和水上的功夫，并非泛泛之辈，为何尚未接招，便栽倒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娇小人手中。这一点，怎么不使群豪同时感到万分意外和惊愕？以“洞庭寨主”水上的功夫，他就是被摔到水中，还是有活命的希望，可是蓦在此刻，第七层彩台之上，突飞来一道白影，闪电似的，掠至湖上，抓起“洞庭寨主”之后，仍飞回七层彩台之上，这时，看棚之中，一阵哗然！保坤暗暗吃了一惊，仔细望去，原来从湖中抓回“洞庭寨主”的白影，竟是万毒宫主的“万毒熊”。万毒宫主在台上宏声道：“本宫主怀着一颗恻隐救人之心，故将‘洞庭寨主’从湖中救起，放在后台疗伤，别无他意，各位不必疑心，比武照常进行。”

紫巾蒙面人冷笑一声，道：“满口仁慈，心如蛇蝎，好一个万毒宫主，

名符其实。”

保坤奇道：“他们把‘洞庭寨主’用白熊抓回去干什么？真正是替他疗伤么？”

紫巾蒙面人笑道：“今日参加大会的人，只恐怕一人也逃不了这次浩劫！”

保坤怒道：“既如阁下所说，我们何不乘早进场，当着武林群豪面前，揭穿万毒宫主的阴谋，群起而攻之，以诛了这个武林魔头妖妇。”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叹，道：“阁下用意至善，不过你我的功力，俱都远不如万毒宫主，如果现在现身，就如同飞蛾投火，自取杀身之祸……”

保坤却不以为然道：“诚如阁下所言，这场武林浩劫，便无法挽救了，我们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拼死搏斗，以尽一点心力……”

紫巾蒙面人打断他的话道：“阁下乃是凭一时血气之勇，作无谓的牺牲，死得是没有价值的。”他顿了一顿又道：“参加这种盛会，三山五岳之中，不泛能人来此，说不定场外还有高人没有露面，到时，或许还有奇人出现，我们现在宜静观场中变化，切不可贸然出手。”

场中这时一片沉寂，数百只眼睛，都集中到那黑面褴衣的娇小人身上，他们没有一人认识这位怪人是谁。

那黑面褴衣的娇小人傲然卓立场中，半晌，朗声道：“哪位朋友入场赐教！”

良久，竟没有看见一人出场与这位黑面褴衣的娇小人较技，七层彩台上，金钟响起，万毒宫主道：“贺这位少侠荣登‘黑座’！”

黑面褴衣的娇小人，身形一闪，便跃登彩台的第一层。

这时，“黑座”已有两位候选人，万毒宫主宣布道：“如果没有人再闯‘黑座’，按照大会规程，已登‘黑座’的两位，出场考验，胜者便登‘棕座’，不过，各位可以越级闯场，一直到‘白座’最后剩一人为止！”

看棚中的群豪，这时交头接耳，一片嗡嗡之声。

场中已闪入两人，这两人便是“三峡飞渡神君”李谋高，和那位黑面褴衣的娇小人。

“三峡飞渡神君”李谋高对黑面褴衣的娇小人一拱手道：“阁下身手不凡，在下佩服，能否在讨教之前，将大名见告？”

黑面褴衣的娇小人纵声大笑，道：“在下的姓名早已忘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半年前，七大掌门人死在黄山，阁下大概听说过的……”

“三峡飞渡神君”大吃一惊，忙问道：“莫非七大掌门人都死在阁下‘遥空弹指神功’之下，你……你……是谁？”

黑面褴衣的娇小人淡淡地回答道：“我是谁，你不必追问，不过七大掌门人死在我的指下，我敢承认！”

此语一出，不仅“三峡飞渡神君”大惊失色，就是在场的群豪，莫不感到一怔，而其中的七大门派的弟子，俱都个个咬牙切齿，既惊恐又痛恨。

保坤听了不禁剑眉一皱，自言自语道：“可恨的冥谷少女，想不到你又来此造孽，今天是你恶贯满盈，孽债期满之日，小爷不会轻轻放过你……”

紫巾蒙面人手指场中道：“看吧，他们已经打起来了。”保坤抬头望去，那黑面褴衣的娇小人，已经和“三峡飞渡神君”动起手来。

紫巾蒙面人微微一叹道：“那‘三峡飞渡神君’与黑面褴衣的娇小人动手，不啻肉包子打狗，不过‘三峡飞渡神君’与少林圆通大师交谊颇深，今天听了老友在黄山惨死，仇人竟是他，自然激起一股义愤与仇火，但是他的

功夫比起那黑面褙衣的娇小人，却还差得远。”

紫巾蒙面人话声甫落，便听到场中一声惨叫，“三峡飞渡神君”的身子被对方的掌风震得横飞而起，向湖边摔去！

“叭哒——”一声，便从两丈多高摔跌下来。

“三峡飞渡神君”身子刚刚栽倒地上，那七层彩台的“万毒熊”便从彩台上跃下，闪电似的抓回后台去了。

场中的群豪，又是一阵惊悸！

七层彩台之上的金钟之声，悠扬响起，万毒宫主满面得意之色，缓缓道：“二人考验结果，这位黑面少侠得胜，荣登‘蓝座’！”

万毒宫主宣布之声刚落，便听到看棚之内一声叱喝：“闯场！”

紧接着，飞去一道灰影，落入场中。群豪一看，那人身着灰色袈裟，身形魁梧，浓眉朗目，方面大耳，他正是少林寺功力深厚的因果大师。

因果大师双手合什，低声喧了一声佛号问黑面褙衣的娇小人道：“施主在黄山杀害本寺的掌门人圆通大师一事可是真的么？”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笑道：“你这个老和尚可能是聋子，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怎么还来多问。”

因果大师面容一动，又低声喧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杀戒了！”说着，面色凝重，功贯于右掌之上。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冷笑道：“老和尚，你自信比你们少林寺掌门的圆通大师如何？”

因果大师面色一整，痛苦地回答道：“老衲的功力，虽然不及掌门师兄的深厚，但为了报仇雪恨，虽万死亦不辞……”

保坤不断点头道：“因果老和尚的勇气可嘉，果然不愧为领导武林数百年之久的少林弟子。”

紫巾蒙面人接道：“勇虽勇矣，但没有取胜的把握，暴虎冯河，血气之勇，不足取也！”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格格大笑道：“好吧！我就成全你这个老和尚的志节！”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伸出右手，缓缓向因果大师拍去，因果大师早存戒心，忙滑步闪身，向一侧避让，右手徐徐伸出，大喝一声道：“施主识得此一掌否？”

他慑于对方的武功，所以一出手，就展开绝学，希图尽全力与对方一搏。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一招落空，也不禁微微一愕，经对方一声喝喊，抬头望去，只见因果大师右手手心中，红光闪闪，在日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耀眼眩目。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暗暗忖道：“传言少林寺有一种绝掌，名曰：‘大罗金钢掌’，发出时手掌心红光闪闪，这个老和尚，莫非就是施出那种掌力……”

他心中忖动至此，冷嘿一声道：“老和尚，量你施出的也不过是平凡的‘大罗金钢掌’而已，有什么稀奇？”

因果大师长眉一动，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想道：“他既能识得此掌，想必有破掌之法，此掌法乃本门三大绝掌之一，他年纪不大，怎能识得此奇掌？……”

因果大师正在忖思，突听对方格格大笑道：“老和尚，你虽然略懂一点子‘大罗金钢掌’法，但不过学了一点皮毛，施出来量也伤不了在下！”

因果大师是一位修为颇深的有道高僧，他虽然被对方冷语讥讽，仍然不

动声色，淡淡一笑道：“老衲这一招施出之后，施主恐怕要粉身碎骨，我佛慈悲，回首是岸，施主如果能及时悔悟，痛改前非，自断一手一腿，以赎在黄山行凶之罪，老衲也就不追究以往那一段仇恨了。”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听了，笑得前俯后仰，笑了许久，才收敛笑容道：“老和尚，你别说梦话了，莫说你这点子掌力在下瞧不起眼，就是在场的三山五岳众人，在下一样不放在心里！”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此语一出，全场都为之哗然，甚至有些发出不屑的嘘声。

因果大师面色一变，道：“施主如果仍然执迷不悟，老衲只有出手了……”

黑面褙衣的娇小人，断喝一声道：“老和尚，你尽力施为好了，何必再啰嗦？”

因果大师沉吟一声，接道：“施主小心了！”哼声未落，右手遥遥向黑面褙衣的娇小人身上推出！

保坤看了微微一叹道：“有道高僧，在绝学出手前，还一再忠告对方，施为时，仍提醒对方注意，其与黑道之人不同者大概就在此点！”

紫巾蒙面人忙道：“阁下快看呀，那一招的威力颇不弱哩！”

保坤忙向因果大师手上望去，只见因果大师手上红光已罩向黑面褙衣的娇小人的头上，四周三丈方圆之地，均似被一片红光所罩……

在红光中，挟着劲风呼啸，飞沙走石，看棚之内的人，都凝目而望，不约而同地想着：这一回黑面褙衣的娇小人，恐怕要伤在因果大师的掌下。

可是，事实却往往不能如人所料，正在这时，突听一声娇叱，那黑面褙衣的娇小人，伸出双手，遥遥向因果大师抓去！

顿时，他双手十个指头尖端间，渐渐冒出黑色气体，十缕黑色光雾，从红光中，反击因果大师。

保坤失声惊叫道：“遥空鬼爪！遥空鬼爪！”

紫巾蒙面人闭目淡淡地说道：“斗到最后，两败俱伤……”

保坤略一皱眉接道：“不见得吧？难道因果大师修为数十年之久的‘大罗金刚掌’，还逊于‘遥空鬼爪’的邪门功夫吗？”

紫巾蒙面人笑道：“虽然不逊于‘遥空鬼爪’，但也占不到便宜，不相信你等着瞧吧！”

紫巾蒙面人刚说完，便听到场中几声闷哼，黑面褙衣的娇小人，身形突向后暴退五六尺远，跌坐地上，面色由黑转青，双目缓缓合上，口中气喘吁吁……

显然，他受了严重的内伤。

在这同时，因果大师的身子，亦踉跄地向后疾退，一屁股跌坐地上，额上汗如泉涌，面色苍白……

保坤咦了一声，问紫巾蒙面人道：“阁下怎么知道他二人会两败俱伤？”

紫巾蒙面人道：“因果大师的‘大罗金刚掌’，虽然修练了数十年，但摆出来的气势，似嫌不够，足见他只有七成火候，这种掌力，只有圆通大师已练了九成火候，可惜在黄山时，并未施出，便被冥谷的人用‘遥空弹指神功’，暗中杀害了……”

紫巾蒙面人顿了一顿，又道：“那黑面褙衣的娇小人的‘遥空鬼爪’，也只有七成功夫，所以，二人相较，便是半斤八两。”

保坤剑眉深皱，问道：“阁下对武林中的人与事，好似都非常清楚，你

到底是谁？能否见告？”

紫巾蒙面人对保坤妩媚地一笑，道：“傻子，你从我一双眼眼中，应该可以看出四五分来，怎么老傻问我是谁呢？”

二人正谈间，这时场中起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因果大师和黑面褙衣的娇小人受伤跌坐地上时，突见空际闪下两道人影，那两道人影，是一黄一白，俱都是蒙面之人。

白影蒙面人闪入场中之后，抱起地上的黑面褙衣的娇小人，快如闪电似的飞出场外。

黄衣蒙面人闪入场中之后，一步一步向因果大师欺近。

正在这时，第七层彩台之上，突飞出一只“万毒熊”，把因果大师抓起，飞上台去。

黄衣蒙面人见“万毒熊”把因果大师抓上了彩台，也不介意，在场中朗声道：“在下闯‘紫座’，哪位朋友出来赐教！”

黄衣蒙面人突然出现大会场中，由于他是用布蒙面，群豪没有一人认出那黄衣蒙面人是谁。

保坤一见黄衣蒙面人，便冷哼一声道：“这小子好似在武当山三元观出现过一次，他不也是冥谷弟子吗？”

紫巾蒙面人道：“冥谷高手可能均来此地，他们的目的不是夺宝，而是残杀武林高手……”

保坤道：“那天邪教教主妖妇韩娟娟，想必也暗中来此。”

紫巾蒙面人道：“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她早已隐藏在这四周，不久便可能现身……”

保坤手指场中道：“你看那黄衣蒙面人与少林寺的和尚打起来了。”紫巾蒙面人循保坤手指望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袈裟的老和尚，正与黄衣蒙面人在搏斗中。

突然一声怪叫，那着黑色袈裟的老和尚被黄衣蒙面人的掌风震飞而起，直向洞庭湖里摔去！

三招不到，黄衣蒙面人便将少林寺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愚大师击落湖中，这份武功，在武林中是少见的。

黄衣蒙面人傲然卓立场中，大声道：“哪位再请出来赐教！”

良久，没有见人出场，彩台上金钟连响，万毒宫主高声道：“贺黄衣大侠荣登‘紫座’！”

黄衣蒙面人大摇大摆地走上第四层彩台之上。

蓦在此刻，看棚群豪之中，突地发出一阵惊讶地骚动之声，引得群豪一齐转目望去，见远处湖中，飞驶来一艘大船，乌桅白帆，白帆之上，却写了斗大三个字：“无常客”！

在丽日当空照耀之下，不但这三个斗大字迹，极其清晰，就连船头卓立的一个身材高大，头戴尖形黑色高帽，打扮得活像阴司无常厉鬼的黑衣人影，也依稀可见。

船渐驶近，那高大的黑衣大汉，口中高吟道：“秋景连天暮，重阳邀九洲，懊恨秋风，恍如一梦，匆匆又去，早知因酒病，酒更添仇！”

他一面高吟，一面从背上取下黑色的酒葫芦，仰起脖子喝酒。

“咕噜”几口之后，又唱道：“抽刀断水水仍流，秋日饮酒愁更愁……”

他这种非诗非词的引吭高歌，不仅引起群豪的注意，就是高高地坐在七

层彩台上的万毒宫主，也不禁向那黑衣大汉凝目注视。

船如疾矢般靠近湖畔，那戴尖形帽的黑衣大汉，嘿嘿怪笑地指着七彩台之上的万毒宫主说道：“宫主要择夫赠宝，怎地就偏偏忘了区区在下？”

话声方落，双腿一跃，两肩微晃，黑衫飘动，便闪落场中。

这戴尖形高帽的黑衣大汉，不但装束怪诡异，面容更是生得无法描述地丑怪难言。

他高颧削腮，鹰鼻鱼口，舌头向外长长地吐出，未语先笑，笑声更是令人听后毛骨悚然！

群豪虽都久闯江湖，但却十之八九，都不知道此人来历。

万毒宫主见了这个黑衣怪人，黛眉微皱道：“阁下何人？如果要夺取奇宝，必先按照大会规程，出场接受考验，能登七层彩台‘白座’者，便可以获得武林三大奇宝。”

黑衣怪人哈哈大笑，道：“在下现在应闯什么‘座’？我看也用不着闯什么‘座’了，宫主把三大奇宝献出来吧！哈……哈哈……”

台上金钟响了三下，万毒宫主面色一整，道：“黄衣蒙面大侠出场接受考验！”坐在四层紫色彩台上的黄衣蒙面人，身形一晃，便跃下台去。

黑衣怪人嘿嘿几声，向黄衣蒙面人的面布上抓去！

他抓去这一招，奇快无比，黄衣蒙面人见抓来的一招，奇快绝伦，心中不觉一怔，忙向一侧闪避，黑衣怪人的动作实在太快了，指风已经扫到黄衣蒙面人的面上，指风所过之处，便划开了一条口子，黄衣蒙面人的面貌，登时露了出来。

看棚里的群豪，一阵哗然，原来，那黄衣蒙面人，乃是“冥谷”天邪教教主的大弟子青长海。

“冥谷”天邪教本来是没有派人来参加的，为什么偷偷派高手蒙面化装来参加呢？群豪议论纷纷。

紫巾蒙面人冷冷道：“冥谷阴谋已经暴露，说不定，天邪教主也会化装出现，她的目的主要是消灭天下武林中的高手……”

保坤冷哼一声接道：“凡是蒙面人，都不是好东西！”

紫巾蒙面人庄容道：“阁下说话要有分寸，不可出口伤人！你明不明白，有些人要蒙面出现，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保坤笑道：“兄台例外，在我眼中，你是个好人的，不过在别人眼里，蒙面人总是件不光明正大的事。”

紫巾蒙面人也笑了起来，手一指道：“少贫嘴了，看那‘冥谷’天邪教的大弟子青长海，已经撤下背上双剑，与那黑衣怪人动手了。”

保坤凝目向场中望去，只见青长海双手握剑，两目射出煞光，口中冷嘿几声道：“阁下身手不凡，速亮出兵刃吧，咱们在兵刃上见高低！”

黑衣怪人哈哈大笑道：“在下身上从不带兵刃，兄台双剑尽管出手，老夫一双肉掌足矣！”

青长海暗暗忖道：“在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时，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可是现在群豪都知道我是天邪教的首座弟子，如果用双剑去对付一个徒手之人，胜之不武，不胜蒙羞，假如不用双剑，要胜对方确实没有把握……”

青长海正在忖思之间，突听黑衣怪人怜笑道：“青长海，你素有‘剑神’之名，为何还迟迟不出手，老夫今天也好大开一次眼界啦！”

青长海冷哼一声接道：“黑衣怪人，你知不知道老夫双剑一旦施为时，

所发出来的威力，你徒手能抵挡得住吗？阁下还是快亮出兵刃吧！”

黑衣怪人又是一阵纵声长笑，良久才收敛笑容，道：“别人怕你双剑，老夫却不在乎，如果你逼着我用兵刃，老夫只有头上这顶尖形高帽权充一次兵刃，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青长海大喊一声道：“谁也不会后悔，接剑！”双剑在手中抖动，如似两条蛟龙，眨眼间，便向黑衣怪人面上射去！

黑衣怪人不慌不忙，右手挥出一拳，拳风阻止刺来的双剑，左手缓缓取下他头上那顶尖形怪帽子。

他突然大喝一声道：“看看‘无常客’的‘招魂帽’，厉害不厉害！”

喝声未了，那顶“招魂帽”竟脱手飞出，直向青长海头上罩去！

“招魂帽”登时在空中旋转起来，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在青长海的眼中看见那顶黑色尖形高帽，发出一种怪异的呼啸之声，而且渐渐变成一只黑圈，闪电似的向他头上圈来。

青长海虽然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但还是识不出这顶黑色尖形高帽，究竟是什么兵刃，或者暗器！

他忙用双剑迎去，这一迎击，已用了八成真力，可是，当他双剑刚一触及那顶黑色尖形高帽时，突然感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把他双剑吸住。

他猛然感觉双臂一麻，双剑竟脱手飞出！

那黑衣怪人，这时右手遥遥作势，见对方双剑被吸引到帽里，便将右手一招，那顶黑色尖形高帽，便飞了回去，黑衣怪人右手一探，便抓去那顶怪帽子。

在这同时，他左手一扬，一蓬银光闪闪的东西，脱手飞出……

青长海见双剑被对方用帽子吸去，心中不禁大骇，突又见对方打出一把暗器，饶他就是身负绝学，也要手忙脚乱。

不过他是一个聪明绝顶，机智多谋的人，他见两招之间，便落了下风，再打下去，一定栽在对方手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没有等对方暗器击到，便恨恨道：“无常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只要我青长海不死，后会有期！”

无常客嘎嘎大笑道：“青长海，好好走，恕老夫不送了，咱们以后在‘冥谷’见面好了。”

说着右手把“招魂帽”一抛，便戴在头上，他抬起头，对万毒宫主道：“宫主，老夫该登什么‘座’？”

彩台上的万毒宫主，黛眉一扬道：“阁下可以登上‘红座’了！”

无常客，一阵嘻嘻，将黑衣一撩，双肩微晃，便纵上第五层彩台之上。

看棚里的群豪，没有一人知道无常客是谁？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无常客那顶“招魂帽”用什么方法能将青长海双剑吸去？

这时，群豪互相望着，竟没有一人出场。

保坤奇道：“那位无常客到底是谁？看来与‘冥谷’决没有关系。”

紫巾蒙面人沉哦一阵，道：“无常客决非他的本名，任何人决不致有那样丑，他面上一定戴有面具，他的言词不甚清楚，可能不是中原之人，此人或许来自异域……”

保坤正要说话，突被台上的钟声打断。

七层彩台之上，金钟敲了三下，万毒宫主朗声道：“盛会已顺利进行，无常客已登‘红座’，各位武功深厚的人，可在此时大显身手……”

她话声未落，看棚之中，突然飞出一道人影，那人身形一闪，便跃至场中，卓然而立，宏声道：“在下想讨教无常客大侠几招绝学！”

万毒宫主向场中望去，只见那人紫袍草履，白发长髯，身材矮胖，年纪约在七十开外，此人正是江湖颇享盛名的“百步铁沙神魔”。

万毒宫主见是“百步铁沙神魔”闯场，忙道：“红座无常客大侠，出场接受考验！”无常客，身形微动，便飘然而下，落在“百步铁沙神魔”面前十步的距离，淡淡一笑道：“久闻阁下手里的铁沙，百步之内，击人百发百中，今天想领教阁下手中铁沙绝学……”

“百步铁沙神魔”冷冷道：“江湖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无常客’三个字，阁下到底是何许人也，能不将真实姓名见告？”

无常客哈哈大笑，道：“老夫从来没有到过中原，当然你们不知道无常客这个人，老实告诉你吧，老夫来自青海……”

无常客顿了一下，又道：“老夫久闻中原武林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特来会会你们的高手，不过，一路之上，却使老夫失望得很……”

“百步铁沙神魔”暗中怔了一下，原来他早就听说，青海有一个魔头，百步之内，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莫非就是这位“无常客”么？

“百步铁沙神魔”正在怔愕之际，又闻无常客道：“阁下手中铁沙，必有独到之处，老夫想用一双肉掌接接看。”

“百步铁沙神魔”是何等人物，他哪经得起无常客如此轻蔑的话和态度，不禁勃然大怒道：“老夫手中的铁沙，不打无名小卒，阁下既如此狂傲，想必身负绝学……”，话未完掌已到，右手食中二指，并直如戟，疾点无常客前胸“乳泉穴”上。

这一招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掌中，含蕴不尽，一招之中，正不知藏了多少厉害杀着，无论对方是招是架，立时便可以转势变化。哪知无常客笑声不断，全身亦似毫无戒备，并丝毫没有闪避之意。当“百步铁沙神魔”一双铁指，已堪堪点到他胸前乳下，肥胖的胸脯，微微向后一缩，“百步铁沙神魔”一双铁指，不但部位已错，而且前力已尽，新力未生，连变化都不可能。“百步铁沙神魔”大吃一惊，忙仰身“金鲤倒穿波”，刷地向后掠去一丈，心中却已惊得怦怦直跳。哪知无常客竟仍嘎嘎怪笑，负手而立，口中并轻视地说道：“老夫东来，先让你一招，现在你可以施出看家本领来吧！”

心高气傲的“百步铁砂神魔”怎受得住这般讥嘲笑骂，大喝一声：“大胆狂徒，边陲蛮人，给老夫纳命来！”

喝声之中，身形顿起，右手一掌劈下，掌风呼啸，去势奇猛……

“百步铁砂神魔”挟生平之力，击出这一掌，当真是变幻莫测，快如闪电。

哪知被对方轻轻地把它化开了，并极尽挖苦的道：“阁下这一招，还真有些路数，不过掌未发，气已浮，如此临敌，岂有制胜之理，我看你还是掏出铁砂来吧，其他我不欣赏。”

保坤素对“百步铁砂神魔”颇有好感，此刻他见“百步铁砂神魔”被对方如此挖苦讥嘲，心中不禁好气，他侧面正欲对紫巾蒙面人说话，哪知目光触及紫巾蒙面人，只见他神色不似方才安详，双目微闭，似正在深思，保坤不便打扰，依旧回首向场中望去。

就在保坤转首一刹之间，场中情势，已起了大大的变化烈日之下，但见无常客，竟满场游走，黑衣摆动，发出一层层的黑光，竟将“百步铁砂神魔”

困在当中，连招式无法施展。

“百步铁砂神魔”武功之高，在中原已列为第一流高手，岂知无常客的武功，竟高出他多多，无常客身法之奇，招式之怪，怎不使群豪耸然动容，相顾失色。

不过“百步铁砂神魔”毕竟不是庸手可比，在此危急之中，犹能作一次最后的挣扎。

突听一声清啸，“百步铁砂神魔”竟自冲天而起，双掌一分，双手铁砂，宛如雷霆万钧之势，向无常客头上撒射而去。

顿时，三丈方圆之地，尽为铁砂所笼罩，威力实在惊人！

无常客面色微微一变，他忙取下头上的“招魂帽”帽口向上，用力一个回旋，登时满天铁砂，尽卷入他的帽中。

“百步铁砂神魔”大惊失色，口中发出长啸之声，直向洞庭湖飞逸而去。

无常客也不去追赶，仰面大笑道：“百步铁砂神魔，功力不过尔尔，徒有虚名而已……哈……哈……”

看棚里的群豪莫不为之惊骇，以“百步铁砂神魔”的功力，和他一手成名数十年之久的铁砂，竟在几招之内，便栽在无常客手里，无常客功力之高，可想而知。

无常客，挺立在场中，双手负在后面，仰首望望天色，不禁得意地笑道：“哪位朋友再出来赐教一番？”

他话声方落，突然，看棚之中，飞出来一道人影，闪电似的落到无常客面前。

无常客见来人竟是武林四凶中的西魔，不禁嘻嘻几声道：“你们武林四凶同时上来，还可以接下老夫一两招，如果是你一个人上，恐怕连半招都接不起。”

西魔大怒，白衫一撩，五指如电，抓向无常客，口中同时喝道：“无常客，我不相信你有六头十二臂！”

西魔一出手，便是狠辣的招式，也就是他纵横武林的一手绝学——“玄门冰掌”。

西魔一出手便是致命杀招，无常客不禁动气，口中长啸一声，疾速地将“招魂帽”脱下，向西魔头上罩去！

西魔正全力在施展玄门冰掌，猛然间看见一道黑圈，向头上圈下，不禁大吃一惊，速向后暴退，刚暴退几步，黑圈便已罩下，西魔的上身，立刻被缩了下去。

那黑圈一个旋转，西魔的头便被卷了下去，身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无常客右手一招，“招魂帽”便飞回他的手中。

无常客抓起西魔的人头，狼吞虎咽地吮着西魔头颅上的鲜血！

他喝得津津有味，口中连连发出怪啸之声。

无常客吮人血的动作，不仅看得群豪心惊，就是武功高绝的万毒宫主，也不禁为之动容！

保坤见状奇道：“武林中竟有吮人血的人？眼前这位无常客到底是谁？”

紫巾蒙面人笑道：“久闻青海有一种‘活骷髅’，因吮人血过多，而武功高绝，不过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

保坤道：“无常客最厉害的是那顶‘招魂帽’，如果他没有那顶帽子，

武功不见得比西魔高出多少，他那顶帽子，有点邪门……”

紫巾蒙面人正想说些什么，突被场中喝声，而吸住二人的注意力。

这时，场中已有三个老者围住无常客，那三个老者，便是武林四凶中地残、天缺、东怪三人。

东怪厉喝一声道：“无常客纳命来——”

他红袍撩起，双肩晃动，右手护胸，左手推出一掌。

在这同时，天缺也伸出一双如鸟爪的手，向无常客头上的帽子抓去！四凶之首的地残耿不天，为人较为奸诈机警，他遥遥地向无常客击去一棍。

无常客哈哈大笑道：“你们一齐上来，是最好不过了，免得老夫多费手脚……”他在拐风如涛，掌影如山似的压来中。身形飘起，右手食中指将“招魂帽”一弹，那顶黑色的高帽子，便脱手飞出！

眨眼间，天缺惨叫一声，头便被“招魂帽”卷了进去，身子扑倒下去。

东怪惊得面如土色，忙转身后逃，可是没有走三步，连背带头，都卷进帽子，地残老者耿不天，这时早已逃逸不见踪影了。

全场的群豪，惊得都呆若木鸡，他们没有想到无常客的帽子，竟具这样大的威力。

万毒宫主在台上见无常客，功力之高，手段之毒，不觉心中暗喜，忖道：“此人如果能驾驭，何愁不诛尽天下英雄。扫平武林障碍……”她心中忖动至此，便朗声道：“贺无常客大侠荣登‘黄座’！”

无常客仰面又发出一阵得意的长笑，正欲登上六层黄色彩台时，蓦闻洞庭湖中，连连发出怪叫之声……

那怪叫之声，特别奇异，恍若发至遥远的天际，又像在水中深处，好似在眼前……

总之，那叫声，非常的怪诞奇异！

一会儿细如蚊蚋，可是听起来，令人怦怦心跳，一会儿非常哀怨，使人闻之有说不出的哀伤。

全场的群豪，都侧耳在倾听这突如其来的怪声音。

无常客听了那怪诞的声音，面色突然变了，他双目如电，在四周搜索那怪诞的声音。

可是，他失望了，他并没有发现什么……

第三十九章 比目鱼 无影剑

那怪诞的声音叫了一阵之后，湖面上突然有两条怪鱼，冒出水面，鱼头，人身，鱼尾……

忽然有人一声惊呼：“比目鱼！比目鱼！”

那两条似鱼非鱼，像人非人的怪物，尾巴一摆，便飞入大会场中，果然是两条“比目鱼”。

那两条比目鱼，口中发出怪诞的声音，身子竖起，约有五尺多高，向无常客欺近！

无常客暗暗吃了一惊，心中忖思道：“这是两条什么怪物，看他们飞起来的轻功，倒是不弱，他们难道是什么人扮装的？”

他正在忖思之间，那两条比目鱼已经欺近他的身旁，两条尾巴向他卷来，带来一阵劲风，无常客立刻警觉，忙向一侧闪避。

可是，他身上的衣衫，下半截竟像刀剑切断似的落脱了。

紫巾蒙面人闭目微微一叹道：“无影剑复出啦！”

保坤不懂他说的什么，忙问道：“什么无影剑复出啦！”

紫巾蒙面人手指场中的无常客身上脱落的半截衣衫道：“你刚才看见那两条鱼用什么方法割断无常客身上的衣衫？”

保坤摇摇头道：“根本没有看见什么东西，那两条鱼怎么会在陆地上行走？怪事！怪事！”紫巾蒙面人面带严肃地说道：“那不是两条鱼，而是两个人，刚才无常客身上的衣服是被‘无影剑’截断的。”“无影剑？”保坤脑子里好似有点印象。那是他师父曾经对他说过“天地二怪”，都会施出“无影剑”伤人于无形，这二人又都是他师父的仇人……保坤心中一动，忙问道：“是不是‘天地二怪’那两个人的无影剑？”紫巾蒙面人头微微点了一下，接道：“正是那二人，他们隐迹定海，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出世了，我听到老辈子人说：这两个家伙有‘三声大叫翻江湖’之能，以前只有‘武林四杰’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那四个奇人早已不出江湖了，现在他们出来，恐怕……”

紫巾蒙面人话犹未落，便听到无常客惨叫一声，右手突然掉落地上，无常客负创逃走……

那两条比目鱼，口中怪叫几声，也不去追赶，尾巴向地上一摆，身形陡起，便飞上第六层彩台之上。

万毒宫主见多识广，此刻她已看清两条鱼是“天地二怪”扮装的，心中不禁一动，忖道：“利用这两怪杀死场中群豪，然后……”

万毒宫主想到杀死群豪的方法，心中暗喜，忙宏声道：“比目二鱼已荣登‘黄座’现在只有‘白座’一关……”她说到此，顿了一顿，接道：“本宫主有条特别规定，就是登上‘白座’之前，必须战胜在场所有群豪……”

这时两条比目鱼在六层彩台之上，抬起头来，向看棚之中一望，口中又发出怪诞的叫声，意思是，你们都逃不了“无影剑”！

看棚中的群豪，登时一阵骚动，有些胆小的人，竟准备溜走。

七层彩台之上，金钟连响，万毒宫主高声道：“先离场者，格杀勿论！”

场中一时又静了下来，保坤剑眉一皱，想道：“万毒宫主明明要杀尽武林高手，不过她假借‘天地二怪’之手而已，这妖妇实在可恶……”

他正想转身询问，但紫巾蒙面人不知何时，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保坤暗吃一惊，忙向四周打量，蓦闻几声惨叫，保坤循声望去，只见看棚之中，突然有几个高手，倒卧看棚台上，鲜血自咽喉中射出。

看棚中的群豪一阵哗然！

登时乱成一团，保坤目光扫向六层彩台上的那两条比目鱼，此刻两条鱼竟咕咕怪叫，状极得意！

显然，是那两条鱼放“无影剑”把他们杀死的。

保坤心中大怒，正欲弹身飞入场中的时候，突闻远远传来一阵木鱼之声！

保坤刹住身形，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灰色袈裟的老和尚，由湖边缓缓向大会场中走来。

那和尚手敲木鱼，口念佛经，脚不沾尘，身形飘逸，眨眼之间，便已来到场中。

保坤看清那老和尚之后，不禁失声惊叫：“未了和尚！”未了和尚，曾经与他两度的见面，一次是在“冥谷”，另一次在“血潭”，两次都是救了他。保坤对未了和尚的突然出现，心中大喜，双目一亮，他情不自禁地说：

“未了大师来得是时候，否则，群豪必都伤在‘无影剑’下！”因为他深知未了和尚出神入化的武功，对他颇有信心。未了和尚的骤然出现，群豪都为之愕！六层彩台上的两条比目鱼，见了未了和尚，便张口怪叫不已，万毒宫主也目不转睛地望着未了和尚。未了和尚口中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两位施主再不要施放‘无影剑’了，须知无故杀人，有损两位阴德……”

未了和尚口里的“无影剑”三字一说出，全场皆惊，这时，他们才知道，比目鱼就是“天地二怪”乔装的。

台上钟敲三响，万毒宫主大声问道：“大师何刹高僧，是否参加本大会较技夺宝？”

未了和尚双手合什，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道：“老衲并非为夺宝而来，主要是为了拯救武林同道，会一会三十年不见面的高人‘天地二怪’！”说着双目微闭起来。

万毒宫主面色一沉，反问道：“大师所指‘天地二怪’，到底是谁？”

未了和尚突睁大双目，手指六层彩台上的两条比目鱼厉声道：“就是放无影剑的那两条怪鱼！”

万毒宫主接道：“请比目鱼下场接受考验！”

六层彩台上的两条比目鱼，口中又发出怪诞的叫声，尾部一竖，便闪入场中。

未了和尚忙抬起宽大的僧袍衣袖，遮住前胸，口中缓缓说：“老衲久仰两位大名，今日幸会！”未了和尚怕对方暗中施放无影剑，所以首先戒备。

两条比目鱼，互相咕咕咕一阵，目光突然射出煞光，同时向未了和尚扑去！

未了和尚的身形疾如闪电似的飘起，便避过对方扑来的一招。

未了和尚身形飘落地上，微微一笑道：“两位功力果然不弱，老衲佩服！佩服！不过以两位昔日声望之隆，何不除去身上的伪装，让天下群豪一睹风仪？……”

两条比目鱼的口中又怪叫了一会儿，突见身上的鱼鳞一片一片地竖了起来。

未了和尚面色顿时凝重起来……

这样约莫过了半盏热茶工夫之久，未了和尚面上汗如雨水般的流下，两

条比目鱼身上的鱼鳞格格作响……

蓦然，听到闷哼一声，保坤大吃一惊，忙向场中仔细看去，这时未了和尚跌坐地上，面色苍白，口中气喘极急……

显然，他已受了严重的内伤。

两条比目鱼连声怪叫，身形竖起，状极凶恶。

未了和尚微闭双目，幽幽一叹道：“两个魔头的功力果然不凡，想不到自己今日竟会丧生在他们的‘无影剑’下！”

原来，未了和尚已经看见“天地二怪”要施放“无影剑”了。正当天地二怪的“无影剑”施放的瞬间，突然空际闪来一道白影，来势如电，眨眼间，便已来到场中。

那道白影闪入场中之后，白袖一拂，一股劲风把未了和尚从地上托起，向右侧四丈多远，然后轻轻把未了和尚放下，这种救人的方法，不仅快而且也别开生面，非要有雄厚的内力不能做到这一步。

白影人救了和尚的动作，不仅看棚台上的人看得呆了，就是七层彩台上的万毒宫主看得也不禁为之动容。

保坤仔细向那白影人瞧去，不觉非常惊异，原来那白影人竟是在昆仑山碰见的那个白衫老叟。

那白衫老叟手捧大鼎，长髯无风自动，双目射出两道精光，注视两条比目鱼，口中笑道：“老夫已有数十年没有看见过二位的‘无影剑’了，今天算是大饱眼福。”

两条比目鱼，头部昂起，口中发出难听怪叫之声。

白衫老叟又哈哈大笑道：“天地二怪，你们不要装模作样，再不去掉你二人身上的伪装，老夫便要替你们动手除去了。”

两条比目鱼尾巴摇摆了几下，身上鱼鳞竖起，口中发出“噗噗”之声。

白衫老叟面色一沉，道：“你们两位如果硬想以武功来对付我，可不要后悔，凭你们这点子工夫，还难不倒老夫！”

他站在原地未动，右手捧鼎，左手袍袖护胸，面色庄严而凝重……

一阵劲风撼山震岳袭至，可是当劲风袭到白衫老叟面前时，如同碰到铜墙铁壁似的便反弹了回去。

两条比目鱼，登时暴退一丈多远，口中又发嘎嘎难听的叫声。

白衫老叟仰面长笑一阵，然后缓缓道：“你们的内家之力，火候还差得远，现在可以施放你们二人的‘无影剑’，老夫不还手照样可以接得起你们三剑！”两条比目鱼突然尾部高高昂起，蓦闻一阵呼啸之声，自两条鱼的尾部发出，四周激起劲风，飞砂走石，劲力十分强大。白衫老叟双目微闭白衫暴涨，群豪耳聪者便听到一阵“叮当”之声，劲风便逆转方向，向比目鱼扫去。两条比目鱼飞腾而起，向洞庭湖方向逃逸。白衫老叟大笑道：“你们想逃走？等一会儿再走，老夫要把你们二人的庐山真面目给群豪看看！”说着长臂一探，便向两条比目鱼身上抓去。说也奇怪，那两条比目鱼本已飞起，可是经白衫老叟一只手抓去，他们的身形竟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跌了下来。白衫老叟出手如电，在两条比目鱼身上划了几下，倏然便见鱼皮脱落，现出两个人来。那两个人年纪看去至少在六十以上，花白的胡须，深陷的眼睛，长长的头发，满布皱纹的面孔……白衫老叟冷笑道：“果然是‘天地二怪’，四十多年不见了，别来无恙？”“天地二怪”中的南怪冷哼一声道：“崔奇老鬼，原来是你，你不要自恃一点子神拳和正气，欺人太甚，要晓得，我二

人并不怕你！”白衫老叟崔奇哈哈大笑着：“谁要你怕？老夫并非挟技欺人，而是路过洞庭，见你二人自恃‘无影剑’奇宝，要诛尽天下英雄，所以才出手的。”

“天地二怪”中的北怪嘿嘿几声，接着道：“崔奇，别人都称你是‘玉鼎神拳’，我兄弟二人并没有把你的什么玉鼎神拳放在眼底，你如果有种，咱们将来华山论剑大会上再见高低。”

“玉鼎神拳”崔奇手捋长髯大笑不止，然后收敛笑容，缓缓道：“老夫并没有与你们争名夺利之意……”

南怪狂笑道：“崔奇，你别卖关子，我问你，你说你不争名夺利为何今日赶到这里来，不是为夺宝为了何事？”

“玉鼎神拳”崔奇越发大笑起来。

他笑了许久，才收敛笑容，道：“你们以为七层彩台上挂的三件东西，是真正的武林三大奇宝吗？那原不过是一大骗局，你们都受骗了……”

崔奇说到这里，顿时全场一阵哗然！坐在七层彩台之上的万毒宫主，竟怔得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她怒喝道：“哪里来的糟老头子在这胡说八道！”

“玉鼎神拳”崔奇转面对万毒宫主微微一叹道：“你利欲薰心，连师兄都不认识了吗？”

万毒宫主怔了一下，原来“玉鼎神拳”崔奇与“天地二怪”动手时，始终是背向彩台的，所以万毒宫主没有看清崔奇的面貌。

此刻，崔奇转面与万毒宫主答话时，才看清楚是崔奇，当下暗暗吃了一惊之后，忙笑道：“本宫主以为是谁，原来是崔师兄，六十多年不见了，听说你隐居昆仑山，再不愿涉足江湖……”

万毒宫主顿了一顿，又道：“这一次师兄再出江湖，大概也是为了夺宝而来的吧？……”

“玉鼎神拳”崔奇面色一沉，道：“师妹，你在‘血潭’潜修了六十多年，在修为上应该有长进才对，今日见你这样倒行逆施，颇使为师兄的失望得很……”

万毒宫主面色顿时一寒，冷冷答道：“崔师兄，我们阔别了一个甲子以上，见面应该特别友爱亲热才对，什么倒行逆施，什么长进不长进，你的话要说干净一点……”

“玉鼎神拳”崔奇面孔一整，道：“师妹，你以什么天下三大奇宝，函邀天下各路英雄，来此洞庭湖畔较技取宝，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不是倒行逆施吗？”

保坤在塔上暗暗点头道：“崔老前辈骂得好！这妖妇真该杀。”

万毒宫主气得面孔红一阵，青一阵，怒喝一声道：“崔奇闭住你的嘴！你既不念同窗手足之情，我也不认你是我的师兄了！”

“玉鼎神拳”崔奇闭目一叹道：“师妹，你怎么陷溺如此之深？”言下大有惋惜之意，万毒宫主益怒形于色，厉声问道：“崔奇！你今天来此的目的到底为何？如果为取夺三宝而来，赶快闯场，免得耽误武林群豪的时间。”

万毒宫主原以为今日一网可以把天下武林英雄打尽，达到她雄霸武林争夺天下的计划，大会进行顺利，她可以假“天地二怪”的“无影剑”杀尽在场群豪，然后用方法制服“天地二怪”，哪料到半路杀出来一个崔奇，把她的全盘计划，都破坏了，怎不使她生气。

“玉鼎神拳”崔奇冷哼一声道：“谁有兴致来夺取你三件假东西？”

万毒宫主冷笑一声道：“如果是真的，你也是会要的，足见你在昆仑山闭户潜修，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长进呀！”

“玉鼎神拳”崔奇庄容接道：“我已说过了，路过洞庭，眼见武林一场浩劫，即要上演，是为拯救他们而来……”

万毒宫主厉叱一声，打断崔奇的话道：“你口口声声是为了拯救他们而来，他们现在都是好好的，又没有死，谁会相信？假仁假义，少在本宫主面前卖弄！”

“玉鼎神拳”崔奇深深一叹道：“师妹，你千万不要误会，为师兄的此来劝你立即结束大会，早日回血潭静修，以你修为之深，他日必可羽化登仙……”

万毒宫主不禁大笑道：“崔奇，你有作仙人的欲望，我从无此想法，但愿早日成为大罗真仙，今日你既然来了，本宫主还是念过去一段同窗之谊，不为难于你，希望你识时务早点离开吧！”

“玉鼎神拳”面色带严肃地答道：“师妹如果立即结束大会，将群豪安全送返，为师兄的也会立返昆仑。”

万毒宫主变色厉声问道：“如果不结束大会，你打算又怎么样？”

“玉鼎神拳”斩钉断铁地回答道：“为师兄的要设法尽力阻止你！”

万毒宫主面色更加变得难看，她深知这位师兄过去的武功，以他六十多年足未出昆仑的修为，必又增进不少。

她闭目沉吟一阵，缓缓忖道：“以自己的武功，合血潭带来的高手和几只万毒熊之力，或许不致败在他的手中……”

她忖思至此，突睁凤目，两道冷芒，射向崔奇，同时声色俱厉地说：“崔奇！你如果存心来趟这次混水，你可要负不堪设想的后果！”

“玉鼎神拳”崔奇摇摇头，面色很平静，缓缓道：“只要武林同道免于浩劫，我愿意负这一场后果！”

万毒宫主怒道：“看你这样子，今日是来存心与我一搏了？”她表情很激动，面色由白转青。

“玉鼎神拳”崔奇，面色反而平静下来，他不似刚才的激动，因为他已准备与万毒宫主作生死的决斗，所以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崔奇淡淡一笑道：“师妹如果实在逼着为师兄的动手，为师兄的为了挽救这场武林浩劫，也只有勉力以赴了。”

万毒宫主暴叱道：“好！好！好！你既不念师兄妹之情，我们便拼个你死我活。不过，崔奇我还给你最后一个考虑的机会，你睁眼看看四周血潭有多少高手。”

“玉鼎神拳”崔奇微微一笑道：“这些我早已看过，我刚才已经说明了，我只有勉力以赴，并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过我心中很泰然，并不害怕四周重重包围的高手。”

万毒宫主冷笑道：“崔奇，本宫主佩服你的胆识，现在准许你选择如何比试的方法。”

“玉鼎神拳”崔奇淡淡地笑道：“如何比试，由你决定，总之在没有比试之前，我希望你还能最后觉悟才好……”

万毒宫主道：“废话少说，比试分成三个段落进行，第一个段落为口较，第二个段落表演个人绝技，最后便是兵刃相搏了。”

“玉鼎神拳”崔奇道：“师妹怎样比试，我都没有意见，不过，你输了

可不准赖！”

万毒宫主面色一红，道：“谁会赖，当着武林群豪之前，咱们一言九鼎！”说着身形一晃，便纵下台来。

台上的“万毒熊”，血潭中带来的高手，一时之间，都随着万毒宫主来到场中，站在四周，对崔奇虎视眈眈地监视着。

场中四周一片沉寂，群豪有六十多年没有见过崔奇的面貌，今日他突然出现，与万毒宫主展开搏斗，这一场亘古难见的大决斗，怎不使他们紧张恐怖，刺激，所以连彼此的呼吸都听得到。

保坤这时在塔上也紧张万分，他深知这二位武功高深莫测的高手，彼此哪一方万一失手，必会惨死当场。

未了和尚坐地上，调息疗伤，他对行将搏斗的事，恍似充耳未闻。

万毒宫主与崔奇两人，面色俱都非常凝重，二人心中都明白，这一场胜负，关系武林的存亡……

万毒宫主白裳拖地，莲步轻移，缓缓向“玉鼎神拳”崔奇走近。

走到他面前八步的距离突然停止下来，冷冷问道：“崔奇！你可识得本宫主走的步法？”

崔奇面色一整，微微笑道：“师妹所走的步法，乃是‘狐狸偷香’，不过仅学到七八成而已，又何足为奇？”

万毒宫主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自己这种步法是在血潭中练成的，从未出潭走过，他怎么知道？”惊惶之色在她脸上一扫即过，她黛眉一扬道：

“这‘狐狸偷香’发出来的威力有多大？如何破解？”崔奇未加思索便道：

“这‘狐狸偷香’是一种至高的轻功之学，练到炉火纯青之境，便可以到达凌空‘虚渡’的境界……”崔奇顿了一顿又道：“你仅练到七八分，发生不了什么多大的威力，只要以静制动，便可以破解。”

万毒宫主面色一变，接道：“本宫主以‘狐狸偷香’的步法，骤然而至，一招‘推星摘月’向你攻去！”

崔奇立即答道：“为师兄的以‘抱月揽星’之法，便可以轻轻地化解了这一招。”

万毒宫主忙道：“本宫主用‘松树盘根’的招式，指向你丹田以下六大要穴！”

崔奇道：“为师兄的此时速来个‘孤鹤冲天’以避之。”

万毒宫主怒接道：“我以‘驭鹤擒龙’手法，向你抓去，你又如何？”

崔奇宏声道：“我那时来一个‘苍龙回穴’的姿势，一面反击，一面飘落地上。”

万毒宫主厉声道：“你知不知道本宫主练有一种倾世亘古的绝掌和千古第一的一爪？”

“玉鼎神拳”淡淡一笑道：“你是不是指的是最得意的‘云雾绕月’和‘鬼爪抓果’两招？”

万毒宫主微微一愕，心中忖道：“这两招绝学，费了我在血潭六十年的岁月，只与夏慕康使用过一次，他怎么会知道的？……”

万毒宫主正忖思之间，崔奇又道：“你不要惊愕，其实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之极详……”

万毒宫主黛眉一皱，问道：“本宫主住的血潭，深入地下三十余丈，别有天地，与尘世隔绝，你怎么知道我的行动？”

“玉鼎神拳”崔奇突闭目幽幽一叹，道：“康玉师妹，你何曾知道为师兄的六十年来一直在想念你……”

“你”字没有说出口，便倏然住嘴。他说出心中埋藏六十年来这一句话之后，心情显得非常激动。

万毒宫主面色一寒道：“你六十年来在想念谁？谁要你想念？”

崔奇这时仰首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根本没有理会万毒宫主说的话，他

自言自语道：“自古多情空余恨！”他摸一摸胸前白色的长髯，又叹道：“我现在才体会到相思摧人老的话，自己的确是老了，晚了，老了……”他说了几句“晚了”，“老了”的话才停止下来，面色也渐渐平静了许多。

保坤伏在塔上看见崔奇的表情，不禁忖道：“依此看来，这几位前辈高人当年一定牵涉到一段不平凡的爱情纠纷和恩怨在内，所以无名大师遁入空门，‘玉鼎神拳’隐居昆仑，万毒宫主住在血潭数十年之久……”

他想到这些，不禁一叹道：“古今以来，任何人都闯不破‘情’之一关，自己目前还不是为情所困扰吗？”

保坤突因叱喝之声，打断他的思维，他忙向场中望去，只见万毒宫主厉喝道：“崔奇！现在我才明白，当年夏慕康离开我，原来是你用卑鄙的手段逼他走的，你说是不是？”

“玉鼎神拳”崔奇面色突然庄严起来，道：“当年二师弟出走的事，与我无关，你不要胡猜。”

万毒宫主鄙夷的一声冷笑道：“一定是你，你嫉妒我们的爱情，你时时在暗算我与他……”

崔奇幽幽一叹道：“师妹，你完全误会了，夏慕康当年与你的事，为师兄的完全不知道。”他顿了一顿又道：“二师弟自飞霞峰别后，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可是六十年来却音信杳然，这件事怎么能怪为师兄……”

万毒宫主怒容满面，娇叱道：“崔奇！你少假仁假义了，事实俱在，你还想赖吗？以往这段仇恨，咱们今日正好在洞庭湖畔了却，今生你也休想再回昆仑了。”

崔奇深深一叹，道：“也罢，师妹既然不肯谅解为师兄的六十年相思之苦，此情只待追忆罢了，现在也用不着较技，师妹就动手杀了师兄吧！”

他好似万缘俱了，百念皆灰，闭上双目，呆若木鸡似的。

保坤在塔上窥见此情，不觉急了，他想：“玉鼎神拳一死，武林这场浩劫，必无法挽救，他一定死不得的。”

他身形晃动，便闪入场中，高叫道：“崔老前辈，你不能死！你死了武林这场浩劫谁来挽救？……”保坤的喊喝之声，惊动了全场所有的群豪，万毒宫主本来寒着脸，咬着嘴唇，举掌要劈向崔奇的头上，经此上阵喊喝，她便收手侧头看去。

其时保坤已经飞奔到崔奇身旁。

崔奇微睁双目，看了保坤一眼，微喟一声道：“孩子是你！你什么时候来的？赶快走吧！”他说完满面凄凉之色，又缓缓闭双目。

保坤突然跪在崔奇面前泫然欲泣道：“老前辈难道忍心武林同道，都惨死在妖妇之手么？”

崔奇手摸着保坤的头，长长地发出一声叹息道：“孩子，你还小，不懂得情场折磨的痛苦滋味，古往今来，多少英雄美人为情所困，最后为情而殉……”

崔奇略停了一会儿，又道：“孩子，你的善根很深，最后必有大成，你我三次见面之缘，老夫临终没有别的赠送，这座‘玉鼎’送给你作为纪念吧！”

崔奇把手中捧的“玉鼎”递了过去。

万毒宫主突厉叱一声道：“哪来的小子，到这里来撒野！”她向身后血潭高手道：“护法何在？把这小子拿下毙了！”

血潭四大护法应声而上，同时向保坤欺近。

第四十章 无形之毒

保坤这时愤怒交加，他见血潭高手向他欺近时，正好发泄他心中的怒火，起身举掌便向最先那名高手劈去。

这一掌是保坤含怒而发，已用了十成真力，那高手距离又近，闪避已经不及，登时惨叫一声，身子被掌风击得横飞而起，摔到洞庭湖里去了。

保坤一掌便击毙血潭一个护法，他这份惊世骇俗的武功，全场的群豪，看得都为之一愕。

万毒宫主心里也暗暗吃惊，忖道：“这小子的武功，较在血潭里的时候，又进步不少，他这种违反常规的进步，颇使人费解……”

这时血潭其余几个护法，都慑于保坤雄浑的掌力，一时竟呆在当场，不敢前进。

保坤双目如电，扫射四周站的血潭高手，大喝一声道：“谁敢再过来，以此为例！”

万毒宫主面色一整，冷笑道：“小子！你再捣乱会场，立刻叫你粉身碎骨！”她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听起来，使人心悸！

保坤听了怒喝一声道：“万毒宫主，你有胆识自己过来，小爷与你大拼三百合！”

“玉鼎神拳”崔奇忙用传音入密之法对保坤道：“孩子，你千万不可与她动手，乘早赶快走吧，否则……”崔奇幽幽一叹，便住口没有说下去了。

保坤回头对崔奇淡淡一笑道：“老前辈放心，晚辈就是立即血溅当场，也要拼死阻止她残害武林同道。”

这时万毒宫主莲步移动，已缓缓向保坤走去。

保坤挺立场中，功贯双臂，面色很平静，双目炯炯注视万毒宫主，面上毫无惧怕之色。

在场的群豪，却在替保坤担心，万毒宫主前进一步，他们的心便跳动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万毒宫主的武功高深莫测，只要万毒宫主一举手，眼前这位俊美少年便要粉身碎骨！

万毒宫主缓缓地移动婀娜的身形，走到保坤面前约五步距离，便停止下来，凤目扫了保坤一眼，心中不觉一动！

她忖道：“这孩子如此英俊挺拔，灵秀俊美，死在掌下，未免太可惜了，如果将他制服，以娱晚年，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万毒宫主心中忖动至此，口中便发出格格的笑声，道：“保坤你这一点子武功，便到大会场中来趾高气扬，不觉使人可笑么？”

保坤冷冷地回答道：“小爷虽然学艺不精，技不如人，可是我心中充塞着浩然之气，心地光明正大，有什么可笑的？”

万毒宫主仍然笑容不改，道：“你看场中俱都是三山五岳英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任何人都比你的武功高出多多，可是谁敢不遵守大会规则，出来撒野，你学了一点子皮毛武功，便到这里来卖弄，还不觉得可笑么？”保坤年少气盛，被万毒宫主抢白一阵之后，心中勃然大怒，沉声喝道：“你不要夜郎自大，自以为了不起，你要晓得，别人怕你，我保坤可不怕你！”保坤这样怒声叱喝，并未使万毒宫主动气，万毒宫主一整面孔，微敛含笑道：“保坤，本宫主并不要你怕，不过你我俱都是武林儿女，武林道上，艺高者强，强者之言，便是真理，本宫主今日表演几种绝技，如果你能接得起其中

一种，本宫主立刻隐归血潭，永不再踏江湖……”保坤哈哈一笑道：“你的绝学能使在下心服口服，在下绝不在此多留半刻！”

万毒宫主又是一阵格格大笑，笑声未敛，对在场群豪道：“本宫主就此献丑！”

语声未了，白裳飘飘，婀娜的身材，已自凌空掠起，肩头、腿弯、丝毫未曾作势，一掠已笔直上拔三丈，突地双臂一分，竟由“一鹤冲天”化作“玉女投梭”，闪电似的夺七层彩台之上。

群豪眼前一花，万毒宫主已从七层彩台之上掠下，手中却多了一只碗粗的金钟，和一柄银光闪闪的长剑。这只金钟，便是七层彩台上发号施令的金钟，长剑就是挂在台上，群豪要争夺的——飞霞神剑。

万毒宫主自地下掠至台上取钟拿剑，不过是眨眼工夫而已。

万毒宫主右手握钟，左手持剑，口中发出沉喝之声，突地右手五指一紧，便冒出五道黑烟，只听到“咔嚓”一声，碗口粗的金钟，便被万毒宫主用手捏得粉碎。

站在棚里的群豪，已被她这种足以惊世骇俗的轻功内力，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过后，方响起如雷的掌声！

保坤见万毒宫主轻功内力如此惊人，也不觉一怔！

万毒宫主突地娇叱一声，左手一扬，飞霞神剑脱手飞出，白光暴涨，倏然地击向和七层彩台上悬挂的两只银盒。

两只银盒所悬的丝索，立即被剑气切断，眼看那两只银盒便要掉到地上，可是，群豪眼前人影一阵晃动，万毒宫主闪电似的飞上七层彩台之上，将两只银盒从下坠中接住，同时将它系在断了的丝索上。

她接盒系盒的动作，不过是刹那工夫而已。

刹那之间，这武林四杰之一的宫主，竟以绝顶的轻功，施展这种绝技，又赢得全场群豪的喝采！

万毒宫主微微一笑，双手缓缓向洞庭湖方向推去，看她出手似轻描淡写，可是双手刚刚推出，便发出一阵排山倒海似的巨风，急剧地向洞庭湖方向袭去，登时，湖中掀起了层层巨浪，宛如海啸袭至，蛟龙出穴……

良久，湖里才风平浪息下来。

在场的三山五岳英豪，见万毒宫主具有这雄厚内力，莫不叹服。

万毒宫主施毕几种绝技，对保坤格格大笑道：“现在你服也不服？”

保坤向万毒宫主斜视一眼，不屑地怪笑接道：“一个品德不好的人，才华愈高，危害人类愈大，你这种德行，就是有擎天拔地，移山倒海之能，我还是不服，嘿……嘿……”

万毒宫主面色一变，怒喝道：“小子！你敢接本宫主一招半式吗？”说着，向保坤走去。

保坤也厉喝一声回答说：“有什么不敢！”他运气行功，全身戒备，准备和万毒宫主一搏。

这时，全场的高手，都为这位英俊的少年捏了一把冷汗，同时也佩服这位少年的勇气和豪情！

万毒宫主走到保坤面前八步的距离，便停止下来。

她面色渐渐缓和下来，不觉幽幽一叹，道：“小子！本宫主先特准许你用剑刺本宫主三剑，然后我们再较技。”

说毕，将手中的“飞霞神剑”抛给保坤。保坤接过飞霞神剑，不禁怔了

一下，心想：“这妖妇又在玩什么把戏？”他接过宝剑，便呆呆地站在原地，并未动手。

万毒宫主笑道：“小子，你发什么愣，要你刺我三剑，难道还是骗你不成，快动手呀！”

保坤面色一沉，接口道：“宫主不说明原因，恕在下不愿动手！”

万毒宫主仰面娇笑道：“天下竟有这种傻人，叫你不费吹毛之力，把本宫主杀死，难道还不好吗？这有什么原因好说的？”

保坤从容地说：“在下武艺虽然不如你，但不愿杀一个不抗拒的人，你固然该杀但是要把你的罪状昭告天下英雄，然后在下才能动手。”

万毒宫主叱道：“小子不要胡说八道，本宫主一生行事，光明正大，从没有作危害天下人之事，本宫主要你小子拿剑刺我三剑，一方面使你知道本宫主武功之高，同时也要叫你死得心服口服……”

保坤忖道：“她莫说是血肉之躯，就是金刚之身，也经不起我刺三剑，难道……”

万毒宫主见保坤又呆呆地站住不说话也不动作，于是冷冷地说道：“傻小子，怎么还不动手？”

保坤听了对方一再叫他傻小子，心中很不舒服，又见她盛气凌人的样子，于是勃然大怒，举起手中的飞霞神剑，一步步向万毒宫主走去。

这时，万毒宫主突然转身，背向保坤，双目微闭，面色很平静，对保坤举剑向她走来的事，恍似未见未闻。

在场群豪，心情都紧张万分，他们不知道局面将如何发展下去。

万毒宫主的高手，更是紧张，恐怖绝伦，他们眼见自己的主人便要丧生剑下，可是，他们没有得到万毒宫主的命令，又不敢贸然出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中不断怦怦跳动。

场中几百只眼睛，都一齐随着保坤的脚步在移动！

这时，场中一片死寂，仅听到保坤脚步走得“沙沙”之声，此外没有别的声音，静得连彼此呼吸声音都可以听到。

保坤迈着沉重的步法，面色凝重，一步步向万毒宫主走近。

距万毒宫主尚有六步、五步、四步、三步……

突然，保坤身后传来一声暴喝之声道：“站住！”

这一声如焦雷似的暴喝，不仅使保坤大吃一惊，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骇不已，大家循声望去，只见血潭高手中，奔出来一位身长九尺，虬须黄面大汉，那大汉手执双锤，长得异常威猛。

保坤经这大汉焦雷似的巨喝之声，便情不自禁的停下步来，回首一看，那彪形大汉两手紧握双锤，已向他欺近。

保坤怔了一下，忙贯功于长剑之上，准备对来人一击。

蓦在此刻，忽然见万毒宫主转身过来，粉面一寒，叱道：“李长仙，谁要你乱叫乱喊，走过来干什么？”

李长仙怔了一下，忙奴颜地一笑，讷讷地道：“启禀宫主，卑职身为护法，见那小子有不利宫主的行为，所以……”

万毒宫主厉声问道：“所以你要怎样？”

李长仙被万毒宫主厉声一问，登时惊得一身冷汗，顿了一下，支支吾吾道：“卑职为了宫主安全起见，便……”

万毒宫主声色俱厉地逼问道：“便什么？不过什么？快说清楚！”她一

双凤目向在场的人一扫，除了未了和尚，崔奇二人闭目调息外，其余群豪，都紧张地望着万毒宫主。

李长仙大惊失色，忙跪在地上哀声道：“卑职未曾奉命擅自妄动，罪该万死，不过，卑职是为顾及宫主安全，看在护法职守上，迫不得已……”

万毒宫主怒喝一声，道：“谁要你顾虑我的安全，你这样擅自妄动，已把万毒宫的纪律破坏无余了，本宫主念你平时奉公守法，特恩准你自行了断以正法纪！”

李长仙面色突变，从地上挺身而出，手上双锤猛向自己“太阳穴”一击，登时脑浆四射，身子扑倒地上，惨死当场。

四下群豪，睹此惨状，面色俱变！

万毒宫主若无其事的，对保坤淡淡一笑道：“现在你速动手吧！”言讫，窈窕的身子，缓缓地转了过去。保坤看了李长仙自裁之后，心中一动，想道：“这妖妇的心比毒蛇还毒，但是由她对属下纪律之严，执法之无私，可以看出万毒宫是个有纪律的集团，力量不可轻视……”保坤在考虑这些问题，一时之间，又迟迟未能前进。万毒宫主等了一会见保坤未走过去动手，又转过身来，冷笑一声道：“小子，你是个没有出息的懦夫！”保坤少年气盛，他听了万毒宫主骂他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懦夫，顿时撩起他无名之火，口中恨恨道：“妖妇，你看我敢不敢杀你！”说着，手中长剑一抖，大步向万毒宫主欺近。万毒宫主点头格格大笑道：“这才像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嘛！”她笑声未落，保坤手中抖起的剑光，已经快刺到她的背上，就在保坤的剑尖离万毒宫主背上一寸许的距离时，突然剑光暴敛，保坤掷剑于地上，大声道：“在下就算刺了你三剑，现在咱们比武，谁死在谁的手中，都无怨言！”

原来保坤手中的剑尖指向万毒宫主背上不远时，突然心中一动，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想到，这种行为，不是英雄本色，更非侠义之士所为，所以他就撤剑不刺了。“玉鼎神拳”崔奇微睁双目，点头笑道：“孺子可教也！”笑容一闪即逝，又闭起双目，面色凝重，而且带了一种淡淡的哀愁。

其时，未了和尚，也突睁两眼，以一种奇异的目光，扫了保坤一眼，然后嘴角挂着笑容，又闭上双目。

保坤见了两人不同的表情，心中一动，忖想道：“他二人的意思都同意我的举动，如果刚才真正动手刺了万毒宫主，他们又将对我作何种看法？……”

一阵狂笑，打断保坤的思潮，保坤定神一看，万毒宫主已转身站在他面前不及四尺的距离，大笑不止。

保坤面色一寒，冷冷地问道：“宫主当着武林群豪面前，如此狂笑失态，不觉有失身份么？”

万毒宫主笑了许久，才收敛笑容道：“小子，你真是傻子中的大傻瓜！”

保坤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傻，我哪些地方傻？”

万毒宫主面色一整，庄肃说道：“叫你轻而易举的把我杀死，而你却不动手，要和我比武，以你那一点子武功，与本宫主相较，诚如以鸡蛋碰石头，此傻之一也！”

万毒宫主顿了一顿，又道：“你听信别人之言，深信我是一个万恶可杀的人，我现在问你，我同你有什么仇？我的恶迹又在哪儿？你能说得出来吗？你傻里傻气，相信别人的谗言，这不就是证明你是个大傻瓜吗？”

万毒宫主说得条条有理，问得保坤一时之间，竟答不出话来。

半晌他才讷讷地说：“依宫主这样说法，你如今举行的洞庭盛会，其目的又为何？”

万毒宫主笑道：“你又问傻话了，今日盛会，主要是把武林三宝公诸于世，赠送给武林第一高手，借以奖励武林群豪，奋勉苦修，练成绝技造福人群……”

保坤冷哼一声，道：“宫主为何叫‘天地二怪’，施放无影剑去屠杀在场群豪？”

万毒宫主面色微微一变，答道：“为何施放无影剑，你去问‘天地二怪’好了，这件事与本宫主何干？”

保坤进一步逼问道：“宫主台上所悬那三大奇宝，确实是真的吗？”

万毒宫主面上突然一寒厉声道：“小子你问这些干什么？真不想活了吗？”她向前跨了两步，对保坤声色俱厉。

保坤毫无惧色，卓立原地，双目如电，射向万毒宫主，功贯全身暴喝一声接道：“我们少浪费时间，接招！”

他双手向前一推，两股如狂涛般的掌风，立即卷向万毒宫主。

万毒宫主不闪不避，罗袖微微拂动一下，便把保坤拍去的掌风，完全解化了。

保坤暗暗吃了一惊，忙十指如电，点向万毒宫主全身十二大要穴。他出手之快，招式之奇，劲力之强，全场高手看得莫不动容。

万毒宫主面色一沉，连连闪避口中发出哂笑之声道：“小子，你这点武功，还想在本宫主前面卖弄，真是可笑！”

保坤连点出三次，踢了两腿，均在万毒宫主快如闪电的身法下落空。保坤不禁微微一怔！

就在他微微一怔之时，万毒宫主口中突然发出娇叱之声，两只长袖，从怪异的角度击出。

那两只长袖，如似两条灵蛇，倏然向保坤面上飞窜而来保坤自出血润以来，也经历许多大战，他略一定神，不慌不忙地，左手护胸，右手看准两条长袖，一拳挥了过去。

拳风与万毒宫主罗袖一接触，便发出一阵“嘶！嘶！”之声，保坤立桩不稳，向后退了两步。

万毒宫主虽站在原地未动，但额上香汗已隐隐渗出……

保坤退了两步之后，心中感到气血一阵浮动，这时，突然听到一阵蚊蝇似的声音，但听来却清晰异常道：“快闭目调息，压制浮动的气血……”

保坤忙依言闭目调息，蓦在此刻，忽听万毒宫主格格大笑道：“小子功力确实不凡，应变也很迅速，本宫主佩服！佩服！”

保坤睁目道：“宫主过奖了，在下希望宫主打消诛尽武林群豪的毒计，早日返回血潭，作几件有益于人类的事吧！”

万毒宫主收敛笑容，正色道：“你的意思是要本宫主结束盛会，是也不是？”

保坤微微一叹道：“在下万里风尘，赶来洞庭湖，其意就是在此！”保坤之言，使群豪都为之惊异，他们想不到保坤小小年纪，竟怀拯救天下之大志！

万毒宫主手掠额上散发，凤目对保坤频送秋波，淡淡一笑道：“要本宫主结束盛会，其实不难，必须要依本宫主两件大事……”

保坤忙问道：“哪两件大事？”

万毒宫主面上现出妩媚之色，对保坤浅浅一笑道：“第一件事，要有人比我武功高出一筹者，本宫主才心服口服，第二件事，你要永远伴守本宫主在血潭，慰本宫主未来寂寞的岁月……”

保坤沉哦一阵，深深一叹道：“武林中要想找出武功比宫主高的人，倒不是一件难事，如果要在下永久陪伴宫主，确倒是件难事……”

万毒宫主面色一变，冷哼一声，接道：“你如果不依本宫主第二件事，本宫主便要诛尽天下群豪，最后连你的小命也保全不了。”

万毒宫主顿了一顿，又道：“纵然不能全部歼灭天下英豪，最低限度，今日来参加盛会的人，没有一人能活着回去，到那时，大家只好同归于尽，在洞庭湖里！”

保坤正欲答言，便闻全场一阵骚动之声，武当掌门人云幻真人，从看棚里站起，朗声道：“各位群豪请静一下，目前万毒宫主的阴谋，已经揭露，各位能同心协力，就是万毒宫主武功再高，也没有办法奈何我们！”

峨嵋掌门人凡云真人接口道：“云幻道长说得对，目前我们是同舟共济的时候，各位要一致团结，万毒宫主虽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把我等怎么样？”

看棚里的群豪，经武当、峨嵋两位掌门人站起发言之后，一时都渐渐静了下来，不过他们有些因慑于万毒宫主高深莫测的武功，心中还是怦怦跳动不已。

万毒宫主对看棚里的群豪，连看也不看一眼，鼻孔中发出轻哼的冷笑道：“你们还想一致团结来对付我，别作梦啦！”

未了和尚睁目冷笑一声道：“宫主！以你一人之力，想来对付群豪，恐怕不太容易吧？”

万毒宫主哈哈大笑起来。

“玉鼎神拳”崔奇突然睁目微微一叹道：“你们别再说了，凡是参加大会的人，都已身中剧毒，再也难活过五个时辰了……”

全场的群豪，听了这位武林高手一说，不禁将信将疑，悚然心惊！

保坤回头问崔奇道：“老前辈怎知道参加大会之人，都已身中剧毒？”言下大有不信之意。

万毒宫主收敛笑容道：“小子你不必问啦！你们二人躲在塔上，也没有能幸免，不相信的话，你闭目调息，便知道啦。”

群豪一听此言，俱都闭目调息，果然发觉体内有异，各人面色一变，更加惊骇起来。

保坤在闭目调息一会儿之后，并未感到体内有中毒现象，不觉厉喝道：“万毒宫主！你完全是妖言惑众，在下并没有中毒！”

万毒宫主主见保坤没有中毒，心中也不觉微微一怔，这时“玉鼎神拳”崔奇道：“不错，保少侠你并没有中毒，是因为你前些日子在血潭吃了‘长生果’的缘故，因为此种果子，正是‘无形之毒’的克星，其他所有的人，都中了‘无形之毒’，无人幸免，不相信，你们细看双手，手心之中，各有五粒头发粗的黑点……”

全场的群豪，又是一惊，他们摊开自己双手一看，果然左右手掌心中，各有五粒头发粗的小黑点。

一时之间，大家都相顾失色。

万毒宫主突然发出一阵比哭还难听的笑声，一步步向保坤欺近，道：“本

宫主在血潭等长生果，等了六十年之久，结果被你这小子偷吃了，小子今天如果不乖乖地顺从本宫主去血潭，便休想出洞庭湖一步！”

保坤目扫四周，只见群豪一个个都跌坐地上闭目调息，他们企图在用真力压制剧毒的发作。

保坤睹此情势，心中不觉一动，忖道：“眼下情势凶险万分，以自己的武功，决不是万毒宫主对手，群豪剧毒发作，无一人幸免，这如何是好……”

万毒宫主见保坤呆呆地站着，她灵机一动，面孔绽开笑容，道：“本宫主最后给你一个考虑的机会，你如果能答应随我去血潭，本宫主还会考虑对群豪网开一面……”

保坤向“玉鼎神拳”扫了一眼，只见崔奇闭目坐在地上，面上露出一层淡淡的哀愁。

他心中一动，想道：“以崔奇的功力，必可对付万毒宫主，如果他能出手，定可解救眼下群豪之危……”

他忖动至此，便向“玉鼎神拳”身边跃去。

保坤跃至“玉鼎神拳”身旁，便拱手一礼，道：“如果能蒙老前辈出手，相信定可解群豪今日之危！”

“玉鼎神拳”崔奇，摇头叹息一声，道：“老朽纵然出手，也解救不了群豪！”

保坤却不以为然，问道：“为什么？”

“玉鼎神拳”崔奇，微喟一声道：“老朽就是击毙万毒宫主，还是救不了群豪，因为万毒宫主所施的‘无形之毒’，除了她自己调制的解药之外，无药可解，何况老朽还没有把握战胜万毒宫主。”

保坤觉得解救群豪已经无望，再看群豪一个个跌坐地上，口中发出呻吟之声，面呈痛苦之色，不觉激起他万丈仇焰，他情不自禁地仰面发出几声凄厉长啸之声。

那啸声中充满了悲壮、沙哑……

声冲云霄，山岳为之动摇！

突然，他耳边响起一阵极细微的声音，但听来却非常清楚，而又熟悉：“孩子！你忘记师父传给你那颗‘龙眼’的妙用了吗？不妨试试！”

这句话提醒了保坤，保坤不觉精神一振，忙纵目向四周一看，并没看见什么人，他心中奇忖道：“这分明是师父的声音，怎么没有看见他老人家呢？”

就在他用目力向四周寻找他师父的时候，万毒宫主已走近他的身后。

保坤转身厉声道：“你想干什么？”

万毒宫主粉脸一寒，沉声问道：“你考虑好没有？再不答应我的条件，我便要出手拿人了！”

保坤经他师父刚才一言提醒，不觉胆气一壮，大喝一声道：“妖妇！今天你不把群豪的剧毒解化，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万毒宫主怒道：“小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接招！”说着，身形跃起，五指如钩，突向保坤面上抓去！

她抓去之势，快逾电光石火，保坤只觉白光闪动，五指便已抓到。

保坤忙展开“云海幻踪”身法，向一旁闪避。

可是，万毒宫主的身法，实在太奇快了，指风已经罩住保坤，使他身法无法闪动。

保坤大惊失色，忙想展开无名大师所授的“慈光普照”时，突见湖中飞

来一道灰影，闪电似的向万毒宫主背后冲来！

万毒宫主大吃一惊，忙收爪转身对付冲来那道灰影。

保坤身上的压力，登时解除，忙凝目一看，只见那道灰影，眨眼之间已退至湖边，万毒宫主在后面穷追不舍！

保坤不禁惊忖道：“那人不是像师父的背影吗？”他情不自禁地大叫：“师父！师父！”他已冲了过去。

那道灰影人此刻正与万毒宫主在湖畔打得难分难解，仅见灰影与白影在保坤眼前晃动，根本看不清那人的面貌。

他们出手的招式，都是罕见的绝学，他们的身形都起落不停，四周五丈方圆，卷起极强烈的劲风，一时之间，尘沙遮空，暗无天日……

这是一场亘古未见的惨搏！

保坤看得心惊魄动！

半盏热茶过去，那道灰影与白影愈斗愈剧烈。保坤突然听到“玉鼎神拳”崔奇用传音入密之法道：“孩子快些出手，那灰影人恐难再支持五合了！”

保坤猛然一警觉，身形一弹，便向白影背后飞去，双手一抡，一招“慈光普照”狠狠推出！

他双手刚刚一挥出，宛如一股排山倒海似的劲风，向白影袭去！

劲风卷起，四周的树木折断，地面震动，洞庭湖里掀起了巨浪……

保坤骇然，他想不到无名大师所授给的“慈光普照”竟具有这样大的威力。

他哪里知道，自他服了“长生果”之后，功力已增加百年以上，再加上他已领悟了无名大师这“慈光普照”绝学中的奥妙，所以便能发出这样大的威力。

万毒宫主正与灰衣人搏斗最激烈的时候，她已施出“黑狐抓果”认为有把握击毙那灰影人，岂知她背后突遭万斤似的压力，闪电似的压来，她忙收招转身，见是“慈光普照”绝学，心中不觉一怔，口中啐道：“慕康！想不到你这负心人把一招千古绝学，传给这个小子！”她自知首尾受敌，无法取胜了，于是清啸一声，忙展开“孤鹤冲天”身法，身形拔起九丈多高，冲出劲风笼罩之外，向洞庭湖里逃逸而去！

保坤只见白影一晃，眨眼之间白影便已消失在湖中烟波浩渺之中不复见了。

保坤见了，摇头叹息一声，道：“这妖妇不但胸罗奇学，而且轻功盖世无双，诚为武林一大忧患也！”

保坤正在感叹之际，突见一条灰色影子，身形拔起，也向湖中飞去！

保坤悚然心惊，忙高叫道：“师父！师父！”

那灰影人连头也没有回，仅听到几句话声传来：“孩子，不要忘记父仇师恨，赶快求教眼前的高人吧……”人影已经消失在湖光波涛之中了。

保坤一怔，心想：“这灰影人明明是自己的师父，为什么他不愿见我？难道他不是我的师父？可是，他又是谁？……他叫我去求教于眼前的高人？这高人又是谁？……”

保坤是位聪明绝顶的人，他突然领悟了那灰影人的话，自责道：“玉鼎神拳崔奇，他不是就在这里吗？他的一手神拳，不就是倾绝千古吗？唉！自己一时真糊涂起来。”

可是，他又转念忖道：“崔奇为什么始终不愿对万毒宫主出手，难道他

真为情所困吗？……”

第四十一章 勾魂大师

保坤回头一看，那“玉鼎神拳”崔奇，仍然跌坐在地上，双目微闭，对刚才发生之事，好似未见未闻。保坤目光触及看棚中的群豪，只见群豪一个个额上汗粒如雨，面色转青，口中发出呻吟之声……保坤看得暗暗心惊，他想不到“无形之毒”竟如此厉害，就是武功高绝的未了和尚和各派掌门也难幸免。他忙从怀中取出“龙眼”，在正面上按了一下，只听“咔嚓”一声，便射出一道白光，保坤把“龙眼”白光照射每个中毒人的周身各大要穴。

“龙眼”本有两种奇妙作用，正面所发出来的白光，可以吸毒解毒，群豪经“龙眼”里白光照射，片刻之间，感觉体内气血已渐平复，剧毒业已减轻了许多。

保坤又将由“血润”带出的药丸，分送每人一颗。

群豪经保坤“龙眼”疗毒之后，不到一个时辰，均已康复。

他们对保坤既惊骇，又敬佩，惊骇的是，他们看见保坤大战万毒宫主，万毒宫主的“无形之毒”也奈何他不得，他的功力，愈打愈强，体力似绵绵不绝，像保坤这样年纪的人，能具有这种上乘的武功，怎不使群豪惊骇？

使他们敬佩的是：保坤有侠骨义胆救人的心肠，万里风尘，赶来救他们，这种仁心义行，不愧为武林一代豪义之侠。

由于洞庭之会，保坤的声誉，在短短的时间，便传遍武林，甚至妇孺均知，对保坤报仇雪恨，大有帮助，这是以后的事，此处暂按下不提。

且说保坤救了辞豪之后，“玉鼎神拳”崔奇突睁大双目问道：“保少侠在什么地方遇到无名大师？”

保坤把在血潭附近遇见无名大师，如何对付万毒宫主，以后无名大师传他的绝学“慈光普照”，——说了一遍。

崔奇微微一叹道：“二师弟出家已数十年，还摆脱不了‘情’之所困，何况老朽……”他略顿了一下似在回忆往事，幽幽地说：“我们师兄妹三人一向情感很好，师父一再告诫，三人要相依为命，谁知自师父仙逝后，二师弟便不告而别，师妹这些年来，一直陷溺不能自拔……”

崔奇在回忆这些往事时，神色变得异常落寞，显出老年人的忧郁和伤感！

保坤微笑道：“晚辈知道老前辈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没有出手。”

崔奇摇头道：“老朽就是出手，也不一定能击败万毒宫主。”

保坤一愣，道：“以老前辈高深莫测的武功，还不能击败万毒宫主，这样看来，万毒宫主将永远为祸于武林了。”

崔奇略一沉思道：“那也不尽然，方今武林之中，有四大高手，如果能合其中三人的绝学，或许可以制服万毒宫主。”

保坤聪慧绝伦，他已听出崔奇说话的用意了，他连忙拜跪地上道：“慕康老前辈已授晚辈的‘慈光普照’，如果老前辈肯授晚辈一套倾绝万世的拳法，将来有机会拜见‘仙狐神尼’老前辈，请他老人家也授一种绝学，合三位老前辈的绝技，何愁不能制服万毒宫主！”

崔奇不住地点头道：“孩子！你很聪明，不过你要遵守老朽一个条件，我才传授你一套拳法。”

保坤大喜再拜道：“晚辈任何条件都遵守，决不食言！”

崔奇微微一笑，缓缓起身，袍袖一拂，便把保坤从地上托起，然后道：“你学会三大奇人的绝学之后，再历练一些机智，然后才可能战胜万毒宫主，

切忌急躁轻进，应把握有利时机，掌握搏斗场所地点……”

崔奇停了一下，又道：“到那时你要看在老朽面上，废了她一身武功，不要制她于死命……”崔奇说到这里，双目一闭，口中发出一声长叹。

保坤躬身一礼，回答道：“晚辈一定遵守老前辈的谕示！”

崔奇的面色渐渐平静下来，他听了保坤这句话，好似获得很大的慰藉，缓缓睁开双目，道：“好孩子！时间不多，老朽便把一点子压箱的看家本钱，都传授给你吧！”崔奇便把倾绝千古的一套拳法“太极镇五岳”七七四十九式的拳谱，送给保坤，保坤跪在地上，再拜方才收下。

崔奇又把拳谱精微奥妙的地方，加以指点，保坤天赋甚高，经崔奇略一指点，便了然于心。

崔奇在临行时，郑重地说道：“君子言出必践，老朽刚才之言，希望你不要忘了，你的福缘不浅，应好自为之，后会有期了！”

言讫，双肩微晃，身形飘起，恰似一朵白云由浓而淡，眨眼间，便消失在空际。

保坤忙伏拜地上。

突然，他身后传来一阵笑声道：“人家都去得无影无踪了，傻子，你还磕什么头！”

保坤微微一愣，抬起头来，见未了和尚不知何时已来到他的身后。保坤面色一红，忙笑道：“大师的伤已经痊愈了？”

未了和尚笑道：“多谢施主替老衲疗伤，无形剧毒已经解化了。”

保坤抬头目光与未了和尚的眸子一接触，不觉心中一动，忖道：“这和尚的一双眼睛，好似刚才在塔上那位紫巾蒙面人，莫非这和尚就是紫巾蒙面人不成？可是，那位紫巾蒙面人又是谁？”

保坤站着正在呆呆地忖思时，未了和尚淡淡一笑，问道：“施主一双眼睛，老盯着我这个出家老和尚，不觉失态吗？”

保坤被未了和尚这样一说，登时面色羞红，别过头去。

未了和尚忽然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道：“施主不要站在这里发呆了，你父母之仇，师父之恨报了没有？”

保坤经未了和尚一提醒，便立刻警觉，为了赶来洞庭湖，拯救武林群豪，竟耽误去“鬼王庄”和“空空岛”的时间。

现在经未了和尚提醒，他立刻想到他的父亲被陷在“鬼王庄”受苦，不觉深深一叹道：“在下风尘万里赶来洞庭湖拯救群豪，现在群豪已经脱离危险，在下必须星夜赶赴‘鬼王庄’救父，然后去‘空空岛’……”

未了和尚微笑点头，道：“施主天生一片纯孝，使人敬佩！此‘鬼王庄’，千里迢迢，须要小心！”

保坤拱手一礼，道：“多谢大师关心，后会有期，大师珍重了！”

群豪听了保坤立即起程去“鬼王庄”，大家都感激保坤这一次救助的恩德，纷纷从看棚中起立，掌声如雷地欢送保坤离场而去。这时三山五岳群豪以及在较技时受伤的高手，经服保坤的药丸，调息数小时均已渐愈，他们先后都离开回到他们的住地，此处且按下不提。

且说保坤一人离开洞庭湖直向鬼王庄奔去。

鬼王庄在黄山附近，距离洞庭湖，千里迢迢，他昼行夜宿，半月之后，已来至距黄山不到百里的地方。

这时，保坤的侠名，已传遍江湖，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听到人们在

茶余酒后，畅谈他洞庭之会的侠行义举，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认识他，所以他们当着保坤面前也谈保坤，保坤只有颌首微笑。

这天，正是九月最后一天，保坤计算时间，在这天夜晚三更左右，可以赶到“鬼王庄”。

深秋了，天黑得早，保坤在官道上见四野无人，便展开上乘轻功，向前飞奔，天快暗了，他想赶到一处有人住的地方，饱食一顿，然后歇歇，夜间好去鬼王庄。可是奔走了许久，四野仍是荒无人烟。

这时，他已饥肠辘辘了，抬头向远处一看，只见远远一座山坳里，有一座破落的古刹。

保坤穷目向那座古刹望去，古刹左右数间，均已倒塌，只剩中间一座正殿和后面几间小殿，但仍然是历年不修，倾斜欲倒的样子。

保坤心中忖道：“先进去歇歇，喝一杯茶水，然后再走不迟。”

他心念已决，便朝着那间古刹奔去。

刹时之间，便已来到那座古刹之前，保坤向古刹一打量，古刹外面杂草丛生，断瓦颓垣，一片破败荒芜，仅余的一座大殿，也是年久失修，风雨剥蚀，已经是摇摇欲倒的样子了。

殿门紧闭着，门上蛛网缭绕，似久已不开。

保坤踌躇一下，便走到门前，手扣门环，“当！当”两声，久未见人出来，保坤正欲推门时，突然殿门“咿呀”一声打开，走出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和尚来。

那中年和尚，身着陈旧黑色的袈裟，满面病容，有气无力地向保坤扫了一眼。

保坤忙向前拱手一礼道：“在下因天黑附近觅不到客栈，权借贵寺休息一夜，明晨即走，不知大师允否？”

那个中年面带病容的和尚，浓眉一皱，略有难色道：“不行，本寺今夜有要事不能借宿！”

保坤忙道：“在下天黑前已找不到客栈，在贵寺后面随便找个地方休息，不致妨碍贵寺的事，祈大师行个方便吧！”

那中年面现病容的和尚不再回答，面色一沉，站在殿门中央，意思就是防阻保坤，不准他入寺。

保坤个性素来好强，宁折不弯，他见这和尚如此对付他，心中不觉很气，一股好奇心趋使，他想非要进寺看个究竟不可。

于是，身形向前一迈，强行向门里走去。

那中年和尚，突感一股巨大的劲力向他冲来，不觉面色一变，身子不由自主地向一侧闪避。

保坤乘势便跨了进去。

那和尚面色一沉，道：“施主既然强行借宿，半夜出了岔子，可别怪贫僧，不过贫僧要忠告施主，半夜如有什么声音，千万不可出来窥探，否则……”

保坤点头回答道：“一切当遵照大师指示，请大师放心好了。”

那和尚便转身到后面去了。不久，他端出一盘馒头，一碗素菜，来到前殿，面色严肃地说道：“施主速用素食后，躲在这大殿二层楼上，好好安息，千万不能出来……”

保坤微微点头，坐下来很快用完素食，这时大殿中一片昏暗，并未张点灯光，保坤心中奇异而纳闷儿，他无心打量大殿设置，便走上大殿二楼。

他刚刚走上楼去，便听到大殿门环急响起来。

保坤好奇心动，便伏在楼板上，从板缝中，向大殿窥去。只见大殿的门左右洞开，走进来八个奇装异服的大汉。

那八个大汉在身上一齐摸出火熠子，打燃后点亮各人手中的火炬，站在大殿两旁，一时大殿照耀得如同白昼。

保坤仔细向那八个大汉身上略一打量，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原来，他们的服装，均似来自异域，一个个奇服怪装，面貌狰狞……

保坤忖道：“这些番人来此干什么，他们……”保坤心念未毕，突听到大殿的门环又急促地响了起来。

还是那个中年带病的和尚去开门，门开处，走进来八个番僧，为首的身披黄色僧袍，其余七人，俱都着灰色僧袍。

大殿中央已摆好了一条长桌子，为首的黄袍僧人，落坐在上面的位子，其余七人均坐在两旁。

他们均面带严肃，没有一人说话。

突然，大殿内一声喝喊之声，有四个番服的大汉，抬着一只大炉鼎，从殿外走了进来，炉鼎放置在大殿中央，燃起一蓬熊熊烈火。

保坤越看越感觉奇怪，摒吸继续看下去。

蓦然，忽听到殿外一阵脚步之声，由远而近，继而停止，坐在正中央的黄袍番僧，突大喝一声，道：“把他们押进来！”

声音方落，大殿外便押进来七个大汉，保坤凝目窥去，那七个大汉都是中原武林道上人的装束。

可是，保坤并不认识他们，一个个面貌都很陌生。

那七人被一批番服大汉押着，他们双手反捆在后，面色非常凝重……

过了片刻，殿外忽然传来一阵步履之声，接着，走进来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太婆，手持拐杖，她后面跟着一个矮叟，和一位中年书生。

保坤看清那三个人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暗暗自语道：“他们怎么会来这里？”

原来那白发萧萧的老太婆，正是西域喀嘛教的云姥姥。

云姥姥的后面那个矮叟，便是土行一叟，中年书生保坤以前也曾见过但不知其名。

云姥姥走进大殿之后，便对黄袍番僧微微躬身一礼，道：“有劳‘活佛’久候了！”

保坤这时才吁了一口气，忖道：“原来是西域喀嘛，他们今夜准备在这里干什么勾当？”

那黄袍番僧一脸傲慢之色，鼻中哼了一声，单手微微一摆，意思是要云姥姥站在一旁。

云姥姥和土行一叟，中年书生，均默然地站在一旁。

这时，殿中充满了沉寂，恐怖，和杀机……

没有好久，忽然听到殿外传来脚步之声，诸人一齐抬头，目光都集中到门口！

保坤忙向大殿门口扫去，只见大殿门口走进来一个蓝裳拖地的女子，那女子用蓝纱蒙面，娇小身材，她后面有四个丫头打扮的少女，簇拥着缓缓走入大殿！

保坤看得一怔，心想：“这蓝裳女子的身材，酷似喀嘛教公主，但又像

未了和尚，和紫巾蒙面人，她到底是谁？……难道未了和尚，紫巾蒙面人都是喀嘛教公主乔装的？……”

蓝裳女子身后那四个丫头，俱都是明目皓齿，光艳夺人，一个个俱都是天姿国色，体态婀娜……

蓝裳女子莲步缓移，慢慢地步入大殿，这时，原先进来的八个番僧，一个个俱都面色一变！

为首的黄袍番僧，略一定神，便道：“公主认识贫僧么？”

蓝纱中传来黄莺般的声音，道：“恕本公主眼拙，并不认识大师！”她转面对云姥姥问道：“姥姥要我来此地，就是见见这位大师么？”

云姥姥点头道：“是呀！他就是我们‘活佛’萨喀班林大师，孩子，你还不快行礼！”

喀嘛教公主似有点不愿意施礼，停了一会，才柳腰微微弯了一下，道了一声“活佛”，便缓缓地走到云姥姥跟前去了。

那着黄袍的番僧，萨喀班林一双眼睛，一直盯住喀嘛教公主，见公主婀娜身材，莺声燕语，不觉心中一动，突然发出狞笑之声，道：“好一个大胆的喀嘛女子，你见了活佛，用纱巾垂面，成什么礼貌？”

云姥姥忙道：“启禀活佛，女子见客，必垂纱巾，这是喀嘛教的教规，活佛不要误会了。”

萨喀班林忽然拍桌大喝道：“放屁！见了活佛，还株守你们什么屁教的礼节，还不赶快给我脱下！”

云姥姥和土行一叟，中年书生的面色俱都一变，云姥姥讷讷地说：“活佛请息怒，要这孩子脱下纱巾就是！”

萨喀班林口中发出几声冷嘿道：“这还像话……嘿嘿……”他转头望了捆住的七个大汉，冷哼了一声道：“你们七个兔崽子，见了活佛还不跪下叩头，是不想活了吧！”

那七个大汉为首的黑衣劲装，面如重枣，一脸正气，他也重重地哼了一声，不屑地冷笑道：“你们番人是什么东西？我们堂堂大汉男子，岂有向番僧磕头之理？”

保坤听了点头，暗暗道：“这人还有点骨气！”

萨喀班林大怒，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道：“小子该死！”他手一指在座的七个着灰衣番僧道：“宰了他们！”

七个灰衣番僧忙双手合什道：“谨遵活佛佛谕！”他们同时解开灰色僧袍，突地从他们七人身上飞出七条巨蟒，晃眼间，便飞至被捆的七个大汉颈上，立即从颈上缠起，一直缠到他们的腰际。

紧接着，几声惨叫，七个大汉，便倒了下去！

保坤想现身抢救，已经来不及，他心中一动，还是隐伏，看现场继续发展下去。

黄袍番僧萨喀班林大喝道：“快奏起送葬哀乐，超渡这些亡魂！”

喝声方落，站在大殿两旁的十二个拿怪乐器的人，开始奏了起来。

怪诞的声音，随即响起，听来非曲非调，嘈杂刺耳，其中夹杂的鼓声，敲得使人怦怦心跳……

保坤暗暗发笑，心想道：“这些番人，根本不知什么是曲，什么是调，礼仪之低级如此，实在可笑……”

怪诞的乐曲，奏了一阵，黄袍番僧萨喀班林手一挥，便陡然而止！他又

厉声叫道：“把那几个兔崽子丢到火坑里去！”

那七个死在地上的大汉，身子立即被抛到鼎中央那熊熊的大火炉里！

云姥姥、中年书生、土行一叟，面色俱都一变！

黄袍番僧萨喀班林仰面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他笑了许久，才收敛笑容，冷冷道：“你们以为活佛手段太辣了，是吗？手段如果不辣，怎么能杀尽中原武林之人，与血潭万毒宫主共分天下？”

保坤听了暗暗心惊，忖道：“原来这番僧还是那妖妇请来的，引狼入室，妖妇实在可恨！”保坤心念之间，突听到殿中又发出冷笑之声道：“怎么啦！你还不脱掉纱巾，好好上来拜上几拜，还要我亲自动手么？”

喀嘛教公主，在纱巾中发出几声冷哼之声！

云姥姥忙道：“孩子快脱下纱巾去拜见活佛，活佛会赐福给你的！”

喀嘛教公主冷冷道：“姥姥你想他赐福，可上去多拜上几拜，我没有这份雅兴！”

黄袍番僧萨喀班林，勃然大怒道：“你竟敢违抗活佛谕旨，罪该万死！左右给我拿下！”

喀嘛教公主突然厉叱一声道：“谁敢动手！”

她这一声虽极细微，但听来使人怦怦心跳，显示出她有着雄厚无比的内力。

喀嘛教公主这一叱喝之声，颇出萨喀班林意料之外，他面色微微一变。其余的番僧，俱都一怔！

云姥姥急道：“孩子，你疯了！对活佛怎能这样？”

喀嘛教公主怒道：“姥姥少多嘴，谁认识他是什么妖僧，竟敢在本公主面前放肆！”

萨喀班林仰面大笑道：“原来你还认为本活佛是冒牌的吗？你既斗胆敢说认识本活佛，但活佛手中的武功，你大概会认识吧！”

喀嘛教公主冷笑道：“就凭你这副尊容，本公主还看不起眼。”她顿了一顿又道：“人言活佛，不但才华盖世，品德威仪更是不凡，本公主心仪已久，所以今夜才专诚拜访，想不到竟是一个浪有虚名的妖僧……”

原来喀嘛教公主在纱巾中已窥见黄袍番僧，一双淫眼，一直盯住她自己和身边的四个婢女，一副馋像。

萨喀班林厉声暴喝道：“鬼丫头住嘴！你有何能敢批评活佛？难道真不要命了不成？”

喀嘛教公主发出不屑地笑声道：“大凡要叫人敬佩者，不外乎才与德，你们就凭几条毒蛇，几支破乐器，用杀鸡惊猴的手段，就想要叫人臣服你，别作梦啦！”

萨喀班林嘿嘿几声冷笑，接道：“听鬼丫头的口气，一定是胸罗奇学，本活佛倒想见识一二！”

云姥姥忙插口道：“活佛不要理会这孩子了，她从来没有习过武功，哪里胸罗什么奇学，都是她父亲把她惯坏了。”

喀嘛教公主娇叱一声道：“姥姥少多嘴！”她双目如电，扫了全殿番僧一眼，道：“本公主倒想见识你这个什么‘活佛’，有多大了不起的本领。”

萨喀班林哈哈大笑道：“好、好、好，本活佛叫几个高手表演一二门绝技，就够你惊服了。”他手一指左边坐着的一位番僧道：“铁手神魔，你先表演吧！”

左边坐着的那个叫“铁手神魔”的番僧，撩衣而起，对萨喀班林拱手一礼道：“领遵佛谕！”他缓缓走到大鼎火炉边，运功于双手之上，然后将双手放进熊熊烈火之中，缓缓搓了起来。

至少搓了三分钟之久，才收回双手，只见双手颜色不变，并未灼伤。

云姥姥、中年书生、土行一叟看得面色俱都一变。

保坤在楼上窥见也悚然心惊，忖道：“这魔头的手，已炼成一支铁掌，铁手神魔之名，果不虚传！”

萨喀班林得意地笑道：“铁手神魔这一招绝学，鬼丫头你这一生见过没有？”

喀嘛教公主冷笑一声道：“区区一招‘火中取栗’一点子功夫，有什么稀奇的，本教二三流角色亦会！”萨喀班林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女娃儿竟能说出这一招绝学之名，必能有破解之法……”他忖念之间，突听喀嘛教公主格格大笑道：“你们还有什么压箱的本领，尽量搬出来给本公主看看！”萨喀班林转面对右边坐着的第一位番僧示以眼色，那番僧离座而起，他的头轻轻地向墙壁碰去，登时，大殿屋梁格格作响，瓦砾横飞，墙壁震动……

喀嘛教公主见了轻视不屑一笑道：“他这一点‘羚羊戏角’功力，本公主还瞧不起眼里！”

萨喀班林冷哼一声道：“你们七人各展绝学，叫他们喀嘛教的人，大开眼界！”

那七个番僧中第三个突然仰面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有如虎啸龙吟，声音震动屋瓦簌簌作响……

第四位番僧从容不迫的起身，从香案前取了四双蜡烛，把它点燃，插在大殿檐下，然后见那番僧返身步入大殿，距离蜡烛，约有七八步远，只见他右手虚晃一下，那四支红烛，登时灭了三支，只剩最后一双，烛火摇摇，行将熄灭，仍在风中挣扎！

那番僧面呈得意地一笑，又缓缓伸出右手，向那支燃着的蜡烛横着一切，只听“波”的一声轻响，尺许火焰，竟自中分为二，番僧右手掌又一挥，半截火焰，竟缓缓落在第二支红烛之上。

番僧手掌再次往外一切，第二只烛头火焰，便又应手一分为二！

刹时之间，这怪异的番僧，以内家真力，将遥远七八步远的四支红烛一齐点燃！

保坤屏吸而观，看得暗暗心惊！

殿中诸番僧，一齐鼓掌喝采。

喀嘛教公主竟毫不在意地发出冷笑之声。

此刻，第五位番僧突然起身，从身旁站的番僧手中取过一柄长剑，身形一掠而起，但见青光一溜，笔直投向大殿檐外，有如惊虹电掣般一闪而没，那番僧飘落地上，大殿檐前烛火仍自无恙！

保坤暗中窥视，不知他这一手剑法有何用处，突地又是一阵风吹过，那番僧长袖一拂，檐头四支红烛，一齐落在地上，竟断成四七二十八截！

断处整整齐齐，显见乃是利剑所削。

保坤这时才明白，那番僧方才施出的那一剑，他已在那四支红色火烛上，各个削了六剑。

这等快速的轻功和剑术，看得云姥姥等人发愣了！

喀嘛教公主斜目以视，冷冷地问道：“你们还有表演没有？”

第六个番僧，灰袍一撩，大声答道：“好戏还在后头呢！”

说着，身形一晃，人已到了大殿檐下，缓缓俯身下去，拾起地上那二十四条断烛，随手一抛，只听“噗”地一声，断烛抛去虽有先后，但落地之声，只有一声，这种暗器手法，又何尝不是足以傲视江湖的惊人绝技！

保坤看了前后六个番僧，一个个都身怀绝学，心中又惊骇且佩服，正在这时，最后第七位番僧，并没有起身，仅只见他右手缓缓向大殿中央的炉鼎烈火中，推出一掌！

看去他那一掌出手甚为缓慢，而且是轻描淡写，可掌风刚刚递出时，便有一股奇寒劲气，从掌中发出，那股奇寒越来越浓，殿中顿时恍似北极冰山，保坤在二楼上，也感寒气逼人。

蓦地，听到那番僧口中沉喝一声，奇寒立即加剧，炉中熊熊烈火，登时发出“噗哧”之声，便告熄灭！

第七个番僧绝技刚刚施毕，萨喀班林中便发出一阵狂笑道：“这七个人所施出来的招式，无一不是当今武林绝学，放目今日武林，能接得起他们一招半式的人恐怕不多了……”

他顿了一下又道：“不过在本活佛手下的弟子，像他们这七人的技能者，多如恒河沙数……”

他双目突然睁大盯住喀嘛教公主，奸笑又道：“鬼丫头，你说本活佛要征服中原武林，不是易如反掌吗？你现在该服了吧？哈……哈……”

喀嘛教公主，也格格大笑起来。

萨喀班林突收敛笑容，面色一寒，喝道：“鬼丫头你还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喀嘛教哪一位能接得起这一招半式？”

喀嘛教公主，突面色一整，娇叱道：“依本公主看来，你们都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不知天之大也！”

萨喀班林怒喝道：“鬼丫头，你斗胆竟敢侮辱活佛！左右给我把她拿下！”

坐在左首第一名的番僧，撩起灰袍，弹身而起，向喀嘛教公主欺去！

喀嘛教中的土行一叟暴喝一声道：“有理我们好好讲，你们想干什么？”

那灰袍番僧似不太懂土行一叟的话，倏然止步，一双如铜铃似的大眼，对土行一叟瞪得大大的。

萨喀班林厉声道：“大卫赫黎，先把那矮子毙了！”那被称为大卫赫黎的番僧，口中发出怪喝之声，双手缓缓向土行一叟推出一掌。

土行一望见对方强烈的掌风袭至，正想硬封时，突闻喀嘛教公主道：“矮子，快撒手不能硬封，展开‘孤鹤摩云’，从速闪避！”

土行一叟经公主一提，果然展开身形，拔起两丈多高，劲风从他脚下刮过。

大卫赫黎见一招落空，一时之间，竟站在原地发愣。

他以为这一招，一定可以制对方于死命，没有想到对方应变竟如此之速。就在大卫赫黎番僧站着发愣之际，公主急忙道：“矮子，快来一招‘蝴蝶入林’！”

土行一叟人在半空中，听公主一指点，忙运足功力，头下脚上，朝着地上站住的大卫赫黎番僧面前撞去！

大卫赫黎番僧见状，大吃一惊，忙向一侧闪避，土行一叟快要撞下而在大卫赫黎闪避之一瞬间，公主又急忙叫道：“矮子快变招！速施‘松树盘根’！”

土行一叟的功力，本非泛泛之辈，又经公主一指点，如虎添翼，只见他

双手一抡，两股掌风，便贴地扫了过去。

大卫赫黎番僧，虽然胸罗奇学，但对敌经验缺乏，只有被动挨打，一时竟忘了施展绝学。

土行一叟的掌风何止千百斤，两掌扫到大卫赫黎双腿上，只见“咔嚓”一声，大卫赫黎双腿已被扫断！

惨叫一声，番僧大卫赫黎便栽倒下去！

不到三招，萨喀班林活佛的首座弟子，竟重创当场，不仅使萨喀班林作梦也想不到，就是云姥姥、中年书生、土行一叟都呆呆站着。

只有喀嘛教公主在蓝色纱巾中，传出来哈哈的笑声道：“这就是你们活佛所教出来的弟子！”

萨喀班林不禁勃然大怒，手指着公主喝道：“鬼丫头！死在眼前，尚不自知！”这时萨喀班林身旁突飞出两道人影。

喀嘛教公主正欲移动莲步，准备出手时，突见云姥姥将手中铁杖在地上一顿道：“你们对公主无礼，老身也不要命了！”她手中铁杖一挥，便向左边欺近的番僧拦腰击去！

在这同时，中年书生也从袖中取出折扇，手中一张，向右边奔过来的番僧扫去。

那两个番僧中，一个用剑，一个使鞭，四人立即展开搏斗……

大殿中，一时杖影如山，扇风如涛，剑光闪闪，鞭影茫茫……

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喀嘛教公主站立凝望，面色平静。

萨喀班林坐在椅上，面色凝重而紧张，他没有想到喀嘛教几个人，竟能在他们的高手之下，走过三合。

可是，事实大大地出于他想像之外，他两个高手，与云姥姥、中年书生，大战二十多合，竟占不到上风，这如何不使他吃惊和紧张呢？

突然，他听到喀嘛教公主对中年书生道：“大师兄，速展开本教绝学‘飞鹰九式’！”

那中年书生清啸一声，身形陡起，腾高两丈多，在半空中展开绝学，向下击攻！

公主忽对云姥姥说道：“姥姥速施出‘伏魔三拐’！”云姥姥暗暗吃了一惊，付道：“这鬼丫头怎么知道我最秘密的绝招——‘伏魔三拐’？她不是不会武功吗？难道她平日是伪装的？……”

云姥姥“伏魔三拐”施出后，威力与中年书生“飞鹰九式”的绝招，有互相呼应之效。

一时之间，拐影纵横，扇风如涛，把那两个番僧陷在中央，纵有绝学也无法施展出来。

突然，一声闷哼，云姥姥手中拐杖施出神力，一拐杖把两个番僧中的较高者，腰上扫了一杖。

那番僧遭拐杖扫中之后，连连向后暴退，栽跌在大殿一角里。

另外那个较矮的番僧，见有一人扫倒，心中一慌，手中鞭法立即便迟缓下来。

要知，高手过招，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手中鞭招一慢，正是对方抢攻的好机会。

喀嘛教公主就在这时，忙叫道：“大师兄速施‘飞鹰九式’中的第八式

——‘宿鸟投林’！”

中年书生手法是何等奇怪，他手中折扇一变，身形由上撞下，扇风便往那番僧的胸前划去！

那番僧正要施出“火中取栗”绝招，可是没有施出，扇影已划到他的前胸。惨叫一声，便向后栽倒下去，胸前鲜血似泉水般涌出！保坤在楼缝中窥得，暗暗点头，心想：“以云姥姥和那中年书生的武功，并未超过那两个番僧，可是云姥姥和中年书生两人因为有公主在一旁指点，所以两人每出一招，都恰到好处，那两个番僧，虽身怀惊世绝技，也逼得无法施展出来，可见武学一途，斗智与经验极为重要……”

保坤正在忖想时，突被一声厉喝之声，打断他的思维。

他又爬着向楼下窥去，只见活佛萨喀班林，开始是发怔，继之是大怒他拍桌而起，暴喝道：“你们都是饭桶，这几个不起眼的人，难道还要我动手不成？”

公主在纱中中，又传出轻蔑不屑的笑声道：“有种自己出来，何必硬要叫别人替你卖命？”

萨喀班林听了，更气上加气，气势汹汹地想迈步而出时，突见四个番僧，同时起立，双手合十道：“请活佛息怒，弟子四人愿联合出手，替三个师兄索回血债……”

萨喀班林吁了一口气，才缓缓地坐了下来，低声用传音入密之法道：“你们须要小心，同时一出手便要施展绝技去对付他们……”

四个番僧同时躬身道：“谨遵佛谕！”

四人拔出身上兵刃，人影一阵晃动，便离座向喀嘛教诸人欺近。

公主忽高声道：“你们要小心这几个番僧，他们一出手便是绝招！”公主言犹未了，只见四个番僧中最右一位，双手一推，奇寒随掌而出袭向中年书生。最左一位手中长剑一抖，大殿登时银虹暴涨，向土行一叟头上罩下。中间一个番僧，右手一扬，一蓬银雨，立时笼罩云姥姥周身……他们四人中三人一出手，便施绝招。喀嘛教高手，幸亏公主及时提醒，不然，便会立刻惨遭他们的毒手。中年书生，忙闭住穴道，运气调息，抵御对方袭来的奇寒。土行一叟清啸一声，身形贴地一滚，来个“懒驴打滚”，便射出对方剑气之外。云姥姥手中拐杖一挥，展开“伏魔三拐”中第三式——力撼山岳，拐风呼啸，幻起一片拐影，将一蓬罩下的暗器，悉数击落！四个番僧，同时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旷古绝招，喀嘛教的人竟能接得下来。四人愣了一下，互相丢了一个眼色，以四人合围之势，用闪击的方式，以四对一，合击喀嘛教一人。这种打法，是武林中之大忌，也是喀嘛教人始料不及的事。四个番僧，同时大喝一声，对上行一叟下手，以他们四人之力，去对付土行一叟一人，宛如以石击卵！土行一叟惨叫一声，在四人掌风如涛中，身子横飞而起，摔到大殿门外去了。“叭喇——”一声，栽倒下去，惨死当场。喀嘛教高手同时一怔！

萨喀班林口中发出得意的狂笑，道：“打得好，不是这样，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保坤看得大怒，他咬着钢牙自言自语道：“这种不顾武林打斗规矩的行为，可耻万分，等一会儿有你好瞧的！”

这时，大殿中的喀嘛教公主忙对云姥姥、中年书生二人道：“他们既不讲武林打斗常规，姥姥和大师兄二人联手去对付他们四人之中一人，然后各

个击破之……”中年书生手中折扇一张，大喝一声，向四个番僧中最左边一个胸前划去！

在这同时，云姥姥也挥动手中拐杖，向那番僧扫去！

那个番僧突然遭到两人挟攻，大惊失色，忙举剑还招。

中年书生扇影层层逼至，云姥姥的拐风非常凶猛地卷至，不到三招，那番僧便支持不住了。

中年书生大喝一声，扇子一合，由扫变戳，向那番僧丹田戳去！

巧在这时，云姥姥的拐影，从后扫了过去。那番僧前后受敌，闪避已来不及，扇子已经戳到他腹中，惨嚎一声，便倒下去了。

站在一旁的三个番僧，出手抢救已来不及，一道鲜血，从倒在地上的番僧腹中射了出来。

三个番僧见状大怒，同时暴喝一声，三人攻向中年书生。

中年书生面色一变，忙将手中折扇一张，一片扇影，挡住那三个番僧攻来的招式。

那三个番僧每发一招，都是狠、辣的绝招，大殿里劲力撞击四壁，全殿动摇起来。

中年书生一咬钢牙，大喝一声道：“你们接下老夫‘搏龙七扇’！”

他从第一扇开始，不慌不忙地施出，登时幻起满天扇影，罩住那三个番僧。

喀嘛教公主用传音入密之法对云姥姥道：“大师兄和他们三人周旋，姥姥在一旁看好时机，可猝然出手！”

云姥姥摇头一叹道：“你大师兄在那三个和尚围攻之下，恐难再走上十合……”

么主忽然叫道：“最左边那个和尚，已被大师兄扇风逼退，姥姥快出手呀！”

云姥姥举杖遥对那后退的番僧背上击去，那番僧没料到云姥姥会猝然出手，杖风扫到时，他已无法躲避了。

那番僧的身子被杖风扫得暴退了一丈开外，闷哼了一声，便栽倒地下。

公主见只剩下两个番僧，忙对云姥姥道：“二对二的局面，我们不一定失败，姥姥快些再出手，减轻大师兄的压力……”

云姥姥手中的拐杖一抖，欺身而上，便参加战斗。

萨喀班林见七个高手已伤五个，不禁暗暗吃惊，他这时心中正在考虑如何施出最后的杀手绝学，最为有效……

萨喀班林正在付思之间，突见殿中打斗益形剧烈，他估计自己两个弟子，取胜的希望，极为渺渺。

萨喀班林蓦地大喝一声，道：“住手！”

他这一声大喝，使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四人，竟果然都停下手来。

大殿里的人，目光一齐投到萨喀班林身上。

突然，看见他睁大双目厉喝一声道：“喀嘛教那位老太婆看看本活佛的眼睛！”

云姥姥不由自主地双目向萨喀班林眼睛望去，当她的目光与对方的目光刚刚一接触，心中便泛起一种奇妙的感觉。

原来，云姥姥看见萨喀班林双目中，开始是精光闪烁，渐渐地，变成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

慢慢地，看得云姥姥眼花缭乱，心猿意马，身心失去了控制……

不到片刻，云姥姥竟呆呆地站着，对刚才所发生的事，似乎都忘记了。

喀嘛教公主见云姥姥情形不对，忙道：“姥姥你怎么啦！”

云姥姥呆呆地站着，双目发直，对公主唤叫之声，恍似充耳未闻。

公主大吃一惊忖道：“姥姥大概中了萨喀班林什么邪术不成？”

突然，萨喀班林又大声叫道：“喀嘛教那个中年书生，抬头看看我！”
中年书生也同云姥姥一样，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着萨喀班林。

当他目光与对方双目一接触时，眨眼之间，便傻愣地，不能动作了……

保坤看了大惊失色，他虽然闯荡江湖，会过不少高手，可是从没有见过有这等奇怪的事情。

喀嘛教公主虽聪明绝伦，可是她一时也不明白萨喀班林用的什么方法，眨眼之间，便制住两个高手。

她默察场中情势，心中一动，猝然间出手如电，点了在场所有番僧的穴道，她点穴的动作，奇快绝伦。

在场番僧，由于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云姥姥、中年书生二人身上没有注意公主会猝然下手，再则，公主点穴的手法也实在太奇快了。

萨喀班林见全场的和尚都被公主点中穴道，也不觉一怔！

就在萨喀班林一怔之际，公主已向他欺近。

萨喀班林突睁大眼睛，厉声连续喝道：“公主看看我！公主看看我！”
喀嘛教公主感觉萨喀班林的声音，似有一种魔力，她不由自主地停步抬头一看萨喀班林。

她目光与萨喀班林一接触，便见对方双目之中，奇光闪闪，自己便失去了主宰，心中一阵奇异的感觉，全身真力顿失，立即头昏脑胀起来……

萨喀班林响起阴森森的长笑道：“任你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过本活佛的‘勾魂大法’，哈……哈哈……”

他顿收笑声，又喝道：“公主随我来！”他目光一直死盯公主，起身一步一步向后殿退去，公主竟不由自主，一步步跟进……

萨喀班林发出得意的嘿声道：“今夜要你尝尝春风吹渡玉门关的滋味！
嘿……嘿……”

（请看下集）

